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九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四十四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録

武進李先生年譜卷二

陽湖弟子蔣彤編

二十年乙亥、先生年四十有七。仍在鳳臺、寓報恩寺。斷酒肉、日啖麥飯、絕遊燕、不作詩文、終日翻閱釋藏、蕭然如老僧。時同邑孫彷山先生讓令懷遠、無錫薛畫水先生玉堂守太平、招之、各一往焉。北通州白公鎔督學安徽、渴欲一見、介畫水延致之、儐禮極優渥。先生食蔬素而已、神志慘穆、終食不發一議。白公益咨敬焉。

任際殷之獄、撫憲胡公克家意欲從輕讞、先生力爭數四、始得伏法。

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年四十有八。春始克歸、與兄五初相持慟哭、哀慼左右。自是居同室、坐同几、形影不離矣。討究喪祭諸禮、因發徐氏讀禮通考諸書、及大清通禮品官士庶儀合參之、定其可行於今而無悖於古者。暇則錄皋文先生易注、日盡二十紙。與子常書曰、吾黨如皋文庶幾不朽、人之難成也如此、而天又靳之、嗚呼、誰爲後來者乎。其冬、葬奉直公於錫山之鳳尾墩。

是年、山右韓公克均爲安徽承宣布政司。乙丑會試分校、先生出其房。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年四十有九。春、以官事未了、仍遊

安徽。仿山延主懷遠之眞儒書院。仿山固舊識也，有過必規，惑則辨之，有急則爲畫策。雖弈棋飲酒，亦爲裁量。居數月，懷遠知有先生而已。懷遠縣志已輟修九十年，久欲重輯之，仿山乃以編纂事質先生。先生鳳臺志以精覈稱，而鳳臺由壽州分出，於治爲簡，懷遠事宜詳於鳳臺者且數倍，本其體例，恢而廣之。至冬功過半矣。安徽巡撫合河康公紹鏞在京邸重先生名，又兄五初之姻也，固邀入省垣。先生辭以從者多，恐重擾，不獲已，乃以志事屬同縣董晉卿士錫，赴之。經桐城，桐城令乃鄉先輩呂叻心榮也，遂留終歲焉。

是年秋九月，如皋吴公箎屬修東流縣志。先生爲之釐定章程，提挈綱要，載筆而左右者則張彦椎、成孫、李英望頍、大興方彦聞履籛也。明年五月而書成。成孫，皋文子。頍，先生從子，五初子也。

十一月，作韓公六十壽頌。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年五十。春正月，進皖省課康公子竹吾、兆奎二子顥願亦隨侍。訂正懷遠縣志，至七月而書成。凡爲志十，記二，考一，表傳七，圖一，敘録一，二十有八篇。其敘録曰：四至辨而乖離正，都圖析而閭里聯，是以官守於上，而民守於官也。峩峩嵞山，莫邪衞之。湯湯大淮，渦淝會之。孰是鎮之，孰是潤之。迹地

域志第一。丁田民屯、 國帑正供、轉漕東南、 天庾是充。爲解爲支、牽循成制、課鹽榷關、困民所利、土宜繁殖、各釐以類。述賦稅志第二。庠序之教隆、而名臣賢士、孝子貞婦之行作焉。書院之設、所以輔學校而損過、就中增美釋回者、莫講習若也、維勸學繄先覺。述學校志第三。禮莫重於祭祀、事有常苾芬其饗諸、歆茲民德、勖茲民之稼穡。述祭祀志第四。神武不殺、而備不可弛。詰戎閑衞、乃齊乃止、於千萬年、治安上理。述兵防志第五。府事孔修、 聖化覃敷、備豫偏災、謹茲倉儲。

皇仁蕩蕩、蠲復頻書。凡百君子、靖共爾位、哀此惸獨、勤

其撫字。述倉儲志第六。荆山巖巖、依之如城、敦則宜飭、官寺郵亭、圬墁以時、吏民以寧。肄則有舟、川則有梁、車徒是濟、惟安惟康。述營建志第七。隄堰之興、以稼下地。淮堧沮洳、瀦可溉、淤可藝、弗云棄也。修而舉之、曰察其宜、曰勿違其時。述水利志第八。禨祥災異、君子不言、而水旱疾苦、民隱在焉、記載所弗删也。述五行志第九。太常稽古、爲學士羽儀、迄乎有明、戴籍③紛披。蒐采一曠、千年闕遺、後有作者、彙而録之。述藝文志第十。漢建侯國、當塗曲陽、平阿義成、向及龍亢。晉屬馬頭、梁隸譙沛。唐析四境、入於旁縣。宋末置軍、元明用因。述建置沿革記第十一。萬國玉帛、塗山是

會征戰侵伐戎事之大。泝覽前史，識其梗概。述歷代大事記第十二。郡邑綦置，一廢一興，六代列戍，乃數十城。孰眞孰僑，壘址縱横。述古城戍考第十三。令長侯相，鎮將戍主，漢晉梁魏，缺不可譜。元明以來，乃備縣尹丞簿焉，校官候人，亦差得舉數。述職官表第十四。文武甲科，辟舉貢士，登髦翼俊，代濟厥美，良將名臣，時焉蔚起。述選舉志第十五。師臣分茅，遠矣春卿，武功崛起，懿惟開平。東平赳赳，平陰矯矯，父勳子忠，長世斯保。李柳壯略，榮名亦寶。裕後顯親，上下推恩。述世襲封蔭表第十六。龍亢桓世傳經，作帝師尊。五更晉元，子遂披昌，沖守貞元以亡。述桓氏傳第十七。

子通輔魏、平蹐三公。明多勳戚、起於從龍。默齋忠貞、恭定廉正。諸楊接武、閥閱斯盛。　聖清作人、樸槱栽菁。中丞總戎、爲國幹楨。述史册英賢傳第十八、第十九。孝友睦婣任卹、士行之最良、蓋不可以不彰。政事文學之妙、貞介之操、而未見乎史籍之表襮者、又烏容略也。述耆舊第二十、二十一。賢孝貞順、惟曰女士。塗山啟之、桓氏似之、有以哉。或矢其愚自立、介乎其彌不可及。述列女傳第二十二、二十三。醫卜巫覡、皆術而已、研之而精、曰恆曰一、爰及神異、是爲方技。述方技傳第二十四。縶駒適館、所以安賓旅也。擇里而處、以令聞長世、君子交許之。述流寓傳第二十五。爲吏而

良、臣職固宜、職則未稱、厥咎安辭。前哲所爲、敬而志之、先事之勞、後事之師。述良吏傳第二十六。名山崇崇、作鎮淮邦、經流十二、相維而東。四達者五、經五緯。惟里有長、區以百二、千振相聞、弗閒鳴吠、規方畫疆、瞭若掌示。述縣境諸圖第二十七。在昔王君、始著邑乘。惟孫副使、再經删定。百二十載、唐君繼之、別帙爲八、燦然前規。迄茲重修、歲紀九十、伊余固陋、每懷靡及。　聖皇立極、羣稟　成憲、道纘執中、方悅　吹萬。小臣不敏、職思官常、勤求民瘼、曷敢怠皇。述序錄第二十八。　按懷遠志合繪一總圖、又鄉各一圖、每方二里、村落橋梁寺觀山阜畢具、其徑路則密點細線、

以爲識別。衆圖湊合，則圭撮不差。行路者持此則按圖舉步，不須問歧。其精如此。先生嘗言，是可爲志書之法。宗若一統輿地圖，每縣得如此精密，實讀史者之大快，其爲用非小。後懷遠副貢生湯若荀修壽州志，山子先生修合肥縣志，董方立修咸寧縣志，皆參仿此書義例，方罫作圖，一依此法。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年五十有一。在皖省，爲竹吾製銅刻漏。

四月，同縣左公輔按察浙江。

睿皇帝六旬萬壽，禮宜獻詩冊祝

嘏，千里專使盛儀走安慶求代作。是月，康公調廣東巡

撫韓約明年春除館以待。韓公亦尋擢貴州巡撫，先生有贈序。二公去後，先生遂主講敬敷書院，節數年修脯所入，舉所負鳳臺雜款爲繳入藩庫，先生恥較貨利，如數償焉。

是年，兄子毓華捷順天鄉試。毓華即頖也。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年五十有二。二月，以合河中丞之約赴粵東，友人相送，飲別於枕芸書屋，江陰祝子常、郡城莊卿珊輩共十餘人。以二十五日解維，同行者揚州鮑善之繼培、安慶鄧守之傳密、無錫華半樗希、曾山子也。至蘇州，訪趙季由學轍、宋青立昂之二子皆同鄉友。元和沈孝廉欽韓約同赴粵東，故移舟載

之既以親老不果請爲遊山主人遂得盡支硎穹窿獅子天半諸山之勝凡三日而後行有紀行一卷見聞所觸皆書之以四月二十二日到天使碼頭時中丞以三月　陛見適河南馬營壩大工方合龍而南岸儀封又成漫口

上命於回任時迂道察勘河工別疏具奏尚未返也竹吾來迓并邀山子半槎同入節院院故　國初封南平王尚可喜之第占地甚廣其後園包粵秀山不知何時劃山在外而園中尚極寥廓野竹蔽天蔓草塞途亭宇四五處基址尚一一可辨云朱文正公珪撫粵時尚時時觴客於此文正公後相傳其中有巨蟒

閉不復啟者二十年矣。有二池甚深。石罅草間者甚多，有數枚雄秀挺峙，高皆丈餘，絕可愛玩。然苦荒穢不可居。先生之來也，竹吾於署西南偏古榕下闢屋以居之，翠陰交垂，幽鳥啁唧，意甚宜之，因顏之曰眠琴廎，而榜其門曰勤志館。

儀真阮公元時節制兩廣，夙與先生交契，往存問之，并爲山子道地，而竹吾相推重，不願其他往。山子藏有桐城姚姬傳先生纂所選古文辭類纂，竹吾意欲刊行，乃馳書還取之，校閱付梓。先生以爲唐以下始有古文之稱，而別對偶之文曰駢體，乃更選先秦兩漢下及於隋爲駢體文鈔，欲使學者沿流而溯知其

一原。

七月、校刊鳳氏經說序曰、經說三卷、凡百有餘條、江陰鳳先生所著也。先生名韶、字德隆、江陰歲貢生。所居濱江、村巷僻陋、聚生徒謀糈以活、城邑中無知之者。獨守一經、矻矻白首、困而不戚、年七十餘卒、嘉慶之十有六年也。　國朝治經之家獨盛於前代、而於三禮尤爲粹深、如長洲惠氏、四明萬氏、婺源江氏、桐城方氏、休寧戴氏、歙金氏、類能鈎稽故訓、探索隱詖、辨名當物。往往有疑辭奧旨、前人說之而愈晦、一經解駁、即犂然當於人心者。先生生窮僻之壤、既與諸先生闊絕、其所著書亦不能遍見、而窮思獨造、所得

殆不相讓，以是知志致卓越者，固無所待，而道術之明自有時也。然而諸先生盛時，聲望翕然，當宁興歎，公卿側席，承學之士無不就而請業焉。而先生之居去予居不十里，而未嘗相聞。比予友王君瑤舟爲予言，思欲一見，先生已殁，而其子不能世其業，及門之士亦無有能傳之者，可慨也。瑤舟又言，先生經說盈笥，皆隨手條記，羼雜無次第。釐訂逾月，始成此編，其缺落差訛不能辨識者，尚十倍於此。精力疲薾，未能周稽，約予歸而盡以畀予。予當更綜比而續刊之，以成一家之學也。先是有四書補考，其門人輯先生之說涉四子書者爲之，松江吳氏刻於藝海珠塵中者

曰讀書瑣記、僅數條、其名皆非先生所自定。今所編凡已見於四書補考者略之、瑣記則并入焉。瑤舟名巘、陽湖縣學生。工文詞而篤於學、以沈思致疾、所著學易五種說、亦有裨說經者。

冬十一月、選錄駢體文鈔稾略定、分上下三編。④其上編序曰、著錄若干首、皆廟堂之制也、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夫拜颺殿陛、歎頌功德、同體對越、表裏詩書、義必嚴以閎、氣必厚以愉、然後緯以精微之思、翿以瑰爍之辭。故高而不槬、華而不緟、雄而不矜、透迤而不靡。馬班以降、知者葢希。或猥瑣鋪敘以爲平通、或詰屈彫琢以爲奇麗、樸即不文、華即無

實、未有能振之者也。至於詔令章奏、固亦無取儷詞、而古人爲之、未嘗不沈詳整靜、茂美淵懿、訓詞深厚、實見於斯。豈得以唐宋流末、澆边浮侹、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中編序曰、著錄若干篇、指示述意之作也。或縝密而端慤、或豪侈而詄蕩、蓋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濟以比興、則詞不迫切、貫以故實、故言爲典章也。韓非、淮南已導先路、王符、應劭其流孔長。立言之士、時有取焉。然枝葉已繁、或披其本、以仲宣之覃精、而子桓病其體弱、亦學者之通患也。碑誌之文、本與史殊、中郎之作、質有其文、可爲後法、故錄之尤備焉。下篇序曰、著錄若

干篇、多緣情託興之作。戰國詼諧辨譎者流、實肇厥端。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往往託思於言表、潛神於旨裏、引情於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淺而能永、博而能檢。就其褊者、亦潤理內含、秀采外溢、不徒以縷繪爲工、逋峭取致而已。後之作者、乃以游戲佻側洸盪忘其所歸、遂成俳優、病尤甚焉。尺牘之美、非關造作、妍媸雅鄭、每肖其人。齊梁啟事短篇、藻麗間見、既非具體、無關效法。十而存一、概可知也。其總序曰、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　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集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

奇偶也、方員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員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校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駮、人爲之也。體

格有變遷，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其於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沈膇，理所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是年十月，遊西樵山，譔紀遊、遊端溪記、研坑數十則，譔水巖、大西洞、硯石說、端溪硯坑開采圖記各一篇。

今上皇帝道光元年辛巳，先生年五十有三。在廣東，校刊皋文先生所著虞氏易禮二卷、周易鄭荀義三卷、

易義別錄十四卷、虞氏易變動表一卷、易圖條辨一卷、并臧在東所著孔子年表、孟子年略等書。皐文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儀禮圖說、阮公元既已刊行之、先生復刊其各種、由是皐文一家之學備矣。

中丞會同督臣遵　旨覆奏查辦陋規、中丞爲其中多窒礙、以質先生。先生曰、此事務持大體、安用察察、又無裨於實政。手爲繕奏稿、其略曰、粤東負海濱海、盜會諸匪甲於他省、公用以緝匪爲大宗、捐攤賠補次之、辦公雜項又次之。州縣歲入所籍、專在兵米折價、歷久相沿舊規、官民相安。緣粤東產穀稀少、全賴粤西湖南兩省接濟、故民間皆願折納、地方官代爲

買穀碾支。雖屬違例，循照已久。忽明著甲令，許其不徵本色，許其多取折價，

國家誤蒙加賦之名，而刁頑百姓多不能照數完納。州縣以浮折事屬違例，往往將贏補絀，自行賠補。今若定以折取額數，則所浮之價卽爲應納之數，設有短少，似難辦理。又粤東兵米零尾挂欠頗多，須州縣先爲墊解，是照正額尚不能年清年款。設經明定浮數，其挂欠待墊，恐較前尤甚。雍正年閒議將地丁火耗酌給養廉，當時議者謂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八九十年以來，錢糧火耗視昔有加，不出前人所慮。前項折價，與從前增收

火耗事實相近，卽能明查暗訪，堅持於數年之間，亦斷難固防遠慮，遙制於數年之後。夫兵米正額，各州縣有定數，折收之價，粤省有通例，其不能行尚如此。況雜稅等項名目不一，或有無多寡隨地不同，愿者減其數以求悅，黠者浮其數以取贏，究之浮者已浮，數已定而難改，減者非減，事有過而復加。是此時豪髮未盡之遺，卽將來積重難返之漸。中更有行戶商人向不完納，平餘致送規禮。今以案經奏定，數已申明，在官視爲固然，在民視爲非舊，兩相脅制，互爲稟呈。上司既不能指爲官吏分外婪索，予以糾參，又不能因民間不繳陋規，懲以官法。爾時辦理，更形掣肘。

是雜稅等項之難辦、較兵米折價尤甚也。再四思惟、實無萬全良策。且各項所入既有陋規名目、今逐款臚列、上瀆

聖聰。於　國家體亦未協。夫弊去其太甚、事不外舊章、將情形據實密陳、應請照常辦理、并隨時稽察。如有於常額之外多取絲毫、一經訪聞、輕則撤參、重則治罪。並督率司道等官訓諭府廳州縣、力行節儉、屏除浮費、并將捐攤查明、裁汰勻減、庶幾以儉佐廉、量入爲出、省一分之費用、卽以紓一分之民力。疏奏、時惟兩江總督孫玉庭議略同。

六月、中丞奉

旨人都、署禮部左侍郎、尋丁母憂。先生亦於九月中旬起程返常、船窗有暇、整理海國紀聞二卷。先是、先生在廣州觀於洋商肆樓、見夷人形狀之殊詭、室屋衣服器用之窮巧極侈。欲求土人能通曉外夷事、一詢諸國所在遠近、海道曲折、及其國之大小强弱、風氣厚薄美惡、政令刑禁之大凡、幾以考驗故籍、規揣今勢。而通事驛卒、率貿然莫辨、復時爲謾誕以相眩駭、意常恨之。久之、有吳石華蘭修官廣文、有學問、言其鄉人謝清高者、幼而隨洋商船周歷海國、無所不到、到必留意搜訪、目驗口稽、出入十餘年。今以兩目喪明、恨不得一人紀其所見、傳之於後、因受其所言爲

海錄一卷。先生取閱之，所言具有條理，於洪濤巨浸茫忽數萬里中，指數如視堂奧。又於紅毛荷蘭諸國吞并濱海小邦要隘處，輒留兵戍守，皆一一能詳，尤深得要領者。然嫌其草草授簡，未盡精審，或失檢會，前後差殊，因屬石華招之來，將補綴而覆正焉。又以清高所言與故籍所載或合或不合，或影響相似，古來著書者大抵得之於傳聞，未必如清高之身歷，而清高又不知書，不能辨證古今之同異。因又檢諸史、海國紀載如張弈東西洋考、艾儒略職方外紀、陳倫炯海國見聞錄諸書，爲海國集覽一卷，俟其來而問

焉。無何石華書去，而清高遽死，欲求如清高者而間之，則不可復得。乃就石華所錄，略加條定，疑者則缺之，復約其所言列圖於首，題曰海國紀聞云。然其博異，固足補前史之闕，供後史之求矣。

冬十月上旬，至里門，自廣州府水行至南昌府，以十里爲率，記郵程一篇。

十一月，中丞居憂寓揚州，仍邀先生往。先生亦以載籍中多未了事，仍赴之，以駢體文鈔付梓。卿珊謂駢體文鈔當改名，先生書喻之曰，第未閲洛前序耶，是亦未之深思耶。若以爲報任安等書不當入，則豈惟此二篇，自晉以前皆不宜入也。如此則四六法海等

書選本足矣、何事洛之爲此嘵嘵乎。洛之意頗不滿於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兩漢、所謂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輕淺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詠、口牙小慧、譾陋庸辭、稍可上口、已是標異於自⑥家家有集、人人著書、其於古則未敢知、而文則已難言之矣。竊以後人欲宗兩漢、非自駢體入不可。今日之所謂駢體者、以爲不美之名也、而不知秦漢子書無不駢體也。竊不欲人避駢體之名、故因流以遡其源、豈第屈司馬諸葛以爲駢而已、將推而至於老子、管子、荀子、韓非子等皆駢之也。今試指老子、管子爲駢、人必不能辭也、而乃欲爲司馬諸葛避駢之名哉。

報任安書、謝朓江淹諸書之藍本也。出師表、晉宋諸奏疏之藍本也。皆從流溯源之所不能不及焉者也。其餘所收秦漢諸文、大率皆如此、可篇篇以此意求之者也。此等語言本不欲自吐之、冀閱之者會之。吾弟既有此疑、故不敢不以告。向曾爲弟言、序中發言偏宕、恐治古文家見之不平。此時想治駢體者亦不平、則非其所料。姑俟異日、何如。

二年壬午、先生年五十有四。在揚州。館鮑氏、頗有園亭之勝、爲搜集八代全文、上自漢魏、下迄於隋。當嘉慶甲戌乙亥閒、揚州鹽政阿公校刊全唐文、孫觀察星衍預其事、觀察旋與弟星衡、嚴孝廉可均撰集是書

而未竟業，鮑氏意欲繕完進呈，故以屬諸先生編輯。皇朝文典序曰，大圜不言，星雲爛然實代之言，大方無紀，河嶽迤邐以爲之紀。其在於人，精者曰文，下挾河嶽，上昭星雲，所以經緯宇宙，炳朗絲綸者也。其儒墨之訓，彫琢之詞，畸人術流之馳說，春女秋士之抽思，皆一花一葉，一翾一蚑，各有可觀，而非其至者矣。拘學之士，閉門距躍，高指月窟，卑詮蟲天，囿於所習，得少自足，或服習卿雲，揚摧燕許，祇襲優冠，競陳芻狗，於朝家寶書鴻典，曾未或窺，是猶不覩建章宮之千門萬戶，而妄意蓬室爲璇臺，不聞鈞天廣樂之洞心駭目，而拊掌巴渝以軒䍁也。曩廁庶常，

竊抱此媿，閒搜司存，冀有采獲。旋出宰邑，斯業廢。然罷官多暇，憶之耿耿。比遊維揚，聞此土前輩先有纂集，亟求而觀，巨帙充几，登懸圃而案玉，入蛟淵而數珠矣。就其輯錄，小有乖亲，遂加釐次，以類相從，都若干篇，爲七十四卷。羅列務盡，非有取舍。其所未備，俟諸博求。卷之大小不齊，葢留編續之地焉。其於掌故，以當中郎獨斷，資之遺翰，或同伯厚指南。豈戴園履方之倫，夸於創見，庶大雅宏達之彥，遂其乃心云爾。校刊洪孟慈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一卷。序曰：吾黨之士自孟慈殁，而亹然有志纂述者，瞠乎如失所依據，意消沮而力不自前矣。孟慈志學既篤，博聞多

識，加以强力兼人，夙夜不怠。其所欲爲者甚夥，如隋書經籍志考證、漢書地理志考證之類，凡十餘種，皆創手未就。其就者，世本輯補、三國職官表、史目表三種而已。世本輯補之成，以其稿請質於孫伯淵先生，遂留其齋中。孫後以其稿付江都秦氏刻之，遂冒秦名，於原書前後不易一字，但分卷不依原目，而漫爲三大卷，又於序中竄入數語，以附其名耳。近世爲世本之學者頗夥，然采摭殘碎，約略編次，雜而不貫。獨孟慈此書，鉤稽義類，釐訛補闕，能使世本復還舊觀，用力甚至，有裨於承學之士甚大。秦氏既梓而行之，則好學者得家置一編，於孟慈之意當甚慰。蓋書者

期有益於世而已，豈必爭此名哉。予既爲刻三國職官表、史目表，故并世本原序及收盦先生序刻之，以繫於後，亦使來者有考焉。嗚呼，安得有志之士，取孟慈未竟之業，一一成之也。

冬十一月，返常。

三年癸未，先生年五十有五。江陰人士延先生主講暨陽書院。先是，鄉前輩丁安之先生履泰踐斯席者十餘年，常家居，歲時一往巡省而已。至是春正歿於里第，江陰諸故人稟諸縣令山陰蕭公瑾，轉達江蘇學政湘潭周公系英。公曰，甚善。當代人師無過斯人。而事出猝遽，雖具聘儀，江陰人無親至者，先生卻不受。

與子常書曰、行媒納吉、事有次第。無端委贄於人、而轉致之意、以此爲不足與爲禮也。子常答書謝焉。又與書曰、此事萬萬不可勉强、與其悔之於繼、不若慎之於始。今年姑應若士之意、明年洛更接手、何如。江陰又合辭敦請、先生曰、吾有鮑氏之約、不可不一至揚州。三人行、必有我師、何必株待。若不得辭、必二月末乃返棹耳。乃以是月二十日解維赴揚、周公系英渴欲一見而後出棚、藹公急手札追及之於常。收盦先生方招飲也、先生感其意、爲回舟赴江陰、而河路斷塞、兩日夜始達江陰南門。而痔患大劇、伏几作書與子常諸故人、使致其情、遂赴揚州。

無錫孫文靖公爾準巡撫安徽，以乾隆間兩江總督趙宏恩監修江南通志，厥後安徽分省，未有專志，議欲延先生創修之。未及行，移督浙閩。安化陶公澍自安徽布政司薦升巡撫，復續前議，幣聘再至，並屬陸祁生耆導達誠素。諸故人之在皖省者咸翹足以俟。先生以既許江陰，不可復貳，且兄五初年近衰老，不忍遠離。其地又僻簡，少官府酬應，可料理故業，開引後進。五十之年已過，不欲復向是非場中播弄也，乃決辭焉。於二月下旬旋里門，蓋自是名公之聘迭至，終亦不復出矣。

三月家居，有海棠對酒圖記曰：道光三年三月十五，

兄先燕臺去，五載閉窗牖。花亦不肯開，開亦莫之叩。比兄歸來日，仍復並肩肘。各自擁一氈，弟子常八九。暵時爭汲泉，開時共攜酒。坐看繁枝發，轉盼十年久。無何弟從宦，太歲在乙丑。一往困纓鞅，若鼠戴簍籔。奉諱纔得歸，客授尚奔走。今年自誓苦，自此正丘首。百歲已逾半，日月豈可狃。春風正融融，春雨聞瀏瀏。花意亦殊得，爲我開笑口。憶昔初種時，一枝瘦蟉蚴。今年三本並，生意轉相受。所聞惟讀書，所見盡佳友。姿如濳虯媚，顔比姣人懰。花方及壯盛，人已漸老醜。膝前各有孫，兄孫美瑩琇。仍然向花讀，此屋幸不負。三復伊蒿篇，涕淚痛紛揉。有書數萬卷，有田數百畝。

饘粥蹔可供，備帙不外取。薪水無毀傷，庭除少塵垢。盤中羅宿脯，畦畔剪新韭。倚石招佳賓，搴裾速諸舅。此樂誰所貽，此福良已厚。如此不知止，對花忸怩否。請借僧繇筆，爲我圖不朽。歲歲長相保，花前共攜手。惟花聞此言，持以爲花壽。申耆

四月，赴暨陽書院。院久曠不居，頗失修整。蕭公子子滂以需具百金繕葺，稍復舊觀。先是乾隆丙子，盧學士文弨嘗主講於此，顏所居曰輩學齋，閱四十年而先生來繼之。尋是額而不可復得，乃補書之，爲之楹語曰，薪木百年餘手澤，文章幾輩接心傳。蓋抱經時多植嘉樹，邑人趙曦明爲作花木記。至是一一補樹，

後復於院西南隅之垣外有方塘數畝，蘆葦塞之，乃芟夷之。拓院牆，結軒於其上，蓋以茅，旋爲風所敗，乃易以瓦。蒔以荷花，比夏盛發，往往觴客於此。

先是，江陰人相習爲舉業之下者，先生痛繩以先正理法，其務彩夸聲有名時輩者，猝置下等。由是士氣一振，稍稍知所趨向矣。復擇其才者教作詩賦、經解及策論，月一爲之，曰小課。重刊明人李廷機舉業筌蹄，班給生徒。選録金正希、陳大士、黄陶菴三家文稿并史記、漢書、春秋繁露、管子、荀子、吕氏春秋、商子、韓非子、賈子新書、逸周書中切實通暢、禪益神智者，録其月而授之，循循然誘而漸進之於古。每月二課，課

必瑣試⑦、非省墓及時祭不歸。十二月上旬旋里、以正月中旬赴院、歲以爲常。

四年甲申、先生年五十有六。在暨陽、校刊申受所著公羊釋例。初刻於邦上未成、先生取以歸、爲補刊之、并移書京都、索其別種、而終未爲作序。嘗謂彤、吾於公羊未得其深也。

始刊行舊言集、序曰、乾隆壬子癸丑間、將輯郡志、因搜求邦人士詩文小集、悉令送局以備纂輯藝文。予所采得送局者十有餘家、別見他人所采送者亦十餘家。其所未見者且不下百家、或素有詩名而集未行世、或無詩名而其集裒然成帙、大抵名不聞於鄉

里十三四、其詩往往清婉可誦、皆百餘年間人耳、而湮沒不彰已如此。私擬倣志局之竣、悉取諸集、各選次十一、都爲一編。其後志未及成而輟、典守者不謹、遂星散不可問、意常恨之。夫人不必名家、詞不必極思、爲之者或無意於傳、見之者或不甚相愛。而桑梓之舊風、故老之軼事、習俗今昔之異、人物盛衰之變、每於尋常吟詠彷彿遇之、使人鏘鏘洋洋、悠然以思、忽然以悲、此亦鄉邦文獻之所資也。況乎師友之宴語、朋儕親串之周旋、當其綢繆戸庭、契闊風雨、言懽奉手、涉想牽夢。洎乎朝露俄晞、墓草遽宿、暫聽謦音容、流連未已。忽覩篇翰、如親笑言、詎能不寄永思於遺

文、申短懷於往跡者哉。故欲及此暇日、聊追昔遊、凡有所見、隨加詮次。間亦數求前哲、旁及流聞、旋得旋編、不以前後爲第。所冀來者更引其緒、逐條可賡錄。名姓之下、略具出處、使其世可論、亦微裨志乘之求也。

按、序作於元年、至是始以付梓、有續送者隨選隨刻、不濫亦不苟、多者成册、少則數十字而止。先生季年已近千葉矣。

始綜輯江陰詩人爲江干香草集、比其年次、附以小傳、以備此邦掌故。　按、丙申歲作朱晝亭詩集序、備著此事本末。其略曰、予以道光三年主講暨陽、病其地尠藏書家、人士亦不知稽求邑之前賢往哲遺文

佚事，並其著述之存否。乃綜邑之詩人爲江干香草集，積十數年，乃得百有餘人。大抵宋以前無傳，入宋則有葛勝仲常之父子。元有陸子方、許北郭、孫大雅、王梧溪。明有張溝南藻仲父子、薛堯卿、夏冰蓮、卞華伯。鼎革時黄介子、梅正平。

國朝則李介立、沙定峰、曹峩眉、徐昔民、翁霽堂、張半園，皆以詩鳴者也。葛氏父子遺集無傳，僅從韻語陽秋中錄常之二首。溝南亦無可考見。餘多得其全稿而甄錄焉。其他能詩而不以詩名，或不能詩而零章斷句可采者，指不勝屈。就其善者，梧溪疏而莊，藻仲雄而麗，昔民姣而婉，半園肆而雅。他如北郭之清迴、

華伯之流美、介子之浩蕩、正平之奇拔、霽堂之圓和、亦各具詩人之美矣。頗聞晝亭朱先生能詩而僑居沭陽，不可得見。今年春、先生子天石盡出遺詩見示。沈酣温雅、宗法三唐、梧溪、昔民之亞也、可以馳驅作者之林。而窮老寓公、躑躅陋巷、詩人之窮固然、江干香草中安可無此芳澤哉。梧溪詩幸邑人已刻之、而昔民詩大半散佚、莫爲傳流。藻仲詩猶有鈔存之本、屢勸邑人刊之、無留意者。今天石薄田不給、一硯四方、其尚能爲先生謀剞劂事乎。寶此遺編、慎守弗失、以待後之人、其亦可也。

是年春、蒙山過訪暨陽、即留課慰望輩數人。九月還

宜興、訂其仍來、有此地幸不惡、如吾差可過之句。

五年乙酉、先生年五十有七。在暨陽。春正家居、與兄五初言、雖目前子姓僅有三人、而他日久長、當爲預慮。乃按產分析、各專責成。又以所受之產分授二子、書以誡之曰、自吾曾祖始居於此、吾祖恢而大之、吾父整而飭之、吾兄全而保之、以綿延百年、貽我後之人。汝父何嘗有一絲一粟裨益於其間、以庇汝哉。而汝居然有廬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汝等之幸、不可不自知之也。吾與汝伯父少小相愛相依如性命、及各長大、時時東西南北、不能常聚、然心志未嘗不同。汝祖察其如此、故聽其白首同居、不復異財耳。然十

餘年來，汝伯父之支撐門戶、整理家計者，心力交殫矣。年已就衰，豈能長爲汝輩作牛馬哉。故將祖產所貽，均勻剖析，可分者分之，不可分者仍公之。庶幾各有職業，各知艱難。此不得已之苦心，可以告無罪於先人者也。吾生平麤伉，惟略識文字，於人情曲折，每不甚諳，齷齪瑣悉，尤所不耐，著衣喫飯，皆賴父兄庇廕耳。年才過五十，已覺衰病侵尋，又婚嫁已了，頗復思逍遙人間，不與世事，欲自勉强持家作計，誠不能也。故以吾兄分授與我者，復析爲二，以授汝等。自今以往，吾但仰食汝等，不復有所關預也。汝等資皆中下，吾不望以功名顯榮，能純純謹謹，爲鄉里自好之

人、便是克守家法、吾願足矣。苟能自守、已足終身飽煖。不能自守、雖銅山金穴、豈有濟哉。保家之道、制節謹度而已、保身之道、謹言信行而已、非分之想莫萌、無益之事莫作、此吾所常以語汝者也。勉之。

夏月荷花盛發、用古觀蓮節故事、以六月二十四日具飲招客、集者三十餘人、成詩者十有餘人。蕭公子子滂以霈、于蒼以霦、祝子常百十、劉彭甫鏗、季仙九芝昌、廣文王筠格、姚明府儲、劉春江濟、祝蓺舫陛芸、祝賡揚登墀、辥志安振鏞也。各次其韻酬之。夏永曦煒如爲樂神之詞、先生戲仿宋人樂語、代荷花致語、以答樂神之詞。既罷、張懷白瑩復爲寫圖以記之、題

日講院荷觴、手書次韻詩幷樂語於其後。其筆法結搆逐首變格、無一複者。自是觀瀾雅集歲以爲常。

纂集八代全文成、凡二部、其一以時代前後相次、一則以類相從、分數十門。心該屢書來爲鮑氏致拳拳、然鮑氏不親取、竟不致也。

是年康中丞巡撫廣西、以粤西山水之奇甲天下、要先生往遊、且云、暨陽所入不豐、何以克竟宏業。惠然肯來天末、故人尙可爲東道主。先生答書善辭焉、時山子在康幕府中。

六年丙戌、先生年五十有八。在暨陽。元旦晨興焚香拜天筮之得恆、以焦氏易林占之、其繇曰、黃帝所生伏

義之宇、兵刃不至、利以居止。故名所記曰義宇日涉、凡陰晴風雨及讀書作文酬應書疏、悉記之。以是月下旬赴院。

春、始刻所見帖。先生以古來稱工書者率瑰瑋人、魏晉則鍾王、唐宋則顏柳蘇黄是也。自以書爲藝而其途遂分、然端人傑士之書、要無不工、蓋志氣流露、自不可揜、此本末之辨。因以所見宋元以來忠義之蹟命孔省吾憲三摹勒入石、冠其首者則宋岳忠武、文信國、元余忠宣也。又取明楊忠愍繼盛、唐荊川順之、盧忠烈象昇、楊機部廷麟、倪文正元璐、史忠正可法、黄文節湻耀、黄忠端道周墨蹟、刻爲屏幅、及錢魯斯

楷書孟子魚我所欲也全章、曰、是可爲養正之助。是年春、周公系英蕘於使院、先生哭之、有祭周石芳先生文。嘗曰、天下事能侃鑿言之者、惟見石芳先生。刋縮本輿地圖、硃色印之、加禹貢地名於其上、則用藍色套版。繼繪 皇朝內府一統輿地全圖。先是、先生在京都得 欽定圖書集成中輿地圖本、苦其不著天度、府各一圖。繼得康熙 內府輿地圖、大於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東華錄言康熙五十年五月駐 蹕熱河行宮、 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方寬大脗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卽地上一百五十里、以今尺算之、天上一度卽地下二

百里。古來給⑧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遣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五十八年二月、　諭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九卿等如求頒賜、允之。即此是也。又於廣東巡撫庫見乾隆間所　賜各省督撫內府輿圖、則合繪之、東西爲橫幅長卷、而南北以次排之、欲臨其本而未成。繼乃得董方立所繪圖。方立固穎敏絕人、其爲是圖也、仿兩朝舊本、復博稽掌故、旁羅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改更、水道之遷異、皆參考校確實而著之。以道光二年爲斷、分爲四十

一圖、大者數尺、小亦尺餘。闔合既難、觀者不易、乃總爲一圖、舒之則爲屏幅、卷之則爲册葉、殊便尋覽。原圖依　內府以天度經緯分劃、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然緯度無贏縮、而經度自赤道迤北、以次漸窄、則里數不可憑準。按一度當二百里、則一分當三里三分里之一、一杪當二十步、穹數即小有不齊、而大約無甚盈縮。今則依靈臺儀象志實測、通南北畫爲每方百里、以取計里之便、而以虛線存天度之經度、使測天者仍可依傍其緯度、則每度分爲二以應地上百里。南北以北極爲準、自黑龍江與安嶺北極出地六十一度、至廣東崖州北極出地十八度、相距四

十三度。東西以京師爲中，東至三姓所屬海中大洲偏東三十一度，西至喀什噶爾偏西四十六度，相距七十七度。計里定方，南北八千六百里，東西一萬一千五百里，省十九，府一百八十五，直隸廳十九，散廳七十五，直隸州六十九，散州一百七十一，縣一千三百零四，將軍等所駐城三十一，防守等所駐城四十八，卡倫一百七十六。是役也，凡閱三年而後成，操筆者六，庚九、承如，及其從子德只嚴也。

七年丁亥，先生年五十有九。在暨陽。時陶文毅公撫蘇已三年矣，書疏頻繁，至是固請主講省垣正誼書院，冀得旦暮見。先生以兄五初衰老，相愛彌切，且省會

喧雜，有妨講授，卒辭不赴。有答陶巡撫書，公得書歎息，愈益重之，以典試四川時所著蜀輶日記及道光六年籌議海運事宜并繪海運圖郵示，先生並爲之序跋題詠。陶公報書曰，先生所題，多得我意中事也。

十一月，福建來聘總纂通志。時孫文靖公爾準總督浙閩，韓公克均巡撫福建，林公則徐與陳庶常壽祺皆熟於三山掌故，皆以爲總司其事，非先生不可。孫韓二公具手札期必至，而先生猶答陶巡撫之意也，作書薦彥聞可倚任，書三至，卒不赴。

是年，蒙山輯錄盧忠肅奏議，先生爲定其體例，可付刊矣，擬於宜興人士集貲成之。有貟緣兩江總督蔣

公攸銛爲刊之，妄爲删汰，識者譏其非善本也。乃錄蒙山原稿藏之。蒙山又欲重輯堵文襄集，亦不果。

武進李先生年譜卷二

校記

①考一：《養一齋文集》卷五《懷遠縣志序録》作「考三」。又，下文表傳「七」，據所載《敘録》實爲「十三」。

②祭祀：右引作「祠祀」。

③戴籍：右引作「載籍」，當從。

④上下三編：據下文實數，當作「上中下三編」。

⑤指示：當作「指事」，見《養一齋文集》卷五《駢體文鈔序》。

⑥自：疑作「是」。

⑦瑣試：當作「鎖試」。

⑧給：當作「繪」。

武進李先生年譜卷三

陽湖弟子蔣彤編

八年戊子、先生年六十。在暨陽。春二月、作廣東巡撫成公格六十壽序曰、果亭大中丞以　月　日爲生嶽之辰。道光八年歲在著雍困敦、而年六十。辱知於中丞者、以其日奉介壽之觴、禮也。中丞少從游於吾邑管侍御蘊山先生、以故毘陵人士荷眄睞垂收攬者、指不勝屈、相與詣兆洛請爲侑觴之辭。兆洛避席擇言曰、吾聞之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以損益之道通之、使有泰而無否、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人之生、百年爲大期、五十而半則始衰。天道人事、十年小變、

故世俗自五十以往、十年而一稱慶、幸其不衰云爾。凡衰之始兆也、非疾疢黯陁爲之尅鑠也。形骸筋骨完固不動、第居恆精爽、儳然如不自持、湫然如不自聊、卽泰之消於困、著於旅、成於損也、血氣有潛移焉者矣。盈虛之理、晝夜之道、駐顏還少、誕不足道也。易之道、受之以節、節而信之、合於中孚。毋以損疾服无妄之藥、毋以求益致勿恆之擊、循其自然、保合太和、則變豐息解、終日乾乾、而否反其類而成泰。詩人所歌天保定爾、非虛言之而已。治化亦然、聖人在上則長治久安、挽回氣數、天地莫之能違也。方今天下休養生息日久、　聖天子仁育義正、德意洽於域內、威

稜震於疆外，如日方中，如歲方夏，民生之暢遂極矣。風會所形，底滯湮鬱，若劫劫度，日媮甘食好衣，不暇爲久遠計，此亦氣之潛耗者幾乎。中丞爲天子撫綏南服，南服天下之足也。嶺嶠外環鉅海，海中之國輸珍賮而至者，耗中國財歲千萬計，而又適足以蕩民志，澆民俗。養生家有言，陰寒之氣常中於足，當衛之使其氣通，故曰至人之息以踵。然則南服之地，亦天下消息之樞矣。固護元精，辟除患氣，以壽斯民，他日保釐政成，入佐　天子，調元斟化，致平康之上理，以贊我　皇上祈天永命之治，而自致平格壽耇之美。是吾黨所勤勤頌禱於中丞者也。若夫一身之康濟，

一家之茀祿、中丞飫聞之、不當以溷左右之聽。聞者曰善、遂牋之以爲侑。

陶文毅公濬吳淞江、工竣放水、作長歌記其事、郵示先生。先生次其韻、下半篇云、甑生家住北江尾、入江諸港殊盈枯。中閒孟河最關係、爲公前席雍容揄此河自唐迄明代、昔通峩舸今乾嶇。京江冬堵月河塞、商船賴此爲委輸。兩厓之田復高仰、一滴水比天漿濡。工經久廢事本鉅、急思借帑計轉愚。其西呂城有浦瀆、下游相接堪釃梳。若通新河工較易、功成爲利當不殊。敬臚芻言乞清燕、別白一是求分區。士民望公如望歲、香花旦晚迎公輿。至十一月、公來書云、弟

在鎮江數日，內河乾涸，不能通舟，將糧船改由焦、象二山之間至橫閘入運河，係屬搠行，尚爲順利。惟天晴已久，西風潮落，閘內無水，仍不能行。益足見孟瀆河之不可不挑，以爲旁門後戶，但苦經費無出。前奏沙地歸公，爲農田水利之用，部覆已準。雖吾計已確，而事在十年外，尚於水利無益也。觀此，知公勇於聽言。至庚寅而借帑挑河之議起矣。

刊程子香文鈔。子香名德賚，婺源人，仲倫之古文弟子也。其友王國棟以爲請，先生嘉其拳拳之誠，文亦不失規矩，爲序而行之。

十月，刊紀元通考成。江陰縣令秀水葉兩垞維庚所

著也。兩垞卒於官，遺有是書，先生爲之補其缺漏，去其紕舛，博推精檢，而成書十二卷。致書陶公善處其後事，公以先生故特委姚丞儲署縣事，俾資調劑。兩垞前乞陶公作序，先生以刊本寄呈，并要其踐諾焉。先生又以是書爲繁，命六承如别爲部分，爲紀元編三卷，經緯粲然，約而彌賅，閱者甚便之。

是年正月，在里第。兄五初以先生周甲之年，治酒集子姓歡飲竟日。三月而五初卒，先生痛絶，弔客至皆親答拜之。至九月生辰，生徒於院中設樂，張燕，陶公贈楹帖，有名登循吏，經是人師之語。學政海鹽朱公方增壽以七律二章，親至拜賀，縣令以下畢至，而先

生懷在原之痛、於數日前已避往宜興矣。而朱公尋被　旨入京、必待一見、乃手書蹙其還焉。　彤之從先生自此年始、以正月下旬到院、先生方自蘇州見陶公還、同几席者郡城吳聖俞咨、江陰繆若芳仲誥、陳堯賡大韶、無錫黃藎臣黻、錢備三模、靖江熊宜齋爾穀、泰興李粟觀滄瀛、耿謙山中也。維揚劉君銘亦於是年冬到訓導任、存問甚勤。先生有牆邊自闢地三弓、繫徑安門自過從之句。

九年己丑、先生年六十有一。在暨陽。春二月、家祠成、卜日致祭、記之曰、吾宗自愼、吾公冒輞川李姓、至於今七世矣、而生齒寥落、合見在子姓不及三十人。輞川

之族既繁，愼吾以下之主不復納於輞川之祠、不可不別爲祠以安主也。自明之公求夾山王氏本宗、冀得愼吾公以上支派、以復本姓、而竟不可得。因戒子孫世世與王氏無通婚姻。吾祖、吾父即思別立祠以別於輞川、而卒未果。吾兄始經營之、稍有端緒、而遽先朝露。此吾猶子頍所以亟亟修建、以竟吾兄之事、而上以慰吾祖吾父之志者也。祠屋三楹、中一楹爲龕而三隔之、中奉始分祖主、中隔之右奉高祖主、中隔之左奉曾祖主、左隔之左奉祖考主、右隔之右奉考主。中隔分上下層、下層以安祧主。東西二楹空之、設祭筵。東壁爲櫥、庋先世所著書籍及畫像、龕後爲

櫝，以安祭器。其東爲夾室，倚北壁爲龕，上以奉李氏春華公，此吾祖之所自別，不敢忘也。下則族中無後之主附焉。族有售屋於人而無後者，吾祖收其主而藏之，不忍毁也。堂之前三楹臨池，以通旁屋之出入，可置几案讀書。左爲小閣，東向即祠門，平時閉之，惟祭乃開。外門三楹，扁曰家祠，亦東向。右側一小門，通出入。自宗法廢而譜法興，而宗無統紀，程朱諸子於祠堂之制嘗斤斤焉。今略本諸儒所説，通以經意，略條其大者，俾子孫守之曰：今世宗祀無復親疏限斷，徒侈源流之遠，以相夸耀，而本末之序紊，厚薄之施亂，誠妄之心雜矣。程子之説四親之外益以始遷祖。

朱子之說惟祀四親，而以祀始遷祖爲僭。然後之論者皆從程子，蓋人情之所同也。今以愼吾公爲始分祖不祧，高祖明之公、曾祖璞菴公、祖惕齋公、吾父葯亭府君爲四親，第二世存素公宜祧。吾兄五初公喪畢入主，則并祧明之公。以後子孫視此爲序。吾死不得入主此祠。吾曾元有讀書明理者，則別設祠堂奉吾爲祖，吾子吾孫則別祀吾於私室，而共祀吾之曾祖、祖考於此祠。此古人繼別繼禰之義，乃宗法之可通行者，所謂厚其所當厚，各親其親之道也。又曰：近世祠制，吾所知宜興任氏爲最，蓋王谷先生所定也。然吾謂其立法太夸，用意太褻，有入無祧，已無限

斷、論德論爵、復起爭端。見在子姓雖云能守、而當其致祭、祖宗紛紜於上、子姓淆亂於下、有法而仍無法、乖經意矣。聖人之制祧、非恝也、緣恩也、天之經也。聖人之立宗、非薄衆子也、明統也、亦天之經也。知此義、則宗法廢而未嘗不存。誇言收族、矜其名而不察其實、親疏無等、誠意不接、是相率而爲僞耳。　又曰、凡四時之祭、止及四親、惟冬至則先一日祭始分祖及祧主、祭畢復祭夾室之主。明日祭四親、皆每代爲一席。惟夾室之主則以春華公居中、而無後諸主附於旁、爲二席。此時之祭、同祖明之公者得與祭。將來明之公祧、則同祖璞菴公者得與祭。然其來也不拒、其

不來也不招，隨昭穆序拜，不與福胙。又曰，祠田若干畝，歲收所入，以供祠祭及墓祭之用。稍存其餘，以爲每歲修葺祠屋、培植墳墓之費。祠屋不許改造充拓，祠田不許增置。自范文正置義莊，當時以爲美談，至今慕而仿之者幾徧天下。而其害亦遂不可勝言，甚至議禁議毁，大吏形之奏牘，此豈文正所計及哉。作始也少，其將畢也必鉅，法立弊生，勢固然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夫垂裕之道，貽之以德，不聞以財。貧窮鰥寡，自有睦婣任恤之教在，欲以祖宗而盡養其子孫，雖帝王不能。置產愈多，覬覦愈起，鬨爭端，滋獄訟，是教以參商也。利源既廣，鴟張必生，恃族多財

多、横暴鄉里、有急輒相助訐控、甚至鬭很不顧、是教以犯上作亂也。願吾子孫安貧守分、勉力自愛、知祖宗之不足恃、但長保此數椽、則亦無媿於爲子孫矣。夏荷花盛發、昨歲以兄五初之喪、觀蓮之集遂缺而不舉、乃重修故事、并先作長律四首以倡、有偶效野人投木李、浪希彼美步金蓮之句。當時屬和者頗多。先生以院宇褊小不足容從者、於祂東鑿壁通崇聖祠、復於祠庭東鑿壁通奎星閣。秋八月、重刻奎星像記曰、古無所爲魁星、明時舉子之黠者戲就字形描摹成像、以詑其儕偶、而時俗遂傳之。說見七修類稿、湧幢小品、顧亭林日知錄亦深惡焉。予思長公外紀

軾道君皇帝使道士林靈素拜章上帝，伏地久不起。帝問其故，曰：値奎星奏事，俟奏畢乃通章耳。帝曰：奎星爲誰。曰：本朝蘇軾也。然則奎星之說古亦有之。暨陽書院前有閣，曰奎星閣，土塑魁星，久而壞，將易之。予懲其祀不經也，將易以蘇公。雖方士之說誕不足信，不猶愈於倣字寫形，猙獰怪怪者乎。多士以爲然。生員某因請曰：曩館於繆文貞公裔孫家，其庭有黃楊，文貞手植也，大盈拱，以屋壞更營，妨於樹，遂伐之。某請其木而藏焉。以此刻文忠之像，其可乎。予曰：善。乃命繪士圖公之眞，爲奏事狀，旁彫飾雲物，如乘風上征者然。既成，以月日奉庋於閣之中楹，率多士而

祀焉。夫文忠之文章氣節，揭若日月，人士所宜尸祝也。文貞學道致身，不媿古賢，其所植之木亦文忠所當式憑也。記其事諗來者，或以此偏易無稽之俚俗，其可乎。寶山毛生甫嶽生爲奎星頌，山子楷書勒石，嵌之壁閒。生甫時客江陰縣令襄平德宣幕中，一見如舊相識，由是往還無閒，有所譔述，互相質證，撰碑版文、書丹篆額，往往與山子三人聯款以爲常。先生贈以楹帖云，南山隱豹誰知霧，東野爲龍我願雲，蓋深許之也。

大興徐新伯松，乙丑同舉進士，郵至塞上所作三種，曰西域水道記，曰新疆賦，曰漢西域傳補注，屬爲訂

正。且言揚州羅士琳深通四元算術、爲道地焉。

十年庚寅、先生年六十有二。在暨陽。刊校史問和集、有鑑樓先生遺文序。校刊潘觀常集、有靜寄軒集序。問和字屺銘、觀常字宸雅、皆宜興人。先生皆識其爲人、故刊行之。

是年冬十月、陶公實授兩江總督、知先生兄五初已下世、無所委籍、招延主講鍾山、卒不赴。尋以撫蘇稿刊本寄焉。

涿州盧敏肅公坤總督兩湖、時以書通慇懃、移節兩廣、寄書幣延主粵海書院。時朝議鹽法日刓、弊由奸私、當減官價以敵之、緝私梟以杜之。同縣吳公光

悅巡撫江西，奏曰，官鹽有價有課有費，私鹽止有價而已，即多減勢不敵。緝私急懼轉而爲盜。鹽之於民，猶布帛菽粟，茶煙竹木也。聽其買賣，任其流通，關津征稅，遠近利賴。若設官征課於場竈，民販者既出課稅，即任其所之，則私販皆良商，國課裕而民食便。下其議直省督撫，先生閱邸報見之曰，此萬全上策也。繼見盧公覆奏，大背此議，意甚非之，竟不作答書。

十一年辛卯，先生年六十有三。在暨陽。夏四月，韓公客均入都，先生迎見於梁溪。言及漕務，先生曰，江南民力竭矣，公入見天子，必變法以爲久策。信宿別去。

追甲午春，松陽陸君我嵩入京引見，託致韓公書，復

論漕運轉搬之法、冀一醒江浙重困。答書云、此事緊難議及、且有籌新款、捐者寥寥。大司農無日不仰屋歎、幾於百事俱廢云云。

陶公之受總督事也、值私梟黃玉林伏法、前督臣大學士蔣公攸銛及鹽政運司皆獲譴。天子廑念淮鹽、欽差戶部尚書王公鼎、侍郎寶公興赴兩江會籌改法。陶公因奏章程十有五條、而欽差復密奏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以一事權。由是鹽務大變、兩淮洶洶、幾釀成釁端。或詢彌治之法、先生曰、鹽法之弊在官引不銷、所以不銷在私鹽充斥。欲暢官引、必禁私販、婦孺皆知之。然緝私雖嚴、私不能絕、且不可

絕、透漏之途多不勝防也、狡獪之技熟不勝詰也、容隱包庇食其利者衆不勝究也。且閒民之生計在此、百姓之所便在此、奪其所生、違其所便、雖察吏臨其上、嚴刑隨其後、其勢不勝、故曰不能。閒民之販私者不下數十萬、嚴刑密網、幸而絕之、此數十萬者其能束手待斃乎。獸窮則攫、患且不測、故曰不可。爲今之計、惟當化私爲官、罷鹽政各官、去衆商、權鹽於竈、定其程額、任民買賣、不問所之、征之於關、亦定其程額、庶國課不屈、人民相安。然權鹽於竈之法、亦婦孺皆知其利、而久不行者、則有持之者也。閒民之食於鹽者衆、改法則無所得食、故議裁商、而儀眞捆鹽之民

洶洶。今裁鹽政、而揚州鹽院之隷役無不洶洶。慮其激而爲變、一也。商人所占根窩成本且數千萬、改法則盡奪之、還之則無以給之、不還則失政體、二也。由是浮言繁興、當事惶惑、知其爲利而不敢行、且不敢言。竊意此二患者、可通融而弭也。設局於運司署、或揚州府署、委員查揚州儀眞之民之食於鹽者、逐戸登載造清冊、呈於局。委員遍查各場餘鹽、造清冊呈於局、然後酌定鹽價、每斤若干文。一場一委員、持諭曉示竈戸、令其照價發賣、而稅其十之一歸官。然後諭示揚州儀眞諸閧民、諭以　皇仁溥大、失業者各賞給鹽斤、以爲資生之本、量其戸口給以鹽票、準其

赴場領鹽、聽其販賣。不顧①賣鹽於人、以其資本别求營趁。失業之民半係私販、無不樂從。即隸役之類、守分者營生有資、游蕩者目前得過、亦必帖然無他矣。榷歸竈課必大裕。令商人各籍所有根窩成本若干存於官、每年償十之一、願鹽者鹽、不願與銀、十年而畢給、則商本無虧、 國體亦得。先生既以語客、退而筆之、然未嘗以示人。久之、形整理書策得是稿、錄而存之。當改法時保緒在揚州、熟練鹽務、持議有異同、陶公銜其阻撓、將摭其他故罪之。先生蓋有鑒乎爾、亦謀不出位之義也。

鄒某屬刊道鄉先生集、先生手自編校、取李氏長編

及名臣奏議補其缺遺、并删輯其年譜。既成、序曰、自子遊子北學於孔子、以聖人之教啟南方之學者。其後二千餘年、而有道鄉先生揭中庸於禮記之篇、闡慎獨之旨、直接洙泗之心源、與河南兩程子遥相證明。先生之子遂從龜山先生遊、以紹伊洛之緒。至有明而方山薛先生啟新、錢先生實與涇陽顧先生、景逸高先生大振起之於微墜之中、天下學者視爲正鵠焉。是故南方之學開於子游、導於道鄉、而昌於涇陽、非吾常一郡之私言也。道鄉先生所著書有易解、有繫辭纂義、有論語孟子解義、其集則奏議十卷、道鄉集四十卷。今所存者獨道鄉集而已。明時裔孫忠

允曾刊本以行，今亦湮滅無遺，承學之士求一見不可得。甚矣，斯道之衰且絕也。今夫事會之興廢，必有其機，動於人之心而機應焉，而事乃旋效焉。世之以道學相訢病久矣，薛氏、錢氏、顧氏、高氏諸書具存，孰過而問焉者。有并其書之名且不能知，矧能知書中所言者何事乎。今裔孫某慨然購遺集，聚其族之人而刊之，夫必有動於其心者矣。其應於機而效於事無惑也，豈徒鄒之子孫將復其始乎。吾知鄉人士必有亹然念先民、勵實學，以期無媿爲生先生之鄉者矣。

郡城某氏設乩壇，積錄所記，名曰執中允義，以質先

生。先生以其發語痛切、足以維持世道、刊而行之。序曰、天地之氣其乘於運乎、聖賢之化其因於時乎、夫天之仁愛斯民也甚矣。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之四方。三代以上、綏猷若性、保合太和、首出庶物之一人實兼任之、司徒敬敷張其條貫而已。三代而下、天生孔孟、佐天子治天下、而後天下之待治於師者、與待治於君同。降自漢唐之末、學術益紛、舍本而務末、天於是生程朱以振起之、究上達之軌轍、範下學之途徑、而心性之理乃大明矣。顧惟其大明而言之者益易、亦鬨之者益玩、騰口說、蔑躬行。加以民生益呰窳、習俗益機巧、偷取旦夕、

莫保其性，而程朱之説不能動其心而開其悟。天於是乎有文昌帝君之命焉，闡太上之遺，垂陰隲之篇，明禍福以示之嚮，以神道輔師道，而濟孔孟之窮。至於今而又有孚佑帝君之命矣。心孔孟之心，言程朱之言，訓文昌之訓，問焉而以言，受命如響，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起信者恐悚歛慴，棄咎若洗，自新如磨，信乎克相上帝也，抑信乎克相孔孟程朱文昌而作之師也。氣化之遷變，固如斯乎，豈徒以新民之耳目而已耶。至於發明元功，引之日用，則又舉下學上達一貫之旨，徹終始而言之，以實踐夫窮神知化之道，而闢隱怪之口，不復留餘藴者也。嗟乎，民之生日益

蹙矣。質因以日漓、神因以日昏、智因以日短、人人置身於深淵薄冰之上、不可晷刻待、而機巧方日生、囂戾方日積、生理幾何而不絕乎。書中所言、彌近彌篤、彌深彌哀、大聲疾呼、垂涕泣而道之矣。傳曰、聖爲天口帝君之言、即天之心。天之心固如是其宛轉援拔、惟恐一人之迷溺顛覆、以自殞其生、而受天之成形者尚或肆然自棄而棄天、獨且奈何乎哉。是秋、蟹羣上食沙田稻、先生蹙然曰、是横征苛斂之象也。冬暖麥苗秀、先生蹙然曰、是即今日之人心也、未苗而欲秀、未秀而欲實。人人振奮於名利而不肯安其守、而世患由此亟矣。蓋先生目擊亂世之末流、日抱隱憂、

故見一善則喜，聞小惡亦傷，字文有涉名教事者，奚啻痛哭流涕而道之矣。

是年倡修郡城忠義祠，命門人高式之承鈺董其事，并修復浩然亭。閱明年某月而功竣，擇吉日安神位，守令以下會者百人。祠裔鄒閏菴澍莊子香夢蘭輯忠義各人行略，刊行之，先生有《忠義祠録序》。自是祠中經紀有章，時祀不忒。而孝弟祠、節孝祠、若李子廟諸所次第興修矣。

先生以民間貞節得旌甚難，致湮鬱者多，乃致書大府疏其情，得彙集奏請。由是同時獲邀　恩典者三千餘人，力省而功倍，徙無算，同人梓之，爲《闡幽録》。先

生采其尤異者并鄉黨善行爲桑梓潛德續錄刊之。白公鎔於是年夏莅督學江蘇任亟見先生以暢夙志并聘山子佐校文之役。公尋擢總憲去。

十二年壬辰先生年六十有四。在暨陽。春二月武進令趙公懷鍔陽湖廖公鴻苞合辭邀先生入郡城議挑濬孟瀆章程。先生曰是必需士人乃招鄭上舍艮弼言孝廉敔方同議。前和陶公吳淞江詩已將二人言孟河事宜書附呈也。

錄輿地一統全圖版成先印朱色數十部擬將廿四史中地名沿革墨書塡注每一朝爲一部使讀史者雖南北朝之紛錯亦瞭然如示諸掌。并刊輿地略兩

卷，以京師爲宗，自直省以逮府廳州縣，並著其四至八到，外藩亦然。由是萬里遼闊，如堂室可指數矣。繼見沈廣文欽裴所藏，别有乾隆　內府圖，亦總繪而截爲正方刻之，方逾二尺，直省略同，而西與北外藩之境拓幾倍，乃以所刊本於外藩外壘書填注補足焉。後又見壽陽祁員外韻士所著西陲事略，於內外蒙古部落卡倫並著其地名里數，乃舉前補注所未備者，復計里定方，以朱書填注之。

德公宣於去年卒江陰縣，任生甫誌其墓，先生刊其集，有西磵詩文集序。

夏四月，陶公爲孟河事起，特委桐城姚公瑩任武進

司其役。公姚薑隖先生範之曾孫、惜抱先生鼐之從孫也。其慕先生也久、至是以先集四種及令海外時所著東槎紀略寄示、并以惜抱書錄稿本及所著詩文乞校正付刊。先生與山子生甫共參其事、有惜抱軒書錄序、有東溟文集序。是年冬、兩先生奉旨入鄉賢祠、公集入祠始末爲崇祀鄉賢錄、乞先生題其籤、並爲作兩先生合傳。

是年、侯官廖公鴻荃督學江蘇、彤與先生從孫嶽生同補陽湖縣學生。其冬、先生送嶽生就婚涇縣令趙君仁基署中。先生舊遊安徽、婦孺知名、至是寓涇川書院、載酒問字者恆滿。有趙君岱山頂看雲圖序、有胡

墨莊毛詩後箋序、有墨莊先生以詩招遊水西次韻奉答、題潘雲閣耀文敦素堂詩集、題墨莊詩集後、酬翟潤之漱芳、酬吳兹山念恆、次韻酬費星甫、趙羽可懇索排律入同人試帖作、弄水尋回溪埽石待歸月二首諸作。乞書者尤多、幾於筆不停揮、潤筆塡委、卻之不可。嘉禮之用、悉取給於是焉。

十三年癸巳、先生年六十有五。在暨陽。春正月、自涇川返常、留別涇川書院諸人、有徒𢙄坡老成饕餮、略似樊川半醉醒之句。有涇川送別圖。二月上旬至里門。

江陰學武生徐泰能爲銅工、有巧思、先生招之院中、製天球成。先生釋之曰、天球之法、以木爲胚、以紙爲

膚膏之以豕血、塗之以蜃灰、俟其乾而去其胚、則堅滑輕利、便於旋轉矣。塗青以象天、圜畢以寫星、黃赤經緯各以其色界之、絲繫太陽於黃道、使可隨手移置、則冬夏節氣不愆其度矣。平置銅環、上刻地平二十四向、承以銅柱、聯以十字架、則地平不傾側矣。側立銅環、上刻周天度數、於地平子午開鑿以容之、使可隨意旋轉、則北極高下可以隨地升降矣。斜倚一環、與側環十字相交、以當赤道、上刻十二辰名、則晝夜加時可得而紀矣。其設機也、側環容軸內貫球之兩極、南極之軸有齒輪焉、是謂運球之輪、其齒九十有六。別設四柱夾板於南極之左、上戴地平、十分夾

板上六下四、左八右二、以安釘輪之軸。中分其輔、以設釘輪、繞以銅索、索末繫錘、是謂運球之索。其北出夾板外、軸頭有齒、是謂運球之齒。其南藏於夾板、近板之處有大輪焉、其齒與運球輪等。釘輪、大輪之間有挺簧、有鬧、有逆輪之用。順之則釘輪與軸若一、逆之則釘輪逆轉而軸不轉、所以徼運球之索使不墜也。八分大輪之齒、以其五有少弱爲二輪之齒、以其四有半爲側輪之齒。其一有少弱爲爪輪之齒、爪輪之齒與量天尺相摩相盪、而各輪之旋轉生焉。凡輪皆有軸、凡軸皆六齒、惟運球之齒當運球輪六之一。若欲使日行黃道、與天相應、不假人爲、則於運球輪

之內別設過極環。六絡天球之外、斜倚雙環、以象黄道。雙環之中夾一單環、內繫太陽、以隨球西轉。外刻三百六十五齒、以當一期之日。單環之側各設十二小輪、旋轉於雙環之內。單環之外別設兩小輪、與單環之齒遞相銜接。又於子午側環上設一小釘、單環左旋一轉、其小輪必與子午環一觸、則右旋一度矣。凡此諸法、先生以意指授、渠卽逆意造器、銖黍不差。更推是法爲合抱大銅球、其機巧如一。歲周而後成、時道光十有三年、年名昭陽大荒落、月名畢辜、日雄在丁、日雌在卯、時加申、日月會於析木之次。粤十有二日、時加日南至、躔箕一度二分半、大月在奎七、歲

在奎六、塡在軫一、太白辰星皆在心三、熒惑在尾一初昏東。壁中銘曰、道一而已、惟變所適。開物成務、往來闔闢。消息盈虛、觀象於天。反復其道、君子乾乾。并爲面東面西面南日表、用以朝夕晛候、並有銘辭。又廣天球之法爲地球、染黃以象地、灑青以象河海、塡注中國地方及海中諸國於其間、架之俾可旋轉觀覽焉。

先生以歷法各朝不同、欲究諸術之或疏或密、歷代之遞因遞變、非舉廿二史中歷律志、盡通其術不可。元和李尚之有三統、四分、乾象三術注、餘亦未就、乃命門人宋冕之景昌從荊溪學教諭沈俠侯欽裴受

四元算術。由是指示木工造正方、縱方各一具，次商三商之平廉長廉，俱一覽了然。又仿劉徽九章注斜解立方棋作爲塹堵、陽馬、鼈臑諸形，合之成一大方，分之則各體皆備。又弧三角一術爲西人絕業，其狀益復難辨，亦令徐泰鑄銅爲之弧，凡矢切割各線，俱能使學者了然。

夏五月，始校刊顧氏日知錄。先是嘉定錢氏大昕評釋日知錄百數十則，生甫錄以示先生，先生乃謀推其義例通爲箋注，有資實學。嘉定黃潛夫汝誠肯任剞劂之費，既又得楊南屏諸家皆嘗用功於是書者，有可采錄悉收之。山子生甫分司之，形亦與校讎焉。先生

嘗謂中言時務八卷，此爲有用，乃全書之精華，亭林所云爲王者取法者也。故漕運、河務、鹽政諸大端，博采名臣奏議及近儒論議，慎取而詳說之，與本義相發明，鑿鑿可見諸施行，非視困學紀聞諸家箋釋祇取該博而已。

十四年甲午，先生年六十有六。在暨陽。春三月，常熟張子琴邀遊虞山，顧懶厓翃書亦云：劍門拂水奇秀，甲江南諸山。近某觀察於虞山絕勝處搆雙忠祠，祀瞿忠宣、張忠愍二公，且於忠宣墓上植梅三百餘株，香雪成海。又其地破山維摩諸寺，幽秀蒨深，杖履不可不一至也。乃偕劉箴山學博、張君懷白、吳生冠英往

遊、假館朱遠翔少府家。投詩問業者紛集、有口占贈朱少府詩、遊破山寺詩、命冠英繪圖誌其事。

夏四月、刊日知錄成、生甫又爲刊誤一卷附其後。

秋七月、刻所見帖成。宋則岳忠武飛、文信國天祥、元余忠宣闕、趙儕鶴南星、鄒南皋元標、孫柏潭繼皋、高忠憲攀龍、姜養沖士昌、薛元臺敷教、楊大洪漣、史玉池孟麟、李修吾[illegible]、吳嚴所儼、徐開奕[illegible]、吳澈如[illegible]、顧伯欽大章、朱平涵國楨、繆西溪昌期、文汝止安之、龔淵孟立本、方孩未震孺、盧涓隱象昇、陶元朗朗先、黃陶菴淳耀、黃谷簾淵耀、侯廣成峒曾、侯雍瞻岐曾、許仲嘉士柔、黃介之毓祺、黃錫於毓祁、程仲若

國祥、李仲闇邦華、倪鴻寶元璐、劉晉卿同升、李仲達應昇、徐寶摩石麒、黄幼平道周、文湛持震孟也。隨所見入石、故明時諸賢不能依先後次第。然並考其時事出處、往來姓字、實足以輔史傳所不備。目次既定、外人多以所藏墨蹟求表章者、乃爲續刻、如趙文毅用賢、周忠介順昌、楊忠節數人。先生又多見鄉先賢墨蹟、因思別刻爲一帖、曰敬梓帖、如唐荆川及子凝菴手書詩稿、孫文介四十二章經、辥方山塞上曲、白康敏家誡數種。餘已有鉤摹上石者、而先生已不及見其成矣。　先生自居鄉以來、於鄉邦文獻意甚拳拳、故倡修忠義孝弟諸祠、以安其神。刻舊言集、輯江

于香草集、校刊道鄉集。命承生培元校刊陸文珪牆東類稿。刊行先正遺書及故舊別集、至數十種。命辥生子衡輯毘陵經籍志。定修府縣志章程、以表其行業文章。倡濬武進孟瀆、江陰暎天河、勸修黃天蕩、馬家圩、芙蓉圩。守令至、必面語以土俗淳良、宜緩催科而急盜賊、以興其利而除其害。蓋至性流露、有發於不容已者、非爲名也。

瞿忠宣公式耜集十卷、以事涉　本朝、　國初未敢行世、故四庫書中不著其目。秋八月、常熟許伯鉞廷誥來暨陽、言及之、先生曰、　聖朝寛大、如熊襄愍之集、乾隆中奉　旨進御、　命其子孫刊行之、則是集

安可以不傳世。許乃悉所藏送暨陽、原本分十二卷、而誥敕、行狀、誌銘、追輓、幾溢其半、皆爲別而出之。舊無雜文、許已爲搜采補之矣。公奏議尚有被逮申辨疏、辭廣西巡撫疏、薦錢繼登、譚貞吉等疏、見於公子元錫所爲狀、以非全文、不復采入、定爲十卷。雜文或尚有遺者、則俟續獲而補焉。稿本既定、即以付刊、每一版竟、先生手自校之。是年仁和龔公守正督學江蘇、命其二子自閎、自闓從學焉。

十五年乙未、先生年六十有七。在暨陽。夏四月、刊瞿忠宣公集成。序之曰、公之在掖垣也僅七月、而疏凡數十上。時天下雖已破壞、而疆索麤完、紀綱麤立、公所

建明，皆一時之急，於正人心，厚元氣，所以匡主德延國脈者，皆略具於此。使得竟伸其志，於定傾救敗之道猶有冀焉。思陵初亦信嚮，行其一二，及以會推閣臣入温體仁之譖惑，志遂不可解，擯斥不顧，好惡奪於愛憎，是非眩於名實，日甚一日，以至於亡。聖人所以有災必逮身之戒也，悲夫。留守封事隨事補苴，動或掣曳，運際流極，尚何言哉。當桂林播蕩，危於幕燕，臣主一心以禦外侮，尚恐不支，而吴楚内訌，孫李外張，小人之禍人國至於此乎。公之不肯從永明西行而以留守自任也，亦猶史忠正公之不肯在朝而願爲介胄馳驅耳，葢逆知王坤劉昌允之輩不可調劑，

而朝中文武不能無水火也。雖然、百六艱難之會、必內有重臣、握紀綱、張法度、運籌決策、聯絡指臂、而後可以圖功。永明柔仁主耳、非有英姿明略、足以懾慴羣下也。呂大器文安之稍有聲望可倚仗、而或死或出矣、彼吳炳、王化澄、嚴起恆、何騰蛟、丁魁楚諸人、而望其匡弼弱主、制馭宵小哉。況當時所藉以死灰復然者十三鎮之降將耳、彼皆犬豕豺狼之不如、勝則奮臂爭功、敗則回面內寇、名爲勛鎮、甚於盜賊。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則去兵、不得已則去食。烏有招盜賊以自殘其民、而可以爲守者乎。事已無可奈何、姑竭匪躬之節、置死生於度外、以告天地

而報君父焉耳。夫田橫島中、壽春城下、覽古者猶爲之涕泗橫流。而況壞梁木於頹廈、殞大星於傾天、慷慨之士烏能不悲其志而閔其遇也。

命德只繪黃道赤道、並分南北作四圓圖、以朱絲界爲三百六十度、塡注恆星、增星於其間。跋曰、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中外常宿一百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至吳太史令陳卓合甘巫咸三家、並著圖籍、始多至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晉以後皆宗之。今所傳隋丹元子步天歌數與之合。明代禁習天文、古圖失傳、傳者率顛倒其方位。 國朝康熙十三年、監官南懷仁修儀象志、用西法考測所得星座、

較步天歌少有名者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而增多無名者五百九十七星、又多近南極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乾隆初、監官戴進賢等累加測驗、推其度數、觀其形象、序其次第。至九年、較儀象志增多有名者十八座、一百九十星、而增多無名者一千六百一十四星。伏讀

欽定儀象考成、恒星經緯度表、總計恒星三百座、三千八十三星、以六等別其明暗、以經緯辨其方位、附注歲差加減、以便推步、燦矣備矣、蔑以加矣。既又伏讀

欽定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視法變、赤道爲直線、分十二宮爲十二圖、而別繪近南北極星爲圓圖、列於前後、

較之赤道南北分圖，尤便觀覽。第原圖俱無增星，今推準度分，合而繪之，以便占天者之考覽焉。其十二宮圖限於方幅，仍就赤道各分爲二，然直線中分，配合甚易，非若圓規之判然難合也。至恆星隨黃道東移，歲差五十一秒，率七十歲五十一分歲之三十而差一度。今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溯乾隆九年甲子，中距九十一算，所差一度有餘，表中經緯已與天象不符。因命門生輩謹遵

欽定儀象考成歲差加減表，隨星加減，各如本年冬至交宮度數，庶幾此後七十年中可以用行云。已亥年，又命錢生維樾將恆星赤道繪作分圖刊板，距極三

十度南北各爲圓圖一、距極三十度以外之九十度、南北各爲皐鼓形圖十二、各以朱絲一格爲一度。惟圓圖經度在距極五度内、以一格爲十度、距極五度外之五度以一格爲兩度、廣狹之勢然也。推步家得此、瞭如指掌焉。

刊洪子齡齮孫補梁疆域志四卷。子齡北江先生少子也。北江有補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諸志、先生命徐生思鍇校訂子齡所著、刊之、使與北江之書並行、爲之序、並勸其有餘力、更補北齊、北周及陳時之疆域、則諸史皆具、爲求地理者之一大快矣。

是年、搜羅元朝憲章及元人詩文集最夥。時生甫以

元史疏叢、更著元書、取錢氏大昕元史經籍志列其目、屬先生訪求、先生每得一書以授彤校閱、仿四庫書目義例、撮其書中指要附於卷末、遂付鈔胥、錄存副本。生甫有得、亦寄院中、葢兩相購致者不下數十百種也。

十六年丙申、先生年六十有八。在暨陽。正月朔旦乙酉、筮得晉之剝、以易林占之、其繇曰、天命元鳥、下生大商、造定四表、享國久長。蓋去冬向友人自山東歸者索得筮草、銘其筒曰、與天地準、易簡理得。以此不易、成其變易。引而申之、遂知來物。其靜也專、退藏於密。筮筒常置几席、然未嘗瀆、偶於元旦一占其象而已。

秋八月，校刊胡石莊繹志。

是年，康竹吾來暨陽，有别竹吾即題其行看子詩。先生之居鮑氏園亭也，竹吾隨從問業，有主客圖。至是圖始得成，而爲之記曰：道光元年，蘭皐康丈以奉諱暫居揚州，予從焉。未幾，丈還太行，予獨與竹吾及鮑善之居，時朝夕聚首，則保緒、修存、次貽、而山子、伯恬會容、彦惟亦時時至揚州，交相見，宴語輒竟月。懷白亦以繪事留揚州，因屬圖之，以誌一時雅故。曰：石室藏書，予坐皐比跏趺石榻上，旁曲室庋書皆滿，竹吾挾一策前，若欲質予而藏之。曰：竹磵鳴琴，竹吾坐磐石，置琴於膝而撫之，修存並而坐，伯恬持若聽，彦惟

坐稍遠、方臨磵濯足。其後撚髯若思者山子也。上杉石幽盤、會容憑松根坐巖石、竹吾對之坐若酬對。曰秋林晏語、次貽善之、竹吾列坐石磴依樹陰、次貽方揮手縱談、二人聽焉。曰班荊說劍、竹吾與保緒席地傍長石几左右坐、有鬈鬍亂鬢士奉劍侍。莫不意度嫺雅、神致欲活也。圖未成、竹吾去揚州、留圖懷白所屬其成之。忽忽十有餘年而不果也。蘭臯丈騎箕去、竹吾既免喪、存故舊於吳中、始趣懷白畢之、而屬記於予。乃追記之如此。道光十有六年也。噫嘻、人世之遇、俯仰百變、試視圖中之貌、已各不自識、況其他乎。而氣志之間猶得微辨之、君形者存焉耳。夫形形者

不可狃、而君形者未嘗亡、圖中人幸無恙、然落落星散、思可得哉。深願諸君圖所以不朽斯圖者也、蘭皋丈往矣、安得舉斯言而質之。　案道光癸未、先生作同車圖、凡十有四人。徐星伯書云、聞君有同車圖、恥不得與。則此圖之見貴於名流可知也。并錄記於此。露車一、轅中馬、左驂驢、跨驢而從者三。車之中白鬚中坐者子常、仰而與語者卿珊。青兜蔽耳、側坐露半面者、宛鄰。若士對之舉手、若相語。若士之後、左山子、右彥聞。紹聞背宛鄰坐、撚鬚若有思。善之坐右轅、回首與伯恬語。孝逸曳一足坐左轅、若與驢背人相盻也。驢傍車而稍後、前爲彥惟、後則贊卿、竹吾並而語、

竹吾拄鞭若聽者。馭夫結束、傍右轅而趨。揚鞭而顧、若指示車中人者爲保緒。先是、張君懷白爲諸人各寫照、欲彙爲一圖、又欲俟宛鄰之歸併圖之。會宛鄰自京師徑赴山左不復歸、懷白不識宛鄰、故爲側寫、不能求似也。餘人則詡詡如對面矣。他日相思、但一展視亦可以稍釋寤寐矣。夫子常祝大名百十、宛鄰張二名琦、若士丁四名履恆、紹聞陸九名耀遹、卿三莊四名綬甲、伯恬周大名儀暐、贊卿魏大名襄、山子吳五名育、保緒周二名濟、孝逸管大名繩萊、彥惟張大名成孫、彥聞方大名履籛、竹吾康大名兆奎、善之鮑六名繼培。此其齒序也。竹吾山西興縣人、善之安

徽歙縣人、山子吳江人、子常江陰人、保緒宜興人、餘皆武進人。道光二年正月集於常州之東坡舊館，再集於揚州之靜修儉養軒。三年三月，屬懷白畫此，在吾家枕芸書屋。其年十月裝於江陰暨陽書院，乃記之。時孝逸、竹吾、善之在京師，贊卿在雲南，宛鄰在山東，山子、彥聞在河南，紹聞在浙江，卿珊在安徽，保緒、彥惟在揚州，若士、伯恬家居不常見。見予記此者，子常也。

十七年丁酉，先生年六十有九。在暨陽。春三月，《繹志》成，凡十九卷、六十一篇。序之曰：石莊先生名承諾，字君信，竟陵人。明崇禎丙子舉人。見《湖廣通志·文苑傳》。予

家舊藏先生讀書錄寫本四冊、有柴虎臣先生跋文、體類淮南抱朴、鱗雜細碎、隨事觀理而體察之、竊甚愛焉。尋爲友人借觀亡之、深以爲恨。後於故書肆亂書中得繹志、檢之完具、甚喜、亟收之、思重錄一本以爲流傳地。道光元年在揚州、方令鈔胥寫之、未竟一冊、而四川龍夔堂觀察過訪。龍有活字版、喜刻書、已成大帙、如郡國利病書之類者數種。向予索未見書之宜版行者、予以爲莫若繹志、龍意以不見四庫書目疑之、予謂此書出較後、收四庫者不及收耳。若論其書、則貫通古今、包合宇宙、不敝之纂述也。龍遂欣然將去、約半年當集印、幷原本見還。去後閱六七年、

了不相聞。一日其從子某忽至江陰遺書數種，而無燮堂書。閱其書皆非，問之則云未見刻此書。予乃遺書索之。時江陰錢君一士作令四川，屬其尋問。錢復書云：龍已死，問之其子，云此書當在京師徐星伯處。蓋星伯故識龍，予疑龍或以書質，復書問星伯，而星伯書來云未見。予深惘然，以石莊二書皆由我而亡，地下能無遺恨。甲午之秋，忽得一士書云：龍之子以此書屬寄，發書視之，如故人重見也。狂喜累日夜，常熟許伯堅少府過予，予爲述之，以當懽笑。伯堅去，述之所識上海顧君竹泉，竹泉聞予之嗜之也，欣然曰：是書所遭如此，不及今刊行，恐後遂湮沒。亟出重貲，

屬予校而刊之。是書自是有傳本矣、幸哉。先生之書醇明宏達、近古所不及、其精神自當不敝。而成書至今垂二百年、竹泉始傳之、竹泉之於先生亦可謂神交、不第緣會已也。而彌恨讀書錄之不可復見也、或者先生之靈陰相之、使得復合、則尤幸之幸哉。

是年、命德只等集活字版印歷代地理韻編今釋。四月、刊李氏家牒成、其别有四、曰誌碣傳狀、曰　誥命、曰記述、曰系錄、共一卷。先生手自輯之、序曰、家有譜、非古也。古者因生賜姓、世德則世祀、紀功立宗、别子以收族。其繫世之歷、太史職之。神明之胄降在皁隸、宗殞、即屬莫爲紀也。氓庶之家、生而書名于閭、史綴

其族、辨其親疏遠近使勿淆。故有司馬致邑立宗之法、有司治之耳。古制既泯、乃有譜學。寒門貴仕紛然相耀、而士君子未嘗不兢兢焉、誠懼其黷宗而蔑祖也。古者立宗以之收族、親盡則止。今通其法於譜、有收之不可勝收者矣。且無其位無其德、而强名曰宗、有非所宜收而收者矣、是豈禮之本乎。夫事從其約則易循、要於實則慤而鮮失。若各就其身之所逮事、所逮聞、證錄而藏之、詳其所見聞、不知則闕、於辨宗遵祖[2]之道亦無謬。吾家素門、又丁不造、易王而李、至於今九世矣。既別於王而李、本宗皆不可援、就吾別姓之祖而牒之。舊有譜附輞川譜中、今別刻諸家祠。

嗚呼，閲九世矣，而見丁不滿三十人，可不謂衰乎。吾祖考言行，有傳於里黨所稱道者，有見文人學士所記述者，可聽其隕失乎。方夙夜慄慄，危懼於負荷之不克，而姑引其端，冀後有賢子孫知自樹立，以恢前人之基，而茫然其不可待也，其能無恫於衷乎。

六月，刻抱經詩鈔成。序曰：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先生主講常州之龍城書院。兆洛才弱冠，從受業，講習制藝文而已，於先生之學無所窺也。同几席者臧在東，顧子明，頗能研求一二，私心善之，不能專意。甲寅歲，先生之金陵，道毗陵，示疾於書院，遽捐館舍，兆洛侍靨纊焉。時抱經堂集已付梓而未竟，閲十年來始見

刊本，愴然如接音容也。先生音和而亮，容舒而肅，教弟子不强以所不習，而誘掖如不及。學務實踐，未嘗甲乙流輩，惟津津道其所長。所爲文章，舉肖其爲人也。嘗患世俗刊書不知讎校，魚豕淆訛，點畫狠籍，疑誤後學，塵點前賢，故得一舊本書，悉心鉤訂，聞人有善本必借之，丹鉛陳前，窮日夜不休止，隨時輯録，成羣書拾補若干卷。精深小學，以今文合諸許氏説文，通其意而結撰之，義取其當，形求其完，不泥不詭，故所鋟刻載籍，爲當代最。以梓人自隨，在龍城時，兆洛亦與校讎之役。先生自謂不嫺於詩，酬應致少，故文集中不載篇什，手所定也。道光十六年丙申中秋，先生

季子慶錄枉存予於暨陽書院、攜詩一編授之曰、先人歿後、於叢殘遺稿輯錄成此、思以授梓而力未能也、子將有意乎。兆洛受而讀焉、而益泫然於先生也。先生不欲以詩名世間、而先生立身得於詩教至粹。其出之也宅心樂易、安節莊誠、勰理縝栗、樸斲完固、不必問爲漢爲唐爲宋、而性眞見焉、學問流焉、夫非來學軌範哉。先生主講暨陽爲乾隆丙子、蓋在主講龍城前、題詠懷舊諸詩皆見集中。閱四十年而兆洛繼蹑斯席、向時弟子略無在者、庭中花木多先生所植。其人士猶設先生位於寢樓、歲時釋菜、兆洛朔望肅衣冠拜焉。兆洛亦以梓人自隨、而先生所刊苟揚

賈董宏偉卓絕、兆洛所刊則日知錄、釋志及鄒道鄉、瞿忠宣之集而已、不能紀遠、乃紀於近。自度才所堪耳、尚能再侍先生一開固陋乎。道德負於師承、崦嵫促其短影、所爲自怨自艾、顧追悔而無從者也。刻先生詩附於文集後、敬識之。

七月、歷代地理韻編成、凡二十卷。先是先生初至暨陽時、賡九問古今地名疆域膠轕、檢書猥繁、讀史者何道以理之。先生示以　皇朝輿地圖、令以古地名識其上爲別、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爲經始、年餘乃成。繼檢各史地志、別爲錄副而編以歸韻。繼檢　皇輿表及　一統志表、詳其沿革、著之於圖、皆得

其實地、繼會前代郡縣、注之每韻下。司其事者則賡九、德只、康甫、晃之諸人、先生時時督課、蓋十餘年於此矣。爲其成之艱而散失易、乃以活字板集印數百部、凡六閱月而工竣。先生又欲爲歷代地名長編、凡史中地名見於事而非郡縣者、悉編出之、亦以韻類之、可并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諸地名。若成此、則地名皆有歸宿、讀史者無遺憾矣。而此事尤爲繁費、數年來僅康甫成晉書一種、餘多爲之而不竟也。

姚公瑩之任武進也、十三年冬三河工竣、調元和。十六年秋、權淮南監掣鹽務、尋權運司事。至是年四月、遣使劉以商力疲敝、奏銷期近、竟以身殉。陶公夙知

公英敏濟緩，急飛檄再護運符，不十日完納五十餘萬，奏銷分數如常。以書來曰，秋初佳日，杖屨能一渡江作十日譚否。門下多賢，幸與一二英喆偕來。又書云，瑩常爲人言，東南講席惟先生一人而已，非諛言也。今之擁皋比稱山長者，無不爲束修計，其以文章道義古喆是程者，未之有聞。而閤下不惟無升斗之望於書院，且出其所有以養士，教導諸生，以古爲式，表章修述，仡仡窮年。由此觀之，非先生其誰與歸乎。今天下所不足者氣節耳，古昔哲人風流歇絶，羣奔走於利祿之場，即有二三考古尚論之人，亦徒假以射利干名耳。於是不精求古人所以爲學之本，而急

於著作，捃拾唾餘，瑣碎、動成巨帙，以此自炫炫人。後生小子爲之目奪心驚，亦爭希其所爲，於是相習成風，不可復挽。嗟乎，大道之湮久矣，非得數有道之君子力振其頹，以明古義，豈不長此終夜乎。此瑩所以渴欲數見閣下也。此問生甫、四農兩君頗爲同志，承許偕高足三人來，幸甚幸甚。謹當掃榻以俟，中元前後當可晤言。手此速駕，不盡所言。七月既望，形與晃之、冠英隨往揚州，住運司署中之景賢樓下。生甫、仲倫皆在。公曰，題襟館中寂寞二十年，不意復有今日之集。屬冠英繪談藝圖，記其事。與於此圖者曰姚公曰養一師、曰仲倫、曰生甫、曰晃之、曰寶應劉楚楨、寶

柟冠莢及形也。四農歸山陽、姚公從子師沆已赴省試、虛其位俟其歸而補肖之。擇佳日遊瓊花觀、桃花菴、平山堂諸所。先生曰、凡乾隆時號爲名勝、靡不荒敗、眞欲作蕪城賦矣。登
御書樓、樓亦壞漏、文匯閣書盡移藏城中天寧寺。時姚公方取閣中乾隆二十九年重修 大清一統志鈔錄。志由乾隆八年纂輯成書、嗣以戡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迨削平兩金川之後、版章益廓、乃 特詔重修、卷帙繁重、鈔胥數十人。因得假觀祕笈、鈔異域錄等數種以歸。

揚州有二董子祠、其一在運使署右、姚公撤新之。先

生爲作董子祠改安神位記曰、揚州鹽運使公廨隙地甚曠、相傳包漢江都王相董子仲舒故宅而爲之、有井曰董子井。明初運使何士英亭其井、建董子祠於前。自後屢有遷移、大抵皆在旁近。記具州志。久而圮。隆慶中、運使渫其井、新其祠、榜之曰愼德書院碑尚立井上。明之季、楊節愍公振熙官運副、史忠正公開閫揚州、才之奏擢都轉留共守。忠正殉死、節愍從焉、其家口男女十數皆赴董子井死。亂定、人無汲飲者、爲羃其上如冢、後遂訛爲董子衣冠冢、搆屋以祠董子、置神位於冢顚。

國朝乾隆四十八年、運使倉聖裔以形家言廨右地空

闠，氣散則財不聚，乃建祠於中，又搆巍樓五楹。兩淮鹽政伊齡阿題其樓曰景賢，以適當董子祠前故也，而有記勒石堂中。祠故有畫像曰董子像，移像於樓而祀之。道光二年，運使錢寶甫視所畫像，緋袍、鶴補，乃明時衣冠，以爲當是節愍遺像。乃旁稽志乘，以樓祀節愍，而爲之記，勒石題襟館，而董子祠如故。道光十七年，桐城姚君瑩以廉慎綜練權運使事，謁祠下，訝其神位安置非所，因移位於中。發其羃而并見寒泉氿然，然後知毅魄所在，人不敢褻而爲此也。爲移祠堂稍前，空其屋爲井闌，樹碣焉。節愍之像持之有據，從死之跡又昭然著見，則節愍之祀於斯樓宜矣。

而井復爲井、去其訛存其實、董子之祠亦復於古。夫英靈之氣焄蒿昭明、久而必發、而祀典所舉、昒爽晻昧、或疑於其義。必有人焉、以其祇肅純懋之誼、穆熙端懿之誠、爲迎而存之、釐而秩之、而後鬱者以宣、疑者以晰。茲祠茲樓茲井至今日而照爥燗朗者、固因乎其時、抑亦幸遇乎其人也。記之以詔來者。先生既爲之記、姚公題其井曰正誼成仁之井。生甫爲之銘曰、是大儒之遺澤、是士女之清流。並靈源之所濂、合道脈於千秋。肅再拜而心惻、匪王明之可求。盟寒泉以建標、頌有孚於井收。廬江江開豪士適來、遂令書之。是行也、留揚州十日。彤與冕之赴江寧應試、生甫

母服未闋、與先生及冠英於八月下旬離維揚。
九月、壽陽祁公寯藻赴江蘇學政任到江陰。初祁公拜　命時、問先生於部曹江都汪喜孫、答曰、其人有體有用、知古知今、學該漢宋、道貫天人。祁公至揚州、謂姚公曰、吾承　天子命來江南、得與李先生周旋、此爲幸事。至之日已昏暮、先生以非時辭疾不見、騶從乃入使院、侵晨乃相見焉。
是年冬十月、姚公奉　旨擢臺灣道。
十八年戊戌、先生年七十。在暨陽。春二月、姚公赴臺灣、生甫送至餘杭。公來書云、前在陶宫保所議兩淮鹽法續志、事在必辦、主筆者非先生莫屬、輔以生甫、楚

珍數人、可成善本。大端數事、暇當略爲條記奉教。蓋自鹽政既裁、鹽務大變、中外謗議、數年未已。陶公以此欲勒成一書、爲信今傳後之計。然姚公去後、陶公於六月下世、莫爲主張、竟不及舉也。

祁公出其先公鶴皋先生所著書、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傳、則史館時奉　敕編撰稿本也。西陲總統事略、西域釋地、西鄙要略、則謫戍時塞外所著也。松相國新疆識略多出其手。公以西域釋地三種已有刊本、而外藩傳先人精力所萃、外間少知者、意欲綜各傳爲編年體、成一家之私書、故屬之先生。

鄉先哲莊宗伯存與諸經皆有譔述、多未刊行、孫卿

珊受甲先以尚書既見、周官記二書示先生、一一爲訂正、定其體例、既序而行之矣。與卿珊書曰、周官記之書非尚書既見比、宜詳核周禮、參互融會、爲之注釋、使至精之思、至實之理一一發露、庶幾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然卿珊急於刻之、未暇事此也。繼示以四書說、樂說、先生復書曰、樂律向會學之、所說與宋明人多差異、而理解精微、遠過昔人。無奈不聽於耳、又不諳於簫管、故未能究極妙處。嘗欲覓一善吹笛者、與之細辨笛色工尺、則此處亦無不可了、而竟不得暇、此後當留心爲此、稍解七律、然後合之於書、庶幾不致茫然。再後卿珊子定潤示以象傳論、象象論、

繫辭傳論、八卦觀象解、卦氣論諸種，幷算法約言。先生常自攜尋繹，歎其精微廣大，心胸常若不能容受。又曰：此身通六藝，七十子之徒也。遂次第付刊。算法約言未成之書，付冕之徐竟其緒，幷前卿珊所刻尚書既見、尚書說、毛詩說、周官記、春秋正辭七種，合幷行世，而不爲序，曰：吾於莊宗伯不能測其涯也。傳宗伯之學者從子珍藝先生述祖，外孫劉申受逢祿。申受書皆行世。珍藝書多至百卷，其子文灝不能盡刊，多刻序例，使學者可尋繹。先生幷命子定刻卿珊遺書，使莊氏之學天下得覩其大全云。　按，珍藝有說文古籒疏證，先生每歎爲奇書，賞其精而嫌其鑿，嘗

命聖兪錄存副本，就其義例重加訂定，發其凡以示聖兪，然不能竟業。屢書督珍藝子墀、蕘又朔、墀蕘固深於說文者，亦不及成也。

孫文靖總督浙閩時，書疏往復，頗喜表章古人絕業，因語以屬元和顧澗薲千里校刊小徐繫傳。孫答以顧寧人所著肇域志手蹟存某所，世間止此一本，所急宜料理，故未能旁及。至是祁公留意小學，常恨歙汪氏、石門馬氏所刻小徐書錯譌脫亂，欲別鐫佳本行世。先生爲取澗薲手校鈔本，復宛轉借得吳郡黃氏所藏宋本，命門人夏忍庭灝參校，乃覓工書人繕寫其篆書，則門人承守丹培元、吳江吳巽先汝庚筆

也。

九月二十四日、先生七十壽辰。會者數百人、學使以下畢至、賀儀有自千里來者。保緒與先生書曰、推度輿圖兩業、是否已竟。足下今年政七十、所應一一了之。與其多營、不如急就。晉略已斷手、猶可擬宋景文耳。然精力已耗、怔忡遂成云云。時保緒去淮安教授、就兩湖總督周公天爵之聘、隨從幕府。

星伯自京師來書曰、同年中惟服先生與陳範川兩人、先生以師事、範川則兄事也。弟與範川同筆研數十年、同在詞館、同遭患難、又同直中書、叢聚處時無一日不相見、自分手後思之不能置。弟因寄小照往、

約彼亦以小照來，作數千里紙上之會。不意寄照到時，而範川已下世，因裝作卷軸，首請煦齋師題識，意同年中惟先生之文能道此中曲折，且可必其傳世。令不遠數千里相求，暇時或文或韻語皆可。先生鑒其誠，抑笑其癡耶。聞先生有同車圖，第不得與，故斯圖尤欲託先生之名以重耳。先生別星伯久，覽其照竟不復識，乃摹存其副，而肖已貌於星伯、範川之間，爲題詠以歸之。星伯答曰：獲覯有道之容，不覺肅然下拜，幷識其緣起，爲後日佳話也。是時與星伯筆札往還最勤，有所譔著則互相告，有奇文祕笈則互相致。其尤所企望者歷代輿地沿革圖也。至是始工竣，

裝成十二函、并地理韻編與小像同致之大學士穆公彰阿、侍郎姚公元之、皆同年也。穆以書來、有先生學究天人、才兼文質、如蛟龍虎犀之翥皇恠駭、而布帛菽粟之平易近人云云。姚督學兩淛、屬星伯爲先容、索所著書、道經毘陵、又手札相問訊。先生各寄書帖數種報之。

是年、聞練公廷璜來令江陰、喜曰、練公讀書亘吏、江陰之福也。既而江右陳公延恩來、亦雅韻勤民、與先生甚交契。

十九年己亥、先生年七十有一。在暨陽。去年冬、楊槐溪傳棨爲泗州知州張應雲致書云、泗州自乾隆四十

三年裁虹歸泗之後，未有新志，知先生必不肯出，不敢妄干，但求指陳新志體例，使有所遵循而已。至是春二月，先生如其請以復之。

光山王公德茂知陽湖，陽湖志輟修七十餘年矣，屢議及此。戊戌冬，長沙黃公冕權守常州，甫下車即謁季子廟，修復延陵書院。王公極慫恿之，而續修郡志之議起矣。郡志已輟修一百六十餘年，主筆之陳玉璂被謗至今，盧學士又功半而廢。於是黃公力持此事，於三月十六日開局，延先生總其事。先生以鄉邦曠舉，又抱經師未竟之緒，欣然赴之，局設龍城書院。既到，先刊定體例門類，其目曰

皇仁恭紀、免錢漕、賜賑貸、按年遞載、并錄謄黃。曰巡幸恭紀、巡幸年分題賜詩文。曰大事紀、歷代兵事暨豐凶災祥皆詳之。曰輿地志、山川橋梁皆隨地分詳之。曰賦役志、田地科則、地畝坍漲之數、錢漕實數、徵科向例支解之數。曰食貨志、土產風俗、實銷鹽引、水利附。曰兵防志、武營分防分汛之制、武營官職、各詳其履任年月。曰營建志、城池衙署、學宮書院、寺觀壇壝、詳其剏始及其修理。曰藝文志、凡郡中人所著述皆收羅之、列其目、其詩文緣事而作者、則分附各門下而不通載。曰金石志、凡郡中古碑版、郡人收藏古鼎彝器之屬皆收之。曰沿革表、詳郡縣所隸大府、及

名稱分析因革之跡。曰職官表、學使府縣丞簿尉校官俱詳其履任年月。曰選舉表、甲第進士、舉人、貢生、特科。曰列女表、按旌年列其年月姓氏。曰史策英賢傳、即鄉賢。凡歷代史書有名者悉錄。曰忠義傳、曰秉彝好德傳、凡鄉黨自好、孝友任恤、有行誼見稱於衆者、其能文而有學者、以所著作列藝文志、此不載。曰良吏傳、凡本地官長有功於民者。曰藝術傳、醫卜之流、旁及僧道有名於世者。曰流寓傳。曰古蹟考、古城戍、古墳墓及園林第宅有蹟可紀者。共三紀、七志、四表、六傳、一考、凡二十一類。所分門類本縣所無者則缺之、如宜荆江靖③無　巡幸門是也。餘皆仿此。黄公

即以示各邑令依此各輯邑志、爲郡志張本。并詢各邑士之堪司其事者、先生於武陽薦薛子選子衡、洪子齡齮孫、江陰則薛雯伯約、荆宜則吳仲倫德旋、劉咸齋鏜、錫金則顧懶厓翊華、紫屏湛恩、靖江則文韻和琴。其入局協修府志者、則聽其邦人士之自擇焉。留旬餘還暨陽。

五月復赴局、留彌月還暨陽。

六月、黃公卸事、有留別長律、先生次韻四首。

九月、刊繫傳成。又命守丹巽先綜諸說異同爲校勘記三卷。是月、赴龍城書院。院西爲先賢祠、祀季子而下六十有八人。先生率弟子輩瞻拜、慨然曰、前人創

此基業，後人豈忍廢之。亟宜與守令議，且補入莊宗伯、張皐文二人。又曰，昭明太子爲吾常文學之祖，豈可缺而不祀。然竟不及舉也。

靖江縣志稿先各邑志繳上，先生閱之，多半收載文字，曰此志書，非文集也。命弟子輩籤其疏略宜討究者，送府尊移還之，飭其一遵體例，詳加搜緝。

十月，還暨陽。

十二月赴局。十九日爲蘇文忠生日，先生率同人而祀焉，會者二十餘人。文忠示疾毘陵，先輩每爲竤雅集，今則爲僅見之舉矣。

二十年庚子，先生年七十有二。在暨陽。春二月赴局，以

兩邑志將脱稿，議定刊刻程式。旬餘還暨陽。

五月，司局者爲經費計，府志已發引其端，而各邑新志尚未呈送，不如暫散以俟。未幾，水災迭告，救荒之議起矣。是役也，先生以主講故兼司江陰志事，不能常在局中，而外人又好爲同異。王公於己亥八月去陽湖，黄公又於是年三月卸事，遂無有主持其事者，而府志又廢。

六月，英夷破據定海，訛言繁興，先生以爲英夷越數萬里，其來有限數，內地奸民附和其閒，則其患未有艾矣。彤因縱覽防海諸書，先生曰：形勢前人已詳，當求要務，惟在講求火器一法。然世傳機械之屬種類

繁多、以奇巧欺人、正誤事之大者。取其適於用者、在神而明之耳。

秋、江陰縣志成、有江陰縣志序。

二十一年辛丑、先生年七十有三。以疾故不赴暨陽、客來者多就里第問起居。陽湖令張公之杲再謁其第。先生自強、客至必出、必親送至門外、兩僮扶掖以行。雖手足痿罷、而神明不衰。時有題署、命慰望書之、或把筆作數草字、蓋其心不肯一息懈也。

三月、知常州府事查公奉豫制軍札、令營中鑄礮多不能精、未發而先裂。申耆先生通知古今、兼曉術藝、必有能推度準望、妙精火器、以禦寇侮者。萬宜備禮

幣造門敦請。萬一年邁不出、或弟子子姓能傳其業者、列姓氏以聞。先生答書辭曰、推度準望之事、門人有能之者、然無與於火器。鯫生幸蒙國家承平之福、槍礮之事目所不見、且耳所不聞、實所不能、不敢妄言。明孫中丞元化集中言火器法頗詳、在通其法者用之耳。

五月朔、彤謁里第、請見於內寢、不許、出坐辨志書塾中、問麥收如何、續問家中尊穉如何、從容讌語如平時。彤問及鑄礮事、曰、今上海開礮局鑄八千斤大礮、其實在精不在大。有二千斤、苟精之、足以制敵矣。六月九日得慰望書、云痰氣驟發、稍就平復、意稍安、謂

九月祝壽去矣。旋聞惡耗，即買舟奔赴，而疾陡作，不能成行。作書詢慰望，猶冀倖萬一訛傳。乃書未達，而訃至矣，果以八日巳時壽終。是年宜興吴仲倫德旋、寶山毛生甫嶽生並以九月十一同日而逝，浙江龔定葊鞏祚、福建高雨農澍然亦卒。數子者並以文章負東南望，乃同時殞喪，異哉。

武進李先生年譜卷三終

校記

①顧：當作「願」。

②遵祖：當作「尊祖」，見《養一齋文集》卷五《宋宗譜序》。

③江靖：本條下文作「靖江」。

先師小德錄

陽湖蔣彤

夫子非大端未嘗與人爭，嘗謂及門曰：吾氣弱，故不能爭。蓋并謙讓之名而不居也。同年胡君承珙曾有書至云：同輩中如沈小宛欽韓、包愼伯世臣好詆訶人者，獨於閣下始終無閒言。

未嘗面折人短，有以文字質者，雖弟子輩亦必稍加獎譽，而後徐徐導之。

坐未嘗交膝。

未嘗一日晏起。

恆坐方板，不用椅背，不用踏腳。偶有疾，門人奉一交椅，

有機軸張弛、可跟坐惟適。夫子嘉其巧便、命匠仿制之、既成亦不用、移置於家。

未嘗晝臥、春夏日長、端坐炕上、一交睫而已。

每月朔望黎明、奎星閣上行香及享德樓歷任宗師、未嘗爽漏刻。

春秋必躬省墓。去年有疾、羣勸沮①、不允也。

每刊先哲遺書、必手自校之、鈔胥來者亦然。

借人書必裝訂完好而歸之、有遺缺則爲補足。有借書簿、備存其目。

有求書者未嘗厭倦。每十日一揮灑、輒布滿一屋。

小小疾痛、未嘗形於辭色。即臥疾不起、弟子覲牀問詢、

亦曰無甚患苦也。

來學者無所可發、竟不與言、其能受言者亦不遽盡。凡讀書作文、其意所不樂、卽不復相强。

經書老而不忘。昔年夏晚納涼、猶背誦尚書全部。

與弟子同席而食、未嘗有私膳。

求詩文者甚夥、以次還答、總不沈積。

書帖山積、而位置有方、有所給付、輒於暗中探取之。一日醫爲形立方、適無紙、時已日暮、夫子曰、那有書凡上而不得紙者。徐至冬讀書齋、取紅紙一片授之。月課卷必閱一過而後加圈點、而後加評語、凡三反甲乙始定。

不勸人學詩、以其無實益也。有所酬應則爲之、不自尋

題目。毛休復自負其詩過於文、夫子終以爲文踰於詩也。形幼時好吟、初至院購吳詩集覽在架上、夫子見而尤之、遂恍然覺、自是不復買詩、亦不敢作詩。院中雞犬皆具、鼠有常飰、曰其無傷我書也。偶失一墨、曰是必鼠也、何所苦而有竊耶。及晨、墨在几矣。蓄一貓、飽餧之、不令捕攫。

書籍碑帖有好者、即以授之、或假而不歸、亦不索討。

朝晚則觀玩花木、雖小物不遺。

有枯榴一株、上聚白蟻數升、夫子命養其稊枝、迨長而能花、乃去其本焉。

庭中偶有異草、客疑其毒、夫子笑應曰、豈有戕人羊叔

子哉。

俗稱甘露不易作花，院中無歲不有數枝，亦一異也。

雖下人疏士片簡數行亦存之，護書不爲毁裂。

往來名刺，則截存其姓字，闊寸許，積數十百，則束而置之，留其餘紙，隨宜取用。

爲文起草多書疏舊函反正皆書。

一切包裹舊紙，捆束廢繩，方摺條繫，都無棄物。

邑令奴送書來，不識，呼爲哥，夫子亦還呼爲哥，命之坐，持書徐去。

在歌筵中，獻者迭至，夫子無忤色，然終不舉。

集尙書作書鐙贊，極工。

夫子與子常先生交好、在未第時幾無日不札。嘗數日不得子常耗、與兄五初坐月下、五初云、明日必得子常書、詢云、何由得知。曰、月色好、此時子常當作書也。既而不果、夫子云、昨夜月光到底不大亮。

蔣畫水、子常之姊婿也。嘉慶丁卯夫子在庶常館、畫水亦謁選都中。八月十九日、爲子常母壽辰、同人之知子常者集畫水寓中、肅衣冠再拜遙祝、得十有餘人、以爲盛事。先輩之敦友誼如此。夫子嘗云、子常每鄉試三場畢卽解維、爲十九日母夫人壽辰故也。

少時嘗自鐫印章、筆法極蒼秀。形於尺牘中見之甚夥、曰我欲與君相知、曰愼重、曰枕芸書屋、曰養一子、曰養

一齋啟事之箋、曰出行大吉、曰水木湛清華、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

與子常來往箋、名曰洛常小簡。

雖慶弔贈送不爲泛言。宜與路同戊、夫子婦兄也、年七十餘、以校官任舉知縣、謁選、歿於京邸、輓之曰、問產足以給朝夕、讀書足以長子孫、何苦馳衰老之身、告終千里外。伯子喪於復先塋、仲氏喪於纘祖德、可憐抱精誠之志、畢命數年間。所謂痛哭流涕而告之也。

治經奧賾並到、有問明堂制度者、則舉筆圖示之、歷歷如覩。問車制者亦然。曰、吾幼時仿鄭漁仲說作溝洫圖、頗詳明、其稿不知在何許也。

暨陽講院聚星樓重易奎星像旣成、命弟子輩擬楹語記其事、殊不愜。乃自爲之曰、自古文章重忠讜、此間山水接巖嵎。蘇公之宜爲奎宿、蘇公之宜祀此樓、二語定之矣。篆之者山子也。又曰、典稽配食星纏古、圖補眞靈位業新、則山子楷書。

錫山有造舟者、求一題額、夫子不之卻也、命形擬數語以呈、曰可用。及書、乃如天上坐四字、眼前語乃百思不到、才慧之懸絕如此。

閏菴屬懷白作照、問作何圖、夫子戲應之曰、蔓蘿圖。閏菴喜曰、甚善。卽仿其意爲之、夫子有題蔓蘿圖詩。

未嘗自製一衣、隨家人所進服之。

院中故有牀，四柱已朽，則命截去，棕條穿斷，背著木枕，終不易置。

朝粥晚飯，雖變臭未嘗一詢下人，常謂門人輩曰，在此處不過飲啖苦些，然清苦可以滌嗜欲，減疾病，適與讀書相宜。

最喜竹器，院中筆筒、香筒、筮草筒、帽架、界尺、酒樽悉以竹製之，皆繫以銘辭。

除自奉外，一切未嘗吝財，弟子輩能治一家之學，即其所學之載籍器具無不備致。

揚廣蘇湖諸書賈號曰書祖宗。

雅不喜叢最書類書，通志堂經解中取宋人三禮數種而

已、說邪揮一二有用者摘錄、佩文韻府人家之九鼎也、未嘗一問價。

雅不喜宋板書、有不甚流布者、付鈔錄既竟、則託書賈轉售之。題元刻蔡傳旁通云、講章家每爭朱義、藏弆家偏競宋刊、我是兩家門外漢、但沾古澤一成權。

年三十餘、猶爲諸生、作石船圖。

既罷官、作弛於負擔圖、擔上有假面刀劍等物、身坐道旁石、如氣喘者然。

在懷遠作松陰飼鶴圖、張少伯鍾泉善彈琴賦詩、極相慕。家有萬松園、搆屋以待、署曰申廬、圖之名以此。

在嶺外、作羅浮清夢圖。

在揚州、題襟館中作談藝圖。

在暨陽講院、陳雲乃通守作談藝圖、自劉麗丽廣文及毛休復外、皆江陰人。負笈從遊與於此圖者彤一人而已。時彤適不在院中、冠英尚留前圖稿本、夫子令摹寫入焉。　庚寅辛卯間、彤得咯血疾、夫子危之、令冠英爲寫照、名之曰洗心玩易圖。曰、似此則病自去矣。

年六十一、在暨陽講院、命懷白作倚杖數歸鴉圖、則歲暮懷人之意也。于庭頭甫並有題詞、嘗云吾於故人必人作一墓誌或傳表、彥聞、卿珊、翰風、保緒、小常、仿山、孟慈、蒙山、潤蘋皆作之矣、惟山翁未及作。

與人書稱謂必謙、辭氣必和。

作文必以示山子、生甫、有所刪潤處無不欣然從之。

作文恆夜臥思、早作而書、然稿必再易、蓋其慎也。

爲人書必先正格言有益身心者、否亦取格調高逸、如放翁、東坡諸公詩。

楹聯多手輯焦氏易林語、雖慶賀亦用之。

非祭祠展墓不歸、期某日至、未嘗失時刻。

每晚飯畢、則閱邸報。

有求觀其文者、輒曰、此何足觀。有求錄其文者、則曰、此何足錄。

近時作手則許生甫、錄其休復居文數首。福建高樹然寄抑快軒文稿就正、喜其醇雅有法、亦錄數篇於彤文

則錄書荀子後、祠山廟碑、蓋其不遺人善如此。

有故舊來、必命僮持燭、親送至臥所、晨起親問安否。雖葭莩藍縷、未嘗異視。

夜與人食坐、鐙燭必當其前。

語及鄉先達、輒稱先生、未嘗直舉其字。

弟子之初來學者、亦不呼字、輒稱某世兄。

不喜爲考據之學、然見考據之書輒收之、曰、以輔吾所不足也。

不喜宋明儒迂腐之言。如朱子學的、二程語要之屬、時時置案頭省覽。

日長似歲閒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成語也、先生偶書

此、易天爲山、蓋亦伊川上天神明、豈容褻慢之意、可見尋常筆不妄下。

陳碩士用光、姬傳弟子也、頗留意程朱之學、督學浙江、守之在其幕中校文。先生與書、碩士適見之、致書暨陽曰、伏讀與守之書、字字得儒先語要。而先生與故人及弟子書、實未嘗侈言理學、但就事作家常語而已。

語及舊事、閒情辭氣、未嘗矜厲。

鄉里以事涉訟、冤苦不能自申者、輒爲言於有司、蓋亦立達之仁、不肯閉門作自了漢也。

生雲重露之軒、屬懷白繪生絹爲懸鐙、作老子騎牛入關關尹迎謁狀、李將軍短衣射虎沒石飲羽狀、李德輿

精思亭中徘徊搆思狀，凡十有六人，中有女子二人，皆同李姓，著名史策者，亦游藝之一事也。

下筆總有宗旨，盧江江龍門開射虎圖，題者夸其豪氣而已，先生則曰：願君養之以守氣神，不外散精與俱深山且自友麋鹿，斑奴何足當馳驅。會看馬首擁六纛，十萬貔貅供指呼。錢襄甫攜孫聽鸝圖，題者寫其適時之樂而已，先生則曰：老人偷閒自蕭逸，稚子挾少愁縱橫。不如相攜且歸去，阿閣細聆雛鳳聲。有釋鐘、釋車、紀硯、阮等篇，皆精絶，更命某作釋賑，未及也。

託人寄遠書或致物件，必先時整飭，不至臨時急遽。

州城隍神廟園中有石高丈餘、玲瓏如綉雲。一日偶從夫子遊焉、徘徊相對、賞玩久之。凡杖履所之、有一物可人意者、若將終日、不爲泛鶩。遊虞山破山寺詩、有門外雙幢迥殊絕、坐看便擬永今朝之句。

弟子散處四屋、每日辰午申三時親巡督察、夕食後則咸會輩學軒庭中肄業生員。冕之、康甫諸君日必一至、相與問難、夜分罷去。左右立侍雖久、未嘗命坐。或客乍散、或有所適、肩輿已在庭。或自家中來、羣弟子出迎大門外、輒有教言、前議未決、則續申之。

恆常食坐、必長幼以次、未嘗苟使。

同人晤語、有及利者必痛抑之、豔稱高科美官則淡語

一二、令人爽然自失。得未見書必錄存之、藉以餬口者常十餘輩、輒優給其直。

江寧人劉漢洲、攜書局以相隨者十餘年、所刊書以數十百種計、未嘗與綜覈細數。故舊輩或尤其太寬、笑答曰、又要馬兒走得好、又要馬兒不喫草、此卻難事。

日用一付僕隸、不爲屑屑、即有欺侵、亦不苛察。

六安州晁氏索書文元公祠聯、即集文元公法藏碎金錄中語書之云、有財不能用與無財同、有學不能行與無學同。知有緣之慈其慈尚小、知無緣之慈其慈乃大。

得宋寫朱子像、命冠英重摹、即命門人篆書中庸一節

於其上作像贊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蹈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相見必問堂上安否、次則問歲熟否、次則問盜賊不橫否。

接卑幼禮必恭、送必至大門、不問不告。

有爲出其力者、雖瑣務必致聲謝。

門下士課藝有不當者、席前枕上口授書之、不移晷而就、無義不搜、而下筆如水流花放、純是化機。蓋若右軍暮年之書、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也。

戊子春正被盜、衣件一空、邑令爲嚴捕、命緩其事、乃得寢。有朱生前日、盜而取夫子物、不惟不敢、抑亦不忍。夫

子正色作而言曰、是何言、我何德而能致此。

對客飲酒、不量多寡、惟與所適。卑幼有拘節、辭讓者輒不許、至醺然而止。

干支之名稱、日月五星之纏度、二十八宿之分野、院中五尺童子知之。

客有來謁者、雖卑幼必往答。

與人約寄書籍物件在某許、定某日、必前期致之。

通醫家言、未嘗爲人立方、身有病、亦擇良者而正之。能琴、亦不見其撫弄、常襲而懸之座旁。解筮法、亦不常爲、惟於元旦偶以占一歲事耳。

與人書、多別紙起草、而後入箋。

人有書疏屬致、未嘗啟封。外來大函中藏小函與弟子輩者、隨時付之、亦不發視。

兄五初先生幼時所錄試帖一卷、從孫岳生於後著評語、夫子適見、痛責之。

侍僮章禄從夫子於里第、偶有過、二日不得飯、以訴。夫子時病甚、徐應曰、兩日不飯、有甚希奇。

比年來每語涉人倫名教、輒流涕被面。一日在志局與子選、杲卿輩論盧忠烈氣節、乃大哭不止。蓋其仁義忠孝之思瀰滿胸腹、故有觸即動其性情、與古人俱化矣。

先師小德錄終

校記

①勸沮：當作「勸阻」。

李先生年譜三卷、小德錄一卷、先生弟子蔣彤丹稜撰。先生名兆洛、字紳琦、更字申耆、號養一、學者稱養一先生、江蘇陽湖人。嘉慶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安徽鳳臺縣。丁外艱、遂不出。主講江陰書院二十年、以校勘遺文、開引後進爲務。著有歷朝輿地圖、輿地韻編、鳳臺縣志、皇朝文典七十卷、駢體文鈔三十一卷、文集五十卷、詩集四卷、暨陽荅問四卷。李先生學貫天人、名動中外、士林重之如泰山北斗、所著各書、海内無不風行。丹稜爲入室弟子、援二十家年譜例編成此譜、載例於前、以零星小事另編小德錄附於後。使先生之言行略具、學者讀其書、即可以知其人、尤爲不負先生者。丹稜亦陽湖

人、文集四卷、刻入常州先哲遺書續編。癸丑十二月、吳興劉承幹跋。

方儀衛先生年譜

清・鄭福照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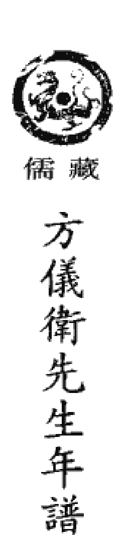
清同治七年刻本

《方儀衛先生年譜》一卷，清鄭福照編撰。清同治七年刻本《儀衛軒文集》附錄。

方東樹（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清經學家、文學家。幼承家學，及長，用功心性之學，又學古文於姚鼐，與梅曾亮、管同、劉開並稱姚門四傑。中年以後，宗程朱理學，反對乾嘉考據之學，嘗著《漢學商兑》一書專攻漢學。晚年則躭於佛學。著有《書林揚觶》、《昭昧詹言》、《儀衛軒文集》等。

鄭福照，字容甫，桐城人。嘗以所作謁東樹，蒙獎譽，遂時承講授，然未入室。據福照後識，東樹生平行歷原詳載其自著《待定錄》中，後該編毁於亂，其他著述亦多散失。此編所據，則爲方氏家譜、東樹詩文集、雜著，後人所作行狀、行述及交遊著述與傳聞。譜紀東樹學行爲主，於其著述，多列梗概，所紀清代漢宋學之爭端及評論，可資參考。全譜編次得法，簡覈有體。其稱「語皆有本，不敢臆撰一字，以蹈誣妄之咎，其四十以前遊歷事蹟多不可考，姑從闕如之義」，顯示出編者值得贊許之求實態度。

此譜後刻入光緒十五年本《方植之先生全集》，故或題爲《方植之先生年譜》。又有光緒間刊《考槃全集》附錄本，或題清方宗誠編，實則同爲一譜（參《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卷九）。



方儀衛先生年譜

同邑後學鄭福照輯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九月八日寅時，先生生。先生姓方氏，諱東樹，字植之，晚年慕蘧伯玉五十知非、衛武公耄而好學之意，以儀衛名軒，遂自號儀衛老人。上世明洪武閒由婺源遷桐城，曾、祖代有潛德。高祖諱畯，好讀書，延名儒以古學教子，累世遂以學行顯。曾祖諱澤，字苧川，晚自號待廬，乾隆丁卯優貢生，八旗官學教習，候選知縣。生平論學宗朱子、文宗明艾千子、詩似宋楊祕監。門人姚郎中鼐銘其墓、敍文行特詳，事載安徽通志文苑傳。詩文曾刊行於世。曾祖母洪

氏。祖諱訓、字味書、處士。嘗讓產於兄而不居名。祖母胡氏。父諱績、字展卿、縣學生。著有經史札記、屈子正音、鶴鳴集。學行載安徽通志文苑傳。詩選入　國朝正雅集、桐舊集、古桐鄉詩選。母鄧氏、處士諱林女。繼母姚氏、國學生諱輿易女。繼母吳氏、諱某字西園女。

四十年乙未、先生年四歲。二月二十六日大父味書先生卒。

四十七年壬寅、先生年十一歲。初學爲文、效范雲作愼火樹詩、鄉先輩咸歎異之。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年十二歲。八月十九日、母鄧孺人卒。先生少體羸多疾、喪母後、依大母胡孺人以長。

當鄧孺人沒時，先生病瘧，至不勝喪。其後頻咯血怔忡，三十外始稍壯健。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年十三歲。繼母姚孺人來歸於展卿先生。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年十五歲。閏七月九日，繼母姚孺人卒。展卿先生以孺人無出，渴葬之松窠尖祖兆近側。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年十六歲。繼母吳孺人來歸於展卿先生。

五十四年己酉，先生年十八歲。先生自少喜爲古文辭，十八九時，讀孟子書，憮然悟學之更有其大者遠者，

遂不肯輕易作文。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年二十二歲、在江甯。同里姚姬傳先生時主講鍾山書院、姚故待廬先生門人、展卿先生及先生皆受業焉。而先生隨侍講席最久、與上元梅伯言曾亮、管異之同、同里劉孟塗開並爲姚先生所最稱許、世目爲姚門四傑。入縣學、補弟子員、踰數年、補增廣生。先生自二十後、多客四方、生平僅一應歲試。其年學使爲汪瑟庵尚書廷珍。應鄉試十次。道光戊子後始不復應。冬、配孫孺人來歸。乾隆癸未進士諱顔孫女、縣學生、贈奉直大夫諱詹泰女。先是、孺人叔父嘉慶辛酉進士起峘與展卿先生友善、愛

先生詩文因繩於其兄嫂、而以兄子妻焉。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年二十五歲。

二年丁巳、先生年二十六歲、在江甯書院。冬歸里。

三年戊午、先生年二十七歲、授經江右新城陳石士侍郎用光家。按詩集中過丹徒及西湖諸詩、皆由江甯赴江右途中作也。　八月十三日、長子聞生。

四年己未、先生年二十八歲、授經陳侍郎家。　三月、自訂少作文、名櫟社雜篇、序之。其畧曰、周秦以來、諸子各以英資茂實、獵道裂術、散以爲文、咸自久於世。校其畛域廣狹勝劣非一、然莫不本於壹而出之。後世之士專欲工文章、而不務本道術、瞰跬致役於文遊

心竄句、紛紜於百氏之場、於是其人與其言始離而爲二。既以離爲二、則象而累之、雖欲不雜焉不可得矣。今余自集其文、不敢自欺、而命之曰雜、取別於古之以壹出之者、且毋俾後有作者見而笑余、謂同處於雜而惡以議人爲也。又自記云、時余年二十八歲、於後爲學、始壹正其趨向、雖未敢言能立本、而其於雜焉者亦庶免矣。按、是歲惜抱先生與胡雒君書云、植之昨有書云、近大用功心性之學。若果爾、則爲今日第一等豪傑耳。

四月、老子章義成、序之、其畧曰、老子之書、不可謂無見於道、特其用意之過、感衰世澆訛之俗、發辭偏激、遂若顯悖乎聖人。然究其指、不過曰無爲而無不爲、使民無知無欲、以相安於渾樸

無事而已。魏晉淸談，寄心高遠，而制行全與相戾，豈知老子者哉。嗣其道者既尠，善說其書者亦不可概見。朱子自言能得其義，而不欲爲之，則以其說之流有害於道，故靳之耳。夫老子之言固易知也，解之者支離牽卒，是以其義晦。今吾作解，合儒佛之理而通之。其本義則竊取之朱子，其分章則以吾所私見者斷之。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凡求道者，但於近而易知處求之，則得所爲高遠。若於高遠求之，則有迂其難而却阻者矣。老子豈欺我哉。按：先生少時曾著屠龍子，又註陰符經，均未刊，不詳爲何年。老年作詩有發書陳篋訪陰符之句。蓋先生少時爲學無所不適，後則漸歸純粹耳。

六年辛酉、先生年三十歲。授經同里汪稼門尚書志伊家。

七年壬戌、先生年三十一歲、客阜陽王約齋大令署中。

九年甲子、先生年三十三歲、閒居里中。

十年乙丑、先生年三十四歲、授經六安。

十二年丁卯、先生年三十六歲、在江甯書院。姬傳先生邀往、課其長孫誦。　三月一日、次子戌生。

十三年戊辰、先生年三十七歲、客池州。按、半字集齊山及池陽雜詩皆是年作。

十五年庚午、先生年三十九歲、在江甯書院。

十六年辛未、先生年四十歲。江甯太守新安呂某修府志、延先生分纂。

十七年壬申，先生年四十一歲，授經安徽巡撫胡果泉侍郎克家幕中。按半字集和鄧中丞詩自注云：余依果泉中丞幕下凡五年，而贈許竹亭詩自序又云：甲戌秋，竹亭與余相遇於池州太守署，當是暫往閱試卷也。

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年四十五歲。閏六月四日，父展卿先生卒。時先生隨胡中丞在江蘇，不及視含斂。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年四十六歲。十一月十三日，大母胡孺人卒。是歲，先生旅困金陵，賃居青溪祇樹僧舍，自春徂冬。十一月，赴揚州，無所遇，復返金陵。聞大母喪，欲歸不得。除夕，典衾充寺僧賃值，而不能具薪米。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年四十七歲，客宿州。　著考正感應篇暢隱，其序畧曰：嘉慶丁丑、戊寅，旅困金陵，蒿憂

多暇。時寓居青溪祇樹庵，於僧徒几案偶見此書，嫌其亂雜無倫，則亦仍置之。夜思此書立意立名甚美，毋任其以出於道家見忽於世，遂取爲校正，並爲作注。未成，旋於五月赴宿州，乃攜之行笥而卒就之。此序道光辛卯作，因書栅槀於戊寅，故敘於此。自序又云己卯七月，復改爲於廣東通志局，始脱槀。辛卯至松谿書院重取詳訂，刻而行之。按先生是書發明天道人事物理極爲詳盡，又引經義史事及諸傳記以證明之。蓋借感應二字明聖賢正道而辨正俗説之誣，極有益於世教，非如世俗善書可比也。甲午夏，佟敬堂方伯再刻於安慶。丁酉冬重訂增改，三刻於粵東。是歲歸里，權厝大母於灣楊柳樹之墟。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年四十八歲。三月赴粵東。時阮文達元總督兩粵，延先生修廣東通志。先生初任分纂，

於所應編纂者一月内告竣。將辭去，文達留之，因屬以總纂事。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年四十九歲，在廣東通志局。

道光元年辛巳，先生年五十歲，主粤東廉州海門書院。

二年壬午，先生年五十一歲。四月歸里，九月，應羅月川太守之聘，復適粤。按：先生與羅公書俱附刻羅所著嶺南集中。

三年癸未，先生年五十二歲，主粤東韶州韶陽書院。

四年甲申，先生年五十三歲，授經阮文達幕中。著漢學商兑四卷，大畧謂近世有爲漢學考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爲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爲厲禁。海内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遞相祖述，所以標宗

旨、峻門戶、衆口一舌、不出於訓詁小學名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教、一切抹摋、名爲治經、實足亂經、名爲衞道、實則畔道。某居恆感激、思有以彌縫其失、輒就知識所逮、掇拾辨論、以啟其端、俟後世有眞儒出而大正焉。又曰、漢學家所執爲宋儒之罪者有三、一曰以其空言窮理、恐墮狂禪。不知古今能辨儒禪之分、毫釐利害之介者、莫如程朱、豈慮守拙者反爲盜賊耶。其一則以宋人廢注疏、空言窮理、啟後學荒經蔑古之陋。考朱子教人、諄諄於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釋名物、以爲當求之注疏、不可略、何嘗如今漢學家所詈。

其一則曰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於家國。夫自古亡國、以用小人。近世議論專以亡國之禍歸之君子、或謂之曰黨、曰道學、曰講學之家、曰講學門戶、若以此於佞人宦寺、尤當戒者、而不聞一人議曰、某代之亡、以用小人之過也。可謂失其本矣。或云洛蜀黨分而北宋亡、道學派盛而南宋亡。夫不咎蔡京、童貫而咎洛蜀黨、不咎韓侂胄而咎道學派、不咎嚴魏而咎東林、此果爲理實之言乎。學不講則道不明、道不明安必躬行之皆出於是耶。自一身而至邦國、自一物而至萬類、何在非學。何在不當講。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孰謂不當講學耶。又曰、漢學家首以言

理爲厲禁，是率天下而從於昏也。傾敗正道，簧鼓士心，疑誤來學，馴至橫流奔放，人皆失其本心，學術之差，爲人心世道之憂，所關至鉅，非細故也。又曰：余生平觀書，不喜異說，少時亦嘗汎濫百家，惟於朱子之言有獨契，覺其言言當於人心，無毫髮不合，直與孔曾思孟無二，以觀他家，則皆不能無疑滯焉。故見後人箸書，凡與朱子爲難者，輒恚恨，以爲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故凡今之所辨，惟在毒螫朱子，悖義理，誤學術者。至制度名物訓詁之異同是非，自漢唐傳注義疏所不能一，無關宏旨，不強論焉。時阮文達方輯刻皇清經解，以漢學導世，先生以是書上之。按，此書刊

於辛卯而刱稾實在粵東。文集上阮宮保書可證。

八月作待定錄序。先生嘗曰、余所著待定錄於身心性命之旨修己接物之方體驗甚悉。嘗自爲之贊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求仁之術、西河是師。追惟生平、否之匪人。維瘠思善、有獲必新。理本大同、心有先得。俏其雷同、務絕勦說。雖知無文、行而不遠。惟布與菽、其又可貶。匪曰振德、惟以自藁。知德君子、庶鑒余勤。按、是書未梓行、其稾咸豐閒燬於賊矣。又按、己卯歲與姚石甫書曰、先時爲學、亦頗泛濫老釋雜家、或爲之撰述、近反求之吾身、所見似日益明、有所獲、輒劄記之、名曰待定錄、歲月既多、積成七十餘卷。据此、則先生之學至適粵後益專精矣。

五年乙酉、先生年五十四歲、授經阮文達幕中。按、先生在文達幕中、兼閱學海堂課文、有擬作數首、刻學海堂集中。

著書林揚觶二卷、其序

日、兩粤制府阮大司馬既剏建學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首以學者願著何書策堂中學徒。余慨後世著書太易而多、殆於有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因誦往哲遺言及聽見所及、爲十有六論、以諗同志、知者或有取於鄙言也。其終篇有曰、藏書滿家、好而讀之。著書滿家、刊而傳之、誠爲學士之雅素。然苟學不知要、敝精耗神、與之畢世、驗之身心性命、試之國計民生、無些子益處、此祇謂之嗜好、不可謂之學。君子之學、崇德脩慝辨惑、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之於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明體達用、以求至善之止而已。不然、雖著述等身、而世不可欺

也。按此書辛卯冬刊。

六年丙戌，先生年五十五歲，自粤旋里，旋往浙右。

七年丁亥，先生年五十六歲，主廬州廬陽書院。七月，鄧嶰筠中丞廷楨校刊展卿先生屈子正音於皖城。冬歸里，葬考妣於武嶺龍井灣。先是先生家世貧困，曾王父母沒七十餘年，大父沒五十餘年，皆浮厝淹久未葬。嘗以爲痛，立意首葬曾王父母、大父母，次考妣，以爲所以安先人之心者，必如是而後爲得也。及是從父鶴樓始爲卜得一穴於武嶺龍井灣，將葬曾王父母。而是歲考妣攢室生蟻，易材改斂，懼來歲蟻復生，於是從權而先葬考妣焉。又逾數年，從父歎化

又爲卜得一穴於龍眠烏石巖下，葬曾王父母及大父味書先生。其年月不可詳。

八年戊子，先生年五十七歲，主亳州泖湖書院。

九年己丑，先生年五十八歲，客宣城。五月旋里。按，半字集有宣州試院呈張丈虎兒並諸同研詩，是往宣城乃閱郡試卷也。庚寅客宣城，當亦是閱卷。 十一月三十日，繼母吳孺人卒。

十年庚寅，先生年五十九歲，客宣城。 五月，著未能錄，序之曰：閩縣孟瓶庵先生以損益二卦歸之復卦，作求復錄，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凡四篇，用意密切至矣善矣。然不逮蕺山先生人譜，六言爲有始有卒。余參劑於劉孟二書，爲十言以自程，曰謹獨、衞生、修內、

愼動敬事，獨幾盡倫，執義安命，積德。以上十義，昔賢名理名言至精且詳，不可勝舉。今日惟在自家切身檢點實踐而已，不作言詮也。此書未刊。八月二十四日，孫淵如生。

十一年辛卯，先生年六十歲，主宿松松滋書院。五月，著進修譜錄，序之畧曰：進修者，本易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之語以自勖焉也。君子之學，進德以事天，修業以事人，舍是無所致其力。夫百工技藝，皆待規矩繩墨法式模範以成其事，獨至爲人，自孩提至老，任情放意，各以私智蕩性，虛憍客慧，忿慾偏惑，苟妄行之，而無不予聖自狂焉。天下所以少成德全才也。即

少有質美志學者、不得其門、又昧於所從事、誤用聰明、可哀可憫。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夫四子、六經、諸史、小學、近思錄、皆人譜也、吾曷爲復作之。此吾所私具也。義理天下之公、曷爲有私。吾所謂私者、如人皆冠履、視之則同、然而吾所自具者、合吾首、適吾足、必不同於人之所有也。其譜之類凡八、窮理一、密察二、實三、巽宜四、節五、止六、借所七、恆八。此書未刊。

校訂宿松朱字綠先生　書、文集、並作序。

是歲、桐城大水、邑令楊大綸貪婪虐民、民大譟、令遂以民變愬大府、將調兵。先生適在巡撫鄧公幕、急以身家保。鄧公素敬信、事得寢、邑賴以安。

十二年壬辰、先生年六十一歲。二月自編詩二卷、名半字集。後同里胡曉東太守方朔爲刊於廣州。癸巳年刊。四月、再適粵東、訪按察使某公不遇、旋歸。八月望晨、舟過韶州曲江江口、墮水、有對月遣悶雜書絕句十四首。

十三年癸巳、先生年六十二歲。二月赴常州。時同里姚石甫廉訪瑩爲武進令、延先生編校其曾祖薑塢先生範援鶉堂筆記。同里蘇惇元來受業。七月二十九日、妻孫孺人卒。

十四年甲午、先生年六十三歲、客姚公官廨中。時姚爲元和令。按、考槃集有滄浪亭詩、蓋是歲作。

十五年乙未、先生年六十四歲。姚廉訪爲淮南監掣同知、先生偕之往眞州。　八月三十日、孫龍光生。　校援鶉堂筆記畢、書其後曰、古人校定書籍、綜覽義旨、軌示前則、有大體有細意。大體炳諸所裁、細意隨時而發、一出通賢之手、卽爲凡例。故曰自揚雄、劉向、方稱斯職。歷覽古今、若馬鄭賈服、逮於陸元朗孔沖遠等之於經、應孟如徐、逮於顔師古胡身之等之於史、類皆以英敏之資、勤銳之志、識明心專、反覆討論、鑒別精審、意辭方雅、探獲分散、貫穿齊一、周其藩籬、窺乎區蓋、脈絡次第、曲得其指。故每編校一書、所費日力、卽與自著一書等。是以獨步邁俗、無愧雄向。準此

而論求之近人、惟惠氏定宇、何氏屺瞻、盧氏抱經、錢氏竹汀四家識精鑒密、差足與於斯流。顧三家書皆整雅、惟獨何氏之書體例乖俗、殊乏裁製。前人以紙尾譏之、良爲不虛。閒取而衡之、似遠遜後來錢盧二家條理淵密、枝葉扶蘇、精神煥發也。推尋其故、蓋由錢盧手自訂著、何氏出後人裒次、不得其措注之宜故也。蓋傳其所僅傳、而其不傳者與人俱亡矣。是知書非自訂而託之後人、多成增謗、少成減謗、尠不失其指者。先生平日校勘羣籍本、以糾繆正誤、拾遺補闕爲旨趣。使編其書者納於謬誤闕陋之途、遺誚通識、比於誣謗、能無懼乎。編審既畢、特發斯義、以諗來

者，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闕，不敏之愧，重爲口實矣。

十六年丙申，先生年六十五歲，居里中。命門人蘇惇元重編張楊園先生年譜。先生於近代眞儒推陸清獻公及楊園先生，爲得洛閩正傳，惜陳古民梓所訂楊園年譜未盡善，屬惇元重編之，并啟告沈鼎甫侍郎維鐈宜奏請從祀，且爲刊布遺書。

十七年丁酉，先生年六十六歲。二月，復赴粤東，客總督鄧嶰筠尚書幕中。　六月，編校展卿先生鶴鳴集，同里光律原方伯聰諧爲刊行。

十八年戊戌，先生年六十七歲。閏四月二十四日，孫濤

生。八月，刻《援鶉堂筆記》，栞誤序之曰：往歲癸巳甲午，爲姚石甫撰其曾大父薑塢先生筆記，寡昧不學，多所繆盭，浩袤已行，不及剷改，中心思之，如芒在背。一己之遺譏通識，其事小，古義之疑誤來學，則其害大矣。故卽其所已悟者，亟改正於此；其未悟者，則望之來哲。　九月，粵海關監督豫某延先生修粵海關志。　漢學商兌書林揚觶刊行後，先生檢其中尚有宜改正者，後觀書時有所獲，可以補入本條，相發明者，隨劄記於本書之上下方。積久遂多，取而彙輯之，成刊誤補義二卷。十月，序而刊之。　校勘管異之七經紀聞。時鄧尚書任爲刊行，先生於其致疑朱子者

附說於後、以正其誤。十二月、序之。　定族譜義例。先是辛卯歲、已作族譜序、族譜後述。至是寄從父敦化鶴棲及子聞書、屬以譜事。次年修成。

十九年己亥、先生年六十八歲、在粤東。　四月校刊同里胡雒君虔柿葉軒筆記、因撰其行歷、並及同里先輩與展卿先生尤厚者、爲先友記。　著昭昧詹言十卷、論詩學旨要。大畧謂學古人詩當求之於義理蘊蓄、本領根源、精神氣脈、不可襲其形貌、宜力守韓公陳言務去之戒、及山谷隨人作計終後人二語、而又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卷一通論、二卷以下專論五言古詩、漢魏一卷、阮、陶、謝、鮑、小謝、杜、韓、黄各一

卷。八月，序之。刊求

二十年庚子，先生年六十九歲。夏，歸里，文漢光、戴鈞衡及從弟宗誠俱受業於門。　著大意尊聞，以教諸孫讀書行己、制心處事之要道。據獵較正簿序及終制，是書蓋成於辛丑前。

二十一年辛丑，先生年七十歲。著續昭昧詹言，專論七言律詩。六八月朔，序之。刊求

二十二年壬寅，先生年七十一歲。五月，著獵較正簿一卷示諸孫。其序畧曰：科舉八比時文，爲仕進始基，出身起家之切用，　功令所昭，舉世奔命於此。特其源流得失，求一卓然通達解了者，卒不易覯。故今粗爲說之。所謂叩兩端而語空空也。俾汝曹他日不爲歧

遂憒闇不知而亂道者所誤云爾。記　作病榻罪言。先是、十八年客粤時、大臣請嚴禁洋煙、下督撫議。先生著匡民正俗對、陳所以禁之之道、勸制軍鄧公覆奏、不從。英夷公司領事義律桀傲不受約、居省城夷館、先生勸制軍陳兵斬之。制軍慮啟釁、謝不敏。然終反覆生變者、義律也。及是夷人犯順、東南數省皆被禍、大帥多退避。先生時時痛心切齒、因作此書、極論制夷之策、遣人上之浙江軍門。時浙撫卞公士雲與先生相識、是書因卞公上之。惜方議撫、不能用。　十月、自定文集十二卷、序之。同治六年、從弟宗誠爲選刻之。

二十四年甲辰、先生年七十三歲。取古人格言、去其膚

傳約其警切、成一卷、名曰山天衣聞、以示三孫。四月、序而刊之。

二十五年乙巳、先生年七十四歲。九月、同里方仲山大令璋招集里中諸老七十以上凡九人、爲九老會、先生以七十四與焉、有詩紀之。

二十六年丙午、先生年七十五歲。先生前因三世遺柩未葬、盡鬻生産買山。有謀佔之者、邑令史某忌先生伉直、置不爲理。本有一山長講席、以贍朝夕、又與邑紳某譏沮於當事、遂被裁奪、由是貧益甚。

二十七年丁未、先生年七十六歲。合葬祖母胡孺人暨繼母吳孺人於龍眠嶺沖。除日阡成、作詩記之、自注

云、三世遺柩七、今皆畢葬。著一得拳膺錄。已刊

二十八年戊申、先生年七十七歲。七月、作思適居鈴語序。是書取經史所載古今述傳而義未安者、爲之辨論、凡四卷。僅刊首卷　先生晚年詩名考槃集、隨時刊刻。起癸巳、訖戊申。五言古詩二卷、七言律詩一卷。

三十年庚戌、先生年七十九歲。修改大意尊聞、述其指趣。同治五年、從弟宗誠校刊於郡城。

咸豐元年辛亥、先生年八十歲。先是、句容唐鶴泉大令治宰桐城、雅重先生。及移任祁門、延主東山書院、以二月初旬往、門人文漢光、甘紹盤從。五月二十二日、感微疾、與門人飲酒論學自若。二十四日時加寅、盥

洗更衣冠坐講堂。顧席徵斜、命正之。又命僕持簡辭唐明府。漢光曰、先生、心內受用否。曰、甚安。時加申、乃卒。咸豐二年春、柩歸自祁門。其冬、葬於桐城西鄉挂車山吳家嶺祖墓側。　先生貌清臞、長身玉立、神采凝重。少承家學、又受文法於姚姬傳先生。然好爲深湛浩博之思、不專專於文字。故其文醞茂昌明、言必有本、隨事闡發、皆關世敎。詩則沈雄堅實、深得於謝杜韓黃之勝、而卓然自成一家。生平研精義理、最契朱子言。勤於學問、每日雞鳴起、秉燭讀書、至漏數下、始就寢。嚴寒酷暑、精進靡閒。七十後猶不輟。所著待定錄凡百餘卷、自天道治法、物理人情、修齊之敎、格

致之方、省察存養之旨、諸儒學術之同異得失、以逮說經考史詩文小學、無不探賾抉微、析非審是。嘗言、立身爲學、固以修德制行、內至天理爲極、而於入世事理、亦必講明通貫、以待用。蓋天下無道外之物、凡此皆吾性所應有也。惟當知本末先後之次、不可以徧物、喪志勞心、失其大者遠者耳。既著漢學商兌、又慮漢學之變、將爲空談性命、不守孔子下學上達之序、乃著辨道論。跋南雷文定、以砭姚江山陰牴牾朱子之誤。老年尤服膺二程遺書、日夕潛玩。嘗論儒者學聖人之道、徒正不及中。中必純粹以精、而純粹以精、必在於明辨晳。又曰、士君子行已素位而道中庸、

亦曰行乎理之所安而已。使微有感激偏宕之意，則先中。失中則失道。失中失道，君子不由也。又曰，人第供當時驅役，不能爲法後世，恥也。鑽故紙著書作文，冀傳後世，而不足膺世之用，亦恥也。必也才當世用，卓乎實足濟世，不幸不用，而修身立言，足爲天下後世法。古之君子未有不如此厲志力學者也。少補縣學生，鋭然有用世志，凡禮樂兵刑、河漕水利、錢穀關市，大經大法，皆嘗究心。然卒困於諸生，無所試。性仁孝，十二歲喪母鄧孺人，事祖母胡孺人、繼母吳孺人，思慕終身，言及輒零涕。展鄉先生卒時，先生客江蘇，慟己斂未親，誓宜沒於外以自罰。將卒，猶命門人必

薄斂。先世七喪未葬、先生內自疚、親跋涉卜兆、盡鬻生產、營葬畢而後安寢。又修族譜、立祠規、以尊祖收族。族戚交遊門人中有疾病患難者、驚惶憂懼、至廢寢食。自奉極菲、而遇人則厚。凶歲更減食飲、以周困窮。與人交、遇事據理直陳、或面折人非、無所顧忌。虛衷好學、時退然如不足。然擔當世教、辨論學術之純駁、則侃侃不撓。尤廉介、不務進取。邑令以禮先者、往答後、不輕造其室。姚石甫廉訪左遷入蜀、假數百金奉先生爲治生計。及聞廉訪使乍雅、歸券於其家。嘉興沈鼎甫侍郎督學安徽、皆撫軍鄧公方伯佟公景文欲選拔先生貢成均、先生不就試。道光三十年、詔

舉孝廉方正，姚廉訪首以先生行義告撫軍。先生曰、吾耄矣、尚堪世用耶。何爲此虛名也。生平所與交遊皆一時宏才碩學、如上元管異之、梅伯言、宜興吳仲倫德旋、陽湖陸祁孫繼輅、寶山毛生甫嶽生、祁門洪巽甫嘉木、建甯張亨父際亮、同里朱歌堂雅、馬元伯瑞辰、徐六驤璈、姚石甫、光律原、劉孟塗、馬公實樹華諸公、皆最爲縝密。阮文達公初與先生論學不合、晚年乃致書、稱先生經術文章信今傳後。又極贊所撰三年喪辨、謂其解中月而禫眞解搠獲、實前人所未及。其言未出世、莫能知。其言既出世、莫能廢。有功名教、爲宇宙必不可少之言。沈鼎甫侍郎讀先生書、始以不見爲憾。既見、

則自恨年老、不能從學。嘗以告於知先生者。鄧嶰筠尚書與先生論學、稱曰、凡心有所疑、未啟口而君已先發之、覺義理原委更加貫暢。李申耆大令推先生負荷世教、廓清翳障、使程朱之道復明。姚石甫廉訪稱先生老而愈窮、見道愈篤、言義理粹密、有遠過元明諸儒者。又謂先生理究天人、貫穴古今、博大精深、無所不學、知者咸以爲無溢量之言。自客遊四方、主講席及里居時、凡以詩文就正者、既告以法、必進以古人務本之義。尤重實行之士、韶州譚麗亭、同里許玉峯閣修無知者、先生推爲君子之儒。敎人作詩文、必日精讀而出之勿易。晚歲家居十一年、專以成就

從進爲事。從遊者如蘇愲元、文漢光、戴鈞衡、江有蘭、甘紹盤、馬起升暨從弟宗誠、皆以學行知名於時。子二八、聞、戊。孫三八、濤、聞生。淵如、龍光、戊生。皆能世其家學云。先生老年家居、所著書向有陶詩附考、解招魂、向果微言、述旨、最後微言、皆不知撰述年月、今附記之。

福照年十六七時、初學爲古今體詩、得讀先生昭昧詹言、因畧辨塗轍。歲庚戌、以所作謁先生、過蒙獎譽、遂獲時承講授。辛亥春、先生赴郝門、臨行命從往代課其幼孫濤讀書、以家累不克應命。適數月先生捐館、遂不得復見、至今常以爲恨焉。先生

生平行歷具詳所著待定錄中。今已燬於賊。其餘撰述已刊者亂後板片並不存。未刊者稾亦多散失。每念先生之學醕正精博。實近世諸儒所不逮。其行誼本末。不可以不詳。爰取方氏家譜及先生詩文集雜著。從弟宗誠行狀。子聞行述。並同時諸公集與所聞於師友者。述年譜一卷。俾天下之士得以洞悉其質行文章之實。語皆有本。不敢臆撰一字。以蹈誣妄之咎。其四十以前遊歷事蹟多不可考。姑從闕如之義云。同治十六年春二月。同里後學鄭福照識。

太鶴山人年譜

清・端木百祿 編撰
清・陳 謐 補編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尹 波 二審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太鶴山人年譜》一卷，清端木百禄編撰，陳謐補編。民國二十三年瑞安林氏鉛印《惜硯樓叢刊》本。

端木國瑚（一七七三—一八三七），字鶴田，一字子彛，晚號太鶴山人，浙江青田人。嘉慶間舉人，任歸安教諭十五年。以通堪輿之術，召卜壽陵，特授内閣中書。道光十三年成進士，仍就原官。著有《周易指》、《太鶴山人集》等。

端木百禄，字叔總，一字小鶴，國瑚子。道光二十九年拔貢，候選直隸州州判。好爲詩，喜金石文字，著有《石門山房詩鈔》。

陳謐，號木厂（一作穆庵），瑞安人。

此譜爲百禄所作，而謐得之於國瑚曾孫文斌。謐後記稱：「余即其家宗譜及《太鶴山人文集》、端木家集而益以他書所及，略爲補輯，勒成斯篇。凡譜所稱『按』與『補』及『增』者，皆余之所録也。」蓋陳氏之補輯，「於叔總原文不易一字，惟增定《香亭》前後兩賦入正文中，餘皆以小字分隸原文之下」。末附詩文集序、墓表及墓圖序，皆於山人學行有關者，而與叔總原文不相雜厠，蓋其慎也」。譜主深於《易》，阮元極稱之。雖兼通風水陰陽地理雜學，於儒家亦嘗精思，時出「利妨於義也甚，而義又未嘗不須利以成之」一類議論。譜中詳列重要原文，有助展示譜主思想。惟早年所記多文事，涉於學術者甚少。



序

暻子穆庵補輯太鶴山人年譜成、以示余。譜爲山人子百祿叔總所作、其後裔別居瑞安、暻子得其家集、爲補輯之。於叔總原文不易一字、惟增定香亭前後兩賦入正文中、餘皆以小字分隸原文之下。末附詩文集序、墓表及墓圖序、皆於山人學行有關者、而與叔總原文不相雜廁、蓋其愼也。山人少負文名、晚歲乃致精於易、著有易指四十五卷。近人杭辛齋謂有清易學專家如刁氏包、李氏光地、胡氏曉滄、胡氏渭、任氏啓運、惠氏士奇、惠氏棟、萬氏年淳、姚氏配中、張氏乘槎、彭氏申甫、皆能獨抒己見、各有心得。至若焦理堂之通釋、紀愼齋之易問與觀易外編、一宗漢學、而能貫合六十四卦之爻象、無一辭一字不相貫通。一講宋學、而能闡發性理、與六十四卦之爻象變通化合、皆爲歷來講易家之所未有。端木

講曰後記云冶漢宋於一爐一一以經傳互證無一辭一字之虛設視焦紀二氏更進一層尤足以殿勝清一代之易學。蓋其傾倒至矣。山人於形家言最自負然爲宣宗相地適值清祚中微其自營光吳興亦未見有特驗後世遂尠宗其說者。豈苞符祕奧未易窺測抑術數之學致遠而泥歟。余蓋於斯譜重有感焉。方阮芸臺相國視學浙中招選高材生肄業詁經精舍一時人文蔚起彬彬稱盛。而吾溫人士獨尠膺上選經籍纂詁所列分纂姓氏溫郡不得一人。定香亭筆記於所甄拔諸士多所獎借而甌括兩郡所見稱許者唯一山人而已。蓋其時甌中人士專習帖括餘力兼涉詩賦從未有湛深經術能與涼鱣嚴杰洪頤煊震煊諸子相頡頏者。山人處括萬山中獨能開闢風氣不爲方隅所囿不可謂非振奇之士。余讀陳子是編既於山人深致其景仰抑亦見當時吾溫諸

老未能與之駸靳，爲不無遺憾。同光以後，學風始稍稍起，則太僕孫氏喬梓倡導後進之功爲不可及也。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平陽劉紹寬書。

太鶴山人年譜

瑞安陳謐補輯

青田端木百祿原著

府君諱國瑚、（二字陳增）字鶴田、一字子彜、又字井伯、晚年自號太鶴山人。先世籍山東濟甯府、自黎陽公傳四十七世、諱倩者仕宋、爲禮部侍郎。高宗南渡扈蹕至金陵、居烏衣巷。尋遷溧水之留下村荷花塘。至六十七世祖諱潤、當明季、自溧水徙浙之青田縣太鶴山乾乙峯下、世居焉。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府君以三月初十日辰時生。先是、　曾大父芝崖公諱檜、邑庠生、（謐案：端木宗譜檜字筠友、號芝崖。初以商賈起家、讀書能通大旨、於論語弟子章行之若終身焉。配季氏。）隱居乾乙峯下、好讀易、觀卦象、不事箸述、惟口授大父樸山公。　大父諱成章、亦庠生、（謐案：成章、檜次子、配陳氏、楊氏。）　府君生三日、　芝崖公見右胛有赤痣、左掌握大方井文、喜曰、此子

有異相，可傳言易。乃取乾九二見龍在田，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之義，字之曰鶴田。

三十九年甲午年，年二歲。

四十年乙未年，年三歲。

四十一年丙申年，年四歲。

四十二年丁酉年，年五歲。

四十三年戊戌年，年六歲。

四十四年己亥年，年七歲。授易經，孝經，能通其義。大父顧之色喜，益刻苦自厲，鄉里稱爲養志。

四十五年庚子年，年八歲。四月，芝崖公卒。樸山公以遺命進府君而誥之曰，易者象而已，言天地萬物象得理得之。又曰，易卦氣六十四卦，起中孚九二，是起乾九二。易全部歸之大過漸

下歸妹一卦、爲天地終始。此汝祖言易、命以告汝者。府君退
觀卦爻、中孚九二是乾九二、中孚鳴鶴、乾在田、恍然悟大父
命字鶴田之義、即於始生時取象在此。由是謹誌勿忘。
四十六年辛丑年、九歲。
四十七年壬寅年、十歲。
四十八年癸卯年、十一歲。
四十九年甲辰年、十二歲。
五十年乙巳年、十三歲。正月、曾祖母季宜人卒。
五十一年丙午年、十四歲。
五十二年丁未年、十五歲。
五十三年戊申年、十六歲。八月、祖母陳宜人卒。
五十四年己酉年、十七歲。

五十五年庚戌年十八歲。

五十六年辛亥年十九歲。　府君服闋赴試。　時諸城竇東皋光鼐督學至括甚器之擢第一補弟子員評試卷云包括尚書一部。　府君自謂尚書未熟因晝夜誦至二十日卒業盡悉其義。

五十七年壬子年二十歲。

五十八年癸丑年二十一歲。

五十九年甲寅年二十二歲。

六十年乙卯年二十三歲。

嘉慶元年丙辰年二十四歲。我　母陳宜人來歸。　是歲儀徵阮相國元典學至括以　府君品學兼優大加稱賞院試桃花畫虎雨賦有才調斬新得六朝眞意評語經古皆冠全郡旋食餼。相國又以所作括蒼山雨七古屬和。諡案阮文達揅經室集括蒼山雨示端木國瑚詩括

蒼之山，應天符，粵維羣仙之所都。羲皇既遠，洞天閉，何處尚有仙人閭？我來茭嶺疊足望，但見青峯萬丈矗立東南隅。是時仲春已炙，陰巖起蟄蛟龍甦。盤崖百里直到郡，觸石已見雲合膚。一日二日雷車驅，三日四日雨始濡。春城夜聽溜滂沛，青天晝看烟糢糊。遙知風門天井響飛瀑，濺起萬斛光明珠。突林虛巘散成霧，溼氣沍結松千株。棠溪管溪流並急，箭栝不受山縈紆。陽開陰閉復幾日，此時眞有羣靈趨。仙臺福地不能到，誰來示我經輿圖？却喜甌江水新漲，石門山色迎川途。我行寫此示國瑚，有山不吟毋乃爲腐儒。國瑚和章見詩集。試畢，邀　府君至杭州肄業敷文書院。

先是，　府君曾受知於秦少峴觀察瀛。時膏火無以自給，作鶴訴篇見詩集呈觀察。觀察語相國曰：此青田鶴也。乃命居署中西園，使得壹志於學。署中西園有亭，故無名，相國以風定池蓮自在香之意，名曰定香亭，命撰賦。　府君仿六朝體以呈，賦云：謝公水月，杜老乾坤，抗心古哲，怡志名園。榜修月斧，階斵雲根。井惟客轄，市豈臣門。神清藻想，氣馥蘭言。聞空香而入妙，儼寂定而無喧。榜曰定香，亭宜標碣。地展三弓，居容十笏。碧淺檻低，綠

沈屛凸。晨光雨後、三徑草薰。午語晴初、一簾花發。友相問兮冰心。世不知兮仙骨。嘘翰墨以繪林、招烟霞而彌庭。水曲雲平、橋連虹斷。鴨綠頭低、雁紅齒短。露氣沉寒、日光抱煖。苔侵午潤、蝸含紋移。藻漲春陰、魚開影散。簾疊浪而香連、簟含漪而翠滿。人疑陸海潛江、地是蓬壺桂館。亭則宜春、梅花絶俗。塵不凝紅、莓還襯綠。紙帳搴幪、銅瓶臥褥。品逸於仙、心閒似鵠。句淨鏤冰、神清照玉。愛處士之清淺、黃昏過高人於水邊籬曲。綠檻晨潤、朱華夏榮。露白羽淨、霞紅衣明。香空月淡、影重風清。碧筒醉淺、白社緣輕。翠凌波而脈脈、芳襲袂以盈盈。問騷人兮何多怨、愛君子兮不忘情。梧蔭初長、洞陰遠送。碧抱唫蟬、香披么鳳。一闌涼影、彩筆分題。半榻清香、瑤琴徽弄。黃葉烟疎、蒼苔月空。不知秋思誰家、莫道秋光如夢。檐空四壁、竹擁千椽。疎陰碎地、密翠浮

天綠園書幌，青護畫筵，昏黃佇月，深碧流烟。湘枝按曲，玉版談禪。招此君而入座，共歲暮而忘年。時若座拱冰壺，軒懸玉界，金石紛披，琳琅密挂。唾散珠璣，氣澄沆瀣。棋憑客聽，石供丈拜。梨雲蘇軾之詩，蕉雪王維之畫。來物外之清虚，去胸中之芥蔕。高密列座，公幹升堂。擘牋韻僻，擊鉢聲長。虹光躍硯，霞氣流觴。性諧荀令，文述歐陽。蜺頭雲暗，塵尾風涼。句奪五花之篹，心嘔古錦之囊。爲想永和人物，雅宜江左文章。額已留題，碑誰作記。手淨薔薇，心清茉莉。古綠摹文，硬黃搨字。筆花夢驚，墨藻心醉。寶色呈迷，神光電萃。地惜奎璧之區，案是玉皇之吏。（院據端家集補）本有清思古藻，絕似齊梁人手筆評語，一時藝林相與傳誦。故相國贈　府君詩曰：詎是齊梁作賦才，定香亭上碧蓮開。栝蒼酒監秦淮海，招得青田白鶴來。　時觀察重修敷文書院，新建秦淮

海祠、府君各紀以詩。談藝錄：阮文達定香亭筆談云，秦少峴觀察詩敷文書院木棉詩，國瑚有句云：詩人菴老衿。何苦，游子衣寒錠可憐。最爲雅切。

二年丁巳，年二十五歲。秋，阮相國修禊蘭亭，府君與同人賦秋禊詩，見詩集。又和相國秋桑四律，見詩集。是年，按試各屬，即令襄校。

三年戊午，年二十六歲。隨相國按臨各屬，歷遊雁蕩、天台諸名勝，有紀遊詩數十篇。見詩集。相國稱爲奇麗，採入定香亭筆談，以定香亭賦列於首。相國嘗曰，武進陸劭聞遹耀於時賢，罕所折服，獨於子彝心折焉。迨試紹興，以雲漢賦試士，少厭心之作，命府君賦之，亦稱壯麗。談藝錄按：阮文達定香亭筆談云，秦少峴試紹興，以雲漢賦命題，少厭心之作。因命鄞縣章華君槐言、田端木子彝國瑚撰之。槐有云：何日倒傾滄海匯，爲天上文瀾，有時瀉落青霄，流作人間璧水。國瑚有云：秋泛一槎耿耿，閬仙家耕織如常。春涵雙劍沈沈，知武庫兵戈不玩。並極壯麗。居西園，日與名流往來，詩篇成帙。江右吳蘭雪舍人嵩梁游浙，甚相契。

是秋、中式本省鄉試第十五名舉人。典試爲南匯吴白華省蘭、
天門蔣丹林祥墀。
四年己未年二十七歲。正月北上會試、爲本房今吴縣潘相國世
恩薦卷、不售。自運河歸。
五年庚申年二十八歲。春、客温州。　是年、阮相國奉命撫浙、邀
府君至其署。舟至孟家堰、遇潮幾覆、有詩紀事。見詩集　時相國
同年劉信芳閣部鐶之視學浙中、署中定香亭圮、閣部重葺之、
復囑　府君作後賦云：竹裏留甃、花間住杜。梨趁香山、梅招水
部。芳心易孤、勝事誰數。安石寄閒、歐陽愛古。明月共壺、清風接
塵。既翰墨之有緣、豈烟霞之無主。亭有定香、著名已早。風月依
然、林泉恰好。竹瘦椽疏、松新瓦老。秋暖蟲宜、春寒花惱。雨到綠
生、風來紅掃。人夢湘雲、客吟池草。覩光景之泥人、忽芳馨之盈

抱。於是修階、礦廣槾亭。高低酌檻、疏密安櫺。斧痕借月、石影分星。春梁待燕、秋案留螢。閑書碧亞、簾寫紅丁。鶴迎秋而已悵、蟾入夜而何扃。屛冷則雲窺雙白、簷虛則天抱四青。水鑿玻璃、翠通窈窕。冰上敲菱、鏡中刈蓼。流杯分池、浴研添沼。航比鷗輕、磯共鷗小。花氣醉魚、沙痕篆鳥。雨白荷秋、烟黃竹曉。縮圓嶠於座中、拓仇池于壓表。塘圍錦砌、橋匝芳隄。星塡漢淺、虹臥秋低。花垂雲曲、柳搭烟齊。蘭扶黑醉、桂試紅題。響來木屐、影隔花梯。吟綠波兮天上、餞紅日兮亭西。爲竹添山、緣花布石。岫雲吐青、峯月窺白。蕉額纔方、松身只尺。翠點盆秋、香生瓶夕。鏡前之湘草春紅、壺畔之石蓮夜碧。安排春事、調護芳時。花連蟯徙、樹帶禽移。竹量笛料、桐酌琴規。籐長於格、菊瘦似籬。買猿守果、呼鶴種芝。紅飛蕉鼠、綠放荷龜。圖離騷之麗句、搜花木之新辭。故當紅

影初晨、綠光正午、蜂拈碧香、蟲墜青縷。選荔應圖、寫蘭入譜。池容鷺漁、林借鶯乳。蝴蝶黃兮春風、蜻蜓綠兮秋雨。吟芳草則兩字鷓鴣、悵落花則一聲杜宇。更選佳客、共此秋光。園吟蟋蟀、谷寫篔簹。評琴似穎、說劍如莊。黃花四屋、紅葉一牀。槐青雨冷、藕白風涼。鴛影秋而人憶茗雲、雁聲夕而客夢瀟湘。坐久移時、重來憶昔。碑記舊摹、牓看新畫。鴨綠添鑪、鳧青留舄。帖試鉤雙、韻探珠百。橘露千頭、茶風兩腋。畫憐顧癡、香愛荀癖。似佛頻趺、比仙非謫。異小隱之在山、愛主人之如客。雅宜醉白之堂、更稱草元之宅。陳據端木家集補。有先後雙絕之譽。　冬、北上。

六年辛酉、年二十九歲。二月、子大雅生。時　府君留京師、身弱多病、作嫲病鬼詩。見詩集

七年壬戌、年三十歲、會試不第。六月、自京師歸。前一日、子大雅殤、



始終未之見也。

八年癸亥，年三十一歲，掌教蓮城書院，十屬赴課生甚衆，並多在院受業者。時王穎山太守續著有古循吏風，其題一覽亭楹聯有云：看今日民風土俗，問七年太守何如之句。與府君以詩文交甚契。次年解任，滿人時雲崖敏守此，折節禮士，並工書畫，與府君文惟契洽。夏初，阮相國奉旨視兵甌括到郡，事畢，府君以詩謁見，即邀同游石門，有詩紀事。

九年甲子，年三十二歲。

十年乙丑，年三十三歲，客永嘉。

十一年丙寅，年三十四歲，八月，子嘉議生。

十二年丁卯，年三十五歲，八月，赴杭州，便道北上。

十三年戊辰，年三十六歲，會試不第，大挑一等，引見圓明園，用知

縣。府君呈請改教職。八月、樸山公卒。府君在京聞訃、星奔回里、哀慟幾絕、因窀穸未安、究心形家言、境內諸山、躬親陟歷殆遍。

十四年己巳、年三十七歲、掌教中山書院。有新修中山書院記。

記云、國家教化之大、惟學校書院。學校設於朝廷、而書院則設於官府。故學校者、非士著籍、無得登乎其堂、而書院則雖野之童、而執卷者、皆得進於其列。是則學校之教尊、書院之教親。親者近人、其效視學校爲易睹。而教之興衰、固居是官府者之事、而亦其鄉之士大夫者之任也。甌郡自宋儒王儒志先生講學、始有東山書院。至本朝乾隆二十七年、郡守尉城李公始置田畝、而移其址中山。閱今四十餘年矣。余未到郡之前、前守長白廷公議修書院、擇主者、皆曰郡學生陳生遇春可。於是畀白金百、授以事、而廷公已解職矣。陳生卒終其役、而其貲蓋一則倡之廷公、四成之陳生也。余既到郡、爲延師課士、求廣膏火、而書院款入年侵月削、百事不供。延爲擇員接括、期益士人以無忘尉城李公之舊。是余事也。余因思聖賢設教之心、止爭義利。而風俗之壞、由亦止同義利。今人徒勸以義、則莫不正色而任之。及非其利、則又無不隱忍而辭去。利之妨於義也、甚哉。然而義又未嘗不須利以成之。故學徒既集、而舍之草間、能安其鼂日乎。安其鼂日矣、而謝之膏蘇、能安其猛起乎。故夫教事不具、

郡守司與鄉先生之過也。而執業不進，則又諸子弟之事也。方今國家養士深厚，設澄學校以重其事，又崇夫郡與縣之有書院，以廣其教，則凡士之敦淳而成于學者，宜無不扶翼良適義而遠利，以興起育志，言於善之路，研積之處，淳講求于聖賢之方，以崇風俗之本，而後書院之材，迺學校之材；學校之材迺國家之材也。是則國家之所需者學校，儲之學校之所儲者書院成之也乎。書院堂室若干楹，若干田畝，已列舊記。其修日嘉慶十四年四月朔日，廷公去郡之月也。落成則七月望日，余到郡之第四月也。蒙撰太鶴山人文集補。

十五年庚午，年三十八歲。葬　樸山公於蕭陽之原。是年服闋。府君念大父遺言，及　樸山公述訓，究心易學，于十翼象告情言悟徹至理。六月，子嘉議殤。先是，曾大父拾得象牙猿鈕印，文曰嘉議大夫，用以爲孫小名。是年，府君於書篋內見印，嘉議字裂，膠而存之，竟爲惡兆。冬，北上。

十六年辛未，年三十九歲，會試不第。四月，自京師返，過闕里，訪孔壁古文。上嶧山，觀李斯刻石處，游蜀岡，登焦山，訪支硎樵古

鼎，訪瘞鶴銘而還。是年七月，次女生。

十七年壬申，年四十歲。時青田大饑，府君籲請邑尊開糶，以振貧窮，人頌仁言利溥。秋，客橫陽，主蘇石緣居士璠家，爲作大雅山房印譜序。序云：橫陽蘇氏石緣居雅山之足，構池館，聚圖書，其兀然自肆於古有年矣。余遙聆之而未得覿其概也。①己巳，客永嘉，過之松臺。辛未北遊，共自燕而魯而吳，過闕里，想孔壁古文；上嶧山，觀李斯刻石處；登焦山，撫古鼎，訪瘞鶴銘而還。壬申，始偕潘氏彝長至橫陽，得息其園林而樂之，怪其雲容石狀，咫尺靈變，而有以知其中之多奇也。亡何，觀主人藏書處，壁榻俱滿。又出所作隸古，所作印數百石，與商榷之，燈每至曙。其時大風雨三四日夜，秋氣如海，余三人矻矻而忘之也。其所擇印，主人命志之，以爲一時之鑒會也。余亦以爲余今日之遊適，固余二人之曩所期思，而今諧之者也。余志之，非瑣瑣爲印然也。彝長曰：是乃所以爲印也。主人且爲何如？陳摭平陽縣志增。

十八年癸酉，年四十一歲。北上天津，客李石農觀察鑾宣署中。謚按：項霽且甌集癸酉送端木國瑚入都會試三十韻：鞶鼓青齊急，衣冠終闕遙。將行蒿目道，又駕一封軺。夙羨風騷客，人推學藝超。詞林俱退舍，文苑看高標。懷識辭章麗，箋賞典籍調。名賢爭揖軼，身世尚漂搖。書屢賓黃耳，裘曾敝黑貂。輕裝仍虎僕，行笈

復牛腰。幸值明良會、宜賡旌組招。卿枚欣接踵、丙魏况連鑣。下士公輿盛、奇才藪澤饒。攝衣文足用、補袞職無驕。共慶龍飈舉、何期犬吠堯。常陳光不變、帝座犯逾昭。入夜然烽火、衝途響斗維。雷聲蓿凍馬、風勢壓盤鵰。傾蓋思前度、歌驪又詰朝。揚眉嘗負俗、把臂忽相邀。未謁癸辛里、先過丁卯橋。雕龍辭涉臘、捫虱狎漁樵。山水供蔓屐、田園付一瓢。引錐心已券、舞劍氣難銷。捉手思張翰、遺鞭效繞朝。京華塵衮衮、鄉國路迢迢。寒色幽州日、流澌澥海潮。瑩懷能久褐、桐爨不終焦。月讀鷩江泌、星占識伍喬。承明需著作、揚厲侍謌謠。儻入金閨籍、行稱玉署僚。賢臣應獻頌、漫賦漢宮簫。

十九年甲戌、年四十二歲。會試不第、歸過天津、李石農觀察邀遊芥園、同徐貽山進惠、劉鷺羽韶、有詩紀事。見詩集

二十年乙亥、年四十三歲。時選湖州府歸安縣教諭。謹按、項氏且甌集乙亥青田訪端木鶴田詩、鶴立風裁好、青田寂寞濱。爭名寧避俗、抗節豈謀身。經術他年重、文章此日珍。脂膏難自潤、愁作折腰人。秋客羅陽。　是年、納側室葉氏。

二十一年丙子、年四十四歲。五月、到歸安任。　繼祖母楊太宜人就養署中、缺既清苦、食指又多、時有空乏之慮。然矢志寒素、不

妄受一錢。士有志于學而力難自振者、往往典質以資給之。地方有獨行異節、有關名教者、輒首先捐廉倡率、以表彰之。迄今湖之士大夫猶切去思焉。

二十二年丁丑、年四十五歲。

二十三年戊寅、年四十六歲。

二十四年己卯、年四十七歲。　是年、有上阮相國書。書云、國瑚頓首、久不奉牋記、自顧駑下、不能舉辭。居學官無事、竊欲立六經一說、依附傳後。自念假手于人無用、何用之。天下有用書古今盡在、且用不能、顧求爲人用乎。又念古今書有易言易盡者、有難言難盡者。苟質敷心勤、雖繁重、悠遠、天地積算、布指可得、以理象驗法習成、故也。天下有其理、理不傳、有其法、法不傳、天下竟無從傳者有二、天地律書聲音不有其人、天地葬書理氣不有其人、二者皆在易也。律書其人知治亂、不能爲治亂。葬書其人知盛衰、能爲盛衰。顧聲音一道、古瞽師以爲守、儒者尚從而習之。理氣一道、墓大夫不以爲教、儒者盡從而棄之。儒者好以名物爲議論、苦以成亭爲規模者也。六經中、聖人常言、天下萬世常用可也。聖人不言、天下萬世不用可也。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下萬世遂以不盡其言、不盡其意、不盡其用可乎。聖人不盡言何



言。不盡意何意。天地陰陽也、聖人不可使天地陰陽人人知、人人原又不可信天幽陰陽、人人不知人人。不用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天地陰陽也。葬也、聖人不盡言不盡意之數也。蓋大夫不以爲教者、防俗失、止禮棄、聖人言隱意者也。不然葬取大過、天地陰陽盡乎易矣。聖人豈無言而言言者乎、以易常理言之、中正而已。中正則於身於家國其象吉、不中正則於身於家國其象凶。聖人言之天下萬世守之而無不然者也。聖人取大過陰陽中正而已、中正則陰陽和、天地山川小大生人、于家于國爲正、人于天下久長、不中正則陰陽不和、天地山川小大生人、于家于國爲不正、人于天下衰敗。此自然理也。家國大者自在天地、天地何爲而然、非陰陽、乘天地然乎。聖人以人所不能與而後聽之天地、不以人所能與而皆聽之天地也。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何能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何能也。人謀生人之始、鬼謀生人之終。人謀鬼謀生人之終、謀生人之始也。皆在天地陰陽設位中、聖人成能百姓與能者也。蓍龜②易取象者、易取數者、幽明之故而幽明生死之說而生死、非蓍龜能也。象陰陽龜是象數陰陽蓍是數。聖人告之以蓍龜之象數用陰陽不當復以陰陽之象數用蓍龜矣。莫大乎蓍龜、用蓍龜、家數爲用莫大者也。用莫大乎聖人也。稱嘗謂易不可以常理常象說、必究明天地陰陽死生之故、及陰陽五行之數之象之氣、六十四卦知五行之氣所以通五行之數所以配五行之象所以成一卦、互交何卦、正互何卦、對待何卦、反對何卦、顛倒何卦、錯綜何卦、先後天何卦、上下序何卦、而後其象可得而睹、其理可得而言。然一卦出入數卦、其數卦又各

自爲卦。欲説一説以見陰陽之用、而又不能如用火用木、不見木不見火、聖人立象以盡意、正此意也。瑚不揣箸周易葬説一篇、據易説葬意也、借葬説易象也。易陰陽不能説説葬、易陰陽明。葬陰陽不能説、説易葬陰陽明于説易、説乎其端、易當如是説。于説葬説乎其底、葬當如是説、從儒者言希夷先後天理即其理、周子太極象即其象、邵子經世數即其數、從術者言郭氏經即其經、郎氏楊氏書即其書。指南二十四字、代卦爻推衍陰陽當位不當位、卦爻相雜成文、易雜卦盡在焉。取諸大過、聖人之情見乎辭。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信夫天地易簡而已。大過、陰陽易簡而已。天地相似、聖人成能、易簡而已。百姓與能者、也。儒者皆不肯言、謂聖人不言也。聖人不盡言、言不盡意、不盡何謂也。生生之謂易、不盡生生也、是以大生、是以廣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葬生人大本、陰陽生人大用、易百物不廢、生人大用生人大本。易生生、廢生生、陰陽于何用之。易人用之、人道地用之地道、天用之天道。人仁義、地剛柔、天陰陽、用人、廢天地、不用非易也。人始于天、終于地、始終於天地、而人不能用天地、非易也。儒者不肯一人言、何以故。謂吾道非彼術也、不知易體之爲道、易用之爲術。聖人不言所利而用爲道、常人利而用爲術。道、不道可不明。以故道之體顯、道之用隱也。術不可不慎、以故術之用顯、術之體隱也。儒與術各不相習、儒者離乎用以天地爲虛術、者離乎體以天地爲僞。是故道無術不行、術非道不可用矣。世葬書術而非者非易也。世人殉乎其中、俗失體棄、犯聖人之慮、而又不得陰陽之用、生人大害也。非夫聲音一道是不足爲治、非是不足爲亂、而可從其是非是也。易陰陽是則是葬易陰陽

非是，則非堯孝子於親，仁人于天下，非葬不可者也。儒者奈何不推本大生廣生之說，少傳易道之用於後世乎？聖人天道命不傳，傳其不待告。易告後世常在也，其人儒者自爲之，庶乎可也。蔡請此篇生人有用者于易說乎其端，而天地陰陽之用可說此而盡其變矣。敢錄上，俟閒暇易覽焉。讀讀太鶴山人文集。

二十五年庚辰，年四十八歲。會試不第歸。

道光元年辛巳，年四十九歲。周易指始屬稿。先是，府君學易十有四年，嘗云：易家言漢言宋，各究心病，其於聖人言皆無左驗。廢然反之易，惟十翼是問，何謂象告情言，聖人不欺余，辭所所③之可也。易六爻文始終具六爻，質易一封④，質之諸卦，易一經質之聖人諸經及古微言大義，同乃敢信，諸心明諸掌。至是，撰著易指，又十有六年而稿成。　是年十月，爲長洲顧沅作賜研堂叢書序。序云：余于山一升岱之巓，窺碣石以東，蒼蒼而不能諦也。欲捫天柱，拄杖玉女之盆而趾告頓矣。倒囊出閶門市，泥車瓦狗，不足于兒戲，而欲問大秦之耳璣于闤闠之腰，玉藏奴哇其笑矣。習辯穀之方，無腸者三日，受命監大官廚，叕杯水

戲鼠。果然不信。始皇暨食能畢六國。余之於書大抵然矣。一寸之目。一鏤之心。昏如瓠。鈍如椎。其不足以矚九天之上。窮九地之下明矣。長洲顧子湘舟方大鏤書以苦余。苦余則然。世固有空洞之輩。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帶芥。顧子或不能苦之。而徒以苦余。無容也。雖然。余亦自有我法。顧子不能苦余。而反以助余快。何者。長夏之次。樹蔭百丈。大寒之廬。綵幕一重。茗椀長設。地鑪復開。周公之夢方醒。孔氏之談亦倦。抽此一編置之膝上。未嘗不如清風來。溫尉沃也。此時也。顧子之書又何異華氏之青黏漆葉。體一不快。而投之五藏。利三蟲去也。則欲以苦余。余而竟何如。迺方聞者不然。方且責其殊義詭制。纖詞進仲舒之說。用李斯之計。則吾輩荒陋之黨。利之而雕龍騶談天衍。搖然其不服。二者未得其平。余又起而調之。觀河海者之遼目。不得議鬆霤趵突之非水。而宴曲室者之窈耳。奈何厭明堂大會之适石噌吰也。顧子但擇而行之。賈胡剖腹以藏珠。有好之者。毋譏異同之說。說不休也。顧子近闤門之市。余嘗斜囊過者。貨別隧分。不貲之物。中國勿名。豈以寡人多而罷市哉。陳據太鶴山人文集補。

二年壬午。年五十歲。 府君初次俸滿入都。謚按：方成珪寶研齋吟草自識有云：道光壬午。偕端木鶴田出都。車中同坐。相與談詩。鶴田謂余曰：子從事於詩也久。亦知詩之不易言乎。觀理不精。則無以深其旨趣也。讀書不富。則無以壯其波瀾也。非偏識乎古今之體裁。則無以通其變化。非辭調乎陰陽之氣脈。則無以養其中和。故人人

言詩、而詩之途寬。亦人人言詩、而詩之途窄。篙田固深於詩者也、而其言若是、此則可以知國朝論詩之旨矣。

府君病堪輿家三合元運之蔽於俗說、纂周易葬說。後序云、天地有用書、六經已耳。其他有用言、用六經已耳。六經之用皆道用、而民咸用之則成乎藝。是故藝者皆道之至精者也。神農作本草、黃帝之臣作素問、本草、素問、於後世藝文出雜家以下。古聖人如神農、如黃帝之臣、豈無可以爲天下後世。而是雜家下者爲不知。爲天下後世莫先於濟生、莫先於救死。不足濟生、不足救死、詎出六經、無用也。醫書生死然矣、葬書其生死於醫書何如。葬上世不封不樹、後世聖人封樹可也。蓋取諸大過、何取諸大過而葬之道盡乎易矣。通乎易、不必知醫、通乎易、未有不知葬通乎易、不必知醫、所以上世有本草、素問也。通乎易、未有不知葬、所以上世不有葬書也。今醫書難者、人人讀、人人可解、讀久而愈以解。葬書難者、人人讀、人人不解、讀未久而人自以爲解、人人不解自以爲解、爲天下後世生死也大矣。不避狂瞽、注葬書四篇、法是葬、理是易。又本李易作葬說、郭氏、楊氏來、未一人言、庖犧、文王、周公、孔子明明言者。乃在六經內也、由乎此則由乎生之道。不由乎此則由乎死之道。易死生之說本然也。死生之說本然天下後世何可不然、不然非葬也。道乎、藝乎、有用乎、無用乎。葬雜家以下者也。予亦第出雜家以下、用六經之用於天下後世而已矣。陳據太鶴山人文集補。

嘗又取揚曾地理元文一書釋之。自序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也者、

中天地而立三極之道者也。人自其道非仁無處，非義無行，則不求之天地而天地之陰陽柔剛曰與人之仁義立而三，人之道豈有不存者乎。是則取諸大過之葬，何必問陰陽柔剛之於天地何如哉。然而聖人之訓天下，不外乎世人之心。故積善之家不曰積善而已，而曰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不曰積不善而已，而曰必有餘殃。餘慶餘殃者，世人皆有之一心。賢子孫之於祖父，賢祖父之於子孫，其心皆餘慶餘殃者也。華可以有慶，何弗爲我祖父而有之。苟可以無殃，何弗爲我子孫而無之。積善之家而曰吾積善，不積不善之家而曰吾不積不善，而責有善之慶無不善之殃於天地乎。必不敢謂然矣。然則葬也者，慶與殃之大者也。責之冥冥，吾既不敢已；信責之昏昏，吾又不敢人信。然則如何。通天地人之謂儒，人而儒也，仁義不知乎。陰陽不知乎。剛柔不知乎。陰陽剛柔，葬之道也。葬事親之大事也。立人之道仁與義，此仁至義盡事也。儒乎儒乎，可弗知乎。陳據太鶴山人文集補。　是年冬，同年徐鹿苑明府樓郎迪惠至，爲製序文，尋刊行於江右。

三年癸未，年五十一歲。　是年出都。謚按：龔自珍定盦詩集有癸未送端木鶴田出都詩：天人消息問端木，若書自署青田鶴。此鶴南飛誓不回，有鶯送向城頭哭。鶯聲相逢會有時，各將高名動寥廓。君書若成願祕之，不爲三山寘五嶽。七言一首。上條方說壬午出都，疑誤，據此詩。

四年甲申、年五十二歲。是年三月、納側室林氏。鹿苑明府邀
府君至紹興、游禹穴南鎮。時將赴江右、握别而返。冬十二
月、子百祿生。
五年乙酉、年五十三歲。注易指六十四卦具。
六年丙戌、年五十四歲。
七年丁亥、年五十五歲。易指十翼及圖象具。是年六月、杭州龔
定庵⑤舍人自珍問易題解、以向易説所無者訪 府君、詢所注
易大義説數條。府君以乾初九不易世一節説之、舍人以爲
聞所未聞云。七月、湯雨生都督貽汾官湖州協鎮、以詩文相
往來、甚相契亘。又作易圖數紙上阮相國。冬十二月、子百
禮生。
八年戊子、年五十六歲。府君二次俸滿、赴省驗看、兼送鄉試、居

吳山回任。嘗注易於尊經閣下，顏曰易堂。謚按：端木宗譜在湖州歸安縣學署中。

五月，得一異石於階下，大不及升，如毋追形，其光黝然可鑑，儼一小嶽阜，徑路上虬松芝草細紋縷刻，一面麟龍鸞鳳皆凸凹刻狀，即以易筮之，得坎天玄之卦。是日己亥時辛未，適　府君生日時甚異。嘗言昔宏成子得一文石如鷰卵，呑之，後授五鹿充宗易，遂爲碩儒。此石得於易堂，其或天以注易十二年之久，先錫之瑞歟。

九年己丑，年五十七歲。

十年庚寅，年五十八歲。正月，三女生。　是年，會朝廷欲改卜萬年吉地，諭宗室大臣各舉所知精形家言者。那制軍彥成、禧尚書恩於言肆得楊曾地理元文注以獻。上問近臣知此人乎，曹文正公振鏞對曰，此是浙江名士，臣久聞其名。於是廷寄浙江巡

撫劉公彬士號筠圖召之。六月初十日恭奉上諭朕聞浙江歸安縣教諭端木國瑚通曉堪輿著劉彬士即傳該員到省飭令來京務於中秋前後趕到將此諭令知之欽此。時鹿苑明府以江西泰和令同被召。府君即抵省巡撫劉公遣武弁送至京。府君將遠行移家僑居溫州瑞安。八月初五日圓明園投文命送禧恩公直廬中。秋鹿苑明府來京亦同住。時上看元文首篇江東一卦等語屢蒙傳咨註義謹即條對具疏幷作一圖上之。廿六日隨同欽差大臣往西陵相度三十日進泰陵九月初一日逐日周覽。府君以北方土性高燥砂石水風之患往往有之。而身膺相度者既求形勢之合又宜悉杜此患方有當於萬年永固之義。既看有蓮花山老龍潭諸地而同時保薦相度者亦擇有望仙山六道灣大灣峪等地。府君謂望仙山下面是砂

水、六道灣有界水四道在穴水内、大灣峪其左肩上兩峽龍去肩上、兩灣水反弓而下、決其無氣到穴。初、同事仍不信、及針土、望仙山穴俱白砂、大灣峪穴俱黑砂堅石、三地皆不堪用。乃以府君所擇老龍潭地上之。老龍潭地後龍四重大帳到穴、龍身百八節、左右夾龍發源、水收過穴前合襟去、竟爲龍穴水三字全、　府君列在次取。而蓮花山地五曜歸垣、穴以爲非常大地。當事者不取、遂置之。　十月十四日回京、移住浙甌館。時鹿苑明府遭母喪回籍、惟　府君一人留工、有公事則往、暇則闔戸注易、一時朝貴罕識面焉。

十一年辛卯、年五十九歲。二月二十二日、上謁西陵、臨覽萬年吉地、親自登頂高上、把羅經對向。聖意大悅、賜名龍泉峪。二十三日在秋瀾行宫、恩給六品頂戴、以内閣中書陞⑥用。又蒙賜御用

袍褂四身。二十八日、到內閣漢票籤處轉事。　三月十九日、又派擇阿哥福晉地。　十一月初三日、隨同欽差大臣扦萬年吉地。初八日開穴、正中開六尺許深、留見方一丈外、前後左右皆開至一丈二尺。土先淺黄、至五尺深黄、紫氣堅細光潤、有四五丈寬。横開二十丈、皆堅土。兩角畧有石、俱五色可鋤而穴。前後亦開二十丈、皆堅土、無石。穴中每開一二尺、即黄袋盛土。至一丈二尺、黄袋盛土六號、即具說進呈。上喜知吉地已扦、有吉土也。　十二月、引見補缺。十四日召見、詢及龍泉峪形勢及祖籍年歲甚悉、奏對皆稱旨、三時許乃出。　府君自言生平厲志於學、本冀通經致用、今以堪輿微技受主知、初非本志也。惟敬謹從事、盡心以報効焉爾。

十二年壬辰、年六十歲。移住下斜街全浙會館藤花書屋。會試昆

明池淪庭舍人生春得　府君嵩薦之評云運以生筆澤以古香合觀三藝於易學尤邃戴金溪司寇亦激賞之時主司持議不一卒見遺

十三年癸巳年六十一歲會試中第十三名進士時歙縣相國爲正總裁儀徵相國以雲貴督入覲副主禮闈皆平日曾受知者人皆傳爲美談房師爲華亭沈舍人第應殿試第三甲第三十八名謚按方氏寶研齋吟草癸巳喜端木鶴田國瑚登第詩云定香亭號蚤知名垂老方爲得意鳴一卷青囊書舊譯三春紅藥句新成淸標合對芙蓉鏡冷味全拋苜蓿羹猶有當年風骨在衆中長揖見公卿引見以知縣用府君呈請注銷改歸內閣中書先後三辭縣令

十四年甲午年六十二歲

十五年乙未年六十三歲九月次女卒

十六年丙申年六十四歲撰周易指畧卦畫六十四卦井井於易

性命理得，乃象而已。易全部本末終始，歸之大過、漸下、歸妹一卦而已，皆不出曾大父所命者。（諡號太鶴山人又集國朝自嵩扈易指後云余家世業易）先大父雲友府君（林守韞）隱居青田乾乙峯下，日觀卦象，歲久，欲有撰述，數年老，等謂且待後人。余於諸孫生，生三日，抱見大父。大父見右所赤誌左手掌，握拒方井文，大父喜曰：「此兒能成吾易。」乃字之韞田，名曰（鉆），故余名字乃從始生時大父命也。六歲、七歲，授易經、孝經。九歲即大父辭世，爲年七十有三。及余少長十四五，方有知識。先父樸山府君（大父諱易教父名識易 六位言下二字父韓）始以大父遺言進而命之曰：「易者象而已，言天地萬物象得理得之。」又曰：「易卦氣六十四卦起中孚九二，是起乾九二，易全部歸之大過、漸下歸妹一卦，爲天地終始。此汝祖言易命以告汝者。」余聞，茫然退而觀易卦爻，中孚九二是乾九二，中孚鳴鶴在田，恍然悟大父字余韞田，於始生時取象在此，即可知卦觀象法在此，而其時忌之不通，且亦謂待後日。於是二十三十走聲譽途，涉獵傳記，家工詩古文辭百氏，皆從事學盡屬雜。至三十六歲，先父辭世，終喪，乃念先大父遺言，乃父所以重命余者，廢然反之易。易家言，世人謂漢謂宋，各究心疾，其於聖人言皆無左驗。又廢然反之易，惟十翼是問，何謂象告情言，聖人不欺。余辭指所之可也。易六爻文始終具，具六爻質易，一卦質之諸卦，易一經質之聖人諸經及古微言大義，同乃敢信諸心，明諸掌。如是十年，然後起道光元年，歲在辛巳，撰易指，始閱四年，六十四卦具。又二年，十翼及圖象具。其於易，在在求言有據，行有效，聖人

不盡言，不盡意，求至聖人元文字易，反復七於天地萬物⑦，思盡
後止。迄道光十六年，歲在丙申，撰易指畢。而易卦畫六十四卦
井井，於易性命理得，乃象而已，易全部本末終始，歸之
大過漸下歸妹一卦而已。皆不出先大父所以命余者。　是年
梓成，即有歸志。

十七年丁酉，年六十五歲。春，朝鮮金秋史侍郎正喜託其朝使申
翠微尚書在植及隨使李藕船尚迪致聯語通問，且曰：君所作
定香亭賦，東國人皆傳誦，慕名已久。　初申尚書出使其國時
諸老餞有詩，皆囑其到京請　府君序之。序曰：古詩章四牡、皇
華，使臣之詩之始也。
烝民、韓奕，仲山甫出祖，吉甫作頌，韓侯出祖，顯父餞之，餞行之
詩之始也。風雨蔓草至七子賦詩，不出鄭志，則邦國主客相遇，
以其國之詩，見君子，是好問，又其始也。古人詩皆言眞已耳。今
人詩求雅言眞已耳，眞則數千載上古詩人如吉甫皆得見之。
詞曼，萬里外，今詩人能如吉甫，亦皆得見之，古不遠，今不遠，而
共日暮共戶庭，皆相見可矣。今東國爲古聲教之地，我朝聖人
日月還覆，京國同之，六土其詩教盛固宜。丁酉歲朝正月，使擇
其國碩臣名學，得尚書申公。一時重其使國之位高才美者若
數公，皆餞之詩，其詩七律，從同俗，其律一韻，從同聲，其敷陳也
華好其辭，造也質直子，是申公率以來正君子之光，彬彬若矣。

翊處京輦下，止識閉戶，豈能有聞於代。而東國諸公爲以詩性情之故，于其國乃真聖外聲應求同心之言，登諸簡而過以虛聞。予翊申公且行，請以言。此胡致然。非當今環瀛海如比戶，而何有于默處者特求其一言如是。用是翊不敢自距遠，忘其愚私，載筆以申東國諸公之美，見其我而來者，皆性情眞有不可已於詩，而國風俗在之故，言于使臣餞行及夫主客通好問，皆與古詩章之義有合，以著其今之盛。是以爲之辭而書其首。㨿太鶴山人文集補。并求詩文經注手蹟，俱喜服而去。謹按：詩集有諸朝鮮宰翠微尚書請相見長春寺爲講大學講易詩一首。端木宗譜載申尚書和詩云：羲皇畫後聖人經，我得尋言見範型。可與言詩端木子，行將歸臣少微星。先天氣理尋初白，高士流芳簡欲青。千載相新心一片，山門茶熟已遺靈。

三月，秩滿告養歸，過河南，留住瑞安洪敍堂守彝甯陵署中數日。過揚州，爲阮相國留置多日，邀遊甘露、竹林、招隱諸名勝。相國又囑擇地以爲壽穴，乃擇定雷塘一處。瀕行，相國贈聯，有班固屬文傳兩賦，虞翻夢易得三爻之句。

五月，回浙江，自吳興抵靑田，謁祖墓畢，至瑞安居家。時嘗訓百祿曰：易指之書，爾長大當知先代隱澤，以業易爲家學，俾長勿

忘。至余研思索微、頗費苦心。在地爲山長青田正誼書院二年、處州蓮城書院二年、爲教官歸安學署十四年、官中書、浙會館紫藤精舍謐按：端木宗譜：此在北京下斜街國瑚任内閣中書時所居也。七年。於易共二十六年、成書四十五卷。今剞劂告成、余亦且老矣。易草本前後若干束、欲瘞之乾乙峯下。謐按：青田縣志：鶴田易冢在青田縣混元峯下。國瑚所著周易指稿葬於此地、故名。會稽宗稷辰爲撰冢銘、清咸豐甲寅年刊石。銘曰：黎公傳詩、而遠孫鶴田子迺以易名。加年十五、得其大指、蓋久而始有成。超漢唐宋之銓解、通天地人之精粹、道既明而神遂歸於太清。其遺稿一千三百五十三紙、命藏於混元峯下、艮石之堅貞。昔蜕之冢、以儲厥文也。茲熱之冢、以瘞其經。嗚呼。此可以蘊養元氣、含育羣生、歷千百萬億歲無潰無傾。後有啟者視此銘。碑陰有國瑚女梧原書曰：易冢銘既刻石於杭、亡弟百祿氊搨一紙寄予、云將攜石歸、豎於混元峯下、並取易稿一千三百五十三頁藏之。承先志也。乃未及舉行、百祿竟短折。續經髮逆之變、石亦燬棄。遺孤廷鏊年在垂髫、語之未遽省識。若聽其蹉跎、恐就湮沒、無以仰答先靈。即亡弟銜憾九原、其有既乎。因出貲重鉤上石、令弱子崑生覲奉外祖易稿詣太鶴山中、相混元峯來脈、營冢立石、庶宗滌甫侍御不虛此銘、而予未亡人竊有念焉者。先府君自定兆於湖州仁王山、葬有故舊門生爲置田以供祭

積第自括蒼約千里，我端木氏子孫能一生再三趨謁難，尚能歲歲清明往來跋涉也哉。有易冢在是，諒可少抒展墓之情。蓋體魄歸復有定，而魂氣則無乎不之。況易稿有先府君手澤，畢生精力，盡在於斯。來承祭者，守必格思也。茲故勒之碑陰，願我兩家後來之秀，不徒以爲嘉美，而共思所以保護之。自今欽於世世。歸瑞安洪氏長女，語原謹志。又有易亭兩鑑跨建易冢之上。瑞安孫衣言題辭云：易師鶴田子，太極混元峯。卽爾　曾祖易廬也。八月，赴處州、游遂昌，主吳榕臺孝廉世涵家。其邑有含輝洞勝蹟，遂題銘其上。以洞門向東，改輝爲暉。時徐鐵孫先生榮令斯邑，往來甚契。九月，感嗽疾。二十日，卜疾不吉。榕臺遣急足至瑞安來告。越二日辰時，終于客寢。

宗稷辰太鶴山人文集序：鶴田子少以詞藻稱於時，中年放情歌詠，晚乃一意治易，以明其心得。其發揮旁通，奧衍奇闢，已超漢魏。說經之文，文莫古於是矣。然其偶爲論著序記銘傳書牘，亦復力追韓柳而躋及之。藏篋中舊稿零散，其子百祿集成若干篇。余還山時，爲之訂正。又三年，復請序以行世。想鶴田子易指成時，雖儀眞公不求其敘。其前刻詩鈔，尚有友明題諧之辭，若古文體尊於詩，雖視注經則有間，設至今尚存，或亦不過自敘而無藉於評騭。惟故鄉文字舊交

已落落如晨星，詎親而道合者，舍余其誰耶。余所以讀其書，思其人而不能不爲之歎頌不置也。咸豐七年春三月，會稽宗稷辰敍。陳據傳鈔本太鶴山人文集增。

秦瀛太鶴山人詩集序　青田多佳山水，余所至者惟石門洞，舊傳劉文成讀書處。洞以瀑布爲勝，峭壁鑱天，巖扉中斷，天紳下垂，隨風曳練，蕩漾空際，非烟非霧，瞥然而下，如雷霆之震駭，奔崖裂石。及其既過，則飛流濺雪，如玉龍之飲于澗，陰陽變幻，莫可端倪。余喟然嘆曰：此天下之奇觀也。乃今於子彝之詩遇之。子彝生文成之鄉，昔爲諸生，至杭州，余賞其詩，時儀徵阮公芸臺方爲學使，亦盛稱子彝，自是子彝遂以詩名。無何，舉於鄉，數年來，余宦遊南北，子彝屢困禮部之試，久不相聞。今年春，余在京師，而子彝復以試事至，報罷，既得縣令，子彝辭之。一日者持其太鶴山館初稿丐余序，則子彝十數年之詩悉萃於是。子彝性情澄澹，而奇逸適與其地之山水相肖，而詩之孤峭絕特，一如登懸崖，攀絕巘，聽猿鳥之夜啼而睹銀潢之下墜也。石門古稱奧區，顧以僻在括蒼，游其地者蓋少。然世固無不知有石門者。子彝貌甚癯，而精悍之色常露眉宇，其詩激壯之處，劇似文成集中作。雖伏處隱約，嘗爲紀公所識，今之人既皆知有子彝矣，欲詩之無傳於世也得乎。嘉慶十二年孟冬月，無錫秦瀛序。陳據洪刻本太鶴山人詩集增。

宗稷辰太鶴先生墓表　太鶴先生者，青田端木君也。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鳴。君生而神貌肖之，其大

父芝巖翁取易乾、中孚卦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而命其名曰國瑚。晚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太鶴先生云。當仁宗皇帝時，眞州阮文達公撫浙，風東南得君，以詩示朝右曰：吾得青田一奇，爲至幸。由是名譟天下。戊午書升，明年，文達佐朱文正公主會試，甚望得君，卷乃竟下第，人以此高之。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爲內閣舍人，文達適自滇黔持節朝京師，遇於郊。外與君謁酹朱文正墓道，猶言疇昔闈中文正以不得鶴爲憾。是年癸巳三月，文達將陛辭，宣宗皇帝留之入閣，疏異才三數人，君適在選。世既奇其選，特上知君深明易理，汪文端、曹文正皆交譽之，且以召相吉地，官內書，加六品，服皆由特恩，至是詩論當選擢，乃因卷置三甲，用縣令，仍請回直閣中，蕭然如未第。益淡世味，專力注易，易指成，俸未滿，卽求去，人以此愈高之。君性清介，不耐繁劇，曾辭縣令，至再爲歸安學教諭，樂將終身焉。自召入直，貧甚於教士時，距奏勞山陵，不以爲功，深悔地理元文之注，欲鋟其板，在京絕不與大家卜地，居浙邸紫籐精舍，閉門著書，談易以外，薄酌詠歌，無他嗜。閣中與山左閻星持、山右李蓉蘭及稷辰最親，自君退而先殁。李與閻相繼逝世，余爲作內閣三先友傳以哀之。君殁後，湖州學子祔位於峴山蘇公祠，鄉士大夫詩祀於郡，邑鄉賢祠，爲吏所尼。久之，始得入奏，章到上，差念其人，卽愈允。蓋聖明知之深，而恩尤獨優於身後也。雖命之蹇，數之奇，而三才通，六行修，生完其性之潔，殁終不失其名之高，非古所謂無求自得之君子乎。受於世者薄，則合乎道者多。其傳無窮，奚疑也。君齒與名德皆先余，余素尊禮之。君亦與予相得甚，既沒，其子百祿來見，就予問學，予妻以少女，所以

永舊註也。君所著書周易指四十五卷、詩集十二卷、已行世。文集四卷待刊。生於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十日、没於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是年十月、從君遺命、葬湖州之仁王山。故交門弟子爲置墓田、歲時酹薦不絶。君元配陳安人、簉葉氏、林氏。子四、長大雅、次嘉議、早殤。三百禄、爲拔貢生、能世學。幼百禮。女子三、歸士族。君葬時無内碑、故詳及之。咸豐二年、其姻稷辰始爲表。陳據宗稷辰躬恥堂集增。

汪昉仁王山展墓圖序　仁王山距湖州城十數里、青田端木鶴田秉鐸歸安時、自擇墓地於兹山之麓。

先生既没、遺孤叔總扶先生之柩葬焉。先生故有德於州之人士、老友奚虛白上舍倡捐墓田一區、以其入供歲時祭掃之資。每春秋佳日、虛白潔肴酒、邀其里黨向與先生相契者、浮舟徑詣墓所奠醊。既畢、則餕餘於仁王寺。歲戊戌、予爲人司筆札、客歸安、因亦得預其會。癸卯九月、先生之故人徐明府鹿苑自上虞渡江至湖州、邀周馨山學博、奚上舍、戴銅士、陳嗜梅、雨茂才展先生之墓。鹿苑既爲詩祭之、又屬叔總補圖於册首、叔總因以圖屬予。予固不敢以拙陋辭也。憶⑧予始識先生也、在道光己丑之夏。是年、予客烏程縣廨、老友奚、戴兩君介予謁先生於雲上昦堂。九月、詞同游弁山之黄龍洞、予中病暍、不果登。先生所爲詩集中所謂庶慰卧遊人、待爲垂堂諺者是也。明年、予客湯雨生部督許、先生致命入部、來杭州與雨生言別、盤桓者兩日。越三年癸巳、予以事至都、又晤先生於下斜街之古籐精舍。詞後遂音響隔絶、不久而先生之計至矣。憶四五年與先生蹤跡

往還若如此至其學問品詣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而叔總願置予於父友之側予甚愧不敢當也圖既竣因并記此以詒叔總

謹按端木宗譜太鶴山人墓在湖州仁王山爲今吳興縣地國瑚生前之所定也歿後即葬於此湖州人爲置墓田歲時酹薦至今不絕並附祀峴山蘇公祠見湖州府志此字據端木宗譜增

右太鶴山人年譜一卷青田端木叔總百祿爲其父中書君鶴田先生國瑚之所作也昔者子貢爲仲尼弟子長其後傳六十世有名以善明洪武中以縣令累遷至刑部尚書舉二子孝思孝文嘗皆出使朝鮮並以清節著稱當世朝鮮人立廟祀之曰雙清廟有云孔門十哲魯論推言語之科溧水二難清節致遠人之服再二百歲而至鶴田鶴田故深於易朝使中尚書在植贈鶴田語曰祖德雙清留史册羲經一卷見天心蓋紀實也然自鶴田上距聖人之徒已七十二世矣當清道光之朝內閣中書多異人龔自珍定庵以才勝魏源默深以學勝宗稷辰越峴

以文勝，吳蒿梁蘭雪以詩勝，而鶴田獨以經術勝。是時有薇垣五名士之目。今國史以鶴田與定庵同傳，有以哉。歲辛未，余歸稚城，道出禾中，一展鶴田墓於仁王山麓。是譜得之鶴田曾孫文斌。余即其家宗譜及太鶴山人文集、端木家集，而益以他書所及，略爲補輯，勒成斯篇。凡譜所稱「按」與補及增者，皆余之所錄也。嗚呼。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易始乾坤而終未濟，文斌其世寶之。共和紀元二十二年九月，後學瑞安陳謐記。

書太鶴山人年譜後

端木小鶴舊次其父子彝舍人年譜一卷，同社友陳木厂從其後人得之。既復旁涉廣摭補輯，別寫爲此帙，以視小鶴元作，慮周而藻密矣。先大父太僕公每論梧郡人物，必由舍人及湘巖韓先生以上溯明之誠意伯劉文成公，稱青田三異人。夫誠意以挪國勳烈兼傳世文章，詩古文辭與潛溪、華川、青邱諸家抗衡，爲一代宗主。後四五百年，至清乾嘉間，迺覯滑疑、太鶴二集，一則恢奇肆，追武郁離，一則激壯雄深，嗣音覆瓿，而三省循良之聲，四世述作之業，媲於洪武儒者經綸之盛。太僕公石門洞謁誠意祠堂詩有云：儒者經綸盛一時。又非所謂百慮一致，殊涂同歸也哉。太僕公書湘巖贈石門僧寶殊序行楷卷後曰：此書婉媚娟好，似極意效趙王孫者。先君子偶觀舍人以廷試卷臨黃庭經小楷墨蹟，歎其書法遒古，直接晉人，絫以

詩云、釆豪歰褚寫黃庭、晉帖唐槧見典型。雲黯括蒼仙鶴去、更無人賦定香亭。光緒青田縣志官蹟傳稱湘巖工書畫、而儒林傳不言舍人兼擅翰墨、藉此可概見耳。小鶴之爲仁王山展墓圖、嘗徵時賢賦詠、太僕公二絶云、横目紛紛亦可哀、令威城郭隱蒿萊。湖州博士風流在、猶有詩人上冢來。白頰長眉記昔年、酒壚容易隔蒼烟。湯張姚葉皆黃土、何處青山一惘然。白頰長眉與秦小峴所謂貌癯而精悍之色常露眉宇者、並想見舍人風度。而益陽湯海秋鵬、建甯張亨父際亮、漢軍姚秋士斌桐、歸安葉筠潭紹本諸先生、皆同時詩流。太鶴集中有題亨甫博陵登眺圖詩於太僕公又嘗爲清侶者也。嘉道之際、吾瑞前哲之以文字交舍人者、自項雁湖、方雪齋外、有敏齋觀察培厚、石筍孝廉從炯二林氏、而曹秋槎孝廉膺樞爲舍人高足弟子、敏齋官翰林時、顏其京師寓居曰寄雲客舍⑨、人爲撰寄

雲廬記。蓋在庚午、辛未間、石笥蹤跡尤密。舍人之在沽、在霅、在都、每同作客。今檢兩家集中、頗多酬復之篇。如玉甑集題鷗莊消夏圖、舍人敎授歸安所居曰鷗莊。太鶴洞天石歌、石得於學署、已見本譜。石笥此歌前有小引云石如龍蝌結成。溫瑩作瑜靡色、表裏皆花木紋。或曰、此蘇題花石之祥也、抑少陵豆瓏中物耶。又小鶴復爲此石補圖徵詩、見曹秋槎梅雪堂集。題樸山先生清溪坐隱圖、遺照及太鶴集題珠江買醉圖各首、似爲青瑞二邑徵文者所不可廢歟。余家所藏漢趙緹伃印繆篆拓本及晉太康甎硯、舍人故物也。先君子記其事、謂卽爲錢唐何夢華文學所得。此本卽夢華手拓以詒舍人者、有舍人手跋、頃從舍人家購得之。甎出湖州、與馮登府浙江甎錄載鈕氏所藏甎文略同。又端木舊藏尙有漢永建殘甎、後歸周伯龍丈瓏。晉黃字甎、後歸黃叔鏞丈紹第。咸康甎、後歸林若川丈向藜。永和甎、後歸張蔚文丈霨。並見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則一門遺事、有關瑞安收藏家

源流者也。朩厂出示此帙，因路舉平日所窺於先著及他書者，雜綴數語於其册尾。時余僑居永嘉之九柏園樓，掩卷之餘，孤亭坐對，默誦青山積穀之句，益不能不悄然以思焉。甲戌八月既望，孫延釗識。

校記

①想：當作「訪」，見上文嘉慶十六年條。

②著龜：據上文當作「蓍龜」。下同。

③所：當作「指」，見下文道光十六年條注引端木國瑚《自識周易指後》。

④封：當作「卦」，見右引。

⑤襲定庵：當作「龔定庵」。

⑥陞：當作「陞」。

⑦以上二句疑有誤。

⑧億：當作「憶」。

⑨人：當作「又」。



俞理初先生年譜

王立中 編撰
蔡元培 補訂
楊世文 校點
郭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年間鉛印本

《俞理初先生年譜》一卷、譜餘一卷，王立中編撰，蔡元培補訂。民國年間鉛印《安徽叢書》本。

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〇），字理初，安徽黟縣人，清經學家。性好讀書，過目不忘。道光二年舉人，晚年主講江寧惜陰書院。治經以漢儒爲宗，於史學、諸子、天文、輿地、醫術、星相及釋道之説無不探究。常備巨冊數十，以讀書所得分題記載，斷以己意，成《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論事有見識，不拘於世俗偏見。

王立中，字叔平，安徽黟縣人。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著名教育家、學者。光緒間進士，授編修。早年嘗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後與蔣觀雲等發起組織中國教育會，與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並任會長，任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一九一二年出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宣揚新教育觀。赴法國，與李石曾、吳玉章等倡辦勤工儉學會。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後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抗戰爆發後，與宋慶齡、魯迅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其著作編爲《蔡元培全集》。

此譜編列甚備，前有總目、書影、蔡元培跋、王立中序、例言、敘録、譜主著書目録、稿本及批校本目録，後有譜餘、譜餘補、詩文補遺，一應俱全。據序跋，蔡氏初擬編年譜而未脱稿，王氏之譜乃先成。蔡氏以爲王譜較其初稿爲詳贍，遂就王譜加以補訂而成此編。序、跋、例言除交代編例外，並論及譜主思想學術之大端，讀者可參考。該編事無鉅細，已盡力搜羅。然材料以本人詩文爲主，似尚未博採。著述繫年詳確，且時有考辨。但行文中詳舉出處，有繁冗之感。其早年事蹟則甚簡略，多推測之詞。無事蹟者，往往充以無直接關係之他人他事，如包世臣生、李兆洛生、編《四庫全書》成之類，似有尚待商定之處。

又，本譜原刊時附有譜主像、手蹟，文中並有（）、[] 等標點符號，今均予保留，以存其原貌。

总目

總目

補遺

跋

重刊影宋本說文繫傳序

許氏叔重當東漢結説猶存之時，博采通人，撰説文解字，顧為小學所取法。呂忱字林出，頗有新義，唐重書學，兼用説文、字林，學徒傳録，或舛誤之，李陽冰又以己意刊正。唐人引説文已雜呂、李説。至南唐徐氏兄弟鼎臣、楚金為説文學，始專家。楚金就書殿之書校定，作繫傳。鼎臣入宋，見秘閣書較廣，承詔校定，自為一本。後人分述大小徐本是也。小徐不喜李説，多辨論。今繫傳依疑義，其字不當在通釋者，及宋雍熙時詁附益者，皆有之。蓋宋人已合併也，有注許氏解義者

說二本又互有多少、是誠讀說文者不可不兼覽之書也。說文存世宙者僅徐氏二本、二百年來、大徐本學者能有其書、獨小徐繫傳無善刊本。道光丁酉、壽陽祁春浦侍郎視學江蘇、聞有佳寫本、欲刊示學者。余以有益小學之書、多一本即得一本之用、約共成之。己亥秋刊畢、其郵借蒦補之勤、及作校勘記、侍郎序、武進李申耆前輩跋、已詳其事。故推述小徐之有稗說文、當為流布者、為之序。道光十有九年十月。

字汝忠。如是我聞云
承恩無明，今書中屬
寶國之鉢及衛來寄
問之目標題廣法國之
東城兵馬司及唐之
大學士翰林院中書
科等明制

西遊記　今所行孫行者西遊記，山陽吳承恩撰。淮賢文目載
咨序去孫悟空主張關、因相奏劾　卷中所習聞而化方
相顧惟與寶輩鬼界天神、帝定非非矣、
罪不不惡禮孝、情與玉共保矣老君　有旨詞本、劉克莊詩
求長生福、長它矣、臺子詩　死傳是死誰管得滿
吳中傑集、陵陽工傳密、香草存作不杯、
陰符、以察五英丈夫作知老君三字最
太真仙錄號大人從龍、太極真君、中央黃老君、太上玉冊、不知何乎王屯道藏歷
老上宣君俱控大人玉形官文
列真誥　守素真人之經、中知矣知老君、言得道于老君，則以為
說情比經世不知也　孝明八王傳陳懸王子相

畢臨三

俞理初先生年譜跋

余自十餘歲時、得讀俞先生之癸巳類稿及存稿而深好之。歷五十年而好之如故、欲爲俞先生作年譜、苦無四養齋詩集。吾友程君演生爲於王君立中處覓得一册、王君且以所藏之俞先生劄記一册見借、又貽我以俞先生遺像之印片、程君又爲我覓得俞先生及其弟正禧之鄉試朱卷、於是參考之材料稍稍具矣。乃寫年譜初稿、然尚以爲未備、欲再有所輯補、經年未脫稿。王君不及待、乃自爲之、數月而成、以示余。余以余之初稿對勘之、王君之稿較爲詳贍。余稿中有若干條可爲王君補充者、徑補之、以致

程君附印於安徽叢書二集中俞先生手訂本癸巳類稿之前。賴王君之精進，成此年譜，何快如之。抑余猶有不能已於言者。余之崇拜俞先生，有最重要者二點，分述於左。

一、認識人權。　男女皆人也，而我國習慣寢牀寢地之詩，從夫從子之禮，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婦以再醮爲恥，種種不平，從未有出而糾正之者。俞先生從各方面爲下公平之判斷，有說明善意者，如類一（卽癸巳類稿卷一，下倣此）。大象傳后義說、泰傳、復傳、姤傳之后，皆周之王后。類十二並配義以繼室宜並配。存四（卽癸巳存稿卷四，下

倣此。）女子稱謂貴亶，以娘子爲一家尊稱，託意至高。同卷姬姨謂「姬者美女之稱，貴妾呼姨，若以爲主母之姊妹也者，即古之娣媵，又以明女君不妒忌。」類三娣姒義謂「嫂婦其位，娣姒其年，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類十三妒非女人惡德論謂「夫買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則家道壞矣。妒非女人惡德，妒而不忌，斯上德。」存四女謂「自居易婦人苦詩其言藹然，莊子天道篇堯有嘉孺子而哀婦人之語，書梓材成王謂康叔敬寡屬婦，合由以容之語而歎爲聖人言，以天方典禮有妻暨僕民之二弱，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之語，而悟持世之人未有不

許及此者。」類七釋小補楚語笄、內則總角義謂「可覿古人尊長謙幼之意。」存四額黃眉間黃謂「嘗求相法、女人妝飾皆是好相。」類三女吊壻駁義爲弱女證明無遠弔之責。類十三貞女說謂「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存十三亳州志木蘭事書後以木蘭代父爲師都戍而不肯入師都宮爲合於孟子往役禮也、往見非禮也之義、而歎爲眞女士同卷尼菴議證明女身可受記爲如來、可化爲金輪王、可轉身爲釋迦文佛、爲彌勒佛。是皆從理論說明女權者也。有爲古人辨誣者、如存一廣解謂「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存一魯二女

以爲妄人所誣，故爲證明之。同卷息夫人未言義以未言爲守心喪禮，楚樊姬、涼武昭王后尹氏亦然。類十二書舊五代史僭僞列傳三後蜀花蕊夫人謂「能改齋漫録之别護送，聞見之頗示寵璧，戒録之妄詆徐后，皆誣衊，不成人美。」類十五易安居士事輯謂「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駔儈。」又謂「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鷄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有爲無告訟直者如類十三書舊唐書輿服志後謂「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則失丁女，

又出古舞屐賤服、女賤則男賤。」一類十二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謂「除樂戶之事、誠可云舒憤懣者。」存十四家妓官妓舊事、以楊誠齋綜妓面孟之經文妓贅爲「虐無告、」無一非以男女平等之立場發言者。

二、認識時代。人類之推理與想像、無不隨時代而進步。後人所認爲常識而古人未之見及者、正復不少。後人以崇拜古人之故、認古人爲無所不知、好以新說爲古人附會而古人之言反爲之隱晦。俞先生認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見解與推想、分別觀之、有證明天算及聲韻者、如存三與程君式金書謂「學當知古今之分者、天文測算小學

聲韵二家。劉向之贍雅、且以夏歷不合爲僞。劉歆引經以證其術。後人又以時法說經、經義遂晦。依經立義則、疇人子弟妄爭之。……嘗謂以渾說經則亂經、以經子證算則亂算。……經自有法、鄭以緯說之是也。大明自有法、劉宋所行者是也。算自有法、今算學生所用者是也。言小學者不知聲音遞變、好言古音。……又多不問古人作文字之意、略有所聞、輒欲執古改今、又不精審、竟成醜謬。見人強言字母而自詒於方言、欲彼此不相曉、是人不須有言矣、更何須有音韻。又何問音韻之當否乎。」一類十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謂「天部之學與音韵之變、或世異地異、不能強

同。說經者引王蕃注天、依廣韻定讀、皆所謂無是非之心者也。」有專言天算者、如類一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古文說謂「緯書所言與算經事事皆合、經緯俱用蓋天也。其率同三徑一。後世王蕃、祖冲之更開密率、則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後證前、失其本旨。」一「今求渾天、取蓋天第四衡其外、則反之無所謂四表。其法今是而古非、然古人已非矣、不得掩其非而沒其意。」一「故鄭說經專采緯義、不涉渾天。正如書之王位不得以漢唐之王當之也。」一類十蓋天論謂「今求之經傳諸子、史記太初憲以前皆蓋天。蓋天實疏、不勞後人飾之。」二「蓋天但無南極、故與後

人之説全異。三國以後，矜言渾蓋通憲，甚無謂也。」同卷史記用蓋天論謂「渾天之説誠是，以之説漢書，則不可。況以之説史記，又進而説經乎。又況以回回西洋所得之數説經。夫知古而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疏漏之説也。」存六天門謂「乾位在西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説也，渾天則不然。故説經宜適蓋天。……不知蓋天，則經子皆可疑矣。」同卷燭龍謂「經緯子及佛書皆蓋説，後人治渾，乃好引之，非特亂古，直自亂其算。二千年來，術士不悟也。」存六日長短論謂「渾天日月高下里差不可以説蓋天。」類十古憲論謂「減四分求交食定歲差，乃後人

推得、古人李所不知、非其術僞也。」一「自古經傳皆各用其時憲法雄（揚雄）鳥從豫知後世有承天法。且承天法後亦不驗。自蔡邕以後世法說月令、而注與經背、久之、時術又改展轉相謗、其法亦廢。是經義終不能明、注說又不可用、無益於術而有害於經。是故說經傳者當知其時布算立度而各守其旨、則於天學沿革、當明古憲、不可不知也。」一「七政西移、自一代之法。……說夏書者必宜知之。而後儒以概唐虞商周、又宜明太祖之漫斥之。蓋惟夏憲則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一「梁人刻漏經以佛法九十六刻爲古初、亦不悟古今各異制、妄造故實也。」一「古憲

不可行於後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蓋術雖工、非經本意也。」「事有沿革、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義、各守厥旨、而後進求精密、庶亦舉妄破經義、詆毀古憲二千年之陋習而空之。」同卷天事闕疑説謂「東漢言聖人記日食者以正失朔、不悟聖人並不知日食而合朔也。」「日食與復、三代聖人尚未能知、由積測未至。後人不知當時之意、乃爲聖人展轉諱之、則妄矣。」「日食定是合朔、而古人則定不知也。」同卷恆星七曜古義謂「漢人所創之法不可以說三代古書。」類三中星鄭義謂「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

曉。」類十六壬古式考謂「凡術當順天以求合、不可爲法以改天。古人制法、適與其時天行合。」存六天九重謂「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密。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抹矣。言九重者則在中古。」「古人測候未全、非故爲其疏也。」同卷歲星謂「鄭言小周、服言龍跳天門、以後世所推者說古、古人實不能知也。甘氏所推已、有遲伏。若緯止言歲行一次、與經傳合。古法疏、故謂之歲。後法密、當曰木星、不當曰歲星矣。」類二啓明長庚古義謂「今法作詩者所不曉、古法則如此。」存六日月古證文答宣城張徵士炯謂「古今名義不相蒙者、儒者當知其意。知春秋時

吴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江南而疑明名直隸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宣城定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測之未詳、就其所見言之、亦是也。」一有說地理者、如類一揚田下下說謂「揚州田下下、荆田下中、梁下上、此卽禹作貢時地力言之也。……年久土復而揚荆梁三州之田皆後世之最上者、地力不同故也。」一有說禮制者、如類三周鄉遂田制義謂「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同、制無緣合。大司徒助制、遂人、大司馬貢法。周官貢不爲井、後人欲以己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制無不合者、不識數

矣。」一類三古命於廟義謂「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王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一類三鄉與賢能論謂「說者引唐事以況宋、已爲不達、況引周事以繩明選舉、經義益荒、援據失義矣。」一類三媒氏民判解謂「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以令爲禮、則文義不適。此經文之晦久矣。令各有爲、制各有時、不可不察也。」一類三問名義謂「婚禮問名者、太古相傳之禮、而記云問女爲誰氏、則周禮也。」一有證明古書詞例者、如類二一兄弟辭解謂「閔元年傳子女子云、以春秋爲春秋、

今以公羊爲公羊，當如此。」類二春秋書比月日食義謂「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策書（謬複）。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爲春秋。」類三君子子解謂「以君子爲貴人，周人之語也。」同卷食之者寡義謂「聖人必重農，然書各有義。大學實不曾說重農，不必改財貨爲米粟，失古人本意。」類七書隱三年左傳後謂「貳叛弒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於一。今讀古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同卷補儀禮篇名義謂「白虎通云王太子，亦稱士何。……是京漢人不知古言之證。……古人愛之則曰士，惡之則曰夫夫也。美之則曰如處女，譏之則曰婦人也。古言范

昧、意則可知。吳越春秋云、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出辭倍矣。且此女三十未嫁、子胥何得呼爲夫人、尤作書者東漢人不明古語之證。」類十一百里奚事異同論謂「奚實賢者、後人喜稱說之、增加事蹟、不能強同。」「商君傳自是趙良之言、史載其言、不得改之。困學紀聞引范太史謂遷言自爲違異、此范亦可謂不達史體矣。」同卷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謂「封禪書於是秦以冬十月爲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以十月爲年首。此記事之詞、以作者時所謂十月追名之、則易曉也。封禪書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此記言之詞、依其

言記之，不失實也。」類十二書五代史馬縞傳後謂「讀者不察古今語言文同義異之致，乃疑古事矣。」類三鄉射堂義謂「敖繼公集説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宫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同卷旁三義謂「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改自西法者，誠各有意，然必不可牽之，以證三代舊書也。」其於引後證前，執古改今兩方面之謬誤，言之亶詞之複，可謂詳盡而透澈矣。

右二點外，尚有可附記之一點。張石州序癸巳存稿稱「理初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

題、巨册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徧、斷以己事、一文遂立。」一可以見俞先生準備成立之方法。然此等一事爲一題之稿册、尚未得見而所見者有一劄記、卽王立中若所藏者。其體例於讀書時隨筆疏記、標題之有無不同、而以聯想所及之材料附之。其他時所得、則書於別紙而簽誌之。蓋此爲最初之疏記、而張先生所舉之巨册數十、則第二級之疏記也。附記於此、以覘俞先生工作之一例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五日、蔡元培。

序

吾邑俞理初先生引江戴之緒、學貫九流、口徹百家。性介家貧、手成官私弘巨著述、等於傭力、不自署名。其癸巳兩稿、甄錄繁衍、又或視同補苴襞績之業。故李元度氏國朝先正事略并其名而無之。數年來、搜輯先生年譜。顧山居、徵集羣書極感困難。去年春、蔡子民先生介吾友程演生兄徵于所藏俞先生手寫劄記、謂方編訂年譜。私幸鄉先正學術得適人以張之、則急郵致所藏、供其甄采。顧遲至年餘、音息寂然、則不自揣、鈎稽各書、年月件繫。費三月之勤、草稿粗就。鄙意尤所屬目者、則凡不自署名之書、必細

細稽討、指出證據。蓋先生年二十餘，即饑驅南北，旅店篝燈，蓬窗安硯，船唇馬足，不廢著述。畢生勞苦，倘幷此後世之名而亦湮沒之，既短後賢之望，尤不足以瞭解先生學術之全。山中藏書既極儉陋，帀月躊躇，幾中輟者再。稍引其耑，集證尚猶有待。倘子民先生不斥其譾劣，指正之，補充之，俾俞先生思想學歷顯白於學者後世，豈僅區區之私幸已哉。

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冬月，叔平王立中書於城南草堂。

例言

癸巳類稿二百四十九篇、存稿五百五十六篇。類稿爲先生手自編訂、存稿亦一本前例。雖未分類、實以類相次。然署年月者不過十之二三、其亶要撰著既無法證其歲月、除錄程侍郎序外、輒就謭陋所及摘錄原文、稍加案語爲叙錄若干條。其單詞片語之有關眞性者、亦甄錄一二、以概其餘、冀爲讀先生書者先導焉。

凡不署名之官私著述、必鉤稽博考、一一指陳其歲月。如五代史記補注、續行水金鑑等、一經抉剔、則鑿然無復疑義。寒士辛苦著述、并此後世之名猶復湮沒之、是亦予輯

先生年譜動機之一。惜山中徵集圖書極感困難，海内鴻學尚希不吝指示。

先生著述分現存、不自署名、亡逸三類列目，而草稿批校本確然知其歸宿者與書爲某人校者，亦一一詳列其目，庶有以致信焉。遺逸詩文或墨跡或見於他籍，另爲補遺一卷附之譜末。予藏先生手寫劄記一册，因字過多，擬另輯出，别印單行，名曰俞理初先生丁酉劄記。

先生之没，去今已百年，文獻凋零。立中雖生同里衖，而蒐羅材料乃極感枯窘。如可亭先生何時到官句容，元配王氏、繼配葛氏娶在何年，卒在何年，中秀才之選又何年，二

子懋堂、懋穎生卒年月，譜例必一一詳載，竟付闕如。據竹瑞堂詩鈔哭先生詩，曾爲劉金門入幕之賓，事在何時。又據癸巳類稿，嘉慶二十年曾客休寧縣汪氏一年，所纂何書。近在隣縣，傳自同時鄉人之口，竟不能詳。諸如此類，待補尚多。是則有待於吾鄉好學、喜讀先生書者隨時訂補也。

編纂此譜，胡敬庵先生慫勉最力，並介俞氏族人助其蒐討材料，例應誌謝。

敍錄

清儒考證學對於學術界貢獻最多，其治訓詁也，往往一字音義，列證至百餘，精確無以復易。先生生當乾隆末葉，經學方面諸老宿已有至優成績，似無發展餘地，輒利用前輩治經歸納方法，向多方面發展。對於歷史糾誤辯誣疏證，用力尤勤。如韓文《諱公事輯》、《易安居士事輯》，篇各五六千言，引書至數十百種，爬梳排比，鉤稽年月，無一字無來歷。非淹博强記，有十百人之力，何能一氣呵成。較之治訓詁，自懷疑而懸一鵠的，遇同此鵠的者，輒疏記之，積年累月，證具義定。此則散在羣書，正史、野録、故書、雅記、方志

目錄、詩詞小說、書非一類，事非同時。非胸蘊群籍、無由標其鵠的。非定一鵠的、又不足以貫串之綜合歸納而情實昭然、詳與誣、不待篤詞雄辯。梁啓超氏謂先生之學長於局部考證、予謂此種歸納方法用之於史、清儒僅先生一人、全部著述均以此法治之。如百里奚事異同論、書宋史梁顥傳後、關內侯說、漢南北軍義等篇、皆史學方面重要論著也。

不獨偏於考古也、即近代史料、如駐劄大臣原始、總河近事考、喀爾喀、伊犁、阿拉善、書西域見聞錄後、除樂戶丐戶籍及樂女考、附古事書舊唐書輿服志後、木棉考、均旁推

互證、證無贋義、爲後人治政治風俗經濟史者省無限精力。而少吏篇上下數千言、條舉其制有五善、「以知閭閻善惡、以徵調軍旅、以知戶口賦稅、以察奸弭盜、用爲官役、」疏明歷代利弊之跡、十八九猶可行之於今日也。戴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醖釀故訓而出、予朱子以重大攻擊、承其風者、至毛舉纖細、卒之有漢宋門戶之爭。癸巳兩稿對於宋人性理極少討論、惟皇極篇引朱子云「天即理也、又云性即理也、此粹然儒言、」對於朱子從未顯攻其短。如書古文尙書寃詞後、「校書固宋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糧也、而朱子獨以爲疑、嗚呼卓矣。」卦

變篇「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惟對於宋人惑經誣古，則必辯。「五代宋時，有陳摶、關朗、种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爲九圈，一爲十圈。陳以十圈爲洛書，關以九圈爲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闍澤誑主之言。陳摶終南太乙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旻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乙則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爲天皇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摶亦言秘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宫，不知彼所

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爲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所謂畫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所謂字也。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爲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爲之解也。」（存稿卷一洪範洛書義）「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塗竄其文、深滅其誠意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衞撰。又謂其説出於賈逵。使曾子、子思、賈逵沒世後、又增一篇文字、爲尤妄也。」（存稿卷二致知在格物）不寧惟是、凡魏晉儒誣古、亦必辯。如

「魏王肅、何晏、王弼、晉皇甫謐、唐啖助、趙匡、陸質、宋孫復、王安石、此九人者、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舊說盡亂、而王肅最爲精悍、」謂之異端。（存稿卷十四異端）而自席篇謂「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續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雜于事實之中、卑情諂態、甚可厭惡。容齋五筆云、楊愿佞秦檜、檜食間噴嚏失笑、愿倉卒間亦隨之噴嚏失笑。此等書頗似之。」

嘉道之間、國力漸卽削弱、留心邊務、具遠見者、外人制器之精、知非從前隣疆小國可比。先生同時之友、如張炯澳門紀略、汪文臺英吉利考略、魏源海國圖志、癸巳兩稿中

俄羅斯左領考、俄羅斯事輯、荷蘭篇及海國紀聞等、皆不外審敵自鏡之言。而臺灣事輯引清聖祖五十五年十月上諭、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尤具遠識。

主張男女平等、喜爲古才婦訟寃。如疏證魯季姬、子叔姬二女被誣、書舊五代史僭僞列傳之後及李易安事輯、均發千載之覆。詩集中更有題昭君圖詩序云：「予於古之美人、獨念昭君及兩莫愁、以爲洛陽豐麗、石城閒曠、昭君則人才多、智謀足、明豔寡雙、而恬淡無營、母儀行國、閱十三載。然而中土人士方且矜忱追慕、嗟失其所、競飾文詞、

爭加事實亦可喜矣。」蓋先生賦性嚴毅、短書誣古必辯。事既佚麗、筆鋒所至、文采爛然。至節婦說「男子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士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禮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一自程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興、寡婦再嫁、士大夫羞言之。方望溪說禮、對於婦人尤多不近情理之論。存稿卷四出夫篇「古人稱名、必其義委曲可通、出兼男女。

則寡與獨亦兼男女。……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則兼男女也。詩鴻雁傳云、偏喪曰寡本是達詁。」蓋先醞釀古義最深、持卓見、不沿襲後起繆說也。貞女說「後世女子不肯受再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食以召鄉黨朋友。世亦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精醫學、持素三篇謂「枏翁以來、至於小生、匝月寤思、庶幾神明。」則爬梳靈素、整理羣籍、先生亦頗自負矣。談玄蒡書篇「宋蘇軾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石林燕語云、晁迥晚①

年耳中聞聲如蕢、如雷、如鈴、如潮、如磬、如蟬、如泉、爲學佛仙之驗。按此衰年腎枯之病也。耳脈在腎骨之本在腎。腎枯則骨之相接處不潤、故精澀神疲、喜按摩欠伸。頭骨不動、腎枯則頭昏失志、骨之湊理磨響、耳根自聞之、乃以爲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如不出也。」

先生信鬼神、有非無鬼篇。「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養親、獺亦祭魚、豺亦祭獸。自人以至禽獸、皆明鬼也。娶妻如之何。曰共事宗廟。軍旅曰社稷之事、田獵曰宗廟之豆、聘曰不腆先君之器幣、和好曰徼福於先君、征伐曰先王之鐘鼓。自絕地天通以至每飯必祭、古今明鬼也。自四郊迎氣以

至大儺逐疫、善惡皆明鬼也。」而駱君小傳明明見鬼繪形繪聲。嘗云、「自蓋天學隱儒者習於游詞始不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言黃大王傳、「過兩壩三閘得兩神佑、「誦佛經上下篇。」或曰誦經以求來世之福、則眞妄矣。以愚度之、此說又可信。古之取士、射中者爲諸侯。後之作人、文高者得美仕於治民平訟、蓋無預焉、而不費顯達。佛於鬼神爲近、端誠誦經者、自當留勝因矣。」則筆端尤挾憤懣之氣。下至六壬占經、相術推命、無不探本窮源、辨列雅馴。嘗謂「通人不專家、專家無通人、」眞確論也。



俞理初先生所著書目錄

癸巳類稿十五卷 道光十三年求日益齋刻。其板今猶存俞氏家祠，聞頗有蟲損。

癸巳存稿十五卷 靈石楊氏刻入連筠簃叢書。光緒甲申黟縣李氏刻。今其版猶存李氏。

四養齋詩稿三卷 咸豐二年姪懋麟刻，板佚。

不自署名編纂之書

御纂春秋左傳 道光六年爲程恩澤、祁寯藻纂。

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 嘉慶九年輯，署彭元瑞、劉鳳誥同撰。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 道光十年、十一年爲張井纂。

湖北通志 道光十五年林則徐聘纂，未見原書，不知署何人纂，姑列于此。

大清會典 嘉慶十年爲英煦齋纂。

已佚之書

說文部緯各一卷

校補海國記聞二卷

宋會要輯本五卷

俞理初先生稿本及批校本目錄

癸巳賸稿一卷　見藝風藏書續記卷二。惟繆氏書已散出，今不知歸宿何地。原跋逐錄於下：

俞氏手跋曰：潤臣與其兄崑臣爲正燮理癸巳類稿，已付刊。丙申夏，潤臣索此賸稿，欲寫存之。笑與之約：得清本，即以與正燮，而以此草與潤臣，其與否，想必肯也。丙申六月初九日，正燮記。

癸巳存稿三册，竟留尊處。弟攜另寫本去冀，有所增益，以謬承謬愛，乃不知其醜，瑣瑣奉瀆耳。日來無事忙語無條理，事無頭緒，此其所短也。恩此即問近好，祝頌不

宣。正燮頓首七月十六日。

胡氏手跋曰、黟俞理初先生所著癸巳類稿十五卷、南通州王氏爲之刊行世多有之。未刻者曰存稿、張石州明經亦編爲十五卷、靈石楊氏刻入連筠簃叢書、而流傳甚少。昨歲獲一刻本、因借趙撝叔同年得諸葉氏所藏稿本三册對勘、知張明經所删不止積精一篇、尚有窺新字等十五篇、實共删去十六篇。內除板閘喻及時憲書後葉兩篇與類稿所刻大數不同。乃別錄存之、冠以原目、而刻本增多四十三篇之目附焉。於是先生之稿咸完具無遺失。同治八年己巳二月、郡後學胡澍書於京都大吉巷寓齋。

手寫劄記一冊 現藏立中處。壬申春、蔡子民先生曾借去影印數頁、立中嘗跋其後、茲錄如下。其未刻者、擬繕寫另印。

去年冬、書友來談、謂荒攤上有殘書、內有寫本一冊、索價昂。予亟偕往觀之、審爲鄉先正俞理初稿本、亟收之。頃細細翻閱、係道光十七年五月至八月讀書隨手劄記之本、凡經義史例、朝章雅故、下至藥方雜碎、詩稿律例、無所不記。其墨筆鉤勒者、已刻入存稿、爲用紙條一一標出。詩則上加珠圈者已刻入四養齋詩稿、餘均未刊。因此而悟治學之法、則凡讀一書、須眼銳筆勤、觸處

旁通，由單詞片義，多積而歸納之。立一說，則上下古今言，必有佐證，證必辨眞僞。雖以俞先生之目下十行，設不如此勤學勤寫，恐亦不能成其宏通博雅之造述也。予讀書半生，無一手抄之本，對此能無愧死。

稿中標年月凡三處，一，右讀元詩，在漢上偶錄之，丁酉五月初五。二，丁酉七月初四日讀青箱雜記抄此數行。三，道光丁酉八月二日丁未記此。此三語可爲佩時在夏江夜末涼。按丁酉爲道光十七年，先生年已六十三矣，而猶勤學銳思，細書潤密如此。丙寅

批校本書集傳　書爲崇道堂刻本，朱筆批校，藏立中處，

跋如下。古文眞僞爲六經中一大案。至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歷指枚本剽竊所自出本成信讞。俞先生謂閻百詩說古文醇疵相半（見存稿卷十二籛園日札序）此批本更廣引羣書、證枚本割裂雜湊、疏比指實、強辨如毛西河、亦當關其口矣。文繁不徵、茲摘錄禹貢篇糾正宋儒說若干條。蔡傳案、桑欽云、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校云、無砱礫地、此本河徙注云今濼耳。（按此或宋本經注相混、未經董理以前實如此。）蔡傳、蓋禹河自澶相以北云云。批云、此言誠通人之論。但宋人南渡後、不知河北地理。澶相東去西山甚遠、無山麓也。其時河

行今眞定地耳。大陸在眞定無疑。集傳漢王横言云云、批云此言可信、青州之遼京中斷處是也。集傳遂有味别之説、批云此等言險而無理、聖人寧不知味乎。但蘇説本不足取、蔡駁尤不似儒者之言。集傳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批云、史記集解鄭曰、此州有錫、則貢之錫所以柔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説金錫之齊。集傳、今詳漢九江郡之潯陽云云、批曰、此等議論、由不詳古今地勢耳。史記河渠書云、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則爲今鄱陽上流審矣。京陵地志云、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在今河南固始地。豈得以宋時水流言之、反謂古人非乎。其誤由

鄭樵地名不同、山川不異二言耳。集傳、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批云、在安豐自是確義、乃云非是、何異閉目而談黑白。集傳、山甚小而卑云云、批曰、此義又非矣。禹貢不必皆取大山、自言岷山所盡處耳、與廬山何涉。集傳、西北皆以黑水爲界云云、批云、黑水出南廣縣、可入南海。又鳥鼠山西有三危山、近岷山、見漢書相如傳注張揖說。集傳、既非從東折北之高地、批云、須知禹貢黄河由此北折、載之高地、鄭氏不得誤也。集傳、今廬江之北云云、批曰、此言正確。以北江證之、朱子之才智過人遠矣。但後多轉折耳。集傳、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云

云批曰、確是二山、亦確有此事、亦確見於經、確可信。今人或亦誤蔡注、謂是一山。今山東人呼華不注爲鵲花山、土人名同、一例不足據也。華不注去鵲山三里、而武成篇批云、枚本之意、自惟一月至茀服、是言武功成也。自丁未至承厥志、是以武成告神告天下也。自底商之罪至大定、是告成言終、更序其事也。自乃反商政至天下治、是言所以大定之德政、無所謂錯簡。正義云、旣戊午之上、失其本經。史敘戰事、當承于征伐商之下、而此句次之。言甚妄誕。宋人好言錯簡、遂從而大改之。不知此經此傳皆一人所作、並非古書、更無錯簡之理。且各

段字數參差、不合一簡、如何致錯。程朱於此亦千慮之一失、而蔡氏和之、可愧矣。此李攜往江西、遭匪遺失、見城南草堂曝書記前跋。今竟尋獲、豈鄉先生精神所寄、眞有神物呵護之歟。擬影印以廣其傳、庶永無後悔也。

甲戌

校李六臣注文選　書藏立中處。予有跋、載本譜道光六年下。

校禮記集說　書爲崇道堂刻本、藏立中處。有校正置算兩條、依樣迻錄於下。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一節注、校云、此疏置算誤。所謂愚案者、誠愚案也。鄭注云、

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其數至確。疏何解而不依之。隙滿又删之，可怪也。

古步積六千四百寸，今步積四千零九十六寸。

畝六十四萬寸，畝四十萬零九千六百寸。

百畝六千四百萬寸，百畝四千零九十六萬寸。

五十畝二千零四十八萬寸。

六畝二百四十五萬七千六百寸。

二十五步十萬零二千四百寸。

恰合古百畝積寸之數，即依疏又八折計之，亦合，不知隙孔何處尋有畸零也。



此里數亦經誤，不得有分數也。

（古步八尺　今步六尺四寸）里三百步（二百四十丈　一百九十二丈）百里（二萬四千丈　一萬九千二百丈）

今百里　一萬九千二百丈

二十里　三千八百四十丈

五里　九百六十丈。此係鄭注，其數至精。

孔疏悖注，且其數尤謬。今依其説推之，亦與其數不合。

（古步六尺四寸　今步五尺二寸）里三百步（一百九十二丈　一百五十六丈）百里（一萬九千二百丈　一萬五千六百丈）

今百里　一萬五千六百丈

二十里　三千一百二十丈

三里　四百六十八丈

二十步　一十丈零四尺

三步　一丈五尺六寸　又四寸、合古百里。

又王制、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上百字、朱筆圈去。

爲田九萬億畝、萬圈去、旁書千字。　爲田八十萬億一

萬億畝兩萬字均圈去、旁書千字。按癸巳類稿卷三有

鄭數學證義編、可參驗。

晚年校改本癸巳類稿　現藏黟縣杏墩胡敬庵先生處。

安徽叢書編印處近據影印。

永懷堂十三經古注

漢學師承記

杜預春秋左傳注

悳棣禮說

張中法正字要說

以上五種，均經先生批校，見黟縣王以寬氏靜怡山房書目。後被焚，有恒心齋、竹瑞堂文抄，均有序目，藏立中處。

校宋本說文繫傳道光十七年爲祁寯藻校。

校顧氏方輿紀要道光十二年爲陳用光校。

校六壬書嘉慶十一年爲楊芳校。

校三古六朝文目道光十八年爲祁寯藻校。

校記

①晁迴：當作「晁迥」。按，此段記載見《石林燕語》卷一〇。

俞理初先生年譜

山陰蔡元培參訂　黟縣王立中纂輯

先生姓俞氏，名正燮，字理初，安徽徽州府黟縣人。其先世概略見先生在嘉慶二十五年所作俞氏世譜。序其文如左：

俞姓本出俞跗。或言周伯牙亦姓俞，檢呂氏春秋本味篇高誘注，則伯氏牙名，其姓俞之說無所出。其後吳俞詔賜姓孫，梁俞藥改姓喻，而俞姓益單。今所知者，宋桂國諫臣公墓誌銘言，晉永嘉之亂，俞氏自河南徙居黟歙，見劉公是集。而咸和二年，蘇峻祖約屬賊韓晃攻今

涇縣之蘭石、宣城內史桓彝遣將軍俞縱守之、力戰死。或云宣城人、以先籍河間、故今河間爲俞氏望。柱國致仕、居杭州。慶歷六年、返葬歙、云從先人居也。是則河間俞氏徙居黟歙可考者。其姪孫康直字彥之、檢鎮江府志人物孝義云、從其父希言自黟來居潤州、用從祖柱國恩、爲太廟齋郎、溧陽主簿。後通判睦州。其先世有田在錢唐、讓而不有。則宋時黟邑有俞姓而僑居於杭。至彥之公則、父子出還今丹陽、而彥直公仍祀黟學鄉賢祠中。我族在黟者、祠譜言由婺來居。自明中葉時、玄泗公始有世系可考。初居東門外俞家園、天啓時、始建北

衔家祠云。（此序從其族人抄出）

曾祖啓佺，祖成溶，父獻，字可亭，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工騈體隸事，尤熟於掌故，曾主講河南闈政書院。（見抄本俞氏家譜）官句容縣訓導，署望江縣教諭，著有星巖集。（未有傳本）母程氏，黟城中桂林人，弟正禧，字鼎初，道光十七年舉人，著有獮林堂文集二卷。（未見傳本）正馥字見初，經商於江西，正祺字介初，正樞，正佺。（見黟縣志及家譜）

乾隆四十年乙未九月初七日，先生生。

先生之父可亭先生二十六歲。（据家譜父母同庚）

包世臣生。李兆洛生。嚴可均十二歲。阮元十一歲。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二歲。

五月，戴震卒，年五十五歲。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三歲。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四歲。

先生父可亭先生中拔貢生。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五歲。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六歲。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七歲。

朱筠卒於京師、年五十三。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歲。
清編纂四庫全書成。胡培翬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九歲。
清修續通典成。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十歲。
王筠生。程晉芳卒、年六十七。
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歲。
清修一統志成。程恩澤生。林則徐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十二歲。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十三歲。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十四歲。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十五歲。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十六歲。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七歲。

先生少時從師何人，僞攷無徵。惟序汪子秀千文音義彙略（此書僅有抄本，原四卷，止存一二兩卷，現藏立中處）云，「正變少與共硯席」，豈可亭先生亦嘗授徒歟。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十八歲。

侍父可亭先生在句容學署讀書。案、存稿卷十五駱君小傳云、「時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也。黟縣俞正燮在句容聞之。」按、可亭先生何年到句容、因無書查攷、則姑系於此年。其實駱君小傳述曰、「念小時一字一句、駱君皆奇賞之、」則先生初到句容之年似非十八歲、且甚久。又存稿卷十四賊書條「少時見句容名捕居明者、」又句容詩「城南遊釣處、久客認爲家」（見詩稿卷一）與句容王喬年同撰陰律疑、（見存稿卷十二頭正堂文序）是爲先生試行著述之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十九歲。

祁寯藻生。姚瑩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二十歲。

乾隆六十年乙卯、二十一歲。

嘉慶元年丙戌、二十二歲。

先生之友同邑汪文臺南士生。（據程鴻詔氏有恒心齋集黟兩先生傳「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壬寅、汪先生卒年四十九」由此上推、實生於本年。

嘉慶二年丁巳、二十三歲。

撰唐律疏義跋。（類稿卷十二）其後孫淵如刻唐律疏義、雖由顧千里任校勘、或由先生發之。十月、作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書後。(存稿卷七)讀明人所刊管韓子、(類稿卷十四書管子後文中)會通河水道記(存稿卷五)中云「嘉慶丁巳秋、自汶上汎舟至臨清。檢書記之時、九月七日也。」

嘉慶三年戊午、二十四歲。

戊午元旦詩(詩稿卷二)句云、「身無一藝名、栖栖亦所惡。」先生此時已往來京師求學。書難字後(存稿卷三)末署嘉慶戊午重陽日、書於鷂兒胡同愼德堂北軒中。有云、「今略就所集者正之。」則先生治學、引申歸納之方法、少年時已適用之。九月、書五禮通攷

後。（存稿卷十二）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李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是、此書體例非也。按五禮通考號稱精博、先生譏其體例不是眞通識也。少年時已具此學力、宜有不朽之業。　十一月、先生之友句容王喬年卒。（存稿十二頤正堂文序）「句容王喬年字崧鶴、與正燮同歲、少相好也。頤正堂者其所居。正燮録其詩四十二首、詞一首、駢體文十四首、爲一卷。」又云、正燮少時嘗與崧鶴作

陰律疑裁、書滿屋、朱墨爛然、崧鶴之力爲多。」

嘉慶四年己未、二十五歲。

居京師。存稿卷十五汪先生事輯逸云、「嘉慶己未、旌德劉君若成書入都、先生寄文集屬正燮校定。」（按此時汪先生年已七十一矣）三月三日作頤正堂文序。（稿卷十二）

嘉慶五年庚申、二十六歲。

居京師。「庚申前四月一日、出永定門、自石頭莊回車、感舊述懷一首。」（詩稿卷一）句云、「納粟成均始、國子與觀禮。」是先生捐國子監生必在二十五歲以前。

七月十八，送歙胡先生梧實柩。十七夜，同績溪胡容怡堂石頭莊看月達旦（詩稿卷一）撰胡先生事述。（存稿卷十五）詩稿卷二次韻送友人南還詩，「誰絆村夫子，長安住五年。」由此推測，是先生到京求學之年，當屬嘉慶元年。京昌作（詩稿卷二）「我已征衣逾五年」，亦可證也。然送友人南還詩究未署年月，則定嘉慶二年爲入都之始。因有會通河水道記年月可按，則千碻萬碻矣。

嘉慶六年辛酉，二十七歲。

先生之父可亭先生於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卒於望江

縣學署，年五十三歲。（見先生手題五弟見初行看子及俞氏家祠李主抄本家譜）　歙縣金榜卒，年六十七。　十月，書煙波釣叟歌後。（類稿卷十）同卷六壬古式考或亦同時作。其後先生爲楊芳校刻六壬書，想正醖蓄於此時。　此年奔父喪以前，必不在黟。六月十三日睡起詩（詩稿卷二）句云，「貧又故鄉違。」

嘉慶七年壬戌，二十八歲。

春，過曲阜，見公府建初銅尺。（類稿卷十二書舊五代史樂志下文内）　五月，在滋陽縣，撰古本大學石刻記。「某公循吏達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

補五臺令、讀陽明全集、乃取古本大學朝夕尋繹、身體力行、遂於歷任所至、刊龕門壁、不忍聖賢眞種子遂亡。……乃所刊於五臺、保德、潁州、開封、濟寧者、皆明萬歷十二年南京戶部員外郎唐伯元所上豐道生書、當時號爲魏政和石經。此又署王羲之書。……程朱改大學後、有志道學者多效之。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洛閩淵源録、反極詆守仁倒置經文。蓋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澔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僞造。然朱子章句現在、爲朱學者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自

附宋子、亦不全覽其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云奇怪。今欲宗陽明者亦不審覽王書、窺尋禮記、直以豐道生書誣之。……此數人者、慷慨下筆、殆有異人之稟。其書初行、毛奇齡云止有宋體楷字書五葉。道生死、忽有篆及分書本。時已誤正始爲正和、蓋不檢魏時年號、以古刻石者皆當號政和、此本則以政和刻石、當時羲之妙墨。不謂爲陽明學者、上下四方、往古來今、亦信之而不疑也。（存稿卷十四）此篇箴宋王學末流、可謂婉而虐矣。

夏、在泰安、作木槿不應在穉草說。（存稿卷十一）

書左傳精舍誌後。（類稿卷十四）有嘉慶壬戌冬過濟

南之語。十月、泰安旅舍撰木桃木李釋。書埤雅後。（類稿卷二）小除日、撰省堂寺碑跋。（存稿卷九）冬、始識成簃園。（見存稿十二成若瓘簃園日札序）

嘉慶八年癸亥、二十九歲。

與成簃園偏游山東。「計其年夏在惠民冬在曲阜。」（同見存稿卷十二成若簃園日札序「夏在掖縣」。（類稿卷十四書左傳精舍誌後文中）存稿卷八書五代史纂誤後、「癸亥夏在濟南、見宋氏彝尊注手稿、即南監板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魯道篇（詩稿卷一）中有「我行值大暑、不願逢曦馭」。以年

月推之、必作於此年。　七月、歸里。　八月、復出游。（見存稿十四汪先生事輯遺）觀世音菩薩傳略跋（類稿卷十五）末署嘉慶癸亥八月二日甲子、跋於縣京門賃舍。然則赴山東必八月二日以後就道。　九月十三日、過順河集（詩稿卷一）短歌五章、癸亥九月十三順河集作。　冬、泛張秋決河。存稿卷十五駱君小傳「追憶去年冬、（按小傳係嘉慶甲子年作。）平度于君重輝、鄒平成君瓘、新城何君承壯同泛張秋決河。四人在船篷上說鬼、風霜淒緊、潰爛攢擊、眞有神物魚龍來竊聽也」。　書盧城平話後（存稿卷十四）末署「嘉慶癸

亥、重過句容、住葛仙庵中、借平話及舊報爲比附之幾、以爲字字可據、過宣和遺事遠矣。」按此篇當在七八月間來往山東道經句容時所作。先生「生平喜人稱說故事」（見存稿卷十五何端簡父子事述）又眼銳筆勤、頭緒紛錯、一經排比、便羅羅清疏可誦、不但富史識、并擅史筆也。

嘉慶九年甲子、三十歲。

正月、在歷城。（存稿卷十二窮園日札序）二月十日、赴濟寧。（存稿卷十五駱君小傳）「重到菏澤」、（駱君小傳）作左山考。（類稿卷九）原文雖未署年月、有云

案驗左山方位，其爲宣到菏澤作無疑。張穆癸巳存稿序：「理初年方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既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邱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申雜難篇，觀察多採其文，以折哀衆論。」雖不足以息多口之爭，而先生博覽求是之學，已爲人所矜式。按先生二十八歲已在山東，又因張氏有年方二十餘一言，不知見孫淵如果在何年。繼讀書左傳精舍誌後（類稿卷十四）有「甲子夏，山東頗采申雜難文答部駁」一顯證也。而在德州糧道署見宋本李文選（存稿卷十二校文選李

注識語）在德州得劉績校房注足本管子、（類稿十四書管子後）又旁證之佳者。七月、在德州、記僞笑篇、（存稿卷十四）輯太乙十神事、（類稿卷十二宋會要輯本跋）書管子後。（類稿卷十四）按孫淵如矜賞先生之學、不能如程春海、祁春甫兩公、故書伏墓攷證後稱爲貴官。後辛未孫氏解組、卜居白門冶城山館、招顧千里氏校刻各書、（見思適齋集卷十二嚴小秋詞序）門無先生轍跡。而顧氏校勘之業、先生亦有微詞。「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爲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

誣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是、難與迂拘而囂訟者道也。(存稿卷十二校文選李注識語)又類稿卷七引書字說「何焯校文選刪庶士有揭。胡克家刻文選疑王府有則。以此悟注書當有法、校書當深思也。」則尤明白規正顧氏矣。冬、韓新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讀朱氏曝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裴例。嘉慶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即南監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甲子秋見彭文勤注名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用裴例。其冬爲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裁貼成篇、不能校寫也。朱籤存者、已前全采。惜姚書未

見。而孟蜀之書已録，爲可喜」。（存稿卷八書五代史纂誤後）末署嘉慶甲子小除夜，書於拜斗殿寓舍。「今五代史記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元瑞子，名邦疇。）姚石甫不知其事，謂劉宫保延蘇州王姓。王姓不可向邇云云。實則宫保在浙日，以正變稿本廣延詁經精舍人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蘇州，又延王君涓校之。王君日醉，不看書。丙子秋，仍以稿還正變。正變日食不給，不能看書，仍還之宫保，而阿壄倀爲寫清本，未校也。越十年丙戌夏，正變仍以還宫保，而刻於廣東，竟無有爲校者。其末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能察也。辛卯正月過揚州，

宫保病亟矣，仍以此書爲言。壬辰夏，春農商改訂，談何容易。是可歎矣。癸巳九月，天津舟中。」（同篇低一格）按：以上記輯刻此書始末詳悉。今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署彭元瑞、劉鳳誥合撰，書目答問且列劉氏於史家，不知爲先生所輯也。　先生表弟程友石尋親至京。（見存稿十五程友石説文類求序）

嘉慶十年乙丑，三十一歲。

正月，在北京，書舊五代史樂志下後。（類稿卷十二）末署時正月燈節，寓於拜斗殿。　二月，與成翁園會於京師。（見存稿卷十二翁園日札序）　四月十三日，

作成君瓘簃園日札序。（存稿卷十二）　十月，書孫馮翼禹貢地理古注考後（存稿卷一），王勃滕王閣序書後。（存稿十二）末署嘉慶乙丑二月，與程君式金夜語，卽其舊集滕王閣序，爲改其題，又改南昌故都爲豫章故都。　四月二十四日，答葛君宗衵書（存稿卷八），論明人創會典義例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敘其事而不錄其名。此會典之異於會要與章爲明人創例也。……推原其意，事瑣時近，策之得者爭欲附名，其失策當載者，又競求隱諱，不書名，誠善法爲元以前人思慮所不及。然論旨與敘事人名，何可刪乎。

倘執筆者心知其意，無改成書之大例，則書完可存，異義亦息矣。」似葛氏亦在會典館，惜無書詳證也。十月，讀京報。（存稿卷六俄羅斯長篇稿後） 爲葉繼雯給諫襄纂大清會典。按，有恒心齋文集卷八黟兩先生傳，「漢陽葉給事繼雯得先生稿，盡三晝夜讀之。……起夾漈貴與於今日，亟與之肩而力不敢暇，他何論焉。襄存修會典，丐理初庀其事，文案山積，披閱一再，遂已了然，州居部分，源流井井。」又卷九葉給諫事述，「嘉慶六年，充會典館總纂修官，兼提調，先後在館二十年，專司其事，成千有百卷。……十三年，①母憂去職。」會典四次

敕撰成於嘉慶二十三年。先生究以何年襄其事。按存稿卷六丙寅八月撰俄羅斯長篇稿跋中云、「問之館中寫書者、」再則曰、「問之寫書者云見在國史館。」此所謂館中、蓋爲會典館無疑。然則先生爲葉襄纂必在丙寅以前。而乙丑又居京師、未他往、更有答葛君會典義例書。鈎稽參驗、系於本年、似不爲無據。詩稿卷一更有漢陽葉先生繼雯栽竹圖或亦是年所題。荒政（存稿卷九）中有云、「乾隆時修會典凡涉民事、删去虛文歸於實裏。俱高宗純皇帝丹毫改定。……乾隆二十年會典進呈、將先農壇齋宮改爲成慶宮。此改定

之見於記載者。且丹毫韋絲鈎勒及單雙圈撞寫式樣、尤爲使歸劃一。」此亦在會典館時所見外間無由知其詳、故亦系於本年。 先生之友平定張穆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三十二歲。

正月十六日、書左傳精舍誌後。（類稿卷十四） 書武城家乘後。（類稿卷十四）此文雖未署年月、按書左傳精舍誌後云、「左傳精舍誌武城家乘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是三書者皆無所謂是非之心也。」則此文爲同時所作無疑。 三月、作俄羅斯左領考、（類稿卷九） 俄羅斯長編稿跋。（存稿卷六） 五月、在德

州學舍、書唐書輿服志後（類稿卷十三）言婦人弓足、偏考經史、故書雅記、詩詞小說、纚纚數千言、爲後人作風俗史者省無限精力。眞所謂非以歷證談者之短、亦庶爲讀古史好學深思者之一助焉。　六月、在德州、撰亳州志木蘭事書後（存稿卷十三）證木蘭爲亳人、葬於完縣。　七月、丁沽落水五言古一首（詩稿卷一）句云、「脚蹋兩舷閑、魂飛人在水。拍浮我安能有人挽之起。楚語短後衣、方面亦大耳。」　十一月、作張炯滇門紀略跋。（類稿卷九）十二月望、作六壬書跋。（類稿卷十）此先生爲楊芳校刻六壬書時跋、予未見

其書尤致不誤。
嘉慶十二年丁卯、三十三歲。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類稿卷十四）二月二日、作書開元占經天道渾宗後。（類稿卷十）二月既望、書易緯是類謀後、（存稿卷十二）書開元占經九勢法後。（類稿卷十）同卷内如五行傳用亥正論、占憲論、尤宫應九星攷九宫紀年論、想均同時研討星算占經時所撰。四月、書武經總要後。（類稿卷十）有云、「淘金歌吾邑前輩所作、（按、宋邱濬撰。）欲爲校之、而行路無休息、爲牽連記於此。」「冬、至汲城。西北三十里太

公泉碑，乃魏定八年穆子容書。入廟，讀其碑云，齊太公呂尚者，此縣人也。（存稿卷十太公碑）十二月朔在汲縣望京臺寓舍，致成若瓘書。（類稿卷十一）中云：「推石鼓爲太武時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合。閣下一言，勝馬生萬餘言矣。」按石鼓究爲何時物，至今猶是聚訟。惟先生謂「韋韓詩與會議論，乃仰椽虛構」，或不然乎。又云：「此去輝縣有蘇門百泉之勝，日對佳山水，披覽講章語錄，閣下時時念我，當爲撫掌也。」按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宋邵雍、元姚樞嘗隱居於此。先生不滿於邵氏之學，故有語錄撫掌語也。「

冬、在衛輝。」（存稿卷十五阮宫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注）駐劄大臣原始。（類稿卷八）此篇計萬數千言。乾隆繼康熙未竟之業、西定準噶爾、一定回部、兩定廓爾喀、鈎稽敍述、眞良史筆也。

嘉慶十三年戊辰三十四歲。

二月、在百泉書朝野僉載後。（類稿卷十三）「戊辰春、登蘇門山、憶同鄒平成瓘薦中、新城何承壯履正蓬萊之游、得二十字、墨於泉亭。」（詩稿卷一）輝縣看新婚者二首。（詩稿卷二）句云、記取榴花影正長、是五月間事。秋、得明藏優字函唐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

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册、因撰時日宿曜經篇。（存稿卷十二）除夕、撰科舉之學不壞人才論。（存稿卷十二）

嘉慶十四年己巳、三十五歲。

凌廷堪卒、年五十五歲。

嘉慶十五年庚午、三十六歲。

九月、在宣城舟中。（存稿卷十四僞笑篇）十月十六日、作尼菴議。（存稿卷十三）「黟迎靄門外建書院、當碧山之陽十里、曰碧陽書院。舊有尼菴、直書院西南。邑人欲爲遷之、難其地、不果、則爲議以告尼。」十二月、

書河南府施志後。（存稿卷十二）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畢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士入局，宜盡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目迷。況良法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衍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苛求，而空談古文格調者，比戶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自單行古文格調與惟韓愈、歐陽修、曾鞏，咨於故實而又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黟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志局諸君子之不空談古文格調者。」按此篇及尼菴議必十月回黟後所作。嘉慶黟縣志藝文云：「庚午冬，俞子理初自北還，」可證。吾鄉乾隆歙縣志、黟縣志、劉

海峯時爲學官，參與纂修。先生深惡空談古文格調，或不滿於兩志，故發其旨趣如此。先生文綿密，其所撰著徵引繁博，端緒明晰。嘗謂「古作者嘗論文字，專重謀篇」。（見頤正堂文序）此實稽古有得之言，非怯薄空談者所及知也。

嘉慶十六年辛未，三十七歲。

「所著文裒然成二册，凡百篇。」（嘉慶黟縣志辛未吳甸華俞理初文序）按，卽後來所刻癸巳類稿，并無別有所謂文集者。

嘉慶十七年壬申，三十八歲。

冬至日，作臺灣府屬渡口考。（類稿卷八）

嘉慶十八年癸酉，三十九歲。

嘉慶十九年甲戌，四十歲。

三月，在北京拜斗殿寓舍，撰注韋方向程途，書讀史方輿紀要後。（存稿卷六）　歙縣程瑤田卒，年九十。

鮑以文卒，年八十五。

嘉慶二十年乙亥，四十一歲。

二月初吉，書人身圖說後。時在休甯縣北門汪氏書館。（類稿卷十四）　昏禮攝視議（存稿卷二）云，「休甯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轎迎新婿，令遇於街，

笞婿二十。（存稿卷二）文末未署年月。此年先生在休甯縣，意必目擊其事而作此篇。　十月二日，書釋文後，末署書於休甯縈荆堂京窗。（存稿卷三）「左傳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見一處。辟亶曰辟，傳見一處。辟女子，辟司徒之妻，見一處，各加反切。承學苦不易曉。多辟當云同僻，立辟當云音璧，辟亶當云同僻，辟傳當云同避，辟女子當云同闢，辟司徒當云同璧。以此推之，辟王曰同僻，詩之辟王則曰音璧，辟雝曰同璧。如此則音義俱了，承學又得假借通用古法，是聞一知二也。陸氏偶未深思耳。」此雖無甚深義，而先生文句組織透切中

邊亦何可及。是年冬，先生在黔度歲。題積翠軒圖云，「洗桐栽竹日扶疏，積翠園林好著書。手把一篇風幔捲，清光澄澈滿衣裾。」跋曰，「嘉慶乙亥秋，立人先生病中作懷人詩二首，此其一也。原注，御題有積翠軒圖，多名人題詠。予蹉跎未題，愧負良友。是年臘盡，正燮爲錄其詩於圖後。日月不居，形體逐遠，每過古築，輒有山陽鄰笛之感。御題大兄殷殷懷舊之意，念孝標重答劉侯書，今日之情，正當奚啻也。理初俞正燮識程君恩紱亦集御題兄所。程亦立人先生戚好也。」（墨跡藏胡敬庵先生處）立中按，孫學道字立人，黟縣人，存稿

卷十五有古篆兩孫君傳，立人其一也。此一年，先生均客休甯汪氏，意爲汪承霈延校其先人松泉詩文集。未得顯證，姑懸此說如是。姚鼐卒，年八十五。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四十二歲。

「在上元皇甫巷歸安嚴鐵橋可均亦以夜郎傳爲言。」（存稿卷七後漢書夜郎傳後）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四十三歲。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四十四歲。

在阜陽，聞人言棺以檀木爲上，往視之，乃樧木。（存稿卷十一木檀不應在釋草說）書儀禮集說少宰二篇

後，末署冬初阜陽書。（類稿卷三）晤嚴鐵橋於上元皇甫巷。（見存稿十二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 孫星衍卒，年六十六。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四十五歲。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四十六歲。

撰俞氏世譜序。（見譜前，從俞氏族人抄出。）輯宋會要五卷。（類稿卷十二）按此書似未輯成，其手寫之稿不知尚在人間否。大抵因徐松言，從永樂大典輯出數百卷，遂爲之擱筆。徐氏書今日有刻本。 夏，歸自昭文縣，（按，民國廢入常熟縣。）撰汪秀巖千文音義彙

略序。（見遺文。汪名夢桂、黟二都黄陂人、歲貢生。原書四卷、僅存一二兩卷、抄本現藏立中處。）

道光元年辛巳、四十七歲。

由附監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舉人。典試者湯金釗、熊遇泰。（見崇祀鄉賢事述）撰孫西江印譜序。（見遺文）中云、「道光辛巳五月、夏雨初晴、正燮坐西江齋中言之。」然則此年江南試前、先生固在黟。西江名廷晃、字冠賢、黟古築村人也。九月十五日、書廣韻後。（存稿卷三）「唐書藝文志始有陸慈切韻五卷、今提要引唐志云、陸法言廣韻五卷、唐志實無此文。……切

韻實用吳音，或孫愐②等依沈約改之。……法言家法極美。劉蕭大唐世說新語云，陸大同爲雍州司田，爲河東令，爲雍州司倉。大同閭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祖也。……李涪刊誤云，陸法言切韻，吳言乖舛，上聲爲去，去聲爲上。趙璘因話錄云，人檢陸法言切韻，謂吳人翻字太僻，乃不悉名賢專實。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人也。……或實望出吳郡。然祖居臨漳，仕居長安，考與兄弟同居臨漳，何能作吳兒語言也。」一案，清儒於廣韻多有糾正，且刻不一刻。惟其家世則鮮有鉤稽攷訂者。

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歲。

入都會試、謁副主考（熊遏泰）則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一疑正考取中、副未寓目。謁正主考（湯金釗）則又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駭問故、曰「爾卷監臨屬副主考宜細閱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閱。揭曉日、先折爾卷、見黟縣人、問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縣俞某、則今之通人也。副主考憮然曰、然則中矣。其實我兩人均未見爾文、故欲一讀耳。」（見戴熙習苦齋筆記。惟誤記先生之名爲廷燮、而又誤科目爲壬辰。）京邸題程曉芬舅氏月舫圖、卽送令子尹耕南歸五古一首。（詩稿卷二）先生舅氏昆季凡

七、（見有恒心齋文集卷八軒羽府君傳）四見詩稿。一、晩芬月舫圖二、舅氏振羽小照成問答體七截二首。（卷同上）三、透循陔舅氏之任即題其囊琴圖五古一首。（卷同上）四、奉題舅氏雲翔小照五律二首。（卷同上）句云、鄴架曾倉外、即指其藏書也。（此詩墨稿藏立中處見影印。）雲翔字軒羽、其孫名錫書、字松韻、有敦和堂書目、著錄七萬卷。（見黟縣三志藝文李文森敦和堂書目序）先生歿後、二子懋瑩、懋穎相繼下世、楹書數萬卷、半歸敦和堂、故著其淵源如此。 三月二十日、書後漢書夜郎傳後。（存稿卷七）因蔡補梅、

嚴可均兩人言，更證明許慎非卒於建光元年辛酉。清儒於説文研討至精，則許君生卒年月亦不可不論定也。九月初七日，撰地丁原始。（類稿卷十二）按：康熙五十一年，納丁於地，確爲清初一大盛事。而先生隙古證今之學，亦不偏於訂正古義，誠通儒之識也。同日，作關帝事蹟後識語。（存稿卷九）九月十六日，加書鈕尺等語於書舊唐書輿服志後。冬十二月，廣督阮宫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存稿卷十五）低一格案語云：「道光壬午冬十二月，京都多作壽文寄廣京者。因看正定李寶臣碑有王士則名，檢香山集見白

公以正月二十日生，亦宫保生日也。旅邸夜坐，因集此文。宫保爲余座師之師，適未出淨本，亦以語有猾激、漢陽葉年丈取去塗改用之，乃極和平。韓愈月蝕詩，鄭亞會昌一品集序，盧仝、李商隱集均存之，見文章異同有法也。小除日，記於黟縣會館。」

道光三年癸未，四十九歲。

道光四年甲申，五十歲。

道光五年乙酉，五十一歲。

道光六年丙戌，五十二歲。

在京師，爲程春海、祁春甫校御纂春秋左傳。阮元程公

春海墓志、「次年、（按、前文屬道光六年。）調湖南學政回京、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公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一家之學。」又存稿卷首附刻崇祀鄉賢事實、「手成官私巨書、如欽定左傳讀本云云。」而黟縣人黃德華爲先生同時後輩、所著竹瑞堂詩抄十八卷同治三年刻本卷一哭俞理初先生詩句云、「經受春秋動至尊。」原注、「道光二年、欽定春秋左傳讀本、係先生恭校。」記年似誤。　七月二十五日、通州舟中作文選注引書字識語。（存稿卷十二）九月朔、夏鎮舟中作文選自校本跋。（卷同上

）「舟中讀文選、所記爛然於眉上行間、四十日始畢。」此是出京由通州坐船、經山東、至皖北之夏鎮。該鎮爲南北衝道。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朔、爲三十五日。云四十日者、舉成數也。原校文選爲汲古閣六臣注本、現藏立中處。茲將余跋迻錄於後、「吾邑俞理初先生所校文選、其跋見癸巳存稿卷十二。予十餘年前在一舊家買得汲古閣六臣注本文選一部、有朱筆點勘、一至十八卷眉上行間爛然、殆遍餘卷亦始終不懈。校補奪文誤字甚多、心知必通人所爲。但書法端謹、鉤點跨勒、無縱筆疾書之跡。且嘗時見俞先生手書不多、疑爲過

錄本。頃韓俞先生年譜、列批校本書目、取舊藏此書反復審驗、則躍然意曰、「十餘年夢寐縈懷者、固在吾篋衍中。」攈米啼饑、挾鑽號寒、予之愚昧不學、抑何可笑。輒摘錄存稿中涉文選詞句者比而觀之。文選自校本跋（存稿卷十二）「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隈汧流其西。」校本、「本傳無衆流之隈兩句此注亦不言汧。」「又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觀。……則賦文昭明刪之。」校本「今東京賦無此可知還有刪句。」文選相沿誤字。（存稿卷十二）「顏延年赭白馬賦序亶馭攸趨迅注云庾中丞昭

君詞曰、……冰原斯代駄。顔庾同時、未詳所見。今按此隋以前相傳兩誤字也。顔賦是軍騎、言副馬多、字亦作馺、而誤爲馱。庾詞是駿。」校本、「此馱字疑是騎字、言儲趫迅之馬。隋唐時此文誤作馱耳。庾詞是駿。」又賦序疇德瑞聖之符注云、疇昔也。今案疇適讎、解爲上天報享之報也。」校本、「疇非昔也、與讎適、言報之也。」文賦注書後、（存稿卷十二）「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注云、他日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其説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殆可曲盡其妙、謂字傳寫者倒之耳。」校本、「當是謂他日殆可注、非言他日或能之。謂字隋唐本

誤衍。」其他相同者甚多，若一一録出，可以盈紙。至校正文注奪誤措衍，字畫俗繆，又非淹博宏通，深於説文者，即依樣過録，亦必錯妙百出。然則爲俞先生道光六年九月朔夏鎮舟中所校之本，鑿然無絲毫疑義。書無題跋印記，每册首頁有松韻所藏白文方印。松韻氏藏書淵源，詳見道光二年題萛氏雲翔小照詩下，插架七萬卷，大半俞氏巾箱，流傳有緒，尤佳證也。或謂書無姓氏，圖記亦可疑。蓋俞先生治學，校勘亦爲集證工作之一，等於劄記屬草。予所藏批本書蔡傳禮記集説及胡氏藏晚年校改本癸巳類稿，均未署姓氏年月，以彼例

此可以釋然矣。是年，黟縣建考棚，先生勸捐鉅款，旋游京師，不居其功。知縣吕子珏稱其忘名雅量。（見崇祀鄉賢事實）

道光七年丁亥，五十三歲。

作門客正義。（存稿卷四）先生年二十餘，即出遊，以所學客達官貴人，傭書爲活，介乎門客之間，故集證古今門客賢不肖與禍來之無端，用以自警而詔人。除樂户丐户籍及女樂考附古事。（類稿卷十二）此亦清之善政。「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後晉高帝、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尚存其舊，餘皆視爲固然。本

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擴清矣。」按，存稿卷十二野獲編目錄書後：「野獲編向覓其書甚難，今得刊印本。此書姚氏校刊於道光丁亥年，上兩篇文中徵引此書甚多，故系於此年，雖不中不遠矣。詩韻辨字略跋④末署云：「此板刻於紫陽書院，今無賣者。忽得一本於長沙市上，歸繙閱，因述其所見如此。丁亥六月。」然則此年先生又在湖南矣。先生之表弟程友石以是年卒於黔。（存稿十五程友石說文類求序）

道光八年戊子，五十四歲。

道光九年己丑，五十五歲。

九月，在黟。蘿摩別墅詩抄附錄云，己丑重陽，奠階屬正變校訂，至半癡贈畫詩止。律詩多秀逸，七言長篇直似北宋大家。朱滄湄先生謂其風格出塵，得之天授，不虛也。是日，半癡約登高因事不果，并記。（蘿摩別墅詩抄，黟人汪承恩奠階著，道光二十四年刻。）

道光十年庚寅，五十六歲。

河帥張侍郎自黃河出海夜泊開山詩次韻五古一首。句云，「庚寅夏五月，海壖親鼓汰。」 又和張河帥送銅鼓焦山歌。句云，「是時焦山秋正爽，江干初落芙蓉花。」是送銅鼓必屬九月。又云，「我共銅鼓住五月，」

是先生到張督署必在五月。既有前次韻詩可證，由五月至九月，恰五個月也。又云，「公肯放我早歸去，先訪公鼓江之涯。」南歸必過大江，經焦山也。又張河帥喜雪元韻庚寅臘月立春前三日也七律一首（三詩均見詩稿卷一）第二首無年月，以前後事年月參證得之。蘿摩別墅詩抄，「俞瑆初孝廉歸自河帥張芥航先生幕中，過訪陽羨，作此餞之。中有句云，應聘情難已。」原註，「時張公聘修行水金鑑。」眞佳證也。原詩未署年月，亦未及時景。意是年歲暮，自張署回黟省親，道過宜興，先生母程氏時年七十二矣。

道光十一年辛卯、五十七歲。

一辛卯正月、過揚州。一（見存稿卷八書五代史纂誤後）是去臘回黟度歲、正月復由黟過揚州赴河督署。

四月二十七日張河帥憙紗葛七律一首。（詩稿卷一）

冬、彭家馬頭舟中作黄大王傳。（存稿卷十三）

按、自庚寅五月至山東除歲暮過宜興回黟、本年正月復出、此兩年均在河帥張署、爲偏纂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予未見其書、頃見一北平舊書店書目、標此書爲俞正燮著。喜先生勤劬纂輯之勞猶未湮沒、而余鈎稽年月、又得顯證、彌足樂也。

道光十二年壬辰、五十八歲。

二月十六日、京平作七律一首。（詩稿卷二）意自山東河署入京、應陳碩士侍郎之約。故句云、「橐筆仰瞻雲彩煥」。　四月二十五日、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存稿卷九）計六千餘言、分別甄錄、作專史者當取法焉。　冬、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癸巳存稿張穆序）

道光十三年癸巳、五十九歲。

春闈下第、王藻商諸及門孔繼勳、邱景湘、吳林光、醵金爲刻癸巳類稿十五卷。（見癸巳類稿王藻敍原氏序

）歙程侍郎恩澤爲定其篇第序之。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黟俞君理初所著也。理初負絶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善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載極、見某册某卷某篇行、語卽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刋黑白、搖筆纚纚千萬言、某可據、某可勘、某不可憑、某宜斟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議、往事亦領、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徇博而支、徇斷而歧。宋後逮有明、豈乏博見強識。則絢虛卓、絀實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徹千古

之部、辯足以息萬喙之爭、言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察眞僞之涸、然後縱横勦窣、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也。纆牽於注疏則隘、呰離於訓詁則野。援證典確、孳甲新意、皆陶鑄於秦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陋。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塞。正窮乃稡、稡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醞釀、歧說旁溢、斯得之。尤善言天象暨日官法、以爲泰西法積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法衡某時象、是非犂然、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

察。乃至掌故之巨、名物之細、聲詁之雅、七緯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册、景教之碑、諸儒橋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丳、絲在檷、則又非常量所測識者也。加以受性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嫉賢必覼縷辨。於戲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聽強、審密不僫、其著作未可涯。此册斷自癸巳歲、故曰癸巳類稿。余爲定其篇第、覆讀之、甚愜也。爰就所窺及者述之、其諸廣遂、以俟大雅。道光十六年秋日。」按、癸巳類稿程侍郎有兩序、一作於十三年、所謂「今年春王菽原舘文分

校禮圖得一卷、以爲必有著述。出圖識理初、卽索其文梓之」。此序係十六年俞先生入京覆讀補作。(見程侍郎遺集京花寺賞牡丹分韻賦詩）以其詳述學術範圍功力最爲洞澈、故迻錄之。　癸巳、題陳登之罷讀圖。原稿珍字下雙行注、「君祖凝齋公集有記平糶事。」甘時人寶應宋塼詩。原稿師字下雙行注、「⑥畸人尊肅刻本詩稿不應刪。監江寧府都酒務記、天禧二年八月、少府監鑄甘氏藏詩。以上三詩原稿在劄記中、二三首先生自加密圈、與罷讀圖詩隔一葉、又同見刻本詩稿卷二。　九月望、天津舟中補記輯五代史記注始末。

（存稿卷八）是出京回黟矣。十一月十九日，看定僉文集。（立中藏古今體詩，初開樣版，尚未列卷數。）題護葉内「詩文能接連難，接連後能斷更難。余苦詩文綿密，以是喜定𥳑手筆，謂之文場彀士。癸巳十一月十九日，理初記。定𥳑他日自覽之，必謂理初識其不通也，奈何。」下鈐出入大吉白文方印，并一似存字押案，出入大吉係漢銅印，見高鳳翰印譜。手寫劄記中有三處亦鈐此印。又集中僞鼎行詩批眉上「此詩不可存」，然則先生與龔定𥳑文字之交似非泛泛矣。十二月二十九日，毋程氏卒，年七十五。以目眚不肯留遺容。（

見道光十七年題五弟見初行看子及俞氏家祠中木主）

道光十四年甲午、六十歲。

是年嚴鐵橋與徐星伯書云、「去冬及今夏屢見理初。」又存稿卷十二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春夏間兩見其本於嚴州鐵橋官舍。」是先生春夏間在嚴州也。

道光十五年乙未、六十一歲。

兩湖總督林則徐聘纂湖北通志、書成、典博詳明。（見存稿附刻事實）十二月、在黟、爲孫茂之題畫册五言

七言古各一首。（畫藏立中處見補遺詩。）

道光十六年丙申六十二歲。

三月，在京師。程侍郎遺集卷五丙申三月下浣邀陳雪鱸先生俞理初黄鐵香温如心孫柳君集豐臺花寺看牡丹分韻得寺字詩。書黄大王傳後。（存稿卷十三）

丙申十月十日，與新城陳淮生行臨清堰上謁神像，用唐衣冠，似宜改依禮制。又謁天后祠，有睡像，以爲當用火居道士住持，道士婦承值，則人神均安。過兩壩三閘，得兩神佑。余於辛卯冬作大王傳，今六年，始至其祠。因記所見於此。

道光十七年丁酉、六十三歲。

正月十八日、撰程友石説文類求序。（存稿卷十五）

客兩湖總督林則徐幕、爲參訂其先人舊稿、校訂海國紀聞。（見林則徐海國紀聞序）　祁寯藻侍郎視學江蘇、爲校宋本説文繫傳。（見予所藏劄記原序稿）

五月初五、讀元詩、在漢上。　七月初四、讀青箱雜記、抄數行。　八月二日丁未、在江夏。（同見手稿劄記）

道光十八年戊戌、六十四歲。

修涿學記、代潘侍郎作。（原稿見手寫劄記、錄爲遺文。）

張石州龜硯七古一首。　道光戊戌吴紅生舍人

以乾隆丙子閏重九尊祖畫箑詩册屬和七律一首。憶家園梅樹戊戌五月京城作五古一首。喜王菉友至黟縣會館閒話五古一首。何子貞分册索書作此五古一首。捉蝨七古一首。補鞋七古一首。代李雲舫壽座師潘中堂五律四首。（按，以上詩均依手寫劄記次序，又見詩稿卷二。其代李雲舫詩未刻，見遺詩）此年，「公車在都。……至十月，碩士侍郎之公子淮生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因與偕謁祁淳甫學使，學使厚佽之，約其春初復來。」（張穆癸巳存稿序）

道光十九年己亥，六十五歲。

正月、訪祁學使於江陰。……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及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書舍教。（見張穆癸巳存稿序）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存稿卷十二）此嘉慶乙亥以前全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如觀察之力。時歙鮑氏欲爲刊於揚州、而不果。……歸安嚴鐵橋廣文同人鐵寫、裁貼成之。丙子及戊寅兩晤鐵橋於上元皇甫巷、相與檢文及目、因言文已大備。然文選顏延年侍宴曲阿後湖詩注七命注均引越絶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有大翼艘、中翼艘、小翼艘、廣長丈尺之文、應補入

周伍子胥文。又多引莊子、爲今書所無、應彙尋莊子逸語、補入周、莊周文。太平廣記載異文記、任升之藏鍾山壙銘、見唐書儒學郭欽悅傳、言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任昉得銘、爲東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葬。閱五百十二年、六千三百十二月、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日而隮。其文奇譎、似左傳絳老人、應補入東漢闕名文。抱朴子有内外篇成書、此例不收、其自序則收之。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抱朴子軍術、有大將軍用九宮三五之法、文及篇目皆本書所無、應補入晉葛洪文。同人以爲然。丙子後、鐵橋復搜校古書及金石稗官、

其文眞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之一。……日照許印林司馬出所攜金石拓本、彼此相勘、或改補一兩字、相視大樂。……己亥春、於江陰李申耆山長處見此目録、爲乙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秦目。然即此本所類聚、能得其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俗及古人衣物舟車、飲食好惡之眞、已可爲有用之書矣。……因録存此、既可以自成一書、他日挾此遍游州城京鎭村、謁鐵橋乞其書以補此目、尤易爲力。此目經數寫、如漢中山靖王聞樂對人人能誦者、當時實已入編、而此目遺漏。如此類、俟他日從鐵橋目補。此時多留浮紙、以爲他日快意縱

筆地也。己亥十三日。」按、讀此、可知吳山尊謂爲孫淵如所纂未爲無因。（楊守敬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跋）十月、撰校刊宋本說文繫傳序。（原稿藏立中處、見影印在譜前墨跡。）

道光二十年庚子、六十六歲。

四月十二日、卒於江寧惜陰書舍。（有恆心齋駢文卷四及俞氏家祠木主張穆序以爲卒於五月、誤。）葬一都深坑。

長子楙塋、字慈方。有恆心齋集卷十云、「楙塋篤學、有父風。……甲辰春在京師、兄叔父來始知昨秋卒於杭州。」然則當是卒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次子懋穎、字懷方、生卒年月不詳。　元配王氏、諱發弟。繼配萬氏、諱嬌。生卒年月不詳、均與先生合葬。

校記

①毋：當作「母」。
②孫恫：當作「孫恤」。
③妙：當作「繆」。
④未：當作「末」。
⑤偏：當作「編」。
⑥畸：當作「時」，見上文。

譜餘

先生東門賃舍迤北沿溪而上有一書店、先生在籍時、輒往店中買書、厚訂整齊。今其後人猶藏韻書一種、極普通之本。內缺一頁、手書端楷補入、并鈐名印。其所藏數萬卷、半歸程氏敦和堂。憶予幼時、在程氏見舊刻大學中庸一厚册、朱墨爛然、殆無隙地、爲先生所批校者。據老書友汪殿榮所說及予目睹。

先生精占經及天宮書。黟城北門外跨溪有一石磯、往往徘徊其上、仰觀乾象、一歲豐歉、喜爲鄉人預告。據故老傳說。

所撰黟縣山水記、每出遊回籍時、輒偕葉有廣程驥等分

日往遊、非一時所作。其文如水經、每每點綴一二短句、而山脈水流、映帶生動、輒成絶妙之文。葉、程兩氏又長於輿地、故尤徵精碻。據采山水記原文及葉氏後人所傳說。

元和朱駿聲氏爲黟學博、喜與先生商討舊聞。予藏答朱氏撰文名稟一紙、足見兩先生過往論學之密。黟爲窮山小邑、同時竟有兩通儒、佳話流傳、眞足爲山川增色。据予所藏俞先生手書名稟及各家傳記。

先生家貧性介、縞紵之入、僅敷買書。浙江王蔭槐令黟時、除日就先生商略舊學、索債者躊躕戶外。王令密使從者至縣署取償、不令先生知。據黟縣三志。

吾鄉雖僻陋、當日風氣、家道殷富者喜購書、延攬通人涉覽。古築孫氏居敬堂客先生時尤多。予所藏畫冊、先生稱爲茂之六弟者、卽其後人也。據題畫冊及先抑齋師所述。

黟同時學力與先生相等者、僅有汪南士先生。所輯七家後漢書、英吉利攷略、十三經校勘識語有刻本外、餘稿恐已散失。今杏墩胡氏藏先生晚年校改癸巳類稿內有南士先生批注多條、皆當時面相質證者。相傳兩先生同舟赴江南試、以背誦經史或時憲書爲笑樂。據校改本癸巳類稿及黟兩先生傳。

從遊之士、同邑如湯球氏、輯有十六國春秋、晉書輯本。程

式金氏、有說文類求。再傳若子程鴻詔氏、著有恆心齋集。其所著均流傳甚廣、而責信者、王以寬一以詩鳴、一以雜著稱、均嘗爲先生弟子。雜采吳已兩編及各人傳略所述淵源。

譜餘補二條見叢仁實先生見聞偶筆

黟縣俞理初先生正燮、應禮部試、總裁爲歙曹文正公振鏞、儀徵阮文達公元。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等過三場五策詳贍者、必以爲理初也。及榜發不見名、遍搜落卷、亦不得其試之文。文正徐取一卷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言平生最惡此瑣瑣者、已擯之矣。撤彌封諗之、果然。

先生生平酷嗜書。黟有富人築宅於鄉、名曰居敬堂、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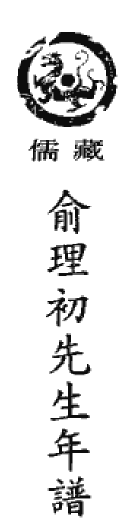
萬卷。先生歸輒詣覲孫、爲授餐焉。一日入城見、衙役新葺一宅、供張清雅。詢之、則曰、孫某富家、今兄弟析產失和、將訟於官、設以待之。先生聞言心感、卽回孫氏、以狀告之、且諒不和之害、尋竟得寢。

詩文補遺

四養齋詩稿，據程鴻詔氏跋：「夫子之詩散佚多矣，此僅有存者。」檢程侍郎集卷五丙申三月下浣邀雪甌先生俞理初、黄鐵香、温如心、孫柳君諸君棗花寺看牡丹分韻得寺字，則先生亦應有詩，顧未見。今僅據予藏畫册爲先生所題五七古各一首，遂録之。又代李雲舫壽詩四首，從手寫劄記中録出文六篇，一一注其采自何處。輯佚補遺，固後學之責也。癸酉冬，王立中識。

題畫詩一

題畫詩二
壽座師潘中堂代
汪子秀千文音義彙略序
孫西江印譜序
俞氏家譜序見譜前
重刊宋本說文繫傳序見影印墨跡
涿學記
墨臼銘



遺詩

題畫乙未十二月爲茂之題畫册

一石如象鼻，横枕大江濱。踞石誰氏子，無乃太古民。磴道穿石腹，上與塔院鄰。下聞須洞聲，波礫起鱗鱗。問渡人多暇，意與蘆葦親。我知風起處，此地杳無塵。端坐任談諧，何勞遠知津。布帆視無恙，不問越與秦。從知心太平，觥飫及良辰。

題畫乙未十二月題孝茂之六弟

碧梧新洗新筠脱，松枝短短穎見末。知道春深萬昌榮，醜石呈嬌緑苔活。此圖風格近百年，細意肖物色新鮮。寒冬

祓幀硯方凍，忽覺生意滿眼前。壽芳近識家山好，那忽悠悠涉長道。掩卷佇思一逌然，天涯何處無芳草。

代李雲舫壽座師潘中堂 錄自手寫劄記

瑞靄澄霄漢，榮光壽宇敷。三天嫻禮樂，一德協唐虞。霖雨蒼生祝，篇章衆士模。清名從及第，懸望在都俞。

薛臺非養望，愛敬願難勝。聖許雲山暇，天教福祿膺。崢嶸支八柱，壽世作三朋。寵錫符羣望，都由瑞氣凝。

內省樞庭重，平章素望優。辛勤襄密勿，臣不耀謀猷。肅穆風行遠，寬和信舉輶。即今休養意，公惠足千秋。

小草蓬萊植，曾承雨澤偏。爲郎慚落拓，著錄記周旋。北闕

龍光溥、南門壽曜躔。蚌蠓同忭頌、德廣及垓埏。

遺文

千文音義彙略序抄本

子秀先生素通法家醫家言，其排類精審，由天性然也。正燮少與共席硯，獨知其詩文以爲隱秀幽折，時入逸品。嘗戲語曰，吾能屈詘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先生弗以爲忤也。庚辰夏，正燮自昭文歸。昭文有周君少霞者，以知音名雍正間，辨文字於舌齶脣喉，持之甚堅。吾邑孫君蒙葉君有廣亦持此義，若共一喉舌者。予欲以質之孫君、葉君，已殁，而子秀素攻此學，則吾不知也。適子秀病，予省視之，亦未一言及此。及先生殁，始見此書，以音相從而叶之

附之、字音皆從其類。予審覽之、始知此爲有用之學。此書行而小學聲音可以一歸雅正、子秀眞可謂愛素好古之士哉。惜向者與語之淺也。子秀病時、猶懇懇於是書、字蹟倚邪參錯、若不勝目力者。且云所收未全、此眞實語也。然非經始之人、則無從補之。顧其例顯白、覽者得其意、或偶有所觸、日益一字、或月益一字、此則邢劭日思誤書之意。而子秀此譔留於人間、不失爲完書也已。嘉慶庚辰九月、同里俞正燮拜手書。

孫西江印譜序見嘉慶黟縣志

刻印用繆篆、謂官印也。其法或以疊文、或彼此糾結使茂

美。私印則用小篆、亦有參以繆篆者。西漢官印多五字、東漢始不用土德之說。今所傳得官印、多東漢以後章也。大約鑄字端重肅穆、可用爲篆法。近人得漢魏瓦當、其篆文增減出入、似亦繆法、而悉佳妙、過漢碑頭篆文遠甚。西江愛素好古、輯所得公私銅印二百餘方、自漢時似繆非繆以迄元時畏吾兒文、糾繆奇怪、以石臨之、盡其妙於方寸分矩之中。至刓漫處、亦畢肖、可謂奇作矣。吾郡刻印者向宗程穆倩、與浙分派。程握刀意思圓厚、似岐山石鼓。自巴君子籍、孫君雨茗互獎勵以漢法、遂融浙派。雨茗令子濬川尤善鉤摹、篆隸能逼眞。今墓有宿草矣。雨茗爲西江族

兄、濬川則從子也。道光辛己五月、夏雨初晴、正燮在山江齋中言之、輒慨然撫此卷、不無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思耳。

涿學記代潘侍郎從手寫劄記錄出

某某視學畿甸之三年、丙申至戊戌涿人士喜學宫工成、以熙起之情請于州牧刻事樂石、屬其文於督學使者。使者以爲涿于京府其衝繁、州民樂儒風、士通時務、其固然也。溯儒澤之盛、源于先儒漢九江太守盧君子幹。今以戴禮王制、文王世子、學記、儒行、大學、古人立教承學規制、其留遺至今得以因革損益、各臻明備者、康成鄭君實從盧君所

敘略行世、所謂禮記者注之。然則官于涿土及涿人士景仰先哲、皆能深思古人所以立學之意、敬愛保護之、埽除修葺墳竁、無使傾圮。涿于學、視他州縣宜爲易。官于涿者、以儒爲治。生于涿者、文章根經訓、制行以古人爲則。其於修學之舉、衆視爲當然、又非徒爲好義而已。國家制度美備、立學溥而遠、學田學祿、爲費多矣。工程不賦于民、學宮輪奐之後、若無須橐鼓也者、涿牧趙君庭椿久于其任、政成民和、師儒亦勉率厥職、士民故能敬業樂羣、于其所當爲者樂爲之如此也。君子學以致其道、涿士之游于學、居于學者、內本鄉先輩大儒盧君傳經之意、以端其志業、上

體朝廷教士敦本務實、以善其身、修飭其行、昌大其文學、豈非涿俗之美、而賢牧及爲師儒于此者之所屬望歟。先是、學宫將議修、前兩廣制府盧宫保坤輸白金千兩、涿人士皆以爲當、因而輸錢赴工、集事甚易。此鄉先生懿行、宜爲表著者。宫保故九江太守之系裔、於此益見涿人士不忘彝訓、而先儒有後禄、如涿盧氏之比、尤可使務學者知所觀感興起矣。

墨臼銘 原器藏黟縣碧山汪氏

啓賢汪翁墨臼、永保無斁。翁生萬曆時、卒于康熙庚戌。孫曾守彝訓、保門戶、敬藏遺器。道光三年、邑後學俞正燮謹

爲題識、且作銘。

潘谷釆烟、自我作故。膠麝之融、投以萬杵。有隱君子、碧山搆宇。抄籍巾箱、琢形璜琥。積墨能磬、遺經克序。式念勤勞、鼎來簪組。惟白有朋、孟峯當戶。

退菴自訂年譜

清・梁章鉅 自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光緒元年刻本

《退菴自訂年譜》，清梁章鉅自撰。清光緒元年福州梁氏刻《二思堂叢書》本。

梁章鉅（一七七五—一八四九），字閎中，又字茝林，晚號退菴，福建長樂（今屬福州市）人，清經學家。嘉慶七年進士，歷官禮部主事、軍機章京、禮部員外郎及知府、布政使、巡撫等。官餘不廢著述，於經學有《論語旁證》、《孟子旁證》、《夏小正通釋》，於小學有《倉頡篇校證》，於史學有《三國志旁證》、《國朝臣工言行記》、《樞垣紀略》、《退菴隨筆》等。此外精考據，擅詩文，其他著述尚多。

此譜爲章鉅自撰，記至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七十歲止，記仕歷及家事、著述，間及史事，有一定史料價值。此譜紀事較明晰，文字亦簡潔，大抵可書者已無餘錄，而已書者似有可删，如尋常遊歷交往、私宅修築始末之類。章鉅卒年七十五歲，譜記至七十歲，尚闕五年事蹟未續成，後人亦無補作者。

退菴自訂年譜

退菴居士系出安定梁氏、名章鉅、字閎中、又字茝林、晚年自號退菴。由泉州宋丞相文靖公派下分居福州長樂縣南鄉之江田里。 國初、遷居福州城中。自前明迄今十五傳、皆爲郡縣學諸生不斷。河間紀文達公督學閩中、以書香世業扁旌吾閭。乾隆四十年乙未七月初六日、生於福州滸仁里。時先考贊齋公上公車未回。是年、先叔父九山公成進士、入翰林。贊齋公諱贊圖、字斯志、又字贊齋、行二。乾隆戊子、與同懷弟九山公同舉於鄉、考補 內廷咸安

宮教習。門下士濰縣劉鴻翱拜撰諱

丙申、二歲。

丁酉、三歲。長房伯兄虛白公初名功，攺名際昌入縣庠。

戊戌、四歲。虛白伯兄爲發蒙、先妣王太夫人自課之。

己亥、五歲。十月、先大母林太淑人棄世。是年、聶齋公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回里、即丁憂。

庚子、六歲。在家讀書、先考自課之。

辛丑、七歲。先考授徒於經院巷彭宅、隨往讀書。

壬寅、八歲。先考授徒於開元頭林宅、隨往讀書。

癸卯、九歲。先考授徒於楊橋巷蔣宅、隨往讀書。始學作小詩。是年、同懷弟章埔生。

甲辰、十歲。先考授徒於鹽法道德清戚公署齋。閏三月、先妣王太夫人棄世。太夫人少以孝稱、在室時、嘗割臂肉療父篤疾。先考為作傳畧紀之。

乙巳、十一歲。先祖天池公棄世。公弱冠即為名諸生、以耆儒宿學教授里中五十餘年。值八十壽、紀文達公有文祝之。（文載公集）至是考終、年八十二歲。是秋、先考為廈防郡丞漢軍劉公延請課子、隨往讀書。福州距廈門五百里。是冬、以

臺灣林爽文滋事，軍興孔急，道梗不得歸。

丙午，十二歲。仍在廈門廳署。始學作八股文，並隨先考偕同里先達鄭蘇年光策、何實齋西泰、林于川雨化、張夔邦經邦諸公徧游廈島各巖洞，復泛海覽鼓浪嶼之勝。時廈門洋船叢集，商賈殷賑，仙山樓閣，甲於南天。聞近日井里蕭條，大有今昔之感矣。是年，長房三兄曼雲公初名霞，改名運昌。入縣庠。

丁未，十三歲。冬，隨先考回福州，移住新美里，與九山公同居，從盧白伯兄學舉子業。

戊申、十四歲。學使者雲間陸耳山師錫熊甄別生童，余以第九名童生、録送鼇峯書院肄業。山長爲孟考功瓶菴先生超然、都講卽虛白伯兄也。

己酉、十五歲。春隨先考從仙遊金石書院讀書。秋、與四房四兄澤卿公雲銑同赴長樂縣試、受知於漢軍王弼齋師佑郊、録取第二名。

庚戌、十六歲。與三兄曼雲公同在鼇峯書院二賢祠讀書。

辛亥、十七歲、受知於丹陽吉渭厓師夢熊、以第一名取入長樂縣庠。是年、隨同邑陳茂貞師士偉讀書於觀音橋齊

氏之漱芳軒。

壬子、十八歲。隨外舅鄭蘇年師讀書於洗銀營趙氏之紅玉齋。是秋鄉試、卷備而不薦。

癸丑、十九歲。仍隨蘇年師、始學作詩賦雜文。是年、四兄澤卿公入縣庠。

甲寅、二十歲。隨林暢園師茂春讀書於洗銀營陳氏之鳳池書屋。是秋鄉試、與盧白伯兄、𡖖雲三兄同舉於鄉。座主爲歙縣程蘭翹師昌期、仁和關晉軒師槐、房官爲涇縣吴虚谷師濬。

乙卯、二十一歲。會試、薦而不售。房官爲鄱陽胡果泉師克家。遂留京過夏、考取景山官學教習。是年、澤卿兄舉於鄉。

嘉慶元年丙辰、二十二歲。會試、薦而不售。房官爲山右李石農師鑾宣。五月、由運河回閩。七月、患瘧、至重陽始到家。冬至前一夜而止。歲杪、鄭夫人來歸、邱縣年師長女也。

丁巳、二十三歲。授徒西門街劉宅。

戊午、二十四歲。授徒南營姜宅。章堉弟入縣庠。是冬、先考以知縣選期將到、呈明不願外任、選得汀州府甯化縣學

教諭、挈章堉甥赴任、而命余上公車。

己未、二十五歲。會試、薦而不售。房官爲吳縣吳少甫師樹萱。同房曼雲三兄遂成進士、入翰林。六月回家、仍在蘇年師館中課文。

庚申、二十六歲。大兒逢辰生。輯東南嶠外書畫錄二十卷、自爲序。

辛酉、二十七歲。會試、以九山公爲内簾同考官、回避未入場。與大挑、又不得、乃就補　景山教習。

壬戌、二十八歲。會試、以二甲第九名成進士。座主爲紀文

達師、鉛山熊謙山師（枚）、滿洲玉研農師（麟）、大庾戴可亭師（均元）、房官爲高陽韓湘帨師（掄衡）。朝考、入選第二名、因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師（珪）、大庾戴文端師（衢亨）、長沙劉文恪師（權之）、滿洲英煦齋師（和）、那繹齋師（彥成）、萊陽初頤園師（彭齡）、浦城祖舫齋師（之望）。引見、以翰林院庶吉士用。教習師爲黃陂帥仙舟先生（承瀛）。是秋、聞先考甯化之訃、踉蹌南奔。由江西取道汀州入甯化、計署中視含殮者、惟章埼弟一人、痛哉。

癸亥、二十九歲。正月、始至甯化學署。四月、扶櫬回福州。從

菴由中編輯翼齋公遺詩文兩卷、行狀一卷、又輯家譜四卷。

甲子、三十歲。鄭齋年師終於巃峰講席。與同門友涉縣陳名世同校刊西霞文鈔兩卷、爲之序。吾師遺文、此其一斑也。

乙丑、三十一歲。二月、服闋進京。散館、以二等第五名引閭見改部主事、籤學禮部、入儀制司行走。是秋、因病請假回籍。在部時、輯南省公餘録四卷、謝鄉泉先生振定爲之序。嗣後拓爲八卷付梓。

丙寅、三十二歲。家居、輯長樂詩話八卷、自爲序。

丁卯、三十三歲。掌浦城南浦書院講席。秋、李季生雋文游武彝、有游記及詩紀之。離緣齋師、陳恭甫編修壽祺各爲之序。

戊辰、三十四歲。仍赴南浦講席。秋、爲本省撫部張蘭渚先生師誠延入幕中、爲撰擬奏冊及奏御文字、並校勘所進遺書數十種、各加按語、如四庫書提要之例。

乙巳、三十五歲。仍赴南浦講席。輯東南嶠外詩文鈔若干卷、陳恭甫爲之序。

庚午、三十六歲、仍赴南浦講席。輯夏小正通釋四卷、南浦詩話四卷、皆祖觴齋師爲之序。

辛未、三十七歲。復入張撫部幕、與陳恭甫分纂　御製全史詩註六十四卷。是春、爲先考妣合塋祖觴齋師爲之誌銘。事畢、仍赴南浦講席。校補倉頡篇三卷、選瀛閩文典制鈔四卷。是年次兒丁辰生。

壬申、三十八歲。仍赴南浦講席。秋後回家、開藤花吟館、集里中諸名流觴詠其中。有藤花吟館畫卷、陽湖李申耆邑侯兆洛、歙縣程春海侍郎恩澤並爲之記。

癸酉、三十九歲。仍赴南浦講席。與鄭松谷鵬程、林蓼懷軒閑二親家重游武彝，又與全生徵蘭游漁梁萬壽寺、志乘所謂天下十大名山之一也。是冬、挈眷進京、在浦城祝東巖親家昌泰有斐園中度歲。

甲戌、四十歲。三兒恭辰生於台莊舟次。八月抵京進署銷假、仍在儀制司行走。是歲、由運河北上滯居漕艘中百餘日、取舊讀昭明文選筆記之件編錄而增益之是爲文選旁證之權輿。自是、每年趨公之暇、輒涉筆焉。

乙亥、四十一歲。同劉芙初、吳蘭雪、陳石士、李蘭卿謁翁覃

溪師、爲蘇齋詩弟子者三年。是夏、聞四叔父九山公之訃。公諱上國、字斯儀、又字九山、乾隆乙未進士、歷官翰詹科道、擢至太常卿、終於廣西學政任所。陳恭甫爲銘其墓。

丙子、四十二歲。兼精膳司幇辦掌印。是秋、考選軍機章京、以第一卷引　見　記名。是冬、入宣南詩社、胡墨莊侍御承珙、潘功甫舍人曾沂各爲之記、輯春曹題名錄六卷。

丁丑、四十三歲。四兒映辰生。秋、與顧南雅蒓、龔季思守正二同年游西山、有詩紀之。又與陳石士編修用光、陶雲汀給諫澍、王北堂朗經壹齡游昌平、有文紀之。

戊寅、四十四歲。入直軍機。是秋、扈　蹕盛京、來往七十三日、游醫無閭及松杏諸山。以校勘科場條例蕆議、晉一級留任。旋以扈從議叙加一級。

己卯、四十五歲。三月、扈　蹕東陵、南苑。　公餘、偕同人坐山轎、登雲　寺。又於月夜上古中盤飲至漏晨、始下。入直、各有詩鈔。是冬、以　覃恩誥授奉直大夫、誥贈先考如章鉅官、先妣王氏爲宜人、　封妻鄭氏爲宜人。

庚辰、四十六歲。扈　蹕灤陽、加一級。又恭送　睿廟梓宫、加一級。又恭迎　覃恩兩次、各加一級。是役、恭送　睿廟

升遐、變生倉猝、前無故實可稽、樞廷直務塡委。而禮臣隨扈者堂官僅黄左田大宗伯鉞一人、漢司員僅章鉌一人、奏疏文移、責無旁貸。時樞臣禮臣皆日數召見、斟酌典禮、體大思艱。余以一小臣、往復其間、艱苦之餘、益增凜懼、益不敢休息者徹數晝夜。自禮部堂屬官續到者數人、乃始分任其勞、藉免隕越云。九月回京、兼祠祭司行走。是冬、以覃恩誥授中憲大夫、晉贈先考爲中憲大夫、先妣王氏爲恭人、誥封妻鄭氏爲恭人。

道光元年辛巳、四十七歲。五兒徵辰生。二月、以補授主客

司主事引　見。仍在儀制、祠祭兩司行走。禮曹四司、至是乃偏歷焉。三月、扈　蹕易州、以恭襄　山陵大典議叙、加隨帶二級。四月、以考試差引　見。六月、由軍機大臣以行走勤慎議叙、奏准郎升員外郎、先換頂戴。十一月、以補授儀制司員外郎引　見。是年、充　大清通禮館纂修、又充內廷方略館纂修。又以與同人分校遼金元三史地名人名官名、余分得金史全部、又分纂西域圖志、未成書。

壬午、四十八歲。由禮部堂官以才具練達、克稱厥職保舉、京察一等。二月、由吏部引　見、奉　硃筆圈出、交本部堂

官查看。復加才識　精明、辦事老練、堪勝外任考語。引　見記名、以繁缺道府用、仍加一級。閏三月、授湖北荆州府知府。次日、具摺陳謝、　召見於　乾清宫西房。五月、挈眷出都。六月、蒞荆州任。是月、即奉檄兼護荆宜施道、兼管荆州鈔關監督。先是、所屬監利縣與沔陽州民以爭水相仇殺、官不能治、大府檄予馳往查辦。乃先以詩歌代爲文告勸諭之、又爲親莅水濱、議清界址、兩境士民悉服、其患遂平。公餘、編輯樞垣紀畧十六卷、朱詠齋同年士彦爲之序。蓋前數年在樞直時稿本、至是始彙次成書云。

癸未、四十九歲。擢授江南淮海河務兵備道。五月、挈眷由大江順流東行。六月、至清江浦莅任。輯江漢贈言二卷、皆楚省僚衆士民送行之作。黎湛溪河帥（世序）爲之序。九月、以緝降安瀾議敘、紀録二次。是冬、以　覃恩誥授朝議大夫、　誥贈先考如章鉅官、　誥贈先妣王氏爲恭人、　誥封妻鄭氏爲恭人。

甲申、五十歲。以前在方略館校勘金史書成、由軍機處奏淮、從優議敘、加一級、紀録二次。九月、調署江蘇按察使、駐滄浪亭行館。有滄浪亭題詠兩卷、裁蘭湝先生、林少穆尚

書則徐各爲之序。十月，以霜降安瀾議叙，紀録二次。十一月，回淮海任。值高家堰失事，勞勞襄辦者三閱月。有上嚴小農河帥烺乞免調任淮揚道書，上星使文秋潭孚、汪瑟菴廷珍二尚書請修復堰圩二隄書。

乙酉，五十一歲。春，管理盤運漕糧總局。五月，調署江蘇按察使。七月，又調回盤運漕糧總局。九月，將滯漕二百萬石全數盤運渡黄北上。是役請撥銀一百一十萬，至是竣事，計節省銀三十二萬。奏入，自督部河帥以下皆甄叙有差。遂擢山東按察使。先是，制河二大府銳意治河，方議挑闢

孟河灘以取道、又議改上流海口以利運、又欲開王營減壩以洩漲、悉係淮海所轄地方。余皆力陳其不可、以去就爭之、事遂不果。迨余去任、始紛紛興辦矣。是年、大兒進辰登鄉薦第二名。

丙戌、五十二歲。進京謝　恩、蒙　召見三次、賜克食二次。二月、抵山東任。十一月、調補江西按察使。未行、兼署山東布政使、擢江蘇布政使。輯古格言十二卷、湯敦甫協揆金劍、劉次白中丞各爲之序。

丁亥、五十三歲。抵江蘇任。輯東南棠蔭圖詠三卷、皆山左

僚宗士民送行之作。朱蘭坡同年 珔 爲之序。是役順途登泰山。莅任後，督同李蔦峯太守 景嶧 修治泖湖，一月而竣事。旋請籌款挑濬吳淞江，即於是冬興工。督同陳芝楣太守 鑾 往來催查。次年夏竣事。

戊子，五十四歲。以挑濬吳淞江議叙加一級。修滄浪亭工竣，記而碑之。輯滄浪亭志四卷。又建吾宗伯繼高士祠，記而碑之。輯梁祠紀略二卷。朱蘭坡爲之序。是歲以 覃恩，誥贈先曾祖砥峯公爲通奉大夫，如章鉅官。先曾祖妣林氏爲夫人。皆章鉅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呈請上貤者也。

誥贈先祖天池公暨先祖妣林氏先考暨先妣王氏亦如之。

己丑、五十五歲。九月、撫部陶雲汀宫保奏請護理江蘇巡撫、宫保入　覲之缺也。輯吳中唱和集八卷、作者二十一人、皆壬戌同年之在吳與適吳者之詩、自爲之序。又作小滄浪七友畫卷、刻石於滄浪亭壁、朱蘭坡爲之記。

庚寅、五十六歲。八月、奉　命護理江蘇巡撫、陶宫保擢督之缺也。十二月、復奉　命護理江蘇巡撫、盧厚山宫保坤擢督之缺也。是年、始徧游吳下諸山、各有詩冊畫卷紀之。

辛卯五十七歲。江淮大水成災、流民蔽江而來、每日以萬計。乃率屬捐廉、出示募捐、一面給船咨送、一面設廠留養計自初秋至冬孟三月餘日、資送出境者六十餘萬人。自初冬至次年春季、在廠留養者四萬餘人。復自捐棉衣萬襲、以爲廠中禦寒之具。於三月末、陸續資送北返、沿途頗有頌聲。何竹薌郡丞士祁爲作目送歸鴻畫卷、高雨農舍人澍然爲之記。

辛卯五十七歲。修復練湖牐壩。是冬、回空軍船藉以無阻。又籌款奏請興挑孟瀆、三河、未竣事而去。編梓亡友程春

廬府丞同次遺詩四卷、題曰甯齋詩存、爲之序。

壬辰、五十八歲。二月、奉 命護理江蘇巡撫、程梓庭中丞祖洛擢督之缺也。計余官大江南北、歷觀察、臬、藩、旬宣並四權撫篆、前後凡八年有餘。江省吏才最盛、余歷任所薦舉守令不下數十輩、皆執弟子禮甚恭。而如陳芝楣蘇藩石廷玉、劉次白、趙竹泉炳言、皆不數年開府持節以去。此外如額苹農騰伊、王香湖青蓮兩方伯、俞陶泉德淵、李石舟國瑞兩都轉、王槐午錫蕃、李碧山廷錫兩觀察、李葛峯景嶧、王善舟有慶、陳星垣經三大守、或以故、或以病去、皆

實不愧循卓之稱、尤徃來於余心不釋云。是年四月、因病奏請開缺奉　旨俟林則徐到任後再行開缺、回籍調理。五月、鄭夫人携家先行。六月、林少穆抵蘇、遂卸撫篆、挈眏兒登舟。因建溪水淺小、住浦城、輯對江别話四卷、皆江南僚寀士民送行之作。八月、回福州、進黄巷新宅。是歲吾鄉秋禾爲風雨所傷、米價驟貴、而臺灣逆民陳辦滋事、臺米不能内運、民間蓋藏空乏、衆心惶惶。因建議致書大府、力懇奏請、借撥江南漕米十萬石。程梓庭督部入　告、准行、於次年青黄不接之時、由海船運到、鄉里便之。是年、修葺

宅右小樓、榜曰黃樓、與同里諸耆舊以詩酒相往來、輯三山唱和集十卷。

癸巳、五十九歲。先室鄭夫人棄世、爲撰事畧梓行之。劉次白中丞、高雨農舍人各爲之傳。林少穆尚書爲之墓表、輯江田梁氏詩存九卷、自爲之序。是歲、修葺宅左小園、榜曰東園、分爲十二景、有詩紀之。

甲午、六十歲。輯退菴隨筆二十卷、自爲之序。此書先爲關中友人所刻、後至桂林、復加增删、擴爲二十四卷、賀耦庚中丞長齡序之。

乙未、六十一歲。集詩社諸君子、在儆廬設局、勸捐義倉穀價、忙碌者數十日而後集事。五月、奉　召入都、挈逢兒、暎兒束裝就道。至揚州病瘧、留滯月餘日。八月、由運河北上。舟次輯北行酬唱集四卷、皆同里知好及大江南北僚寀士民贈行之作、陳芝楣中丞爲之序。八月杪抵京、遞摺銷假、蒙　召見一次。次日、即授甘肅布政使、復蒙　召見二次、並　賜克食。於重陽日挈逢兒、暎兒赴甘肅任、順途游華山。

丙申、六十二歲。甘藩庫中前因辦理軍需、有漏巵銀七萬

兩、總手者半已離甘、部中屢行查詰、督部不知所爲。余殫五日夜之勤、設法補苴完結、上下同官及離甘各官皆德之。正月、調授直隸布政使。以留辦 計典、遲至三月杪始成行。途次、接奉擢撫廣西之 命。五月抵京、遞摺謝 恩。蒙連日 召見六次、 賜克食五次。即陛辭出京、挈丁姬、檄見赴廣西任、僉署廣西學政三閱月。以奉查馮贊勳揭叅楊時行一案、據實奏覆、奉 旨交部議叙、加一級。輯宣南贈言二卷、皆目下同人話別之作也。途中、舟過衡山、在船窗中飽觀一日、有詩紀之。冬、奉 賜福字一方。

丁酉，六十三歲。輯論語集註旁證二十卷、孟子集註十四卷。秋，監臨廣西文武兩闈，並會同丁自菴學政善慶考選拔貢。廣西文闈積弊多端，其最甚者，每科閣中輒派兵六十名列坐於明遠樓之上下前後，名爲稽查彈壓，而鎗替傳遞之弊即伏其中。甚至有能文之舉人身穿號褂，於樓上起草，交他兵順遞號舍中，毫不費力者。余既採訪明確，乃排衆議革除之。並附片　奏明立案，士林感之。是科三兒恭辰舉於鄉。修復署東銅鼓樓，成銅鼓聯吟集附卷。又於獨秀峯下重建五詠堂，爲詩紀之。遠近和者百餘家。冬，

奉　賜福字一方。

戊戌、六十四歲。越南使臣入貢、照例於節堂款宴、作畫册紀之。校梓文選旁證四十六卷、阮雲臺師、朱蘭坡同年各爲之序。蓋二十年精力所萃、至是始成書云。輯　國朝臣工言行記十二卷。冬、奉　賜福字一方。

己亥、六十五歲。臨臨與西文武兩闈。是歲、次兒丁辰與胞姪齊辰同舉於鄉、四兒敬辰入縣庠。輯制藝叢話二十四卷、朱蘭坡及楊芸士明經文蓀各爲之序。冬、奉　賜福字一方。

庚子、六十六歲。監臨文武鄉闈、並會同學政考選優貢。輯楹聯叢話十二卷、陳蓮史方伯繼昌爲之序。是年、始徧游桂林諸山、譜成長卷紀之。冬、奉賜福字一方。

辛丑、六十七歲。二月、聞廣東啖夷滋事、帶兵至梧州府防堵。梧州界連東粤、匪徒乘機嘯聚。余力行團練之法、境内帖然。奉旨、選將調兵、送砲、協濟東省、並准楊誠村參贊芳咨取鐵椿木排鍋東、兩旬間悉辦運無悞。旋調授江蘇巡撫。卽回桂林。往來得飽看陽朔山水、亦忙中勝緣也。五月、挈眷登舟、由湘江、荆江順流而東。七月、莅江蘇任。卽帶

兵赴上海縣防堵。時裕魯山督部謙奏准寶山口商船一概不准進港，以防夷匪混入，合縣商民洶洶，幾至罷市，縣令束手罔措，關道遽欲辭官。余即日據呈批准進港，一面具奏，人心始安，歡聲雷動。又與陳蓮峯提戎化成協力練兵、練砲，收撫巨姦，自吳淞江至寶山口數十里，刁斗森嚴，軍民安堵。值浙江鎮海失陷，督部計至，因兼署兩江總督及兩淮鹽政二十餘日。適奉辦理糧臺之命，遂回蘇州。先是，恭奉明旨，飭各省督撫保舉所屬道府以下各官。余在蘇雖甫三月，而僚屬半係舊知，即據實以所知奏薦。

不及一年、而黃石琴思彤游歷方伯、但雲湖明綸坐升都轉、王觀庭用賓、綠笠人廷璜各擢太守、中外咸稱得人焉。十一月、疾作、卽專摺陳請開缺調理、送篆交程晴峯中丞裔采接辦。是歲、遂兒成進士、以兵部員外郎卽補。

壬寅六十八歲。正月、引疾摺回、奉　旨、准其開缺調理、並奉　賜福字一方。二月、挈家登舟。本擬回閩、因驟聞浙東暎夷鴟突、大帥失機、錢塘江口戒嚴、不敢前發、遂回帆、北渡揚子江、寓居揚州張氏園者三月有餘、日與阮雲臺師、謝蕉石同年學崇、黃右原比部奭及余姻楊竹圃方伯賀

劇談而已。五月杪、聞夷船已進圌山口、復倉卒挈家登舟、渡江而南、徑達蘇州、由浙江回閩。益六月初三日、舟過丹陽。初八日、夷兵已陷京口矣。六月杪抵浦城、復聞𠸄夷要在福州設立馬頭、已經疆臣奏准、城中士民惶惑、有紛紛逃避之意。不得已、暫駐南浦、借宅而居焉。社中輯楹聯續話四卷、巧對錄四卷、皆自爲之序。

癸卯、六十九歲。購花園衕荒地一區、起造新宅。左有方池半畝、遂環池署綴屋宇、榜曰北東園、以別於福州之東園也。四月、進新宅。八月、回福州省墓、小住二十餘日、仍回浦

城。爲恭兒點定勸戒近錄六卷，爲之序。

甲辰，七十歲。自訂年譜，又輯稱謂拾遺十卷，自爲之序。

張介侯先生年譜

馮國瑞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

《張介侯先生年譜》一卷、附録一卷，馮國瑞編撰。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景慰廬叢刻》本。

張澍（一七八一—一八四七），字時霖，一字伯瀹，號介侯，又號介白，甘肅武威人。嘉慶四年進士，歷官貴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新知縣，治事簡易而持法甚嚴。遊蹟半天下，長於姓氏之學，工詞章，兼治金石，留心關隴文獻。著有《姓氏五書》、《續黔書》、《秦音》、《養素堂集》，又輯刊《二酉堂叢書》。

馮國瑞（一九〇一—?），字仲翔，甘肅天水人。嘗學於清華園，與劉盼遂同學相好。後嘗佐戎幕於湟中者數年，棄官歸。

此譜乃由劉盼遂始議其端，而國瑞獨力成之者。年月事蹟下，以引原始材料爲主，敘述不多，足可徵信。其引文亦較簡要而不冗贅。末附譜主論學書數通，皆其代表之作，頗見功力。然觀全譜，所録細行尚嫌瑣碎。所列時事，往往有不甚相關者，如十歲邢澍、洪亮吉成進士之類。其人首魚之類怪誕，亦不必載也。

序

憶昔丙寅、丁卯之際，與馮子仲翔共學清華園，時有任公、觀堂、寅恪、宰平諸師，剛主、子馨、芸圻、侃如、子植、懷斌、了一、書舲、欣安、彤伯諸友，相與昕夕摩挲，横書辨難，亦或放懷騷雅，裁牋唱酬，儼然同隊之魚，初不識人世間有罾繳澤虞之變，寄志三古，上營目九域外，此亦人生之極樂也。無何，仲翔返覲西河，旋佐戎幕於湟中者數年。余則匏繫微祿，戢影京門，性又疏嬾，遂成睽离。去年秋，仲翔忽携一介行李，翩然過存，蓋已弃官高蹈，謀遂讀書夙願。爰下榻於余百鶴樓之東序，契闊談讌，昕夕相守，爲樂不減在清華時。夜永酒闌，君往往致歎於勝朝嘉慶學術之隆，而慨夫秦隴之無人，文教之失揆，未嘗不展轉歔欷，而思所以湔祓之者。予則出予新箸段、王三先生年譜，似以段、王暨張介侯相與瓜葛故事，曰：此學非關隴人邪？其學其行，悉當時諸顏碩所敬慹，而推爲南服所未曾有者，此固一代石師，將俟於後學之表彰者。君迺矍然而起曰：有是哉！是固余小子之責也。

夫。在西寧日、曾得張公手校二酉堂全書、眉間行裏、鉤乙補茵、丹鉛殆遍。雖兂妄械泆、然就中菁英、要已暗識無遺。又獲邢雨民守雅堂文集、凡與介侯往復之作、亦猶數見不鮮。亟宜纂爲年譜、以甄彙羣材、俾勿墜地。是亦陝甘文獻一大事業也。爰期發篋陳策、若養素堂全集、姓氏書五種、二酉堂叢書等、鱗次駢前、咸供驅遣。而又旁蒐秘笈、兼及槧本、凡數閱月而介侯先生年譜告成焉。因持以示盼遂、曰：此編造述顛末、唯子稔知、盍序數語以發之。予曰：孟子居不云乎、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蓋晚近年譜學之界義矣。君生與介侯同鄉里、其流風遺沫之服襲者應多。而讀書五車、行路萬里、落筆千秋也、則又無不與同。是介侯行年之繫、詎孰有宜于君者。然則是編能得介侯之眞、足以信今而昭後者、又何疑焉。抑予別有說者、張公以乾隆辛丑誕于武威、而爲振世之豪。却後一百二十年、而君降于天水、太歲復値辛丑、據星禽家言、或不無上天之陰隲與眷顧西土者存乎其間、惟余則謂仲翔之鴻博崎禕、六法嬋

于張索政事配乎破羌又非介侯之所能牢皋者矣丙子仲春同學弟息縣劉盼遂序

序

有清一代治漢學者盛稱乾嘉，海內翕然從風。國家倡導於上，疆吏開府，率多學人，氣類相求，故成就之偉，超越前代。關隴僻處邊陲，明季宋學較盛。亭林入關，與二曲山史學行砥礪，志士苦心，別有所在，其學風未能灌溉於西。而甘肅又孤懸西鄙，得書不易，師承墜緒，窮鄉僻壤，輒墨守一先生說，不能見其大勢使然也。介侯崛起武威，早負盛名，弱冠之年，登巍科，受知於大興朱石君珪、儀徵阮芸臺元，與高郵王伯申引之、金壇段懋堂玉裁、棲霞郝懿行蘭皋、嘉興錢衎石儀吉、臧在東琳諸人相問學，上下議論，視爲異人。使其留京師久，竭泰半心力於述作之林，其成就當不止此。然以學人宦游江南，垂四十年，從政治學，兼營不廢，以狷介之性，疾惡如仇，終不能俛仰隨俗，浮沉百里，莫遂志事。其治學務矜博大，於輿地、姓氏、譜牒造詣特深。以彼其才，生及盛世，獲徧交當代學者，騰達京華，漫游江、湖，樸學華辭，兼長並茂，巍然在乾嘉大師之列。而清代關隴學者介侯允

爲大宗矣。綜其平生所著述，都數十種，如干卷。里中後學至舉其姓字而或茫然，其遺書流傳，日漸散髟。予居西海時，嘗得其手校本二酉堂叢書，增補鈎乙，頗見完善。今來舊京，新獲多種介侯遺書，粲然略備。嘗欲爲之重校而合刊之，以餉士林，猶未暇也。適息縣劉盼遂君甫輯經韻樓續稿，又爲引之先生作年譜而合刊之，輯逸之心，油然而生。歲暮天寒，山居無事，輯其年譜，參以他籍，其學行大端，略見于茲。其與段王郝臧諸人論學之作，尤犖犖可傳者。以未能稿定其年月，因附錄其後。民國二十四年長至日，馮國瑞序於紅葉山莊。

張介侯先生年譜

天水馮國瑞輯

先生名澍，字伯綸，自號介侯，甘肅武威人。祖德，字誠一，厥性嚴毅，好面折人過，戚鄰皆畏敬之。有難事，輒來問策畫，與之決嫌疑，分利害，各厭其意而去。先府君行述　養素堂文集卷三五

父應舉，字聘九，行三，生于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時加丑。涼州府學增生，世居武威。事親篤孝，親疾，籲神求代，嘗穢別差劇。里之士人以比庾子貞。親沒，弟求析產，止之不可，則與以田上腴者半，他器物稱是。未幾盡，欲析君所有，則又與之；盡，則又與之。凡七析而無以食，乃授讀自給，猶時時與弟共所有，弟沒殯乃已。故所識劉文洵家富中落而瞽，君為謀居食，於審眎瑤函得方，療其目復明。冬假立館外，一人跽泣請曰："母死矣，無以斂。"君遽脫所衣裘畀之，已乃知其母死久矣。君曰："是屢假貸，弱于顏爾，不足怪也。"母臧，貤封安人。娶於張，封安人。元舊

勇將軍吳誠後。後入明而易姓，故無同族嫌。子四人，長濂，次洵，澧，俱殤。女弟二人，適孟，適蔡。張君墓誌銘，張衎石齋紀事叢十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先生生於武威里第。

是年，朱珪年五十歲，段玉裁四十六歲，邵晉涵三十八歲，洪亮吉三十五歲，郝懿行二十四歲，阮元十七歲，王引之十五歲。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二歲。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三歲。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四歲。

乾隆五十年乙巳，五歲。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六歲。

居武威。

蘭州黃河清數百里。

乾隆五十年間，有人自蘭州來，言黃河清數百里。家大人命樹詠之，

詩曰、黃河清、聖人生。聖人生、天下平。滔滔濁流、忽如鏡明。誰投寸膠千里澂泓。是爲聖天子之德、而川后輸誠。養素堂詩集卷一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七歲。

居武威。

從劉星五先生受學。名作垣、字星五、武威縣人。乾隆丙子舉人、辛巳選士。宰安徽舒城縣、善折獄、多惠政。歸里後、晉掌教酒泉書院、旋主講涼州天梯書院。教學恪遵先正矩矱、以理醇辭雅爲的。澍年方稚、從之受業。先生奇愛之、病其筆端縱橫、常曰、子才信佳、而文軼法度、非時藝也。會學使章桐門先生將按臨、先生謂澍曰、子熟文選、亦讀律賦乎。澍對曰、未。先生曰、子急取律賦讀之。學使至、可考古也。澍乃取家所有新賦湧雲全部讀之、六日而熟。請先生命題作之。先生賞其藻麗、復訾其奔放。已而學使至涼、澍以幼童與試、名列第二。先生大喜、謂澍曰、子毋謂賦佳而被其甄拔也。學使憐爾幼、故提獎之耳。劉星五先生傳文集卷二四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八歲。

居武威。

憶澍八歲時，舅妗病亡，侍安人往弔。其居在北門外于家灣，去城二十里所。既至，哭奠畢，舅氏留宿一日。偶與安人至後院，見中室設祖宗像，貌皆高鼻大顴，危冠珥貂，有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中書左丞相者，有書佩金虎符大將軍者，有書佩珠虎符大將軍者，有書佩三珠虎符大將軍者，如此凡數十。適舅氏幼子趨過，安人呼而止之，語澍曰：爾舅氏家在前朝通顯，多以武功著，所藏誥命，尚夥。今爾舅業農，田日廢，諸子窳惰，家益落。慮年老且抑鬱，奈何。言之，淚纚纚下。澍時亦哭失聲，不知何心之所感也。（先安人母氏遺事述，文集卷三五）

後值端陽節，日正午，安人方在廚蒸棗糕，澍引几啟窗，見後院一紅裳女子揚袖翩舞，顧予而笑。欲取木榼擊之，倏忽而隱。語安人曰：是有鬼。安人曰：何也？語之故，安人曰：非鬼也，鬼則白晝何能見形？亦非

怪也。此室居數年，殊清謐，並無變異。蓋紅裳屬火，火陽也。今正陽之月見之，月又陽也。然而爲女子，乃陰也，夕當慎火。至夜，果竈突煙起，壁中木柱然，膞膞作聲。急水灌之，乃息。凡安人之見事明而析理精也如此。同前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九歲。

居武威。

母氏張卒。

嗚呼！澍之違母氏，蓋自九歲至今矣。同前

母張氏，元駙馬高昌王之裔。君九齡失母，讀書過目輒記，文章鉅麗傾一時。張介侯墓誌銘 衍石齋紀事續藁九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十歲。

居武威。

幼愛離騷、豔，深悲正則忠。謁三閭大夫祠詩 集卷四

邢澍、洪亮吉成進士。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一歲。

居武威。

謁韓武烈公。

憶澍十一歲時，謁公于里第，所以獎許之者甚至。勅贈提督軍門振威將軍法福禮巴圖魯諡武烈韓公傳，文集卷二四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十二歲。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十三歲。

居武威。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四歲。

居西安。

是年，舉于鄉。

乾隆甲寅，我世父侍講府君偕漢軍蔣公典陝西試，得君驚歎，目爲

異人。張介侯墓誌銘記事稿藁九

朱石君題續黔書詩、張生天下英，胸羅武庫富、十四歌鹿鳴。

乾隆六十年乙卯，十五歲。

居京師。

不孝澍自甲寅登鄉薦以後，即在京師肄業。先府君行述文集卷三五　澍初入都，邵二雲先生勸習經史。養素堂詩集目錄・詩　明年，澍來京師，與儀吉相善也。張君墓誌銘記事稿藁九　三月，憶介侯始見予水賦千言，欣賞之，即弟友余。張介侯養素堂詩集序記事稿藁五　君鄉舉出我世父泰林先生之門，故予幼而識君。稍長，偕君爲文課。今君集中擬淳于越請封建及氣論諸篇，皆嘗同作。間效韓孟聯句，押强韻，爭奪戲雖相樂也。如是者五年。同前　君性亢直，疾惡如仇，好責善朋友，間人多畏君。張介侯墓誌銘記事稿藁九

從管韞山先生受業。

乙卯之歲，執贄追隨。公見我文，擊節驚奇，稼軒豪氣，同甫雄詞。祁汾文開

有辛陳之風譽延人海、名噪一詩。(1)（祭管韞山侍御師文，文集卷二八）

撰春秋時人名字釋十二篇。

余十六歲時在都，作春秋時人名字釋數篇。（文集卷三十二）

嘉慶元年丙辰，十六歲。

居京師。

是年，邵晉涵卒。

嘉慶二年丁巳，十七歲。

嘉慶三年戊午，十八歲。

居京師。

會試躓留久，貧甚，而館鉅公家。主人出其內人夜攜蒲，君使其戚譙讓之，卒以譏去。又館臧家橋，主人召優娛客，君怒，又去之。（張介侯墓誌銘，記事穀藁九）

嘉慶四年己未，十九歲。

居京師。

成進士。

嘉慶四年，仁宗始親政。是歲也，天下貢士録用中外官倍於曩時。其邇經術、能文章者得人尤盛。時論者以擬康熙、乾隆朝兩制科，殆無愧云。而武威張君介侯年甫十九，博聞麗藻，才氣無雙，一時驚以爲異人。（張介侯文集序記事稿卷五）最後，南昌熊侍郎枚請教其孫常錞，是歲第進士，入翰林，充實録館纂修。（同前）

按：己未會試，朱珪爲正考官，劉權之、阮元、文寧爲副。（揅經室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録後序）總裁爲大興朱文正公、長沙劉文恪公、長白文遠皋先生、儀徵阮文達公，同考歷城汪東序先生。（中略）阮仲嘉瀛洲筆談云：武進張皋文、高郵王伯申、閩縣陳恭甫、德清許積卿、桐城馬魯陳、棲霞郝蘭皋等皆治經，多所著述也。（閔爾昌王伯申年譜）

十月，請假省親，有乞假歸省詩。

十一月、抵武威。

澍己未館選後、十月請假省親、于十一月杪抵家、侍先府君夜坐圍鑪。庭訓述 文集卷三五

聘九先生是年有庭訓八則、一論講漢學勿厭薄宋儒、使人省惕、以檢束身心。二論改過。三論商鞅焚書之罪。四論孔孟講恕之說。五論漢儒以土神爲智、水神爲信之道。六論剛字。七問馬宛斯繹史引孟子文甚備。澍述十餘條。至廣韻引孟子曰六十四黍爲一圭句、聘九先生辯駁甚核。八論張巡、雷萬春事。詳庭訓述

過予家灃訪舅氏後裔、有詩。自註、予幼時曾見大櫃藏元時封勅誥命、今無存者。又曰、有舅氏疏姓名國發、年六十餘、賣豆腐爲生、曾以食我。

偕何梅生承先登竇融臺、有詩。詩集卷一

嘉慶五年庚申、二十歲。

三月、自武威入都。

嘉慶庚申三月，余自家將還京供職，四月抵青門。遊華山記 文集卷九 同岳一山震川舍人游大小雁塔，有詩。偶病肝鬱，友人朝邑王葵圃茂才言，玉泉院邃幽清敞，可避囂暑，遷彼靜養，疾當速痊。余曰善，乃於四月中旬膏車造山麓，稅於前院。遊華山均有記。文集卷九

冬，至京師。

客冬還朝，得與二三君子論蓺敦裾，致足樂也。和柆陰草序 文集卷四

嘉慶六年辛酉，二十一歲。

李廣銅印歌，少司農阮芸臺元夫子屬作，章甫和之。詩集卷二

四月，散館，改外職。

君之改外也，朝論惜之。文集錢序 讀山海經，得詩五十八首。詩集卷二

七月，選得貴州玉屏。

同鮑雙五桂星、白小山鎔兩太史同年游陶然亭，有詩。八月十五夜，同宋芷灣湘、黃季侯鳴傑、李侖圃翀、白小山鎔、覺羅桂香東芳、趙穀

士在田諸同年小集廡常館以一年今宵明月多分韻得一字、有詩。

詩集卷二

十月出都赴玉屏任。

予辛酉冬赴玉屏任、出都之日、同年友賦詩祖餞者咸以古良吏相期許。（中略）而湯敦甫君勗茲尤直諒敦篤、虛予事唫詠而廢案牘也、贈章有一語贈君須記取、莫因嗜詠案成塵句、見詩集目錄。用規違戒。良友之言、不啻韋佩矣。扣舷唫草序　文集卷四

王伯申引之同年黔中典試歸、遇於龍岡道上。

詩集卷三

余初至黔、見市錢猶肉好完具。厥後省局私鑄小錢不可用、余上書署藩臺董觀橋前輩言之。（中略）旋司局某告病、坐擁巨萬、將入都為貲部也。官錢　續黔書卷六

是年、章學誠卒。

嘉慶七年壬戌二十二歲。

履玉屏任。

玉屏邑東一里高峯陗壁、疊石千層、儼若牙籤萬軸、横亘江左、則萬卷書巖也。余既不得讀中秘書而來此、何敢薄民社爲粗官、但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每當敲撲犯虛、牒訴裝懷之時、登臨舒嘯、坐擁萬卷、不啻南面百城、而塵容俗狀、俱爲之一洗、是亦罷官之至樂也。萬卷書巖 續黔書卷四

抵任後、遣輿安迓府君、行至襄陽、患目眚、不能前進、乃返家衖。先府君行述 文集卷三五

野鷄坪追和楊升菴先生韻詩曰：坪上桃花又杏花、春光爛漫眼麻茶、鬱方不作春婆夢、剩有新詩記歲華。

玉屏田中書楷著黔苗竹枝詞二十四首、不分種類、隨意鋪敘、余嫌其棼、暇日作此、每種一首、事多或二三章、共四十首、分註其下、俾覽者有考。詞不必工、姑紀其實。

五月、自省返署。十二日、由瀰陽解舵、抵羊坪、有詩。

七月、謁三閭大夫祠、爲文以弔之。文集卷二八

滇撫初公彭齡過縣，從者索金，則抶之百。又箠布政使僕催丁銀者。公文上幕府辨是非，若師教弟子。上官雖多爲優容，心弗善也。（文集）

爲吏政事修明，令行禁止。然性亢直，時時責善於長官。（清史列傳卷七）

錢序

三

有捍水議曰：玉屏雖蕞爾邑，爲黔門戶，扼楚咽喉，形勢據其衝要。而城濱大江，每多水患。勝國天順二年、隆慶三年、天啟元年屢被潰決。入國朝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九年及乾隆元年、二十一年、四十四年，並遭洪流，居民蕩析。近者值雨澤浸多，水輒至康衢。余承乏之三月，陰霖日久，潕江暴張，驚濤潰薄，水不入闉者僅尺許，心甚憂之。蓋江流自清浪入熊谿城西，有獅子峯據江口，水無所泄，其怒北有鎮平、玉屏兩山作障，則水不得不折而東，而城當其衝。下流則書巖、蓮峯隔江夾峙，碕岸既狹，疏瀉未易，勢亦逾奮迅。倘山潦衝溢，則水必不能歐山以行，而與爲難矣。是吾無止水之防，而非水自潰其防也。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移城以避之，則費巨，費巨則

庸愚駭。委城以與之則殃民，殃民則蒼昊怒。且如國家設有司之謂何。暇日步郊坰相地勢，思有以捍之議。自北門至館驛，取江中巨石砌之爲塘，高一丈。仍於土石堆積之處，掘之以擴江身，俾廓而有容。用工不過百人，爲期不過一月，則居民可免淪胥之患，陽侯不得逞汎濫之威矣。文集卷十七　及爲吏政事甚修，漢軍張文敏公時在黔，最知君。文集送序

輯扣舷唫草有序。文集卷四

調署遵義。

使署遵義，治盜徒黨盡。文敏贈詩，君和答諷以奬拔廉吏。退語於儕曰：爲上官惟此最急。張介侯墓誌銘紀事稿卷九　遵義幅員遼闊，統轄十三里，每里十六甲，煙火輻輳，地勢險阻。其民桀驁詭譎，染楊酋之餘習，而里甲多巨猾，値趁虛日輒聯外來虓客，摽掠錢貨以爲常。余代庖之日，吏民初以余之少也而易之。然積聞其在玉屏聲，觀望不敢動。然

予之治盜以虛不以實、每見同寮有獲盜者、輒毀折支體、飲以鹽滷、矐其目、竊傷其骼、而卒莫之能戢者。賊以爲法盡於是、吏亦以爲法盡於是、役亦以爲法盡於是、且議其忍也、而不肯捕盜、因是益熾。余則不然、受事日、召集里甲、訊其素鴟義者、斥之。選立愿慤、嚴諭之以杜絕飲博、謹守堡寨。其容留匪類者、辠無赦、其有警而不協力禽者、辠無赦。其有被盜而匿不報者、辠不赦、惟里甲倍償。而又於郵鎮關津通衢僻路布令、以威刑懼之。於是乃不用捕而用僄。非不用捕也、蓋捕則疏、僄則密。捕則眞盜或走匿、而役以局外者當之、巨盜或遠颺、而役以鼠竊者塞之。僄則藂橐何氏、鳩聚何地、黨羽何人、起發何期、過抵何許、灼然在吾之心目。而又虞僄役之紿我也、復擇役之誠諳者規之。耳目既廣、聲色不聞、彼宵小者以爲吾之疏之也、乃稍稍露跡。而僄之者旋至、迅發役捕之、罔不獲。其聚集多人者、親率役捕之、罔不獲。値趁虛之期、微服往察之、伏壯役於側近、有肆竊者即禽

之，罔不獲。役有不用命及賄脫賊者，痛懲之，責令倍償其失。恭命則重償之。其渠賊吳賴、額賽、曹操、把地王等以次就禽，無良之徒各恫驟懍慌，疑余之日出而網羅之四張也，乃大沮散，遁於桐梓、正安、綏陽等處。後過桐梓令衛君天民，問曰：子其以鄰國爲壑乎？余曰：子甘爲逋逃藪乎？衛未有以應也。紀治盜 文集卷三四

是年，張皋聞②惠言卒。

嘉慶八年癸亥，二十三歲。

二月，署廣順州。

予於癸亥之二月，攝篆是州。遊白雲山記 文集卷七　暇則進諸士，校論文藝，率皆條流紛糅，訓辭樸塞，由其采掇陳言，罔知晉學也。乃倣古人讚學、易學、勸學、厲學之文，爲茂學篇以詔之。文集卷十七

五月，鎮遠霪霖，潕江暴張，上流夾岸人居、塒雞、牢豕悉被沖汎，鎮之漁戚飛櫂爭取。忽洪波卓立，盤渦雷轟，見一巨魚人首，長徑丈，鬐鬣

毀紅、銜綱馳去。趙子海自鎮遠來、親見、爲予言之。人首魚殺黔書卷七

偕宋西樵簡明府、李春塢苞孝廉、游雪崖洞、有詩。自註、時余巳引疾。

廣順州四十里、有羅永菴、爲建文帝遯跡之所、有詩。

貴陽府城外謁武鄉侯祠、有詩。

謝病後、得京華友人書、猶以功名相勗、賦詩報之。詩集卷四

余引疾閒居、（中略）時屆初秋、炎都褰埃、旻寓滌氛。遂乘輿步出陸廣門、石逕紆曲、形似書字。寒谿沙衍、靜無遛漫、遠樹空碧、哀蟬激響、恍助予之鄉思。（中略）偕游者予弟淑也。遊黔靈山記

續黔書卷四

治事以嚴、胥役咸憚其威、而博學多聞、待士極爲寬厚、治教之流及今州之耆老猶有津津而道者。道光二十六年但明倫、廣順州志職官志名宦

至玉屏、宋西樵簡明府留飲、即席賦詩三章志別。自註、余家小至浦市、路資已罄、宿水次月餘。西樵慨借良金、並遣役護送、乃抵黔省。

冬、解玉屏組返里。

納姬人謝氏。

姬氏謝，貴州貴筑縣籍。癸亥冬，余解玉屏組返里，姬始歸余。時方十歲，性聰慧。稍長，工鍼黹，善烹飪，佐冢婦承堂上歡，昕夕惟謹。姬謝氏墓誌銘文集卷二六

過洞庭湖阻風，望君山，舟中望岳陽樓，過湖，舟泊獅子灣，均有詩。詩集卷四

是年，錢大昕卒。

嘉慶九年甲子，二十四歲。

元月，應漢南講席聘。

過馬嵬驛，經五丈原，岐山縣道上，過鳳嶺，至青橋驛，均有詩。抵褒城之日，天氣晴霽，山間景物雅可游目騁懷，輿中有詩二首。詩集卷五

澍抵漢南五閱月矣，肄業諸生習氣尚爲循謹，惟讀腐庸時藝，不讀經書。澍嚴立程限，俾各讀經，時勗之以經訓，爲言歷代經師授受源

流、泊漢魏唐宋諸儒說經異同之梗概、學侶似皆樂聞。而苦於無書、輒爲浩歎。尋行篋所携之書亦無多、擇資性聰慧者付十三經注疏與之閱、日來稍有頭緒矣。上方葆巖撫軍師書 文集卷十四

六月十五日、識③黔書成、凡八卷。

（上略）今采掇方俗爲黔中紀聞、以田霞綸先生著黔書故曰續黔書。次其言爲序、以正鴻筆麗藻之君子。續黔書自序　去官、掌教漢陽乃有餘財、刊其所著續黔書。送張介侯序 殿山樓初集稿本

秋留別漢南書院諸子、有詩二首。

返里省親。

惜別出贈家玉谿奭如孝廉詩曰：君臯比我求仕、可能父母歌樂只。我騷駒、君惜別、莫作兒女泣嗚咽。丈夫相見會有期、防身短劍蟠蛟螭。意氣直欲陵蒼曦、孰能坐守遠山眉。在山泉水原可慕、出山小草未爲誤。魯恭臯茂果何人、黔南有我甘棠樹。君乎倘乃紆靑袍有如

鷹隼伏奇毛，順風何日辭蓬蒿，與爾銜杯一洗萬古之牢騷。詩集卷五

案：美如，武威人，嘉慶戊辰翰林，工繪事，在倪、黃間，有遺詩未刊。

嘉慶十年乙丑，二十五歲。

潼關渡黃河，孟縣謁韓文公祠，均有詩。

至京師。

秋雨新霽，偕何梅山承先庶常自橫街步至黑窰廠，遂登陶然亭，小飲聯句。詩集卷六

南征。

以家計艱難，旅游大江南北。先府君行述，文集卷三五　葉縣李西巖賓明府留飲署齋。

至武昌，有制府來樂府。自註：菊溪先生節制兩湖甫三月，政修民和。適以事被逮，黎庶作詩歌頌述勳。余來武昌，見所刊詩官冊，病其冗俗，爲作謠七章，庶幾傳之可久也。過赤壁至安慶，謁余忠宣公祠，次練

忠烈韻弔之。自皖口赴廬州、抵蓮花潭、値祀竈聞爆竹聲、欻然起鄉思。過舒城縣、廬州道中、均有詩。

嘉慶十一年丙寅、二十六歲。

春、至廬州謁包孝肅公祠。全椒道上和韋左司寄全椒山中道士元韻。全椒汪孝廉賓以和高青丘梅花詩見示索和、走筆次之、有詩九首。

至揚州、謁阮芸臺元撫軍師。詩先生丁艱在家。詩曰、豈尋察戰到揚州、爲謁維摩上選樓。師築文選樓於所居。漢代畫圖縣四壁、蜀岡泉水瀹三甌。敢言經術宗先鄭、亦愧文章遜大劉。冉冉年華將四十、切雲冠敝尚雲游。其二曰、南方學者未能先、師寄那繹堂制軍信曰、張子介侯經學文詞、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愧負師言亦赧然。日月何分微顯看、鳳麟遞莫譯書傳、安于果敢曾相信、胡廣中庸未是賢。自問年來腸似雪、羊頭馬脯詎輕縣。揚州雜詠十五首。隨宮舊蹟、董太傅祠、均有詩。

至鎮洋、月夜泊京口、望北固山、偕師岂堂承祖明府游惠山。至蘇州游虎丘、遇家船山問陶前輩、晚歸寓舍共酌。詩曰：歸來話舊各淒然，如此頭銜共謫仙。夜半鐘聲何處寺，明朝好訪孝廉船。錢衎石孝廉來蘇，尚未得見，擬同訪之。衎石係船山年姪也。三首之一，詩集卷七。自姑蘇買舟、訪錢衎石於嘉興之梅里。時嘉慶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別期八年矣。嘔噱未已，仲紙聯句得六百字。同錢寶甫昌齡太史、陳妙士詩庭進士、錢衎石儀吉孝廉游南湖、登煙雨樓。三月初一日、謁錢漆林先師墓。杭州與錢衎石孝廉游西湖孤山看梅、謁于忠肅公祠、游靈隱寺、吳山頂觀錢塘江。至長興題邪佺山樹桓上草堂圖、有邪侯履越紐治行今第一、家山縈清夢畫倚營丘筆句。留長興縣官署三日，將返吳門、錄別佺山明府詩：緜羽叫芳春，鴉囮偶踏塵。逢君天下士，數我眼中人。覲象追甘德，佺山箸有十三經釋天。尋源說庫鈞。又箸有兩漢希姓錄。詞流今代盛，意折是經神。二首錄一。復至蘇州、晤閻雨田登雲明府。寧縣人、乙丑進士。

過無錫、寄懷秦蓉莊震鈞夫子、時觀察濟東泰武。舟泊武進、訪管緘若世銘夫子故宅。過鎮洋、登金山頂放歌。同洪稚存亮吉前輩均有詩。

春莫至金陵、朱意園祿太守主講松江、余自秣陵買舟訪之。值其赴蘇州、仍促櫂來吳門。至上海、舟過太湖、均有詩。詩集卷七 至池州烏沙夾、舟中望月、有詩。

三古人苑成。

今歲南游金陵、將返江夏、逢天之暑、思心潭潭。舟滯水濱、韻羇無友、竊念列國族姓備于春秋、而幽平以前略不多見、乃自羲皞下訖共和、刺取經史傳記中古人之姓氏、附以事蹟、都爲一書、名曰三古人苑。時嘉慶丙寅、太歲在游兆攝提格、余月、池州舟中書。三古人苑自序 文集卷四

至武昌、湖口曉起、過九江、南康、小孤山、望廬山、滕王閣、百花洲、訪蘇雲卿遺阯、豫章重九、欲偕彭峴旋良馪編修游滕王閣、雨甚不果。均

有詩。欲去南昌、阿鏡潭歷鱗猶滯輿國縣未歸、賦詩留寄。至漢陽旅寓舍、懷岳一山峩川舍人。金印之紱明府同年督運楚船、駐夏口。余自豫章返、櫂印之館、我餐我聊成四詩、用志感懷。借金印之陳鹿苹二明府登晴川閣、有詩。詩集卷八

撰南征記。

余于庚申疑作乙丑之冬由湖北之江西、之安徽之揚州、之蘇州、之浙江、幾覽南紀之半。風晨雨夕、塊獨無朋、乃錄所經歷、以貿觀省、借中書之禿管、消客子之光陰。援据未能博精、摛詞復不淸典。知有愧於襲哲、或不病于費時云爾。南征記序、文集卷四

嘉慶十二年丁卯、二十七歲。

正月初三日、自夏汭返里。

留別金印之明府。舟次樊城、土人言襄郡南門外有唐漢陽王文貞公故園、乘橈往訪之、有詩。詩集卷八

嘉慶十三年戊辰，二十八歲。

居蘭州。

主講蘭山書院。

係應積觀察郎阿、蔡小霞廷衡方伯之聘，有會積蔡啟。（文集卷十五）

介侯師主講蘭山，（疏）從之學，師訓及門以經史爲宗，詞章次之。（下略）（馬疏跋 詩集卷二十六）

五涼舊聞成，凡四十卷。

往予主講蘭州書院，譚蓺之餘，銳心文獻，纂五涼舊聞四十卷，網羅放失，頗資考證。（叢書自序）

涼州爲金天奧區，自漢武開辟，刺史宣化，名賢蔀起，洎五代割據，張氏四世忠晋，多士翳薈，鬱若鄧林，往籍可按，已隨唐之際，尚多偉人，迨宋元，則荒傖已甚。我朝文教覃敷，玉關以西，黌序莘莘，涼州甲科，鱗次不絕，人文蒸上，而讀書士夫莫規遠大，鄉賢之品高學茂堪爲

師範者、不惟不牽、而叩以姓氏、或且瞢如。余懼前哲芳徽日就蕪落、而學侶媕修罔知攷鏡、因於翻閱所及輒著錄之。物誕事奇、擴益見聞、亦雜記焉、用以袪末學之陋云爾。五涼舊聞自序 文集卷四

某於乙丑之歲赴選入都、（中略）卻返閭里、于茲四年矣。罕漫寡學、猥竊皋比。（中略）竊念炎劉以降、李唐而還、關隴學術、厥有杜陵田生、易紹駢臂、而楊政、董遇、能廣其傳。長安許商、書受平當、而皇甫梁柳、復緜其緒。詩則韋賢、馬融、而細君、班伯、善治齊魯。禮則賈護、段肅、而田儋、尹敏、專精喪服。以及張敞、孔嘉之春秋、周生、梁覬之論語、楊泓、榮佑之孝經、杜林、樊光之小學、莫不師承有法、嘉惠士林。今也士耽㚖詬、無意典常、焚書而舞、有似王壽、上章以驅、實類柳津。經籍道息、良用慨歎。（下略）與陸平泉前輩學使書 文集卷十四

西寧罴番不靖、白大攝丞鐄華新自廣威來、知狀、爲予言之。那繹堂彥成師奉命參贊西寧戎事、賦詩郵呈成青海曲四首。西寧大

捷志喜四首、寄呈那繹堂師。詩集卷九

錢儀吉成進士。

嘉慶十四年己巳、二十九歲。

居蘭州。

甘肅大旱。

有苦旱謠。

秋送那繹堂彥成、鐵冶亭保夫子出塞、均有詩。

按即征準噶爾事。

十一月、解館歸里。

初五日、謝解館、叩辭鈐閣、旋家省覲。出皋蘭、西行一日、見塗間多有窮民攜老扶幼而西去者。至莊浪道中、則益多。時值大雪、朔風淒緊、車中人擁裘坐、肌尚起粟。見有以雙籠盛男女擔之者、又有以肩荷兒女痒瘐者、又有老翁媪蹩躠于泥沙間者、又有小婦女纖足不能

行、拄杖依枯樹憩、間有舉止安雅、如士夫家容狀者、而鵠形鳩面、敝衣藍縷、類乞丐者甚多。或掃落葉枯枝、支釜石上作炊。或探甕取乾糒、釜鬵冰和咽之。亦或枕襆被酣睡、又或歎息哽咽、如不自勝、無慮數十百也。（中略）迨抵涼城、滿衢皆餓莩、街市廟宇不能容、復有銜寒赴肅州安西州者。竊念吾夫子胞與爲懷、以民之被旱、又被霜也、急請帑金百萬兩、且修城垣、以工代賑、是其爲民謀者良厚矣。而民竟受累如此、必承辦有司不能仰副德意、因循稽延、以致老弱填死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也。古人有言曰、拯饑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中略）故敢以所見者呈諸左右、祈哀憫之而補救之、不勝大願。上那釋堂制軍師書　文集卷十四

是年、洪亮吉卒。

嘉慶十五年庚午、三十歲。

纂輯河西舊事。詩集卷十　有書西夏天祐民安碑後。文集卷十九　有還轅

集多鄉里贈答西塞金石故實之作。詩集卷十

入都補官。

留別同邑諸君子，有詩。起病赴選，例合告近。先府君行述 文集卷三五 訪陸平泉以莊學使於三原，即席賦贈陸和之。

嘉慶十六年辛未，三十一歲。

朱石君珪相國師以五言題續黔書，依韻和呈。

至通州署，夜雨，念同邑諸君子方在棘闈，輒作長律，兼攄鄙懷。通州署補過堂前有蘭數本，春夏之交憔悴如病，棄置墻隅，久不省視，忽爾猗猗，吐馥挺花，作詩慰之。

出都，赴泰州襄試。

將南行，奉別廉維堂善詹事，宋芷灣湘、白小山鎔、史望之致儼、吳美存北彥編修，王伯申引之學士，吳荷屋榮光、蘇楳園兆堂侍御，王楷堂廷紹比部，盧厚山坤樞曹，家棠郵業南農部諸同年，有詩。山東

大旱、有賣牛行。舟泊京口阻風、陪文遠皋字閣學夫子暨諸同門

登金山。

至泰州試院、中秋遇雨、有詩。 余隨遠皋師校泰州畢、將謁百制師于

金陵、仍自瓜步洲出。時十月、江風翏厲、朔雁鳴空、問榜人此去焦山

幾許、榜人曰、過談家洲十餘里即是。遂張帆往。遊焦山記 文集卷九

返通州。

蕭南李家樓河隄潰決、兩江總督奏辟赴工。

文敏奉命塞李家樓決河、奏請君管科場、袪宿弊幾盡。文集錢嶰吉序

輯諸葛忠武侯文集成、凡十一卷。

河工効用之暇、編輯諸葛忠武侯集、百菊谿師許爲刊本、因呈四詩。

詩集卷十二

按、蜀志本傳、諸葛氏集目錄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晉書陳壽傳、壽纂蜀相諸葛亮集奏之、即蜀志二十四篇也。非獨裒

其文並其言與事而亦載之。隨志、諸葛集二十五卷。唐志二十四卷。中興書目、亮集十四卷、後二卷錄傳及碑記。其前十二篇章句頗多、字數乃少。明王士禎集武侯全書二十卷、楊時偉以王書蕪累、更纂諸葛忠武全書十卷、亦無采擇。本朝朱璘輯諸葛武侯集二十卷、遂寧張鵬翮之忠武志全襲之、庸俗詩文盈汗篇牘、侯之著作反多遺漏。張氏又增白浮鳩一詩、乃吳人苦孫皓之暴而吟者、亦混簡編。其疏可知。澍搜采散逸、較諸本增益倍蓰。編文集四卷、附錄二卷、別纂諸葛故事五卷、都爲十一卷。張澍諸葛忠武侯文集自序 文集卷四

河隄工竣。

李家樓河合龍、用宮保百菊谿師平海元韻、以頌丕績、以志歡慓、有詩。自註曰、二十一日合龍後、忽風雨大作、鴻波激蕩、西大壩陡蟄十餘丈、大壩復坐蟄六十餘丈。督率在工各員、鳩集民夫、風雨中晝夜搶堵、隄工乃得穩固無虞。將入都補官、留別百菊谿制府師、有詩。

嘉慶十七年壬申、三十二歲。

三月、至金陵。六月初六日、自江寧登艫往蘇州、有述金陵雜詠四十首。詩集卷十二　仲秋、錢儀吉爲序諸葛忠武故事。紀事稿卷三

至京師。

以勞敘選四川屏山。清史列傳卷七三

嘉慶十八年癸酉、三十三歲。

朱石君珪相國師留宿澄懷園、侍坐夜譚。詰旦引見畢、師命早飭、同坐者爲蔣礪園予蒲少司空、有詩。自註曰、時問師向竹君先生所藏華山碑、其本在否、師曰、久失之矣。

楊孺人卒。

至漢南、入蜀、過紫栢山、朝天嶺、牛頭山、弔平襄侯姜伯約、均有詩。詩集卷十三

二月、抵屏山任。

月之朔日、曹虛谷自京旋、奉誦手書、承問蜀中山水人物風俗、並詢

澍宰邑如何設施。捧簡鶻然，敢以意對。（中略）澍抵任後，首緝盜賊，懲蠹役，而犯無不獲。次釐詞牒、挐訟棍，而情無不輸。熟葦峭澗、參而用之，不專尙武健也。時復頒布教令，導以人倫，諭以天理，誘以惠言，懼以威刑，頗多嚮化者。雖民情浮動，而民氣直贑，無侜張之習，少兕蔓之風。擾而馴之，其感革自易易也。（下略）復鮑覺生侍郎書 文集卷十五

前在屏山任時，于境內病涉之處，相度地形，踵司險故事，于下谿建安濟橋，于研井谿建洄瀾橋，于結髮壩建鎭螭橋，皆戒飭董事者，無蝕無窳，僝工旭卉，俾民免揭余之虞。（下略）大足縣修東郭虹橋記 文集卷七

屏山東門外五里，有龍關，依山佩江，勢極雄壯。惜久頹敗，余作令日修之，刻石爲銘。龍關樓銘 文集卷二七

是年，錢大昭卒。

嘉慶十九年甲戌，三十四歲。

四月初二日，府君自涼來蜀，自安邊驛迎迓至署。凡不孝所以折獄

弭盜、劭農課士、府君靡不訓示周詳、事事以實惠及民、寬厚慈良爲主。不孝得以遵循率由、獲免罪戾者、實賴府君之教也。（先府君行述 文集卷三五）

澍性嚴毅、審案不無譙讓呵責。府君誨訓五則、一論政平訟理、寬厚之道。二論爲官恃明之害、必將之以虛、持之以公。三論眞文人無相輕之理。四論實心行政、激揚士類。五論剛柔。（詳庭訓述 文集卷三五）

雷波猓夷出巢滋事。

是年、張問陶卒。

嘉慶二十年乙亥、三十五歲。

余涖任之二年、夷人自化林羅三谿至東寧、烽火相望、乃刻期選徒、給銃矛、發餱糧往堵、旋即退去、幸無擾我疆場、從此邊城晏閉、牛馬布野、父老綏帶、稚子咽哺、共安耕鑿之天、不知風鶴之警、苗且舞羽、城可不蓑、是亦守土之厚願也。（下略）（修西寧堡記 文集卷七）　四月二十八日、自縣赴敘州府、過龍關、渡金沙江、同鄔南莊（均）、參軍、楊秀三（佩芝）

明府、段景濂宿上舍游涪翁谿。黄魯直安置戎州時嘗游憩於此。至敘州、有弔黄樓詩。詩鈔卷十三五月、有祭章桐門相國師文。

調署興文。

是年、段玉裁、楊芳燦、洪震煊、章煦卒。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三十六歲。

二月、抵興文任。

初二日、由水路之興文任。

余以僕遫攝篆此邑、于讀法之餘、披覽志乘、知爲余風樵、張楚黄諸君所新修。嘆其條目義例簡而不紊、符往喆紀載之體。適紳士問序于余、輒書此應之、以質諸知言者。重修興文縣志序文集卷五

二月、子阿多生。

兒生於嘉慶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亡兒阿多墓銘文集卷二六有文昌宫記。文集卷八

重修屏山縣志。

屏山縣志目錄序述、分星野、（縣志可不紀分野，而屏山實馬湖府全境，故作之。）建置、疆域、形勝、山川、職官、學校、選舉、風俗、人物、列女、邊防、木政、土司、流寓、藝文十六志。

至成都、登南樓，有詩。自註曰、（時聆對、夸人治術，七力復援邊。）同賀仲選（登罘）判官游薛濤井，有詩。（詩集卷十三）

六月，奉扎查拏江西逆犯朱毛俚。

自省垣泛舟赴戎州。塗中苦熱，嘉定烏尤山尋郭景純爾雅臺遺址。

立秋後二日，憩珠江岸，均有詩。（詩集卷十三）

返城都。⑧試院夜雨和李竹雲（傳杰）明府元韻。秋日同樊蘇郵（泰）照磨登洄瀾墖。蘇郵先返，獨游薛濤井。季秋，游杜工⑨祠，均有詩。（詩集卷十三）

冬，母袁安人返里。

五妹年及笄，將出嫁蔡氏，乃偕母袁安人歸涼。每寄信蜀中，戒以居

心豈弟、毋恃明察。不孝謹守之、勿敢忘。（先府君行述 文集卷三五）

沈學詩爲刊諸葛忠武侯文集四卷、附錄二卷、故事五卷。

昔在丁卯歲、石殿撰琢堂先生由渝郡守觀察同酉行有日矣、小駐錦官、偕學詩遍游城南諸勝、謁武侯祠、憩於别室。學詩嘅然於侯之精忠絶學、至今在人心口間、而文集一編迄無善本、是亦好古者之所歎也。先生欣然曰、子有志乎。吾爲子成之。因出其篋中舊刻武侯文集以授。然是刻也爲明人所輯、既非全本、而斷簡駁文、前後相望。意欲重爲補葺、未暇也。丙子冬、從温江量移成都、歲時祠祀、必至侯廟、心怦怦焉、思踐前諾。適與屏山張大令介侯言之、介侯曰、澍蓄此志者十年矣、凡歷於目者與侯相涉、即劄記之。今則裒然成集、子盍爲我謀災梨棗也。余亟索而讀之、爲文集四卷、附錄二卷、故事五卷、攟拾排羼、皆有原本、旁見側出、考證不遺。而後世依托附□□□悉芟而去之。其爲體也、贍而通、整而潔。忠武有知、當引爲隆中畏友矣。

因付諸剞劂，以諗世之樂談佚事者。沈學詩諸葛忠武故事補遺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七歲。

旋屏山任。

余昔宰屏山，署篆陳某貪酷病民，民大憤梟。余旋任，控者數千牒。又攫財逼死十六人命，贓贏巨萬。恐余之揭之也，則揭端逼禀，爲先發制人之謀。迨余據實通詳，則大府洞駭，刪改情節，蒙混入奏。而其黨實繁，咸狺狺焉磨牙欲噬。君時爲御史，聞之，恐余受羣小之毒螫也，欲以其原案上聞。王小鄂傳文集卷二十五

其任屏山，以署任貪黷事上揭，大府駴然議調署他缺，勒署者休致以息事。澍曰：癉惡舉賢，上官職也，某不敢與聞，且不願因案調繁。（下略）清史列傳卷七三

解任，赴成都聽勘。

總督先公難之，緩其事。署令亦訟君，乃爲一奏，以上，皆聽勘。君所執持牢，而訟君者無有也，則遷延不決，以固君。（下略）張介侯墓誌銘記事稿卷九

奉旨、陳某革職、不孝解任質審。府君知不孝之爲民也、寓書、訓以處事權變、不激不隨之道。（先府君行述 文集卷三五）　賀仲選登黎　判官邀樊蘇郵泰　照磨、石泉一鈞　刺史、董芝庭宗　孝廉暨余集北郭外武侯祠、爲泛舟之游。重九日、呂星泉兆麒　刺史招集同人賞菊、均有詩。（詩集卷十四）

（上略）予時在京師、聞其事、知羣小雖善搏噬、必不能傷君毫毛、以君自立有素、信之。而君於是時方載酒携客、探宕谷幽勝、披榛莒、陟巉巇、尋前人銘刻、訂析歌詠不休、亦足以知君從政之優而獨立無所懼也。（文集 嘉興錢儀吉序）

冬、將制軍蒞蜀。

會蔣公代至、事乃白。（張介侯墓誌銘 紀事稿卷九）　案定、陳某論城旦、不孝免議入奏。（先府君行述 文集卷三五）　四川總督爲澍座主、甫入蜀、即具疏舉劾、屬吏震悚。澍上書言其徇情市恩、如所舉某守贓、某令但佞佛耳。（清史列傳卷七三）

（上略）蔣公默然、退又上書、其狂直如此。（張介侯墓誌銘 紀事稿卷九）　有

代蔣制軍成都府重脩錦江書院記。文集卷八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十八歲。

正月十五日、蜀典成、凡十二卷。

目錄、堪輿、人物、居寓、宦蹟、故事、風俗、方言、器物、動植、著作、姓氏十一類。

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春、大吏請于朝、續修通志。越二十一年丙子冬、書成。先是、二十年乙亥之陽月、余被檄署興文、卸篆才畢、適苦河魚、乞假六旬、養痾敘郡。困憊之中、精神退漂、心勦形瘵、靡所濟集。聊欲繫志陳編、以消駒景。竊念蜀邦文獻、近世煙塵、古也有志、炳靈載英、游目所及、涉想所經、輒用箸錄、佐以援證。毛渧之得、恧贈友朋。迨秋闈赴省、志已刊布。展閱蔫然、嘆其掌錄之繁富也。遂取所輯、覆加審眡、闕略宏多、不復增益、名曰蜀典、以質鴻彥。非以爲糾繆、非以爲補遺。錦里新聞、既慚成式、岷山異事、或幾台符。聊備庸部之故實、賫

儒林之公議云爾。蜀典自序 春日，游五桂山。

檄署大足。

六月抵任。

嘉慶二十三年六月，趙君及萼奉調廉差委余署其篆，相見謂曰：縣志前此奉檄修，顧余心弗慊，未付梓。子盍爲之更纂？余諾之。既而取睬其槀，則缺漏冗俗，如其所言。案牘之暇，輒作數紙。代趙及萼重修大足縣志序 文集卷五

修孔廟工竣，有碑記。文集卷八 余自六月來署此篆，值大比年，士子赴秋賦，念歲入甚尠，以濟田餘欵錢八百餘緡歸入書院，從此書脯優厚，冀得堪經師人師者以訓迪，並給諸生膏火，俾有激厲，異日或有端士茂才出其間，亦守土之幸願也。遂飭齋長黃性周、劉宏洲等修理講堂書室，整齊潔肅，青衿弦誦于斯，揖讓于斯，變媟劃之習，成鄒魯之風，其尙勉副予期望哉。大足縣修香堂書院記 文集卷八 修單石舖旌善橋、東郭虹橋工竣，有記。文集卷七 八月，重修漢相諸葛

忠武侯樓、有記。　重九日、偕友人游南禪寺、至玉泉觀、有記、並得二詩。有書宋徽宗手詔碑後。文集卷一九　署大足幾六月、而本任趙君回任。先府君行述、文集卷三五　本任趙君時以唐仁德劫案將居四參限部議、飭回本缺。呂君墓誌墓、文集卷二六　十月八日、遊寶頂山、有記。文集卷八　歲行盡矣、余將卸篆、官舍淸寂、重游三淸洞、遣興、摩挲宋刻、倍增感吁。口占二詩、鐫石以志游跡。　十二月二十六日大雪、游玉皇觀、有詩。詩集卷十四

委署銅梁。

接府君手諭、言明春來蜀、聞之甚喜、擬於冬月遣人往迎。先府君行述、文集卷三五

是年、孫星衍卒。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九歲。

正月初五日、余卸篆無事、聞北山有佛灣、瑪鐫法象儀態俶詭、意或有殘碑斷碣沈霾于蔓草荒煙、遂往尋之、有記。文集卷八　有書唐昌州刺史韋君靖碑畫維摩石像碑後。文集卷十九　十六日、呼蔡少尉峻峯

雲再游寶頂山，有記。（文集卷八）

春，抵銅梁任。

銅梁邑東五里有羅睺山，余履任後，公事稍簡，⑩將游焉，有記。（文集卷七）

調辦秋闈。

至成都。

胡竹塘（光瑠）明府邀余同沈松渠（學鑑）、張瀟暉（錦）二明府游杜少陵草堂，有詩。（詩集卷十五）

大足縣志成，凡八卷。（刊本丁氏八千卷樓藏有此書，國朝張澍、趙時王松撰。）

（上略）旋移署銅梁，公餘，亦載筆數月，復調辦秋闈，未竟也，揭曉後，棲遲廨邸，人事甹夆，夜雨挑鐙，乃得成稿，按大足置自唐乾元元年，屬昌州，光啓元年，徙州治大足，宋曰昌州，昌元郡治，元州縣俱廢，入合州，明洪武四年復置，屬重慶府，今見其山川雄厚，土地沃衍，古刹

廢寺、碑碣宏多、當日一浩穰區也。第宋時黎伯巽之靜南古志弗存、徵文考獻、率從闕如。洎本朝康熙二十五年、榮昌令兼攝大足縣事史君彰稍次舊聞、彙爲一帙。乾隆大⑪五年、邑令李君德續修之、曾見史槀、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也。而李志亦復簡略無體。余之所纂、不知於黎氏何如。以眎史李三家、或有逕庭乎。書此以復及葺、倘其糾余謬焉。重修大足縣志序 文集卷五

著南谿。

有南谿縣修文廟碑記。文集卷八

九月、聘九公卒於里第。

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時加辰、年七十有三。張君遠誌銘

記事發十遺著有眞知錄四卷。先府君行述 文集卷三五

丁憂解任。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四十歲。

三月自成都返里。

二十九日、自成都西歸、賀研齋敀士太守、楊文泉得賢明府餞送諸葛祠前、惘惘不忍別。有詩。新都弔楊升菴先生、郎當驛晨飦後逢花曉亭杰太守自京赴重慶任。劍閣遇雨、度白衞嶺、過桔柏渡、飛仙閣至寧羌州有詩。渡沮水、白馬河、至沔縣、謁諸葛丞相祠、有詩。詩集卷十五

抵武威。

劉星五先生卒於里。

迨澍自蜀屏山歸、而先生歿矣、年八十有二。箸有周禮匯解、左傳闡義二書、大抵采宋儒之說、而參以本朝諸家、于方靈皋尤爲服膺。其言平實堅確、不尙新奇、可傳也。劉星五先生傳 文集卷二四

僑西安。

歲在庚辰之七月、仁宗睿皇帝升遐、四海遏密。我夫子以粱益總制

馳奏，哭臨梓宮，得旨允請。（中略）惟時澍宅憂在陝，旌節戾止，隨衆摳謁。（下略）送蔣礪堂制軍入都序 文集卷六

子阿多殤。

以暑痢殤于二十五年七月十九日。十月初二日卜葬于長安小雁墖前園隙地。五兒阿多墓銘 文集卷二六

是年，焦循卒。

道光元年辛巳，四十一歲。

五月，二酉堂叢書成，凡二十六種，版藏二酉堂。

司馬法、吾鄉階州邢雨民太守付輯是書，采之浙中，字多錯誤，仍有闕漏。孫氏星衍所采，逸脫尤多，余爲補而正之，以授學侶。司馬法自序 子夏易傳、世本、賈逵左傳解詁、嗣刻 趙岐孟子章指、嗣刻 趙岐三輔決錄、皇甫規司農卿集、張奐太常卿集、段熲太尉集、諸葛亮丞相集、另刻專集 周生烈子、侯瑾漢皇德傳、應劭風俗通姓氏篇、⑫皇甫謐帝王世紀、嗣刻 皇甫謐玄晏先生集、嗣刻 摯虞決疑要註、嗣刻

辛氏三秦記、三輔舊事、三輔故事、劉昞十三州志、劉昞敦煌實錄嗣刻、段龜龍涼州記、涼州異物志、西河舊事⑬、諭歸西河記、段國沙州記、陰鏗詩集、李益詩集、蔡邕月令章句、以下八種嗣刻聞人通漢石渠禮論、郭舍人爾雅註、譙周五經然否論、蜀才易註、崔靈恩三禮義宗、孫毓毛詩異同評、劉炫杜注規過。按、三秦記、西河記、涼州記、沙州記均收入八千卷書目、三秦記又有知服齋本⑭。

（上略）慨念前賢箸述日就堙沒、乃搜輯關隴作者、肇周秦漢及於隋唐、凡得二十四種。即籍非鄉邦、其書闕佚世所尠傳、亦爲摭捃、凡得十二種。輒以謏聞、疏通演釋。（中略）旋僑青門、胠篋漱几、舊所丹鉛、殆將湽蠹。念昔劬錄、叵令銷殘、付諸剞劂、藉貿里儒、匪以示海內羣雅也。叢書自序

夏日長無事、取陝西通志閱之、於人物遺漏頗多。就所記者各系以詩、備異日續修者采補、亦有志所已載而牽連詠之、成關輔人物詠、凡六十二首。

鮑覺生桂星少司空寓伊弟珊滄碧大令大荔官署、余自省訪之、覺生出游華草見示、輒譔四

詩。

姬人岳氏卒。

有悼岳姬詩四首。自註、姬以兒阿多痢殤、悽思不已。又曰、小女亦殤。　送文遠皋師赴衛藏。　輓浙閩總制方葆巖維甸師、均有詩。詩集卷十六

冬十一月、沈學詩重刊諸葛忠武全集並補遺一卷、板藏成都武侯祠。

庚辰、介侯以憂歸。辛巳、學詩亦奉諱閒居、得以游心簡册、乃出介侯重校本、次爲補遺一卷、附刻於後、而庋其版於侯祠、使好事者咸得就而讀之。（中略）平湖沈學詩識。諸葛忠武故事補遺

道光二年壬午、四十二歲。

春、歸里釋服。

過長武、大雪、登六盤山、示邠和尚、有詩。詩集卷十六

四月、旋西安。

自陝復入都。

至京師。

家芑園紹先兄自粤解餉至京，相見無幾時，即送赴粤海關大使任，有詩。

夏，說文引經攷證成。

（上略）余于道光二年入都需次，寓錢衎石侍御宅。長夏無事，乃取說文所引各經，疏通而證明之。因知古人傳授，各守師說而不肯倍，非如後世之羼雜衆論，紛紛聚訟，莫能畫一。爰序而藏之，以示子弟，非敢以賓淹雅也。說文引經考證自序

八月，姬人謝氏卒于西安。

按，先生西安寓齋在關中書院西邊和樂巷内。據叢書存版圖記，庚辰秋，丁先大夫艱，返鄉里窀穸。眷屬僑陝，姬規畫内外事，斠如也。今道光壬午春，患咳嗽内熱，醫診曰虚勞，藥之。姬善珍攝，幸平安。立秋後，漸思飲食，竊喜可就痊也。候變症，延至八月初九日辰時溘逝，

屢生子不育、私嘗痛恨。卒年二十九歲。亡姬謝氏墓誌銘　文集卷二六

道光三年癸未四十三歲。

讀錢衎石儀吉農部配陳恭人聽松樓藁家書內有言及余消息者、知衎石之時念我也、爲之惘然、有詩。自註、君時扶成太恭人柩南旋。六月、輓文遠皋幹師、有詩。自註、道光三年六月初十日、歿於後藏大臣任所。

自京返陝。

八月、將出都歸秦、留別錢衎石農部、鮑覺生宮詹、有詩。途中有詠史詩一百二十首。詩集卷二五

道光四年甲申四十四歲。

至京師。

三月、有送王鶴汀給諫歸里序。秋日、過家業邮業南太守寓閒話、讀其詠史之作、有詩。潘石生挹奎考功欲作武威耆舊傳、余慫恿之。頃已屬草、喜而賦詩。自註、予許爲刊刻。憶在都門時、與余飲次、忽長

歎。余問君何事不懌、君曰、以子之精心果力、著書當可傳。以子之直氣嚴情、筮仕實不合。余曰、入世不諧、良自知之。著作有聞、得毋貢譽。君曰、不然。子經學諸書、余未嘗偏讀之也。姓氏五書、僅覽尋源、辯誤二種。經學、史學、譜學一以貫之、前此未嘗有也。余曰、余自幼負志、恥爲文人、思爲吏稍有樹立、冀附於古循良後耳。君乃大笑曰、子性方而不圓、大府有叵子則愠於色、見於辭。人且齕子、子何能展所學。即如方葆巖、那繹堂、蔣礪堂、皆今所稱賢制府、而子屢上書責備、攻其所短。惟方葆巖喜君言、以爲直諒。而蔣與那固怒之矣、何況他人。余曰、有是哉。余知過矣。潘石生考功傳 文集卷二五

道光五年乙酉、四十五歲。

五月、選得永新。

秋、出都赴永新任。

錄別潘石生挹奎考功。詩集卷十九 余選江西吉安府之永新、君送至

長辛店、聯牀話舊、終夕不寐。詰旦、眎余登車乃去。潘石生考功傳 文集卷二五

抵永新任。

余履任後三月、君寄懷詩四章、懇懇以柔道爲勗。潘石生考功傳 文集卷二五

有郭千里詩集序。代吉安守劉梅坪

是年、郝懿行、鮑桂星卒。

道光六年丙戌、四十六年。⑯

署臨江通判。

春日、獨游百花洲。至南昌、重登滕王閣。文觀濤海、霍松軒樹滋二明府邀游蝶墩、有詩。詩集卷十九 有代文觀濤明府重修南昌縣志、霍松軒明府鄱陽縣志序。文集卷五

（上略）夫縣志之最著者、蓋莫如吾秦矣。韓五泉之朝邑志、康對山之武功志、呂涇野之高陵志、胡可泉之秦州志、趙浚谷之平涼志、喬三石之耀州志、皆事核文典、有三輔黃圖遺意。然則志固貴乎蒐羅、

而辭尚體要，又不專以鋪張爲能矣。（下略）代劉松軒明府鄱陽志序 文集卷五

二月杪，買舟自南昌旋署，與盧海洲炳游白鷺洲書院。自吉安府旋署，舟中大雪，均有詩。舟行赴省，連日遇風雨。龍谿有詩，自註，時縣有水災，余巡視施賑。謁文文山、謝疊山二先生祠。懷潘石生挹奎考功，有詩。

被議褫職。

余以前任欠隨漕道款褫職。潘石生考功傳 文集卷二五

道光七年丁亥，四十七歲。

書廬陵旌表王氏兩世孝子事實後。代劉梅坪太守 六月，有福禹門廷尉

刻詞林海錯序。文集卷四

冬，開復。

道光八年戊子，四十八歲。

春，補瀘谿。

道光八年，余開復，補授建昌屬之瀘谿。（文集卷六鶴城送別詩序）

四月，履任。

戊子四月履任，入其境，山則举确，水則瀨湍，田不沃饒，產不阜碩，而士習民風頗爲淳樸，色爲之懌。（文集卷五重修瀘谿縣志序）　重修瀘谿縣鶴城書院有記。瀘邑爲山國，士習舊稱淳樸。余履任之日，詢所謂書院，則敗瓦殘椽，風雨不蔽，盡然傷之，急以庫存罰鍰屬傳林二生修理之。去盱江之名而顏曰鶴城，紀實也。（下略）（文集卷八）　後又宰江西之永新、瀘谿，所至令行禁止，束吏胥傔從，救過不給，治盜摘伏如神，盜屏迹。歲凶爲賑，民不飢矣。又念其寒而人與之衣，老弱皆爲區處，使有所歸，其所施甚備。（文集送儀吉序）　有勸民捐賑、正風俗、禁溺男女諸諭。（文集卷三四）

秋，以漕事赴南昌。

有臨清日記跋。　此吾師秦蓉莊先生守臨清日所記也。（中略）澍

于甲寅歲在先生根道署，曾讀欽定臨清記略，日久忘其始末。今官江右，先生第四子蘅洲以吏目分發豫章，貽以此記，爲書其後，不勝慷慨。（上略）文集卷三四

風角書，濟陽張稷若先生刪古今成說，釐爲八卷梨行者也。余官江西瀘谿，以事赴省，于畢恬谿明府案頭見此書，借閱之。恬谿舉以相貽。（下略）文集卷三四張稷若先生風角書跋

道光九年己丑，四十九歲。

二月，自南昌返署。

石尤爲祟，舟滯水裔，岑寂殊甚。永懷故人，不能已已，成感舊詩二十六首。詩卷二十

六月，移疾告歸。

越次年六月，移疾告歸，士民安余之拙而惜其去也，各爲詩歌以送別。鐔城送別詩序 文集卷六

秋，赴南昌。

有送顧鹿畦之浮梁任序。文集卷六

九月，母氏袁安人卒。

余丁先安人憂，留滯松門。潛石生考功傳 文集卷二五

十一月，姬人李氏卒。

室人李氏歸予十二載，予宰江西永新，階[17]兒女自關中來任所。越二歲，予以前任欠道款褫職，旋開復，補瀘谿縣缺。戊子四月抵署，九月，送女至省，予歸而病作，病棘而產男，男存而身亡。時惟道光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也。悼亡賦 文集卷二

（上略）仲冬，蔡吏目回，敬誦鈞札，善誘懇懇。感戢實深，並頒賜擘經室全集，暨宋建寧爨太守碑搨，再拜祇受，不翅百憑。此碑塵霾千載，金石諸家未曾著錄。今乃搜獲，世所稀見。尌憶樂史寰宇記，南寧州刺史爨深，南寧縣西有碑。南史驃騎大將軍爨雲，陸凉州南有碑。儻或搜尋，應成鼎足。又諭尌購買皇清經解，以擴見聞。尌于客歲向

盧厚山同年句得全部、披閱數四、沾溉良多。竊謂國初諸家首闢荊榛、批却導窾、足可研尋。沿及近時、遺其宏綱、拾其瑣屑、時有創獲、勦襲爲多。說文之學、段氏爲優。輕改原文、頗傷武斷。然許本流傳脫譌、不少。懋堂補正、厥意良勤。懷祖觀察精于訓詁、確鑿細密。伯申述聞、義多回穴、考其所有、似遜蘭皐。疇人之學、尚實未解。在昔遨游維揚、曾蒙訓以布籌、匆匆未暇、依然檮昧。五經算術、雖亦瀏覽、未能算圖、負慚甄鸞。嘅自北學荒蕪、匪朝伊夕、賈馬經訓、既已閟響、班傳文辭亦復息音。輒不自量、妄思吹灰而欬、啟咫聞、無裨大義。（中略）如謂周初之書不用蒼頡時古文、言性本于中、不同佛之寂滅、論文以文選爲正、而唐宋八家不足宗、論書法以北派爲正、而閣帖不足學、此其卓見高識、未經人道、眞能發前賢之覆、啟後儒之蒙矣。（下略）上阮雲臺制軍師書 文集卷十四

此碑阮雲臺師節制雲貴、蒐得于陸涼州、尚時令江西瀘谿縣師並孿經室集寄賜。碑爲友人借去、分宜楊立之

大令赴滇買銅返豫章，以此碑裝潢成帙見贈，鵑喜過望。（晉宋建寧太守爨君碑後，文集卷十九）

道光十年庚寅，五十歲。

春游，舟泊許灣。初夜，遠望大仙嶺亭，均有詩。（詩集卷二十）

四月，回瀘谿任。

道赴省，大府不准引退，仍於十年四月回任。胡晝堂（蕃錫）秀才作詩見貽，和韻報之。

六月，刊鶴城送別詩。

（上略）自念五十之年，尚寄塵鞅，內負夙心，外慚良友。地若可入，吾忍見宓子哉。暇日檢篋中詩錄而存之，付諸剞劂，聊以爲他日雪泥鴻爪云。時六月之二十日。（鶴城送別詩序，文集卷六）

重修瀘谿縣志成。

總目、建置、疆域、城池、公署、學校、賦役、漕折、驛引、形勢、山川、水利、津渡、

防守、鋪遞、風俗、物產、祠廟、寺觀、冢墓、古蹟、秩官、宦業、選舉、人物、列女、流寓、仙釋、方術、休咎、藝文三十志。

（上略）眎事後取縣三志閲之，支蔓叢芿，漫無體制。深病之，急欲改修，而原任蒼梧大令董帷林君以其藁來，大都沿襲舊編，祗增益人物百十耳。唐杜佑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吉甫云：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本朝萬季野斯同云：著地書自有體要，或其人其事無關地理，不容闌入。而張南軒謂脩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伊昔通人之論如此。今予之脩此志也，亦不能不敘人物，而芟其贅疣，並删其羼冒。尚覺太溢，嫌于仍貫，蓋猶有人之見者存也。然體例分明，事迹核括，不取燕書郢說，不爲鈎章棘句，庶幾有制裁矣。（下略）重脩瀘谿縣志自序　文集卷五

有脩瀘谿縣城議。文集卷十七

解盧谿任。

（上略）性情亢厲、表表樹風節。及官盧谿、震懾豪强、奸民惡胥皆股栗、不敢逞。片言折獄、渙若神明。然持躬獨廉潔甚、始終愛民。有關利病者、無不爲也。盧谿於明始爲縣、士或未習於古。[18]澍重修鶴城書院、課以明經致用之學。又撰茂學篇以詔之。厥後都人士服習其訓、文氣遂蒸蒸日上云。（官績錄建昌府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道光十一年辛卯、五十一歲。

去歲本縣重脩邑志、人必徵實、事必傳信。凡鄉曲譜牒造僞妄纂者、皆行芟删其。時固未見萬曆十年陳藝石所脩初志也。今閲之實于本縣之去取相符、可以知其精審矣。乃卸事以後、該紳耆等于人物志内仍添周廸、黄表、鄧璩、蔡苑諸人、又附益近時數十人、殊爲不解。（下略）（論盧谿紳耆 文集卷三四）

至安慶。

過蕪湖、舟泊太陽河。

至金陵。

辛卯春、泊舟金陵、同譜陸君心蘭方伯瞻園舍我。寄瞻園記 文集卷九 自金陵赴揚州、舟過黃天蕩、大風。晤白小山鎔學使於揚州、偕胡雨香子良水部、錢眉叔壽付大使遊平山堂、有記並詩二首。題家芥航非河帥兄願遊天下名山十圖、和芥航兄自黃河口出海、夜泊開山紀事元韻。循淮岸行、入禹王宮。陶雲汀澍制軍召飲清澗行署、同席者陳學坡鑾廉訪、俞理初正燮孝廉均有詩。詩集卷二十二 四月、余來袁江、訪芥航河帥、獲晤嘉興范吾山觀察梧、傑人也、以尊甫楞阿先生歲寒堂讀杜十八卷囑爲更正。余披讀再三、乃把卷而慨然也、有跋。文集卷三四 五月、舟行京口、泊鎮江、重遊吳門、有弔梁伯鸞文。文集卷二八 舟過富陽縣、泊嚴子陵釣臺旁、有詩。詩集卷二十二 六月、自浙返江西、舟至瑞洪、大風傾覆者數四。忽大波撼舟、上田塍庋閣、遂即潰敗。移行

李至田中，獲生全。有擬雨師與風伯書。(文集卷十三) 舟中憶三兒阿虎。舟抵南康，東署郡守霍松軒(樹清)同年。(詩集卷二十三) 夏季過衢州，有弔龍丘萇文。(文集卷二十八) 輓鮑覺生(桂星)宮詹同年、蔣礪堂(攸銛)相國師。

至九江，舟行遇順風，有詩。

至武昌。

余自豫章買櫂來武昌，訪盧厚山制軍。適劉默園觀察司鹽政于此，一日劇飲，言渡蚶洋事，心目震蕩者移時，爲書其事。(文集卷二十二) 題劉默園(肇紳)觀察蚶洋出險錢江觸潮圖有詩。茲來武昌，未得一游黄鶴樓，於其去也，詩以寄慨。寄盧厚山制軍舟中懷人詩十二首。

道光十二年壬辰，五十二歲。

正月初八日，自南昌買舟西歸。

居西安。

丁繼母袁氏艱，歸，遂不出。(張介侯墓誌銘，記事續藁九) 及再以憂去，喟然曰：已

矣。吾親已亡矣，猶欲折腰營升斗，以活妻孥耶。時年踰艾，竟不復出。

家芥航井河帥兄引疾西歸，相見讙甚，呵凍賦詩四首。

是年，王念孫卒。

道光十三年癸巳，五十三歲。

道光十四年甲午，五十四歲。

居西安。

正月，芥航兄以癸巳除夕、甲午元旦二詩見示，即和其韻，有詩。芥航兄爲余刊諸葛忠武侯集，用除夕元旦韻志謝。詩集卷二十三

四月十五日，西歸省墓。

邠州道中過周太王祠、平涼柳湖書院，至蘭州，均有詩。詩集卷二十三

抵武威。

有祭墓詩。

秋，返西安。

是年、王引之卒。

道光十五年乙未、五十五歲。

居西安。

新正、作東芥航有詩。芥航兄春日見過、以疑事垂問。余亦罕漫用

題羅漢卷子元韻、聊以自嘲。

輓芥航河帥兄有詩。詩集卷二四

道光十六年丙申、五十六歲。

道光十七年丁酉、五十七歲。

居西安。

七月、養素堂文集成、凡三十五卷。版藏棗華書屋。

（上略）以暇日次第平生所作賦頌序記論辨之屬、凡六百餘篇、都

爲一集、而屬予序之。予嘗聞君之論文矣、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謂之章、言色澤也。徒法言正論而無色澤、何以爲文。蓋君之文宗旨

如是。又曰，文須氣清，氣清、雖滿紙光怪，不失爲清。駢體散行一也，俗人歧視之、傎矣。故吾所定，偶散不分，是職志耳。予觀古之作者，涵雅故，通古今，得其源者，若建瓴輸水，方圓曲折，惟變所適，而皆出一情，何足分也。然非通識絕人，造詣淵奥，即此秘已難覩。欲彊兼之，亦弗能以爲。蓋必有復古之才如君，而後可及焉。君雖沈抑，未究厥施，而文章足傳於後。假令君不去館閣，洊躋通顯，委蛇仰望，損其天性，而勳業或無所藉手，并不若州縣親民，猶時有所效，較其得失，宜何從耶。君可以忻然笑，快然自慰也已。（下略）文集嘉興錢儀吉序

道光十八年戊戌，五十八歲。

居西安。

姓氏五書成。一姓韻，二遼金元三史姓錄，附以西夏。三姓氏尋源，四姓氏辯誤，五古今姓氏書目考證，凡三百餘卷。

楊桂山布政先爲刊尋源四十五卷，辯誤三十卷，版藏棗華書屋。

予與介侯交三十餘年矣。憶在京師時，年俱弱冠，而介侯已通籍，溺苦于學。予嘗就正所疑，必援經據史，辯論精嚴，每至夜分不倦。後介侯改官，爲黔中宰，而蜀而江右，余亦出守潮陽，不相見者二十餘年。道光辛卯春，余赴都北上，遇於張芥航河帥署。傾談竟日，知其著作等身而多未刊行。嗣陳臬中州，介侯遠寄所纂忠武侯集、續黔書、蜀典並養素堂文集，皆宦游時所纂，而博雅閎深，運以精思。不意其政事之餘，文章精賅如是。又致書曰：「纂撰姓氏五書三百餘卷，今欲擇尋源、辯誤二種付梓，其助之貲。」余不可辭。會余承乏秦藩，與介侯時相過從，亟索其稾本閱之，誠非林寶、章邈、鄧名世、鄭漁仲諸人所能窺見。即如我楊氏得姓之始，⑲溯自周宣王少子尚父，幽王邑諸楊，後並於晉，因爲氏。又考仇池蜀中諸楊及魏晉以來冒姓、改姓者，徵引諸書，既精且確，其他皆證以經史碑版，無紊無遺，使天下人各知其姓之所自，不致數曲⑳而忘其祖厥功偉哉。至辯誤一書，尤于讀史者

有裨益。戊戌夏日、書將刊成、介侯謂余不可無言以弁其首、因不揣固陋而爲之序。道光戊戌夏五月下浣北平楊振麟拜首。姓氏尋源

姓氏之不講也久矣。自今日而尋其得姓之源、辯其致誤之故、網羅列代之賢愚、別白三朝之氏族、攷證諸書之是非、不綦難哉。然而非難也、其難焉者、無讀書論世之識、無默識采眞之才、但憑譜牒之私譔、未能實事求是也。或曰、自漢至今、姓書且溢數百種、豈皆嚮壁虛造、無所依據乎。余曰、余誠不知人之何以瞀昧于姓氏而率易以言也。王符、應劭、漢世之通術也。賈希鏡、王僧孺、晉梁之鴻生也。賈執、何承天、齊宋之博物也。柳沖、孔至、李唐之專門也。王伯厚、鄧名世、趙宋之名家也。所言姓氏、略而不全、且多差舛、何況餘子。余之從事于此、曆有年所。較之昔賢、增益宏多、似少違盭、不揣檮昧、用敢問世、庶幾通內譜者正其失焉。姓氏五書自序

姓韻者、以姓隸韻、便于稽攷。如柳燦姓氏韻略、張九齡、曹大宗姓源

韻譜、黄邦俊姓韻譜、陳湘韻林。余此書自皇古以至本朝，自帝王以至庶賤，自中華以至蠻夷，罔不蒐羅。然古今之人衆矣，焉能備載。凡史有傳、祇道其略，或書其傳外之事，或攷其名字之殊、地望之差。而家譜之失實、志乘之傳誣，亦爲之駁辯。至于怪僻奇偉之姓、靡不甄錄。凡得姓五千一百二十又九。内新補之姓五百又九、删除非姓者七十又六。姓韻自序

中國之姓，其易知者也，尚有不可知者，何況于外域。魏拓跋、秦乞伏、涼秃髮、夏赫連、燕慕容、周宇文，原書有解，故士夫知之。若遼本無姓、至阿保機取世所居里爲姓，轉爲耶律，又轉爲移刺，譯語則劉也。大姓蕭氏與后同族，通婚姻。然姓少、易尋緒。若金之始祖函普出自新羅，至阿觸胡依完顔部爲姓，譯語爲王，而有白姓黑姓之分、宗室内族之殊。其制書名不書姓，則有猝難辨者。惜完顔勖女直郡望姓氏譜不傳，非能悉其崖略。至元則更難爬疏矣。據史，太祖姓奇渥溫，而

楊子器宫詞注則云世祖姓孛兒只斤。陶宗儀述蒙古色目人姓棊詳，反不紀奇渥温何耶。各傳或稱姓，或不稱姓，或似姓而實名，或似名而實姓。雖由宋濂、王禕等作史草率，未曾參攷，實于繙譯有所不解，故糾紛僢錯如此。國朝秀水萬循初孝廉著元氏姓略，粗具梗概，未能精審。西夏元昊自宋仁宗寶元元年僭號，至寶慶三年爲元滅，傳十世，凡二百五十八年之久。本姓拓跋，唐賜李，宋賜趙。然偭鄉不常，傳于中國者，多非其實，或以部落爲姓，或又不然。良由僻遠荒陋，事不稽古，戎言侏𠌯，莫能究詰矣。余之爲三史姓也，依據本史，兼采當時人之著述，稍有增益。其所不知，則仍闕如。後之君子，尚其補正，是所望也。三史姓錄自序

草木祖根，山祖崑崙，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謂昧厥元。譜牒家以百數，孰能昌言。天神靈而生子，地廣厚而資始，人殷殷而受氏。或爵或邑，或山或水，或字或名，或冒或徙，不得其眞，知爲誰之考妣，同一姓

而出殊同、一郡而望區、數典而忘祖籍、談焉免其揶揄。豈不悲夫。史氏作傳、但憑家譜、朝代差互、官位併乍、以祖爲孫、以子爲父。攀援公卿、厭薄卒伍。拓跋之臣、著洛陽之土、輕改其宗、不翅毀其粟主。俎豆馨香、鬼神其吐。炎黃之胤嗣、子姒之精苗、列邦之胄緒、異域之枝條、緜而瓞蕃、而椒繇而緐茂而雕。蹝英賢之傳壁、信爲華胄之遙遙。吹律而定五音、自軒皇而非今。今世已爲絕學、呂才恫疑于乃心。烏知京房之卜卦、指李星而分詮。然避仇而匿跡、亦豢養而受恩。荷國寵而榮賜、移偏傍而更番。嫌尊諱而改易、奕禩仍復其牆垣。余爲此書、必溯其初。士夫各有其冠裙、農氓各有其耰鉏、商賈各有其珠貝、工匠各有其繩樞。離之不可瓦合、合之不可瓜分。如淄澠之不混、如絲絮之不棼。將以尋源于星宿、庶私乘之可焚。(下略)姓氏尋源自序

姓氏曷爲有誤也。自姓氏書誤之也。一則質其疑而創誤也、一則踵其謬而沿誤也。不爲之辯、必且一誤而再誤也。然有不得不辯者、明

辯之足以有辯也。亦有不必致辯者、稍辯之、不勝其辯也。顔師古曰、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是唐時已如此、迄今日、則更誕妄矣。余之作辯誤也、亦曰、使讀史者論其世不可不知人也、使作譜者敬其宗不可誣其祖也。豈好辯哉。以誤故也。姓氏辨誤自序

姓氏書夥矣、而精審者殊尠、或闕略不備、或差謬失倫、往往而然。余所見宋元明諸書、蓋無一可依據者、因襲陋說、觸目皆是、不勝彈摘。惟漢魏六朝人所著、頗爲的確。然其時姓少、易于推求。惜其簡篇散佚、不得全文、無由知其梗概也。今就著錄之見于諸史志與行于當世者、采先儒之成說、加以臆見、評論其得失、而附之末卷。古今姓氏書目考證自序

道光十九年己亥、五十九歲。

居西安。

春、和楊桂山振麟方伯雪詩、即次原韻。詩集卷二四

㉑(上略)夫介侯氏之爲此也、弱冠從事、皓首成書、四部之鉛槧、九州之金石、以及二氏之藏、百官之名、貢舉簿、城旦書、虞初說之屬、罔不周覽。宦游黔蜀久、又客吳楚秦魏、攬轡中原、交其賢豪朋游、覩記若所部士民、往往請觀家牒、輒爲掌錄、以爲既博、不可不擇也。折衷於古人、若子政之世本、仲遠之姓氏篇、有輯有補、並爲之注。林鄧之書、復爲之勘會、其勤且精也如此。始、君未入蜀、予見其藁本五巨册、積數十萬言、錄副藏之。後數年、再見京師、裨益者五六倍。予笑曰、卷帙繁重若是、君宦日貧、何以行世。君曰、諾、吾將更之。於是比物而錯辭、登文而析類。既踵舊體而譜列之、補前未有五百餘姓。(中略)　蓋又十餘年乃成、則自關中抵書大梁(按、此時錢主大梁書院。)曰、予許吾序久矣、毋負諾。然吾去官來無以食、誰爲剞劂者。會楊桂山布政至善其書、先爲刊行尋源四十五卷、辯誤三十卷。(中略)　乃其爲之之難、成之復不易也。文由博而約、體由合而分也。惟予知之詳、遂書之以詒

後之讀是書者。姓氏五審鍾徵吉序

是年、陶澍卒。

道光二十年庚子、六十歲。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六十一歲。

居西安。

楊桂山振麟方伯引疾還里、作詩送之。詩集卷二四 有思錢子詩五首。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六十二歲。詩集卷二四

居西安。

養素堂詩集成、凡二十六卷、版藏棗華書屋。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六十三歲。

居西安。

正月介侯先生次第其所爲詩二十六卷成、屬序於予。予於介侯著

書、至是歷四五序、累數千言、而猶未已也。昔人序友朋書、未有若是多者。然介侯著書、非予序不出、必不求他人序、或自爲序、或遂無序、其篤嗜予至此、而予亦何能已也。介侯自早歲計偕上國、其仕宦每得邊遠、又壯游東南、度江而觀海、所不至者、閩粤耳、識天下士甚衆。而予先後居京師、從四方賢士大夫游、亦不後。乃今言數十年交舊、介侯惟予、予惟介侯。然則序介侯詩、固莫予若。（略）自後往來不多見、然見必有詩、亦時以郵筒相詶畣、垂五十年矣。（略）且君籍涼州、東而家於秦。我家秀州、北而客于魏。秦魏壤相接、隔太華相問訊。雖簡牘中語、神飛意動、若相聞聲。於茲又七年矣、然猶有未快。今且以全詩開予、使我得盡聞介侯數十年之謦欬、若言笑一堂也。此予所以尤樂爲介侯序也。介侯之才、遝括千古、其氣一世無所屈、淩紙勃發、多爲俗目駭怪。或以唐宋格律繩之、輒不得、以爲疑。而予獨見其有望古遙集、湛深幽抑之思、與夫奧峭詼蕩之風、致吳歙越謳、愴

悽窈眇之音節，蓋有近於騷人之哀怨者。舊嘗讀其黔楚間作，懷賈悼屈，往往而然。予之得於介侯詩者在此，書以寄之。介侯宏達，以五十年老友，其知我也夫。詩集嚴與錢儀吉序

輯詩小序翼成。

（上略）愚以世儒之廢棄之也，因從事于斯。凡毛傳、鄭箋、孔穎達疏以及宋人呂氏祖謙、嚴氏粲、范氏處義、蘇氏轍、黄氏櫄、李氏樗、曹氏粹中、王氏應麟及國朝顧炎武、陳啓源、徐文靖諸人論詩有與小序相發明者，咸采輯之。姜伯嚴炳璋以序首句爲子夏作，下皆漢儒附益，隔一字書之，多所斥駁。大抵沿宋蘇轍、明朱謀㙔、張次仲、朱朝瑛之餘論，不足爲據。其詮釋有明確者，亦時采之。至明郝敬、何楷，雖多新説，擇其與序附離者入之。若子貢詩傳、申培詩説，本係豐坊僞作，無如淺人信從，莫解其非。惟毛氏奇齡駁斥無遺，亦附録焉。蓋所以章其叛序之罪也。至三家詩説，暨劉向説苑、新序、列女傳，班固白虎

通、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與小序相出入者、搜番備載、耿耿之見、亦加按語別之、藉正世之掊羣雅者。小序 劉灝附文集卷三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六十四歲。

居西安。

輯萬物權輿。

秦音成。

（上略）予于長夏無事、刺取羣書爲秦隴人口吻者、劄記之爲一編、曰秦音、亦謂吾秦人之語云爾。秦音自序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六十五歲。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六十六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六十七歲。

五月丙戌、卒于西安。

十月某日、葬某原。

嘉興錢儀吉爲譔墓誌銘。記事稿卷九

清史文苑傳有傳。清史列傳卷七十三

校記

①詩：當作「時」。

②張皐聞：當作「張皐文」，參本譜嘉慶四年己未條。

③讀：當作「續」，見本條下文。

④錄：當作「留」。

⑤隨唐：當作「隋唐」。按本譜「隋」字多寫作「隨」，此後不再出校。

⑥論：疑當作「諭」。

⑦埸：當作「場」。

⑧城：當作「成」。

⑨「工」下當脱「部」字。

⑩笥：疑誤。

⑪大：當作「十」。

⑫「皇」字當屬下句，作「皇甫謐帝王世紀」。

⑬諭：當作「喻」。

⑭服：當作「不足」。

⑮偏：當作「徧」。

⑯年：按文例，當作「歲」。

⑰階：當作「偕」。

⑱人土：當作「人士」。

⑲殆：當作「始」。

⑳數曲：當作「數典」。

㉑按，原譜此段文字編排失當，似宜移于「道光十八年戊戌」，歸入論《姓氏五書》一類。

張介侯年譜附錄

與郝蘭皋戶部同年書

嚴風朔雪之時，訪閣下于齊東會館。入其門，落葉滿階；升其庭，積塵盈几。聞書聲琅琅可聽，則閣下方詠諷古經也。頃之，閣下自內出，被敝羊裘，狀觳觳然。弟乃深歎閣下之溺苦于學，而不以貧爲病也。然閣下雖嗜貧，而弟則淚涔涔，心焉痛之。既而見圓照嫂夫人，方以爾疋疑事詰難，弟雖勉强酬答，亦幾辭窮，則又羨嫂夫人之華經不勸也。歸來慨慷不已，擬懵自咎者久之。頃聞錢恬齋方伯同年不日入都，與衍石侍御商之，當向恬齋言，爲銷書百部，稍可以爲日用之需。又知閣下夭素高亮，不肯向人乞憐，此弟與衍石之意，與閣下之貞介無損，亦可爲者。恬齋爲政明敏，操守廉潔，竊來呰佩服，閣下必有以應之，願勿卻，以副友朋之意爲禱。承示荀子補注，大致精確，弟蠡管所及，輒爲改正七條，未審是否，尚祈教之。弟日來患腹泄，友人勸戒飲，未能從，仍浮大白，終日酣暢，而河魚竟逃，此神農子儀以來未有之奇方也。閣下聞之，當爲噴飯。

與郝蘭皋戶部書

一昨承示大著山海經箋疏、俾爲校正譌誤。尌念此書校勘者自雲臺侍郎師而下、共十七人、皆碩學淹通、自必精審無疵。況以尌之陳椽馳遜、未嘗旭歷于學、其何能有一得之補乎。日來披尋、一似仍有罅漏、尙待補苴者。如南山經、猨翼之山多蝮虫、郭注、虫、古虺字。箋疏引說文云、虫、一名蝮、虺以注鳴。是虫虺非一字、與郭義異。說文當作虫、一名蝮蛇、下虺字係後人竄改者。句餘之山、郭注、句章餘姚、因此爲名、見張氏地理志。箋疏以爲張晏。按太平寰宇記引張勃地理志、當是張勃。西山經、崇吾之山有獸如禺、而文臂豹虎。箋疏言獸兼有虎豹之體、故被是名。按博物志所言本是虎僕、毛可爲筆、故辭人呼筆曰虎僕。御覽引字有譌、不足據也。北山經、決決之水中多人魚、箋疏謂鯢字古省作兒、兒从儿、卽古文人字、上闕脫、止存下人字。按以此人字係兒字闕脫其上、何下句嬰兒兒字不闕脫耶。史記有人魚、卽今之孩兒魚也。此不必改者。中山經、太山有草、其葉如荻。郭注、荻亦蒿也、音狄。箋疏謂荻當爲萩、狄亦當爲秋、字形之誤。尒疋蕭萩、郭注云、卽蒿。按荻字是、不得作萩。萩是梓木類。尒疋蕭萩本宜作荻、觀郭注皆云蒿、可知作荻者是。海外北經、北方禺彊、郭注、字玄冥、水神也。箋疏謂玄冥禺彊聲相近、玄冥卽禺京、禺京卽禺彊。按禺京、禺彊、玄冥均爲水神、各自一人。猶之重黎、吳回、祝融、皆是火官、不得合爲一人。然謂禺京卽禺彊、尙可以

京與彊通，如鯨魚作鱷魚也。禺京爲禺號之子，禺號爲黃帝子，則郭所云禺京爲黃帝孫者相合。若辛冥則少昊子脩也，焉得合爲一人。海內東經：贛水出聶都東山，箋疏謂贛水一名豫章水，郡縣俱因水得名。按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蓋水亦因郡縣得名也。大荒東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箋疏言帝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大荒西經又有帝俊妻常羲，疑常儀與常羲爲一人。按常羲當作常儀。呂氏春秋，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顯係二人，不得云常儀即羲和也。老童生祝融，箋疏引大戴禮帝繫篇，老童娶竭水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吳回。按竭水之子驕福，一作驕既，見世本。又作嬌極，見漢古今人表。大荒北經：深目民之國盼姓，郭注云，限絕深，黃帝時姓也。按王會解有自深國，自古文鼻字，見說文。是自深即鼻深，亦即目深矣。箋疏以黃帝子有睽荀姓，疑盼姓或睽或荀。此說非。載民之國亦盼姓，又豈譌文乎。又訂譌卷內崇吾之山有木，員葉而白柎，云經文柎當作拊。此說非。柎與跗通，等足也，經文作柎不錯。黃帝是食是饗，郭注，所以得登龍于鼎湖而龍蛻也。訂譌云，龍蛻二字譌。按宜作靈蛻，御覽作靈化，亦通。積石之山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郭注，今在金城河門關。訂譌云，門字衍。按門字不衍，當在今字之上。三危之山有獸名傲徆，訂譌云，傲當爲獒，徆當爲狠。按獸名有不從犭者，如牴牻礋砑[illegible]嬻是也。如徆作狠則

徼宜作獥、不必作獥也。有鳥其名曰鵾、郭注、扶狩則短。訂譌云、當爲扶獸則死、按狩與獸古字通。車攻詩之搏狩、漢人作搏獸。有川在尾上、郭注、川竅也。本不誤。訂譌云川當爲州。按川穿也、即竅也。竅、穀道也。尒正之白州、燕亦當作川、余續黔書川字說最詳。番條之山、減水出焉、郭注、音減損之減。訂譌云、郭注音減、則經文不當作減、未審何字之譌。按經文當爲咸字、如漢咸宣之咸、注亦音減也。金星山其木多彤棠、訂譌云、彤疑當爲彤。按草有彤胡、木不當有彤棠、子①必非彤字。實惟川之九都、郭注、九水所潛、故曰九都。訂譌云、郭注潛字誤、按潛宜作渚、渚聚也。又或作瀦、瀦亦聚也。故孟諸一作孟都。京榮服之者不霆、郭注、音廷搏之廷。訂譌云、當爲脡脯之脡。按郭音似引古語、宜从之。古廷字本有定音、見匡謬正俗。女儿之山多閭麋麈麂、郭注、偎毛豹脚。訂譌云、偎當作猥、豹當爲狗。按偎宜作猥、即猥狗也。不當爲獶、言毛似猥、脚似豹耳。凡此數條、雖于書之大體無關、然閣下精心果力、尚有此失、則信乎著述之難也。澍所言儻有違盭、仍希大雅正之。

與王伯申侍郎書

春杪枉奉手畢、並大著經訓述聞②、廣雅疏證二種。數月來讀之、知閣下孳經撢義、高据賈服之堂、函雅詁文、上摩孫李之壘、昕夕尋味、慹服靡已。某姓欵啓、雖亦劉覽經

説及近時講説文諸家之書，而簿書鞅掌，卒卒無暇，不得據心肆志，紬繹意蘊。輒擱卷而起，發視肉之嘆也。最歲作姓氏五書，內有姓氏辯誤二十六卷，討論前人言姓氏之舛錯者，妄自謂精審，而閣下經義述聞中頗言及姓氏，往往與愚說不合，竊又自疑其說之未必當，恨無由面質之于大雅也。茲略舉數條言之，冀得是正爲幸。述聞云，國語黃帝子十二姓有依，當作衣，廣韻引姓苑有衣姓，而依字不以爲姓。按山海經大荒國北毛民之國依姓，是古有依姓也。蓋衣爲殷姓之後，齊人有之，見鄭康成禮記注、高誘呂氏春秋注，依則黃帝之後，各不相蒙，豈得曰衣誤爲依乎？唐書孝友傳梓潼有依政，可證已。廣韻于姓氏遺漏甚多，不得以其不載，遂謂無依姓也。又左傳有徒人費，國語有徒人回，徒人當卽府吏胥徒之徒。徒人蓋以職役爲氏者。述聞言古無徒人之職，徒人宜作寺人。按廣韻、姓纂皆以徒人爲複姓，故管子亦作徒人費，豈皆譌文乎？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是徒人古有之矣。又左傳之棠君尙，述聞云尙爲棠邑大夫，則是縣尹，君當作尹，猶言箴尹、沈尹、連尹耳。按楚之箴尹、沈尹、連尹、廏尹、宮廏尹、馬監尹、陵尹、郊尹、王尹、工尹、玉尹、莠尹、羊尹、藍尹、囂尹、環列尹，皆以所職爲官名。今云爲棠大夫，則宜稱棠尹。沈諸梁亦葉縣大夫也，則稱葉公，何未有稱葉尹者？君、公者，蓋當時尊顯之通稱耳。又孔子弟子壤駟赤字子從、

家語、英賢傳皆以壞駟爲複姓。按左傳魯有郈工師駟赤、則駟赤連文、蓋用周穆王八駿之赤驥也。名字詁亦以壞駟爲複姓、失之。又左傳之郈昭伯世本人表作厚檀弓郈又作后、風俗通作郈。蓋郈、后厚古字皆通。述聞以爲郈與后異、且謂水經注誤郈昭伯爲叔孫昭伯。按左傳季氏與郈氏鬭鷄、呂氏春秋亦同、則郈昭伯卽叔孫昭伯明矣。且世本、鄭注檀弓、高誘注呂覽、韋昭注魯語咸以郈昭伯木后敬子竝出于孝公惠伯鞏之後、詎得以郈后爲二姓乎。又國語、犬戎樹惇、韋昭注言犬戎之性敦樸、本是誤解。述聞則云惇字當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云邾婁顏耳。樹惇者其姓名也。通鑑注、樹敦城在曼頭山、此周穆王時犬戎樹敦居之、因以名城。周書、涼州刺史史寧云樹敦、賀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水經注作樹續、魏書地形志作殊續、戎方之音異耳。凡此數端雖于經義無關、然實事求是、則閣下之說或有未諦當者、敢獻其疑。並望恕其直而教之以所未聞焉、則幸甚。

與臧在東文學書

一昨承貽令祖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日來讀之、歎其學精鄭學、掊擊王肅、卽文字沿誤之處亦考核堅確、眞北海之功臣也。某最欽啓雖以時繙古人經說、而少入仕塗、鴻絧無暇、不能究其訓詁、矧能擇大義耶。然其書亦似有引用僢錯及

豎議未確者。如我將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而以爲本作維牛維羊、羊與享韻、牛與右韻。箋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可證。謝按此說大非。周禮羊人曰積共羊牲、設積柴祭天、則供羊牲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文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享者、獻牛以供祀。此典禮之序也。烈文詩之自羊徂牛、先言羊亦如此。若鄭箋言牛羊者、辭例如此、不足據以定經文也。盧子幹逸文條有云、北堂書鈔引周植酈文周誄云、自齔未成童、著書十餘則。按漢書酈炎字文勝、此作文周誤。周植宜作盧植也。又鄭莊公寤生、從史記難生之說、亦未是。且謂寤與牾字通借、寤生者、謂牾逆而生、交午於產門、久不得下、故姜氏驚也。此殆未知南燕公孫夫人生慕容德之事、故有此解。又謂寤而生當喜、何反驚。是又不知前秦姜氏生苻洪之事也。不衰城條從顏師古之說、謂衰城以差次受功賦也。按何邵公注、若今以草衣城、此詁最確。蓋方城之時、適值淫霖、以草覆之、可免崩壞。仲幾不肯、故責其無尊天子之心、與齊語管仲言相地衰征之言本不相涉、不得援以爲證。如魏之劉馥爲揚州刺史、孫權攻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是其事也。左傳云、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據左氏說是方城、公羊說是已城。然古人工功字本通用、不受功者、言方城之時已立木、而仲幾不肯隨衆董工也。其不肯董工

奈何。當時值雨、衆欲蓋之、仲幾不從、故執之。必以爲差功賦、未必古義如此。又足下拜經堂日記以段干木爲姓段、以呂氏春秋有干木富於義之句、遂以應劭風俗通之說爲是、殆不知古人之語例也。古人複姓多連下一字稱之、故孫叔敖爲叔敖、公牛哀爲牛哀、司馬遷爲馬遷、東方朔爲方朔之類、不可枚舉。如段干木爲單姓、則段干朋、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豈皆兄弟行乎。況史記明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高誘國策注、段干姓、綸名也。三輔決錄云、段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爲段氏、則段干之爲複姓審矣。足下好學深思、閎覽多聞、顧於此稍舛午、諒未嘗留意於姓氏之學也。儻不謂然、祈賜正爲幸。

與段茂堂大令書

懋堂先生閣下、某子奔走衣食、應酬棟檖、時獲親集範、頻年積懷、藉以稍舒、爲之慰此。猥荷不鄙夔譾、獎許過情、則又慚甚。一昨晤章子卿、述先生之言曰、他人考據之文高者爲注疏、其次則語錄。介侯之作、辯論精碻、所不待言、熊熊其光、魄魄其氣、置之闇室、不燭而明。時學偏者、某聞之、抑又疑甚。竊念先生鑽擘說文、作爲箋注、既精且博、實爲汝長功臣、而經韻樓集、學宗賈鄭、筆邁任溫、久爲某所懃服。茲乃擊節于鄙文、殆學黃公而過者也。日者同謁姚姬傳前輩、歸寓悲居、寂寞獨游靈谷寺、散賞、

瞻誌公谷吾鄉人也。出飲功德水，頓滌塵襟，憩盤石上，有鹿子二倚徙中林，見人不驚。因嘆人生勞勞擾擾，不如鹿之野性自適也。然此尚隣城市，若深山邃谷、茂林豐草，鹿之生其中者，餐神芝，飲清泉，戴角肉，享爨壽，其樂更襄羊也。今先生蟬脫簪黻，唾棄腥膻，亮節高風，良足嘉尚。而又鴻包經訓，釐定聲音，頤情丘壑，眷戀友朋，異日必有白鹿依辛繕之講堂也。某棒雙已挂，不再話別，輒爲此書，貢諸左右，仍冀良誨，以開區霿。俟解把筆，請益負墻。

與錢衎石郎中書

前所假戴東原先生毛鄭詩考正內作詩時世表，閱之多有僢錯。如鄭風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孔穎達謂厲公時詩。厲公復位在釐王之世，而戴氏表繫在惠王之世，此不確也。又唐風蟋蟀序言刺僖公，僖公卽釐侯，鄭康成謂當共和之時，而戴氏表繫在宣王世，此不確也。又陳風宛丘序言刺幽公，東門之枌序言幽公淫亂，鄭康成謂幽公當厲王時，而戴氏表繫在共和世，此不確也。又曹風候人序言刺共公，鳲鳩孔穎達謂共公時詩，下泉序言曹人疾共公，共公當襄王、頃王之世，戴氏表專繫之頃王世，此不確也。又正大雅文王、大明，孔穎達謂成王時作，戴氏表繫在文王時。又緜、思齊、皇矣三篇皆言文王之謚③，咸文王後作，當亦在成王時，而戴氏表亦繫之

文王此不確也。如下武、文王有聲、孔穎達亦謂成王時作、而戴氏表亦繫之武王。此不確也。又魯頌鄭康成譜謂僖公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箋疏以爲作于文公之世、而戴氏表繫之僖公時、亦復不確。某因原本小序暨康成孔穎達說、別爲考定、似較東原說爲有據。恐仍有誤謬、望足下更正之。

與朱香初論粵山詩字音第一書

讀大著、不勝慹服、而有愚意所未安者、敢質之。按粵山之粵通作雩、其得名以池有千葉蓮雩也、宜从胡瓜切讀。然白虎通云雩之爲言護也、則雩作變化解、又讀戶化切。詩意用萬物成熟可以得穫之解、而仍依胡瓜切、似宜改正。又按莊子齊物論山林之畏佳、劉註云、畏佳、偎僻尖角處也。則畏字當讀仄音。蓋畏字卽嵔、嵔又同隈、隈作鄔賄切、則畏字自宜從同。又按說文雖字註、蟲名、似蜥蜴而有文。逸周書王會篇云、俞人之雖馬、孔晁註、雖馬、一角也。爾雅釋獸、蜼卬鼻而長尾。註、似獼猴而大。山海經註、蜼似猴、鼻向上、尾四五尺。是雖爲蟲、爲馬、蜼則爲狖。今之所謂仙猴也。而傳卬業宰天台日、妄以蜼爲雖、而于氏逖記之、亦疏矣。詩用雖字、卽本聞奇錄、似未確審。異苑云、錢塘杜明師夢有人入其室、是夕謝靈運生。旬而辛亡、家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注云、治音稚、奉道之家靜室也。方藥地謂治乃處字之轉

聲。吳人今猶作此語。茲作平聲、亦非。若砯字、古厲字也。說文引深則砅可證。砅崖赴壑邅句作平聲用、失之。儻用作仌字、更誤。檮昧之見、望財擇焉。

與朱香初論字音第二書

來書依白虎通解華字、仍作平音。然風俗通云、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又云、崋者華也、萬物滋然變化於西方也。華亦作變化解。原詩華生乃續丕句、實與應氏之說合、當作戶化切讀。又据莊子註、謂畏即嵔。搓嵔與嵬異、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詩陟彼崔嵬、皆從山下鬼、不從畏。嵬有三切、一烏回、一魚回、一五回、並音巍。說文云、嵬、高不平也、從山、諧鬼平聲。若嵔、則鄔賄切、又于鬼切、音磈。磈、山高下盤曲貌也。其于非切者、音威、乃山名、不與山形同解。嘗讀王延壽靈光殿賦、嵳峩嶵嵬、嵬字作五罪切用矣、未聞嵬字作魚回切讀者。尚書民明威、古文作民明畏、威字乃衞包據馬融本改者。尚書字舊多違異、舉堯典言之、如宅嵎夷作居郁夷、寅賓作敬道、允釐作信飭、庶績作眾功、方鳩作旁聚等類、不能悉數、皆馬遷借文意相通之字轉相訓釋、正不得以居郁、敬道等字即作宅嵎、寅賓音讀也。則古文畏字于畏佳之畏訓釋不同、似難爲援。又佳字今入支韻者讀雎追切、宜作佳麗解。楚詞大招嫮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是也。又作夫不爲解。古有十三佳之



韻、則佳爲戸圭切。若從古兮居奚切、則入齊韻。若從倉回切、則入灰韻。來書據集韻、謂崔與崒同。按爾雅崒者厜㕒。鄭康成所見本則作卒者崔嵬。故於漸漸之石章箋云、卒者崔嵬、謂山巔之石也。而毛傳亦云、崒、崔嵬也。是古人以崔嵬訓崒、不謂崒卽崔字也。若崒同崔、則爾雅之文犯矣。且釋文崒有子恤、才戌二反、韻會爲昨律切、說文云從山卒聲、顯與崔字音切不叶。是集韻言同崔者妄矣。愚意崖佳之佳自宜從倉回切、入灰韻。若子雲甘泉賦所用嶊嶉字、相如上林賦所用嶊崣字、係上聲徂猥切也。以爲然否。

與朱香初論字音第三書

愚謂經師以崔嵬訓崒、崒非崔者、以古人制字雖多相通、而字之本義要不可沒。來書舉似嶇[阝區]崝崢岊巖等字。按說文[阝區]字、徐鉉曰、俗作嶇、非是。而讀謳音者、集韻訓爲谿深下貌、是嶇[阝區]本非一字。而崔崒實兩字、故張衡西京賦嶐崛崔崒、則分用之。崔若卽崒、賦宜如詩南山用崔崔可也。崝字從靑得聲、故可通崢、亦通增。崒則從卒得聲、難爲崔矣。巖岊雖通、而岊爲山厓連屬形、巖則岸也。增韻謂石窟曰巖、亦通。故虞虢之間稱傅巖爲聖人窟也。巖又爲古文險字、傅巖漢地理志作傅險、說文同字異訓者。以此考之、集韻其讀音元自分晰。于佳字云遵綏切、讀嘴平聲、與崔同。崔、

高大也。又佳祖誅切、音凗、山貌。莊子齊物論、山林之畏佳。是集韻于遵綏切者引詩之崔崔、于祖誅切者引莊子山林之畏佳、本不相蒙。鄙謂卒讀平音、如詩小雅之山冢卒崩、鮑照蕪城賦之卒若斷岸、皆讀如摧、是也。又謂佳字入灰韻、亦職追切、蒙不謂然。考古韻支分五支、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齊、十三佳、十四皆、十五灰、十六咍、又分十八尤、别收十三魂、别收八戈、又别收去聲八未、别收去聲十六怪、爲界甚嚴。佳之在支爲職追切、在灰爲倉回切、猶灰韻之駘入支爲他飴切、在本韻則土來切、才字入支爲前栖切、本韻則昨哉切、哉字入支爲將黎切、本韻則祖才切、來字入支爲陵之切、本韻則落哀切、臺字入支爲田飴切、本韻則徒哀切、皆辨别豪芒、不容假借。若謂佳字入灰、亦職追切、則入齊韻將不當居奚切乎。逹者、段若膺與戴東原言支佳一部、齊皆灰一部、之咍一部、漢人猶未嘗假借通用、晉宋以下乃少有出入、迨中唐之功令支脂之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矣。從知古韻部限既嚴、而音切自不能相混也。且今所通行之韻、乃宋平水劉淵之韻、並非沈約韻。沈四聲韻一卷、唐時已不傳。來札所摘之嘶、躋、提、齎等字、謂自齊韻來、滌、睢、窺、逶等字、謂自灰韻來。按此等字疑皆劉淵合併一百七十部韻時所合併者。蓋齊灰韻皆自支韻分出、不當云自齊灰韻來也。又言佳之與佳、音義判然、字體亦異、疑楚辭之用爲泛濫者。

考古隹與佳無二字也、今體乃後人改之以識別。如王石、王字祇是三畫、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當時兩字原一、誰又讀考工記玉人爲春秋之王人者。覈而論之、畏字古雖通作威、而考工記之畏、鄭康成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是依弓篇附閒解讀平音、亦入灰韻。枚乘七發以畏隈同押可證。而崔字係倉回切、乃爲崔嵬之崔。否則嵬字爲烏回切而崔字爲職追切、則不得爲雙聲矣。又意畏隹者爲崔嵬二字之或體也、畏卽嵬字、隹卽崔字、二字均在灰韻斷斷矣。

與朱香初論字音第四書

昨論隹字入灰韻、宜從倉回切、幸不爲大雅所訶。因知鉅製隹字避雖字之複文用借叶也。夫借叶則何不可之有。然古支韻不止通微齊、且通歌、尤。其借叶者要皆用之詩賦歌謠諸古體。昔蕭山毛氏著古今通韻、識者嘗其病、卽在通字。是作韻書尙有畫界、不可越畔也。如此浮山愚者曾謂畏隹爲崔嵬之或體、其說良是。蓋古字多省文、如石鼓文其魚隹可、風雅廣逸註、隹可讀作惟、何是惟字亦可省作隹也、愚故主之。若楊用脩謂崔嵬卽爾雅之翠微、字傳授有不同、其說無據。來書謂崔嵬字止訓山之高大、與莊子本文不合。按、莊子山林之畏隹、下句卽大木百圍之竅穴也。夫大木有竅穴、山亦有竅穴、而山有畏隹、大木斷無畏隹。林字本屬帶說、不以畏隹字

分貼。如禮言大夫不得造車馬、造字就車說、不容連馬。經中此類甚多、蒙叟之語、與此一例。是劉註偎僻尖角者尙合、而郭註謬矣。故集韻兩引莊子、皆訓山貌也。若彙山林說者、子雲甘泉賦所用之嶊嶉、相如上林賦所用之嶊崣爲是。然嶊係徂偎切、嶉係即委切、崣係烏毀切也。謂莊子之畏佳兼指山林、未爲的確。謂郭註勝劉註、取去亦未精審。又謂佳佳本一字、說文不當分爲二、似未會其通而攷之。按說文有不應分而分者、如鼓鼔冓冓之分爲二、鞠𥷸匔趜𥷸之分爲五、企𨀕跂歧之別爲四、踖又有趞遺、嚋又有壽。徐本既復有䟐踐、有衙倭、𨓡𢔜雙從兩吁重出、孌攣訛嫣、氾洍竝見。嫛婗何分於婉、粲保互引古文、皆複字也。是叔重妄分者夥矣、何疑於佳佳之重出乎。且古經竝無今佳字也、世所傳者、又非許氏之舊本、則佳佳二字之分、其爲俗師附益、斷斷無疑。如甲乙、燕乙、魚乙、同一字而妄分爲乙乙兩形、殊爲回穴。亦如吳本有筝音而造吴、角本有祿音而造角也。靈均子雲辭賦之祖、每以佳麗之佳押入支韻、正自可據。蓋佳本訓鳥之短尾者、古人字少、借爲佳麗之佳。用之寖久、後人乃昧其本義、亦字學之一厄也。王玉古本一字、說文云玉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而徐註乃謂王中畫近上、王三畫均。夫帝王之王、一貫三爲義、三者天地人也。上畫爲天、中畫爲人、下畫爲地。今謂中畫近上、則舉人而附之天、離乎地、非惟昧字形、且失

字義矣。董江都但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卽許祭酒本是辨別字形者、亦未嘗如徐散騎說也。晉語改玉改行、荀卿作改王改行、周禮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註云、故書玉爲王。荀鄭皆先於許氏者、則後人之加點、實以王玉易混、加點別之。若有近上正均之分、人卽短視、亦能辨之、何庸加點乎。子才精蘊、要是附會鼎臣與陽冰、不可爲據。若云均作三畫、爲乾坤之乾、亦非。羅長源云、班固以天竺卽乾竺、蓋梵語竺乾爲竺天也。而升菴索隱、敬甫總要載三象乾、以爲卽天字、自昧古文者、謂卽乾字、遂使巛不得爲川、轉而爲坤、又復爲鬠。不知巛三斷音坤、巛連乃川字也。又按、白虎通之所云生、筆卽生化也、言生之者至是化也。不然、少陰用事而萬物生、筆非其實矣。四月純陽而葶藶死、十月純陰而薺麥生、以有一陰一陽之潛伏也。若秋、則肅殺爲令、萬物揫斂時矣。竊謂蘭臺之說、亦卽信厚說也。萬物由華而實、則其物化矣、化而爲實、乃可以穫。故班曰成熟、應曰成變、無二解也。若引蓮等、則宜從胡瓜切。

校記

①子：疑作「乎」。

②經訓述聞：當作「經義述聞」，見本條下文所述。

③謚：當作「謐」。

馮柳東先生年譜

清・史詮 編撰
郭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間烏絲欄抄本

《馮柳東先生年譜》一卷，清史詮編撰。民國間烏絲欄抄本。

馮登府（一七八三——一八四一），字柳東，號雲伯，又號勺園，浙江嘉興人，清經學家。嘉慶二十五年進士及第，歷任福建將樂知縣、寧波府教授，轉象山知縣。精經學，著作甚富，其要者有《石經考異》、《石經補考》、《三家詩異文疏證》、《十三經詁答問》及《石經閣文集》等。

史詮，譜主門人。觀譜中載有嘉慶十三年撰《三家詩異文攷證》成，「屬史生詮校錄」；道光二十一年臨終作書，以著述數種「屬史生詮校錄，共九卷，蓋爲付梓計也」之事，則詮蓋嘗問學於登府者。

此編分紀年、時事、出處、詩文雜著四欄，爲史表形式，尚稱簡明。其總體內容雖不豐富，然時事欄有與譜主無關係可不列者，出處欄有日常細行可刪者，而譜主字號、爵里、家世卻未登載，可見其未能盡善也。

馮柳東先生年譜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文雜著

乾隆四十八年

癸卯、一歲。　正月十二日、公生。

四十九年

甲辰、二歲。

五十年

乙巳、三歲。

五十一年

丙午、四歲。

五十二年　始入塾、日數行下。

丁未、五歲。

五十三年　封翁游山左。

戊申、六歲。

五十四年　已解四聲、祖受之。課罷、攜街頭買月餅餉之、戲謂之買月吃云。

己酉、七歲。

五十五年

庚戌、八歲。

五十六年
辛亥、九歲。
五十七年　從周溍溪先生游、與周桐北、史竹
壬子、十歲。　南、屠梅西交、爲梅溪四友。
五十八年
癸丑、十一歲。
五十九年
甲寅、十二歲。
六十年　純皇帝禪位。　私學爲文、下筆崢嶸有奇氣。

乙卯、十三歲。

嘉慶元年　與張堯民、朱寄園交。

丙辰、十四歲。

二年　館徐氏破樓、為童子師凡八年、和鮑渌飲夕陽詩、有餘暉猶為好山

丁巳、十五歲。　而就空處焉。　留句、人呼之為馮好山。

三年　秋八月、封翁赴省試榜　館徐氏、始赴童子試。　摘錄經書中訓詁異同、著五經精

戊午、十六歲。　登、中浙江舉人第。　義四卷、後為人竊去。

四年　純皇帝崩。仁宗即位。館徐氏。是年、補博士弟子員。

己未、十七歲。

五年　館徐氏。著石經閣詩略第一卷跋、辭草編

庚申十八歲。　年自此始。

六年　館徐氏。是秋薦卷。

辛酉十九歲。

七年　館徐氏。是秋食餼、偕吳懋亭天

壬戌二十歲。　香屠採宋梅。

八年　梅卿夫人來歸。　館徐氏。

癸亥廿一歲。

九年　館徐氏。

甲子、廿二歲。

十年　館楓溪盛氏、有楓溪雨餘晚步

乙丑、廿三歲。　寄溪上諸友詩。

十一年　居家。

丙寅、廿四歲。

十二年　居家。鄉試房備、訪張堯民田居。

丁卯、廿五歲。

十三年　歲試一等三名、劉金門學使謂

戊辰、廿六歲。　其文得八大家氣息。

十四年　至高郵刺史椒園兄官齋、科

己巳、廿七歲。　試一等、名、學使爲周蓮塘先生。

十五年　是年、長子敔之生。今改　孤山謁林處士墓。鄉試存卷、　漢石經考異成、用昌黎石鼓詩韻

庚午、廿八歲。　名啟源。　孫星衍先生爲書石經閣篆額　紀之。

十六年　館曹氏綠杉野屋。歲試一等四名。　習中郎飛白、分書、兼畫紅蘭、精

辛未、廿九歲。　是冬、移居古鼓洞。　石刻摹鐘鼎篆文。

十七年　二月初五日、梅卿夫人卒。　館綠杉野屋。科試一等四名、經解　著梨花館悼亡詞、多未刻。郭頻伽曰

壬申、三十歲。　夫人著有臨月樓詩詞稿。　閱屬二名、學使蓮塘先生。　能合句意于一時、融情景于兩等。

十八年　清明日、厝梅卿夫人于　館綠杉野屋。是秋存卷。　三家詩異文疏證成、張堯民爲之序、

癸酉、三十一歲。　祖穴寄。九月、天理教匪犯　屬史生詮校録。

闕、皇子等共禦之暗、　贈孺人亡室李氏權厝室所。

杭檇。十月、劉清平黨

諸縣逆匪。

十九年　四月十六、偕墨緣兄之秦郵。僑千泊

甲戌三十二歲。　丹楊柳灣。越晨吳江、過太湖至

無錫、仝蔡錫蘭孫奎樓曉望。

二十年　二月、探梅天香處。秋至崑山、寓李　著石經閣詩略第二卷閒居草。

乙亥、三十三歲。　氏亦園。

廿一年　夏、公弟松甫卒。秋、張館馬小眉五千卷室。秋、鄉試薦，著唐石經誤字辨一卷成，刻穜芸
丙子、卅四歲。　堯民中式舉人，旋卒。　卷不售。　詞二卷于崑山梅花溪漁唱、紫述花
館体物集也。

廿二年　春、封翁至京會試，被　赴江蘇試觀察之招、下榻虞山使　仲夏、輯睩亭外集詩五卷、并為之序。
丁丑、卅五歲。　於拔一等、候選教諭。　署之辛峰一角樓。試公深加器重、時　又著石經閣詩略第三卷，北游前草。
偕試公過拂水山莊、至琴川。又晚發京
口、游高閒寺、邵伯埭、懷謝太傅。過
高郵、渡江、小寓海岳、懷米襄陽。歸
舟江口，望金陵，遂自泰興至丹陽下船。

廿三年　封翁館馬小眉五千　四月十七、偕曹魚山、蔣魚正、陳縕齋、著論古貢疑二卷、校張孝廉堯民

戊寅、卅六歲。養室。　黃子芳、吟楫藥、法可盦、徐博山遊　遺集。繪前塵十帖圖。

虎邱。己泊錫山、偕諸同人至漪瀾堂、

試第二泉。主僧出觀王孟端溪山漁

隱圖及盛太常竹爐。旋登金山寺渡

河。五月廿三、舟泊棗林閘、任城、登太白酒

樓。六月七日、至張秋。七月、以廩生貢

入成均。八月、應北闈鄉試、中七十一名。座

師為禮部尚書、後至協辦大學士山

陽汪文端公諱廷珍、吏部右侍郎
湘潭周公諱系英、署兵部左侍郎、後
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諸城劉文恭
公諱鐶之。房師翰林院編修麻城
袁公諱銑。

廿四年　封翁家居。　正月十九日發、同李孝廉杏村過　著石經閣詩略第四卷北游後草。

己卯、卅七歲。　垂虹橋、石帚詞所云第四橋也。遂　又有懷人詩七絕四十首。
謁三高祠、阻雪呂城。雪霽、曉發
陰平驛、渡陶溝、宿中山店、謁孟

廟。至都、會試下第、出都。午日還家。
新拓小園，杏重放，植觀察幕觀商
兵戈爵、商乳卣、商飲仲爵、部歸敦、
漢太山宫鼎、侯鴻燈、諸葛銅鼓、新
莽大范泉。

廿五年　三月　日、封翁以疾　正月北行、紅華埠題壁。過鄒城、循　著石經閣詩略第五卷北游三草、
庚辰、卅八歲。　卒于家。是月、汝子　蓋亭、渡沂水、出北城、遇雨、宿東城、　自爲序。于濡河舟次見史叟山茂才
辛兒生。四月二十七日、　龔城、徂徠山、過同莊、梧鳴、吳咸　家藏墨蹟。自詩略第一卷至五卷、
睿皇帝崩。今上登極。　勳、吳衔、馬世芳諸孝廉登岱、謁　是年刻于崑山、徐季庸同年爲序。

岱廟及羊太傅祠。宿朝、宿張夏、
望泲南諸山。夜行古城過雨、東阿、河
間。過新城、和方子春趙北口詩。入禮
闈、中七十五名進士。座師為 經筵
講官、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後官東
閣大學士鄃縣盧文 公諱蔭溥、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調任戶部致仕
當塗黃文 公諱鉞、兵部右侍郎涇
縣吳 公諱培芳、工部右侍郎滿州

善公諱慶。房師翰林院編修侯官林公名春溥。殿試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十五名。引見，改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協修官。到官三日，即得封翁諱耆，星夜匍匐至家。

道光元年

辛巳、三十九歲。

皇恩，敕授高祖、祖父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并貤贈高祖母、祖母。

居梅里，杜門讀禮，重修宋祠，續修宗譜。族黨中有貧乏者，咸周恤之。初清芬祠以祀里中前輩詩人。

輯清芬集八卷，介圃詩話附于後。輯續曝書亭外集詩一卷。北宋嘉祐石經攷異成。刪前種芸詞二卷，合

毋太安人。之無後者、並至春秋祭之。又仿通籍後重訂、仍得二卷、曰花墩

崑山王孝廉學浩擬禾中恤嫠會、與同志捐輸、以邮琴莊。劉宮保曰、琴莊集有白石之

畦作句圖圖。其箇而全其節。清空、無夢窗之質實。例之宋蘭、

于中仙梅溪爲近。

二年

是年林少修官浙省節庵橋訪沈藍村朱畦墓、俗金著小橋李詩錄第一卷暫假集。

壬午、四十歲。

按察使、修和靖先生墓、文孫、張丈之棣、李丈明經富孫、遇冬、題竹垞太史手書 紀吳湖樟歌

重建巢居閣。孫、馬小眉設祭清谷祠。又同人汎卷。

丹至三李祠探梅歸飲小詩舫、

繪圖紀事。 謁劉宮保於昭文

官爵、即送歸西江。初夏、游龍井、冷泉亭、瑞石洞、丁仙閣諸蹟、尋吳山寶成寺元至治二年所造麻曷葛剌石佛。

三年

癸未、四十二歲。

趙遂樓為浙閩制府、孫平叔為福建巡撫、沈小湖為八閩學院。

二月、服闋還京。試笠湖先生招、同宗國博瓚今弟法禮部良公子、延舍人福存釣魚臺。初夏、座主盧南石招同方比部周儀、周吏部濤、許吉士有翰、馬

著小嶋李亭詩錄弟二卷玉堂春夢集。金眉石餘錄成、朱椒堂侍御題詩于卷首。

吉士疏諸同年集飲寓齋。已待漏庶常館。時補試散館、廷試正大光明殿。 篤後、恩賜茶餅、題爲任官惟賢才賦、名列第一等十五。引見、以知縣用、選授福建將樂縣。向來庶吉士散館一等、無改縣令者。先生安之。既得選、請假歸省。座主黃左田題句園圖送行、且以所著壹齋

集及畫品畫友録相贈。抵家、始知母病甚、偕許淳齋、妹聟少庵弟侍奉湯藥、衣不解帶累月無倦意。

四年

甲申、四十二歲。

臺灣械匪滋擾、旋平王中丞渡海、蕩平、不待定風螺也。舊制、重臣渡海、先奏明　內府、頒左旋白螺而後行。中丞不

正月、母病瘥、親朋咸勸駕。先生以母老、艱于迎養、意欲引退。母趣使治裝、曰、此　國命也、勿以我故而憚行。但作好官、我服食俱適矣。遂捧檄、偕姻伯何吾江、妹聟許淳齋子

秋、刊前所刻石經閣詩略五卷之七為玉室分韻集、共詩七十二首。删小檇李亭詩録兩卷為南劍種花集、共詩六十三首。總名拜竹詩堪詩存、初集自此始。

待鐫、而竟無風濤之患。

既之得七里瀧、歷大米、太史蓮花、老鼠、觀音諸灘、至閩、謁趙公慎畛中丞、後官制府、孫文靖公爾準、文為推重。見其向所著書、益知學有根柢、顧謂賓僚曰、此剃丢南金也、方之孔松陽無愧色焉。三月抵任、君念受 主恩、沐憲眷、矢勤矢儉、而以除暴安民為先務。下車、即訪地方捻惡械治之、民大悅。時大府方檄行聯甲之政、因過

召甲兵、按戶稽查門牌、一月而里爲之肅然。常于午夜微服潛行城中、門多虛閉、少鍵者。僉曰、今盜匪潛蹤、外戶可不閉矣。邑有烈婦楊氏者、撫孤守節、族黨利其貲、強使嫁、享里豪曾庭孝奪之去。氏矢死不辱、乃閉置山中、兩晝夜絕粒不能死。君廉得其情、捕治之、婦獲全節。楊甲被竊、誣其鄰張乙、以烟具爲

証。獄既成矣，君詰之曰，豈有宵伏行竊而從容帶烟具乎。一語而服。

江西民黎谷良材因竊犬，嫁誣余先恢花會事，案連百餘人。前令已下牒，紛紛拘人。君白其冤，悉縱之，所全甚眾，人稱馮青天。沙建塋者，與貢生袁生茂因借貲不遂，控其祜坟地骨。經前令審勘，不得實。從沙率眾攻袁子，赴縣呈，國沙

糾黨逆截于路、刃傷之幾殆、爵令
求之究。君甫莅任、即勘其地有沙
氏界碑、在指控表佔界外。其所稱
骨殖、乃古荒冢無考者也。沙服之、
而案遂結。視事未久、民畏之如神
明、愛之如父母。君猶以學校爲念、
于是首劄清俸、並勸諸紳士捐貲、
修書院及古名賢祠。事甫集而
家書到、得母病耗、即移疾乞休。

制府愛其才，不令去。除中丞自省迓，君復請，中丞慰之備至，屬小湖與勸留之。終以母老，決歸，計詳三上，始得允。爾時紳耆將具呈大府借寇恂一載，以慰民望，君力阻之。去之日，父老攀轅遮道，至有泣下者。自三月至五月卸篆，僅七十二日，而政績卓然。福州龔同年文齡撰金溪德政碑序，勒于石。遂引疾歸。

五年

新疆張格爾叛。

家居。冬至日，送周潛溪先生暨令子

論語異文疏證六卷成。補遺二卷，續

桐北葬、又送朱梅崖寄園父子居。其寓　補遺二卷、屬史生詮校録、以定刊
于師友也如此。十二月十四日、奉先太史營　本。李香子先生爲之序。刊三家詩
葬于縣仙橋祖穴之東阡、并爲老母營　疏證。
壽域。于居室中得靈峰石二、高八寸、
凡七層、上銳下豐、形似繖然。是年、以母
年老、呈詩改數。因嘗勺園、雜置花
石、日奉板輿以爲娛。繪勺園八詠圖、
後學使桐城姚勇青爲之記。八詠
者、與奉軒、古靈源、拜竹詩堪、一朶

山、柳界、小揭亭、酌史居、一把茆茅屋也。

六年

丙戌、四十四歲。

新疆平。三月、女景生。次子年殤于痘。

家居。秋、勺園成。八月、自為之記。摹先太史遺像于石、學使新城陳碩士為志。重葺甌舫、以鄭簠額懸之、復舊觀也。

箸西域平定雅及消夏録一卷、風懷詩補注一卷、梵雅二卷、全唐詩未備書目一卷、小詞仙館摘言十卷。

七年

丁亥、四十五歲。

春、孫平叔制府奉命閱兵至當湖、惠孜水資。六月、女南殤于痘。

重理勺園、移梅數本。梁球瑚有史山石一林、以詩易之。園從得二泉、甃為小池。王蘭泉司寇

著勺園集、共詩九十首。編鄭硯詩一卷。冬、刊清芬集八卷、為何烈女五傳及重修曝書亭記。

之孫紹基以鄭露硯歸先生、乙
爲尊甫菱溪上舍立傳。時呂筠
庄同年宰秀水倡捐重脩曝書
亭、屬其事。陳玉生同年以江蘇書
院諸生文屬定。
寒食前一日宿三泖漁庄。清明日吳
淞歸、遊西湖。夏、重遊海嶠。孫制
府許保奏復爲縣令、力辭之。即
延纂修福建鹽法志。九月十七

瑁閣中訪碑錄十卷、閩中金石志十
四卷、上阮雲臺尚書壽。八月、自作
勺園圖記。題月、書竹垞檢討石
刻鋪敘跋後。福建鹽法志三十卷

八年
戊子、四十三歲。

日、陸萊莊刺史邀仝戴湘圃修撰、成。張詩舲農部、黄大令宅中、彭大令宗燦、郭仲和太史、沈夢塘孝廉集西湖文苑在堂、文子尚書席上觀左旋白螺。書成、復留總修通志、而已遷授寧府教授矣。

九年

史問山為福建學使。在閩。重五公宴、即事作詩呈志局著玉臺書史八卷、刻海嶠重旋

乙丑、四十七歲。

諸同人并東陳恭甫、林少穆兩前輩。集詩、釣船笛譜詞。孫文靖日、釣于三山市上得揚玉環雙魚鏡、張船笛譜婉約如玉田、清虛如石

惟孝同年以黄辛田雋葉硯持贈，乃十硯之一也。又于六月得見王蒂生于湯總戎峯龍處。

帚体物諸作，雖樂府補題，何以加焉。夏，復審仇山村無弦琴譜，為補蟀詞一関及玉田伯雨仲舉八闋附焉。臘月十日，跋劉坤錄謝于八闋志局。望日，閱咸和四年甎硯，跋高麗金石文後。又有象山重葺夏王廟碑記。

十年　徐宮保閱兵至鄞。月，上巳，法合人遠孫招同嚴厚民西湖水北樓禊飲。時將赴甬東教授，答錢梅溪論石刻論語、孝經、大學書。四月，跋洪武寶鈔拓本，為張天

庚寅，四十八歲。張大錫卒。秋，瘞秉女，

莉女、幸兒子六人瑩旁。以母壽逾古稀、不任舟楫之勞、仍不 錫立家傳。倣柳子厚獨孤申叔墓
獲就養屬弟少庸善為侍奉、季春 颿、蔣周鳴盛、史大軾、朱某、林昌壽、
至郡。其教士之法一以胡安定為宗、每 昌衢、昌科于後。
月課其文藝之高下、以激厲之。而
復覈其德行道誼。以經學及詩古文
辭不僅舉業而已、士論翕然悅服。
夏、校錄天一閣書五十種、以備闕志
采訪。

十一年 少子甯生及長孫柳 官甯東。象山縣尹童立成請修 為象山縣志者毛大鵬立傳。毛言

辛卯，四十九歲。　孫生于甬上官舍。

縣志。秋，雨夜夢還家。七夕抵甬江，乞假歸省。初冬，重至甬。

于童侯求附姓氏于藝術之末。侯曰，古無生而立傳者。趙曰時，則大鵬死矣。其好名之過，近于歐士之所爲，是烏可使其無傳耶。乃爲傳之云爾。盡刊石經七種。七種者，漢、魏、蜀、唐、南北宋、國朝也。四月十四日，聽泉于清風橋下。象山縣志二十四卷成。

十二年　陳芝楣同年新擢者，官甬東。吾吳仲倫至詢古文隱。　時徐辛庵爲刻金石總例，李旭林



壬辰、五十歲。

陳蓮史、張沂光、張詩舲並得監司。

秋、楚猺趙金龍滋事。

倡捐建寧郡文廟、多士分任、親爲督率。

爲刻論語異文疏証于粵東。儀徵阮公索石經補攷、三家詩疏、補刻于經解續編。編海日江風集詩八十首、刻月湖秋瑟二卷。李蒓客先生言、近日大江以南、競尚倚聲、然辨音審調者、或紕於修辭、口吟舌言者、或昧其意氣、二者交譏。孫壽水之儷石帚云、如白雲孤飛、去留無跡。不惟清虛、又極騷雅。讀月湖秋瑟、

吾亦云然。夏，跋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六月，跋唐湯華墓志。又作松崖王君墓志銘、見山樓記。

十三年

癸巳，五十二歲。

秋，豫楚大水、大瘟癘。

子痘。

官廣東。觀文信國硯、如意及西湖僧所藏藏真草書千字文。得元康甎、旁有五十泉文并一鳥，全形乃漢制也。十一月初五，以事至象山，宿余氏山居。

編學易庵初集、輯浙西後六家詞十卷、極毛詞輯八卷、刻浙江詩錄四卷。

十四年

官廣東。文廟工竣，學使姚公

答史桐軒論孟子疏書、刊石經閣

甲午五十二歲。

十五年 林少穆擢中丞。

乙未五十三歲。

十六年 阮雲臺宮保大學士致仕歸儀徵。

丙申五十四歲。

書丹記其感、今中丞劉公題詩識 文集八卷。
欽加六品銜。五月十二假歸句甬省母、
弟花庵為作紅衣釣師圖。
官甬東。得姜西溟所藏[illegible]摹神龍蘭亭及永和九年十一年磚。時于燈下課兒孫讀。夏日、林少穆中丞書訊近況、并惠詩扇。
以三家詩屬劉子燦補輯、編學易庵集。石士陳學使為題署中小庵曰學易、并為說。進以鹿洞之學、故名之。
官甬東。正月十二日生辰、招同人復初九庵小飲。春暇、謁李忠毅祠。五月、
編漫與初集。集有六哀詩、謂李祖林贊善、田季高京兆、黎見山大

武林訓事、詩居故園方旭齋、吳羊　令、李汶白孝廉、方子春司訓、吳
崦合出峰諸學文。是時伯恕方伯潤　述之太守也。
東龍察仲　吳太守非意保存六
力辭未就。再假、歸拜先隴。

十七年　洪尚軒州判卒。
官甬東。阮梅叔書來、極遲卒　編漫與二集。春、祿未宗與園報

丁酉、五十五歲。
屏桃花之盛。新昔復知九庵、得五　畫、藏鮭山書康詩以送之。
再五年甄、琢為硯。

十八年
官甬東。　編漫與三集、拜竹詩堤詩序十卷

戊戌、五十六歲。
自此終。三山林春浦序。著蓉閣二卷

十九年　己亥、五十七歲。

英夷寇廣東、少傅督兵兩廣。

官甬東。十月、于嘉縣山舟中跋武林汪氏振綺堂所藏示錄。

十四經詁問答六卷成。編采帆集、是為拜竹詩堪續集第一卷。右嚴鐵同年始宋高印書真草孝經。

二十年　庚子、五十八歲。

林則徐遣戍伊犁、夷陷入定海。

官甬東。

三家詩遺說八卷成。編秋船集、自是年至明年春止。著竹外詞一卷、與瞿木甫書。六月、跋漢三公山碑。

廿一年　辛丑、五十九歲。

詔授林公四品官、之明州辦軍事。春、夷歸定海。舒庠庵宰定海縣。夏、

春、官甬東。少傅以書來、論造炮之法。從又屬取范氏天一閣兵書參究。雖身為冷官、猶不忘王事也。其送

二月、撰十二家者傳并贊。上巳日跋晉永和九年磚。十月十七日、勉起作書、以玉堂分韻集、十二家者巢物集、綴經

林公調河二效力，袁韶友人歸詩云，故園若問馮都尉，為　閣文續集屬史生詮校錄共九卷，
役至。道誤矣，似收之。蓋道其實也。三秋，蓋為付梓計也。
兩淮漕道府保舉堪膺民社。
又留省驗看。途中咯血數口，遂告
假回里。既而閩宮郡失守，病遂日
劇。至十月二十三日晚，捐時老母不
止，歇泣而卒。年五十有九。

劉孟瞻先生年譜

(日本)小澤文四郎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

《劉孟瞻先生年譜》二卷、附録一卷，日本小澤文四郎編撰。民國二十八年北平文思樓鉛印本。

劉文淇（一七八九—一八五四），字孟瞻，江蘇儀徵人，清經學家。嘉慶二十四年優貢生，候選訓導。研精古籍，通貫群經。尤精《左傳》，尊崇古説，力闢杜注之鑿。輯《左傳舊注疏證》，撰《左傳舊疏考證》八卷，有名於世。其他尚有《讀書隨筆》、《青溪舊屋文集》、《揚州水道記》等多種。

小澤文四郎，日本上野人，一九三七年遊學燕京。

中國人之年譜成於外國人者實不多見。是編篇幅不小，詳悉是其特點。如詳引原文，詳列時事，凡與譜主有過從者皆出小傳，盡力搜羅，述事必詳注出處等。此有利有弊，一則考按多，甚便讀者檢覈；一則眉目欠清，文字繁冗，不免令人生厭。附録太雜，凡譜主親屬子孫之傳狀墓銘皆列其中，似無必要。然異域學者克服語言障礙、資料限制，成此一編，已屬難能。傅增湘序稱其「自屬稿迄於成書，爲期不越一載，而取材必賅，隸事咸允。顔黄門所謂檃括有條例，抉擇窮本原者，殆足當之矣」。況其時正值抗戰伊始，作爲敵國學者，熱心中國文化，亦可貴也。

是譜原爲鉛印本，文字錯譌較甚，原本附有《劉孟瞻先生年譜校勘記》（今省稱「原校」），今重刊剜改，原本誤字、倒字並據《校勘記》釐正，不復出校，脱字、衍字等則迻入卷末校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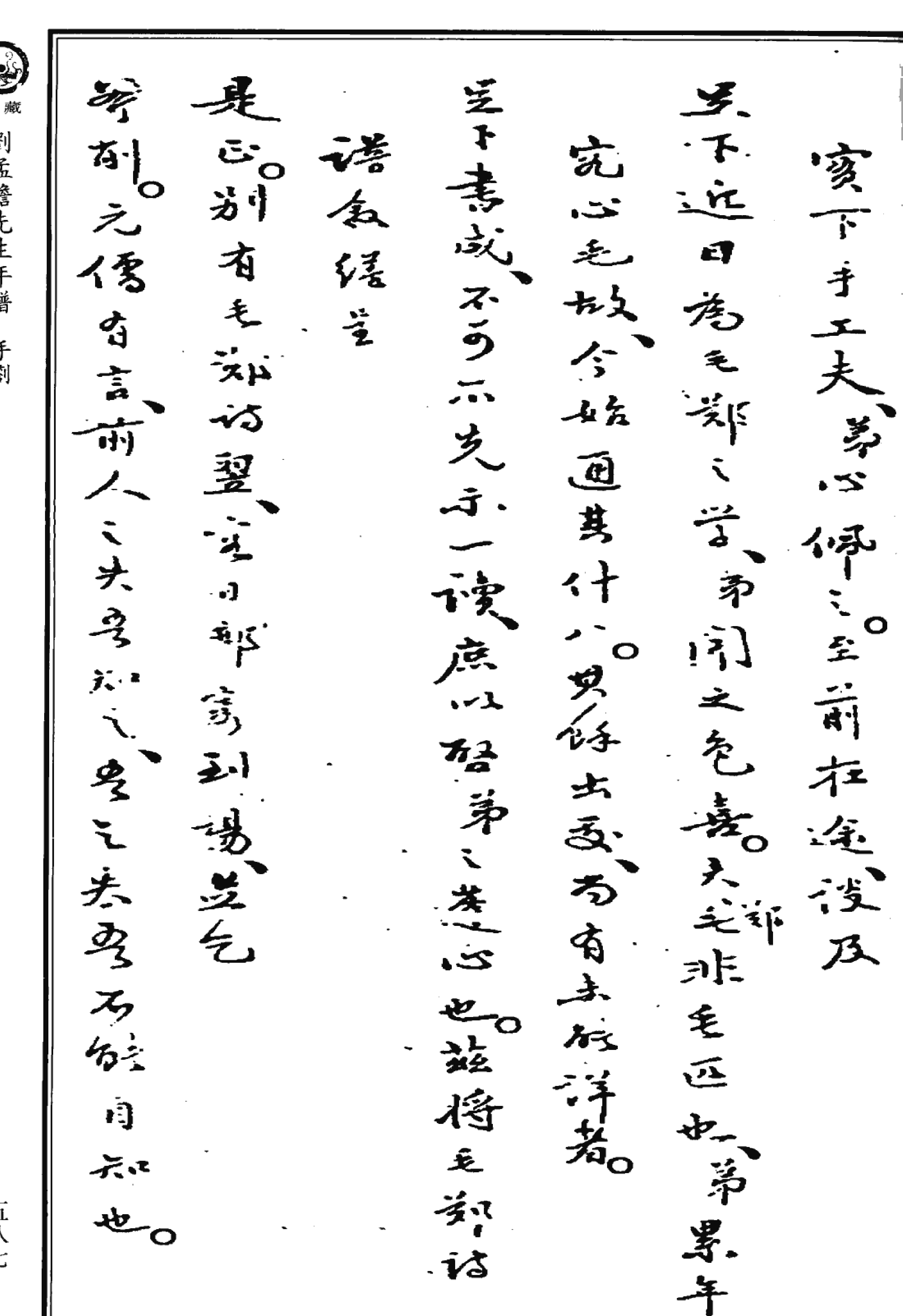
劉孟瞻先生致劉叔俛手札（檇川子雍先生所藏）

俯之世講足下：去歲曾覆一緘，諒已
鑒入。比維
侍奉曼福，著述日增為頌。淇現為岑氏校刻
輿地紀勝及朱武曹先生禮記訓纂，均于春
夏間可以竣事。終日碌碌，未遑自理舊業。每念
英俊勤于編集，深為健羨。論語疏證

尊甫已有長編、然於繼述盛業、不使高郵父子專美於前、是所望也。劉都轉云工慧氏著才深嗜金石、惟持贈凝祥三級浮圖碑見示、紀年元象、亦係東魏時物。碑額居士趙姓係元氏人、不詳石在否。知有已代拓數張、分贈同人。沈君寄山金

石老如有釋文、亦希抄示。沈君書能代覓一部更妙。近來邑中曾訪得新出土及舊有者若干紙
見知一二否。尚此奉布、即頌
侍安、不一。
文淇頓首。

楚楨十兄同年足下、兩接
足下手書、詩卷
起居無恙○嗣於孟詹大兄帶回一札、想已經
鳩覽○弟自北來、一路同孟詹行止、抵掌笑語、不知山徑之
苦○孟詹故長者、奕甚工、○然每與奕、輒自謂高手、雖連負
不爲屈也、其可咲乎如此○弟甚服孟詹之學、其只爲人之
廣厚、至於奕、終不之許、是又弟之倔強也○孟詹之學有


實下手工夫、弟以俟之。至前枉塗、談及
天下近日爲毛鄭之學、弟聞之色喜。夫毛鄭非毛匹也、弟累年
究心毛故、今始通其什八。異餘古文、而有未敢詳者。
足下書成、不可不先示一讀、庶以啓弟之茅塞也。茲將毛鄭詩
譜叙繕呈
是正。別有毛鄭詩習、定日郵寄到揚、並乞
賜削。元傳有言、前人之失吾知之、吾之失吾不能自知也。

惟

大君董而正之。並候

文安、不宣。

愚弟丁晏頓首。十月初一日。

再

端臨先生遺述，曩於友人處見遺書一冊、謹當以購訪。如有印本、乞

賜一部為感。又及。

毛鄭詩譜考叙，閱後仍還

孟瞻兄覆核。晏頓白。

丁儉卿寄劉楚楨手札（橋川子雍先生所藏）

劉孟瞻先生年譜序

有清之世、文治昌明、學術號為極盛、治經者咸能守師法、通故訓、精研博辨、盡埽宋元以來空疏駁雜之弊。其風尚肇於康雍、洎乾嘉而名儒輩出、塗分流別、著述迺冠絕於一代。蓋乾嘉諸儒尊依漢詁、凡所為書、義例精密、更張舊釋、補失匡違、董理之功、遂軼晉唐舊疏之上、闓闓秩秩、良足尚矣。儀徵劉孟瞻先生文淇崛起於嘉慶之季、沈思嫥誦、貫通群經、尤致力於春秋左氏傳、嘗

謂左氏之書久爲杜征南所晦、鄭康成、賈景伯、服子慎之古義、雖孔仲達不能復辨、乃鈎稽鄭、賈、服三家佚注及近代諸儒補注、精校詳擇、爲左氏傳舊注疏證。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沈沒者表著之。矻矻年載、屋寫長編、其功未竟、世深惜之。厥後傳於伯山毓崧、再傳於恭甫壽曾、續纂至襄公四年、亦復輟筆。然一經相承、三世傳業、天下學者有固歸伏久矣。日本小澤文四郎介余及門孫子書、以所輯孟瞻先生年譜見眎、請序其端。夫自古英賢才俊、

其勛業文章垂著於世者、後人企念風徽、猶為旁徵傳記、廣采遺聞、著為譜録、用寄其景仰之忱、況孟瞻先生世承素業、厲志窮經、身名不顯於當時、撰述足傳於來葉、承學之士習其遺書、因而攷其行實、溯其師友交游、為之論定生平、藉以窺尋前輩進德脩業之軌、其所係寧不鉅哉。顧年譜之作、大抵出於子姓或門人故舊、以其蒐采便而聞見詳也。今小澤君以東瀛隽士、求學我邦、慨慕先儒、創編茲譜、則輯録之勤、据摭之艱、自什倍於常

倫。然自屬稿迄於成書、為期不越一載、而取材必賅、隸事咸允。顏黄門所謂隱括有條例、抉擇窮本原者、殆足當之矣。憶昔訪書江左、先生故里頻歲經游、而遺稿莫尋、流風頓寂。頃聞小澤君渡江弔古、稅駕蕪城、乃得躬造舊廬、締交賢裔。高山仰止、夙願幸償。雅尚清風、欽慕靡①、爰於年譜之行也、欣然命筆、所不辭焉。歲在己卯三月、江安傅增湘撰。



自序

有清三百年學術，曠古盛業。國初，顧、黄、閻、王諸家定其丕基，惠、戴、段、王極盛乾、隆、嘉、道之交。阮伯元優游宦海，宰學海詁經，造就甚衆。夫揚州之地，長江南迤，淮瀆北控，運河縱走，物豐人傑。且當交通要衝，文人羣彦往來甚殷，容甫、石臞稱盛于前，伯元休致回里，延儒好文，大振于後。劉孟瞻先生文淇少俊異，與同郡劉楚楨先生寶楠友善，有揚州二劉之目。先生雖應試不售，未周遊天下，而天下之士過從此地者，皆願與交，而並郡士流亦斐然各欲有所造述。與先生道義切磋，相得益彰，治經校史，學冠江淮，當路鄉黨靡不推重。子伯山亦文筆騰踔，淩厲排突前哲。孫恭甫紹述祖業，曾孫申叔名振海內，不幸咸短命矣。丁丑季秋，余負笈燕京，竊謂欲覘當時揚州之學派，應先詳悉先生學行，乃試編先生年譜。然而編年譜之事似易實難，其難在搜采資料之雜期完璧，闡先生

畢生大著春秋左傳舊注疏證八十卷存于滬、而今不可寓目。其讀書隨筆二十卷、不知存亡、尤爲憾也。又若夢陔堂詩集、黄春谷念樓集、劉楚楨嵇庵集、梅蘊生舍是集王句生等所載之唱和應酬詩、關于先生事迹雖多、然先生所撰青溪舊屋詩集僅一卷、概不能確核其年月。其他若先生與校之四書說苑孫彥之、秋槎雜記劉迪九等、多難推定其年代、而先生所注南北史、燬于兵燹、今不可以知其體裁矣。知其難而爲之者、亦嗜尚所在、不能自已耳。江安傅沅叔先生、鹽城孫蜀丞先生及橋川子雍先生、憐余不敏、出示秘笈、拳拳提撕、始得脫稿。乃迻錄清本、質之通人、余意所存、謬承許可。乃不自揣度、授工付印、惟博雅君子教正是幸。昭和十三年戊寅七月、後學日本上野小澤文四郎謹識于北京朗日廬。

校記

①「靡」下當脫一字。

劉孟瞻先生年譜卷上

日本上野　小澤文四郎編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　一歲

十月二十三日申時，先生生於揚州，諱文淇，字孟瞻。通義堂集卷六先考行略（以下通義堂集簡稱通集）籍儀徵，居邦上。青溪舊屋文集叙（以下簡稱青集）名屋云青溪舊屋，又顔云光照堂。

按先生四世孫劉容季師穎氏僑居天津，寄余書云，青溪舊屋在揚州城內運署東圈門東，寒家數世均居此宅。

劉氏先世居漂水。

高祖森和，國學生，始由漂水遷揚州，以次子原作長子守備君起寅貴，貽明威將軍。青集卷十先府君行略

按、先生子毓崧伯山所撰先考行略通集卷六長子作次子。劉寶楠楚楨所撰清故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劉君墓表念樓外集卷二作長子、丁晏儉卿所撰皇清優貢生候選訓導劉君墓誌銘劉容季氏附錄作次子。劉容季氏來書云、起寅公係春和公次子。按、明清諸記傳無劉起寅者。

曾祖起泰、國學生。祖曒、與其從兄儒林君曈占籍儀徵、補博士弟子。劉容季氏來書云、自六世祖魯凡公曒始占籍儀徵。但久居揚州、並未在儀徵卜居。

父錫瑜、怡瑾、一字琢齋。乾隆十四年己巳六月十四日生、業醫。昆弟六人、伯仲早卒。三伯父錫章僑居鹽城、四伯父錫璜補郡文學、出嗣儒林君後。六叔父諱令聞。青集卷十先府君行略時父四十一歲。

母淩氏、江都處士①騶女、年二十五歸于劉、青集卷十先母淩孺人行略淩

曙曉樓姊、藝舟雙楫卷八劉貞子家傳時三十三歲。

姊適同縣附學生員陳傳洛。青集卷十先府君行略

陳傳洛行實未詳。按續纂揚州府志藝文志、傳洛著有春軒漫筆、延禧堂集等。

五十五年庚戌　二歲

五十六年辛亥　三歲

二月五日、寶應劉賓楠楚楨生。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按、劉寶楠字楚楨、别號念樓、寶應人。父履恂、補授五河縣儒學教諭。楚楨其幼子、與先生友善、有揚州二劉之目。行實著述詳于姪曾孫劉氏詩孫所編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

五十七年壬子　四歲

十一月六日、旌德姚配中仲虞生。藝舟雙楫卷八清故文學旌德姚君傳

按、仲虞至揚與先生交、力攷漢學、尤嗜漢易。著有周易姚氏學十六卷、周易通論月令二卷、琴學二卷等。藝舟雙楫卷八有傳。

五十八年癸丑　五歲

五十九年甲寅　六歲

六月二十日、江都梅植之蘊生生。青集卷十清故貢士梅君墓誌銘

梅蘊生傳詳道光二十四年。

是年、儀徵汪穀小城生。青集卷八文學汪君傳

汪小城傳詳道光八年。

是年、山陽丁晏儉卿生。續碑傳集卷七十四

按、丁晏一字拓堂、山陽人。道光元年舉人、卒於光緒元年、年八十二。所著書四十七種、凡一百三十六卷。已刊者爲頤志齋叢書。續碑傳集卷七十四有傳。

六十年乙卯　七歲

是年，丹徒柳興恩（致叔生。續碑傳集卷七十四）

按：興恩原名興宗，丹徒人。早歲至揚，與先生交，受業於阮雲臺。初治毛詩，後復闡穀梁大義。卒於光緒六年，年八十六。著有穀梁春秋大義述三十卷、周易卦氣輔四卷、虞氏逸象考二卷、尚書篇目考二卷、毛詩注疏糾補三十卷、續王應麟詩地理考二卷、羣經異義四卷、劉向年譜二卷、禮儀釋宫考辨二卷、史記、漢書、南齊書校勘記、說文解字校勘記、萱宿齋詩文集等。續碑傳集卷七十四有傳。

嘉慶元年丙辰　八歲

出就外傅，居貧力學。

按：先生出就外傅者當始此。自撰先府君行略（齊集卷十）云：每自塾歸，必督課盡一燭，率以爲常。時值屢空，親串有勸令廢讀者，府君堅執不

背。又自撰先母淩孺人行略（寄集卷十）云、文淇少時出就外傅歸、家君督課、母室或無燭、恒默坐聽誦聲以爲樂。又云、文淇初入學、有小姓某饒於財、欲得以爲婿、陪奩許千金。家君在泰州未歸、親串多勸母許之、可以救貧者、母不允。某遣人婉言再三、終不能得。

二年丁巳　九歲

就外傅。

三年戊午　十歲

就外傅。

四年己未　十一歲

就外傅。

五年庚申　十二歲

就外傅。

六年辛酉　十三歲

就外傅。

七年壬戌　十四歲

肄業梅花書院、主講洪梧、仍困窮勉學。

按、自撰先母淩孺人行略齊集卷十云、時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文淇往受業。人或勸令文淇訓蒙、可少得脩脯、以佐朝夕。母以學未成、不許。文淇每自書院歸省、家或斷炊、輒鬱邑累日。母則諭以專心讀書、勿以家事爲念。從桐生先生學凡四年、而後授徒餬口焉。又按四書典故覈洪序云、予昨歲主講梅花書院。此序作於嘉慶十二年丁卯秋、則桐生之去講席當在嘉慶十一年丙寅、故繫之此年。

按、徽州府志人物志云、洪梧字桐生、一字植垣、歙虹源人。兄朴、榜皆先卒。親喪哀毁幾絶、廬於墓側、人稱其孝。早歲入泮、選拔貢生。歲庚子、高

宗南巡召試，賜舉人，授内閣中書，時稱同胞三中書。庚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典浙江鄉試，得人爲盛。奉敕同纂修全唐詩，出知山東沂州府，時又稱同胞刺史。慈和詳慎，恤民愛士，有蒲鞭自辱之風。歸，主講安定梅花書院，弦誦不輟，造就甚衆。著有易箴一卷，賦古今體詩最富，藏於家。

八年癸亥　十五歲

學于梅花書院。

九年甲子　十六歲

學于梅花書院。

是年始識涇縣包世臣。慎伯

按，藝舟雙楫卷八劉國子家傳云，江淮間有篤行君子曰懷瑾劉君者，嘉慶甲子，余再至揚州，識凌曙曉樓，以識君及君子文淇孟瞻。曉樓蓋

君妻弟也。孟瞻時年十二三，穎敏誠樸，喜讀書，余尤愛之。慎伯傳詳咸豐三年。

十年乙丑　十七歲

學于梅花書院。

十月九日，平定張穆石州生。張石州先生年譜

按張石州先生年譜云，初名瀛暹，字誦風，一字石州，又字蓬仙，別署季湨、季翹、惺吾、月齋，晚號靖陽亭長，山西平定州人。卒於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九日，年四十五。著有顧閻年譜二卷、蒙古游牧記十六卷、魏延昌地形志二十卷、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稿本首三卷月齋文集八卷、詩集四卷等。

十一年丙寅　十八歲

始設帳授徒。

按、自撰先母淩孺人行略青集卷十云、從桐生先生學、凡四年而後授徒餬口焉。

是年梅花書院主講洪梧退職。四書典故覈洪序

十二年丁卯　十九歲

受知於會稽莫侍郎、與薛傳均子韻同補博士弟子。

按、莫侍郎名晉、字錫三、一字裴舟、別署寶齋、會稽人、官倉場侍郎。阮伯元聘主蕺山書院講席、重刊黄梨洲明儒學案。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五日、卒於道光六年四月八日、年六十六。國朝耆獻類徵卷一百十、國史列傳卷三十五、碑傳集補卷三有傳。

按、先考行略通集卷六云、嘉慶丁卯、受知於會稽莫侍郎、取入縣學。又按、自撰文學薛君墓誌銘青集卷十云、予與君同居郡城、又以嘉慶丁卯同補博士弟子。

薛傳均傳詳道光十一年。

十三年戊辰　二十歲

是年始從友人所借得毛詩疏，手自繕寫。春秋左傳舊疏考正序

先生好詩，包慎伯勸令治毛鄭詩，因識包世榮。季懷

按藝舟雙楫卷二十九弟季懷學詩識小錄序云，戊辰秋，乃攜季懷至揚州。世臣出遊久，多識前輩，得讀書之要領。揚州士人常過從者，輒以所聞授之。而江都凌曙曉樓至誠篤，曉樓之甥儀徵劉文淇孟瞻尤穎慧。時歙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善世臣甚，世臣所許可者，輒召入院，膳給之，使與其養子敏回子駿、甥閔宗肅子敬共几席。世臣以曉樓熟禮記，遂與之言鄭氏禮，而使治之。孟瞻好詩，遂使治毛鄭氏詩。季懷與孟瞻同業。子駿年最少，而神解驚絶，尤相善。已而旌德姚配中仲虞在江，聞季懷之説，治漢易，族子慎言孟開亦從季懷受詩，先後來揚

州。而丹徒汪沅芷生治毛氏、甘泉薛傳均子韻治許氏、皆善。季懷朝夕與砥礪、相勸以力學。包世榮傳詳道光六年。

十四年己巳　二十一歲

家計稍裕、始免揭債。

按、自撰先府君行略青集卷十一云、自六十後、家計稍裕、始免揭債。有餘、即以周窮乏。

十五年庚午　二十二歲

十六年辛未　二十三歲

十七年壬申　二十四歲

是年、門人薛壽生。

按、薛壽字介伯、晩字硏伯、揚州江都人。初師事梅蘊生、後乃受經於先生。晩年南皮張之洞淑經心書院、聘硏伯主講席。卒於同治十一年四

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著有續文選古字通二十卷、讀經劄記二卷、學詁齋文集二卷、外集二卷、詩集二卷。劉壽曾恭甫爲作傳，載在續碑傳集卷七十九。

十八年癸酉　二十五歲

是年，娶甘泉黄紹垚女秀貞。時秀貞年二十一。通集卷六先母黄太孺人行略

按外祖黄公家傳通集卷六云，紹垚字峻封，一字藕船，國學生。生於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卒於道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年六十一。孫女素芬，毓崧繼室也。

十九年甲戌　二十六歲

歸安王侍郎歲試揚州，擢先生置一等第一，補廩膳生。通集卷六先考行略

按王侍郎名以銜，字署冰，號勿庵，歸安人，官禮部右侍郎。生於乾隆二

十年辛巳十一月二日、卒於道光三年十二月、年六十三。續碑傳集卷八有傳。

二十年乙亥　二十七歲

二十一年丙子　二十八歲

始於薛傳均所識汪穀。青集卷八文學汪君傳

二十二年丁丑　二十九歲

是年、洪梧卒、年六十八。

按群玉堂日鈔生日自嘲有句云、行年六十五春秋。此書爲桐生甲戌年稿故丁丑爲六十八自明矣。

七月庚戌、撰祭洪桐生師文、與包世臣、翟愼典、淩曙、包世榮、薛傳均等致祭。青集卷十

祭文云、維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七月庚戌、包世臣、翟愼典、淩曙、包世

榮、薛傳均、劉文淇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桐生夫子之靈而言曰、嗚乎。喬柯墜葉、秋陽匿曜。怪鵩書占、靈虵夢告。金鏡執投、赤丸曷效、寂寞黃壚、悽愴元校。緬惟夫子、經師人師、儤直五夜、出守一麾。著作在朝、政績在沂。史臣華袞、邦人祝尸。汲黯辭官、文翁主講、五百學徒、三千都養。飲食教誨、誘掖勸獎。如何奄忽、遽遊泱漭。廣廈一空、泰山安仰。世臣薄遊、滯迹邗水。屢辱行縢、頻蒙倒屣。播諸鉅公、期以國士。說甘於肉、言莫逆耳。北海薦禰、荊州識李。我謁都門、公游萬里。杖屨竟違、飯含未覩。將誄先生、責在後死。愼典不材、轅駒促局。執友情敦、同館誼篤。馬帳聽經、鄭門著錄。倜儻窺豹、輒許折鹿。先業屢稱、後嗣是勗。頻年客遊、今茲歸復。擬謁講筵、詎登愜錄。哀憤塡膺、涕泗盈掬。嗟生窮巷、獲侍禮堂。執竿漂麥、挾筴亡羊。拔我闌闠、置我宮牆。深憐孤露、非分揄揚。兼校劉錄、略涉曹倉。忍辭淮浦、愁泛衡湘。楓林閃黑、梁月昏黃。永隔顏色、痛絕肺腸。世榮單寒、從兄問學。龍門

撰屨饋堂，抱撫猥以斌砆，猶承瑚琢。親授一經，躬御三爵。小善則揚，微疵必索。三益是奬，寸心轉作。寢疾幾時，問安猶昨。云何悲吹，不聞謦欬。儔均束髮，側聞德馨。講業南閣，問字雲亭。奇觚握素，汗簡削青。薦之宗匠，謂能詁經。時荷折柬，盛惭叩筵。常憐屈蠖，不辭塤篪。悲風弗弗，涼雨冥冥。云何輟選，不啟重扃。文淇駑鈍，未能遂驚。退飛若鷁，不遷如鶩。恭承誨言，稍知警悟。弄筆解頤，廢書遂怒。靄靄祥風，載沾雨露。烈烈震霆，頓撥雲霧。哀哉長辭，邈焉莫遇。恩鏤寸丹，悲纏尺素。嗚乎！魂衣在座，遺挂在室。防有舊交，翻無弔客。淚冷荒苔，聲淒秋蟀。所冀齊美，端賴二難。競秀華鄂，齊芳蕙蘭。魂魄攸託，骸骨未寒。高春一逝，朝露遂晞。相嚮而哭，如無所歸。奠以濁酒，侑以荒辭。靈來仿彿，魂兮有知。嗚乎尚饗。

翟愼典，涇縣人，行實未詳。

淩曙，字曉樓，一字子昇，江都人。生貧力學，爲塾師，愛先生穎悟而教之。

爲先生舅氏問治經方法於涇包愼伯、受益沈欽韓小宛。與劉逢祿申受友善、受知阮太傅元。卒於道光九年五月、年五十五。著有四書典故覈六卷、春秋繁露注十七卷、公羊禮疏十一卷、公羊禮説一卷、公羊問答二卷、禮論一卷、群書答問二卷、儀禮禮服通釋六卷等。先生爲刻蜚雲閣凌氏叢書。藝舟雙楫卷四有傳。

二十三年戊寅　三十歲

二月二十三日、子毓崧伯山生。續碑傳集卷七十四

是年與劉楚楨交、同訪包愼伯於小倦遊閣。

按、自撰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青集卷四云、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就館郡城於嘉慶戊寅、攜家來揚。又念樓集卷六暫園吟序云、戊寅予徙郡城、與劉孟瞻交、時同訪包愼伯於小倦遊閣。

秋、與劉楚楨、薛子韻、楊季子等泛舟湖上賦詩。

按、念樓外集卷一云、秋日、偕薛子韻傳均、劉孟瞻文淇、楊季子亮泛舟湖上有作。

楊季子名亮、甘泉人、與先生友善。咸豐三年、粵匪陷城、絕粒死、年五十七。著有蒙古道里考、圍城日記、世澤堂詩文集等。續纂揚州府志有傳。

二十四年己卯　三十一歲

是年、與劉楚楨及丁儉卿同拔取優貢生。時學使爲蕭山湯敦甫相國。

按、先考行略通集卷六云、己卯科、蕭山湯相國拔取優貢生。是科所取之六八、相國持擇極慎。先於歲考時面試經解、深許先考爲樸誠績學之士、將諭學師確舉優行、遂臚斯選、公論以爲名實相副。

按、丁儉卿序楚楨詩文集念樓府君行狀所引云、嘉慶己卯之歲、余以優行貢成均、同舉者揚州劉孟瞻、劉楚楨。學使蕭山湯文端公並重其學行、薦於朝、當時有二劉之目。二君既與余同譜、孟瞻長余五歲、楚楨

長余三歲交久且敬淮揚相距三百里書翰往來皆以問學相切劘每至大比之歲聚首省會朝夕過從或公車同行講貫無虛日孟瞻著書滿家四旬外即不應科目以明經老歸然爲江左經師

按湯相國名金釗字敦甫一字勖茲浙江蕭山人嘉慶四年進士官光祿寺卿生於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咸豐六年四月十九日年八十五賜謚文端續碑傳集卷三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四有傳

二十五年庚辰　三十二歲

二月上旬撰左傳舊疏考正序

序云六朝諸儒說經之書百不存一使後人畧有所考見者則以唐人正義備載諸儒之說也然唐制試明經一依正義非是黜爲異端遂使諸儒原書漸就亡佚故昔人謂唐人正義功過相等世知孔沖遠與諸儒删定

舊疏非出一人之手。又永徽中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知非孔氏之舊。至於舊疏原文與夫孔沖遠等所删定，于仲謐等所增損者，雖復覺其踳駮，概謂無迹可尋。近人有以舜典、武成、呂刑疏中每引大隋，謂非唐人之語。然僅此孤證，於全書體例未嘗細爲區分。文淇質性鶩鈍，年二十，始從友人所借得毛詩疏手自繕寫。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近讀左傳疏，反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删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義也。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疏云，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求媚於世。此疏未著何人之說，無以知爲光伯語。及檢襄二十四年傳在周爲唐杜氏疏云，炫於處秦爲劉，謂非邱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凱之言，則前疏爲光伯語顯然可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頌疏云，

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營在於命衆，衆之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干戈既輯，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所，即功成之驗也。此疏似前爲唐人之詩，及檢詩關雎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疏，文義與此大同，惟删去劉炫又云四字。據詩疏知此疏皆光伯語。據此疏，知詩疏皆非沖遠筆也。約舉二端，足見唐人剿襲之跡已然。按孔氏左傳疏序云：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内，實爲翹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又意在攻伐，性好非毁，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敕删定，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既云据以爲本，原非故襲其説。又

序以旁攻賈服爲非、而疏中攻賈服者正復不少。豈孔氏既斥其非、而復躬犯其失、光伯亦攻賈服、非止蘇氏。序稱辨博寡儔、即指疏中駁正賈服者。光伯之疏本名述議、隋經籍志及孝經疏云、述議者、述其義疏議之。雖指孝經述議而言、其餘詩疏及左氏傳光伯皆名述議、應亦述其義疏議之。然則光伯本載舊疏、議其得失、其引舊疏、必當錄其姓名。而或引伸其說、或駁正其非。永徽中將舊疏姓名削去、襲爲己語、使似光伯申駁唐人。唐書孔穎達本傳云、本名義贊、後詔改爲正義。今左傳疏閒有刪改未盡、言今贊者、隱元年、襄元年、二十九年、昭二十年。即是義贊序所謂特申短見者也。其言今贊、皆在舊疏之後而別爲一說。又疏凡云今刪定、知不然者、斯則沖遠之筆、與序忝敕刪定之言合。其無刪定之文、必是光伯原本。足知勦襲舊疏、斷非沖遠之意、而出於永徽諸臣之增損也。又按唐會要云、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詳定。會要不載詳定年月。

據孔氏序云，至十六年，又與前脩疏人覆更詳審，知爲貞觀十六年。永徽三年，詔太尉趙公忌無等穎達本傳云，于仲謐等就加增損。刊正。四年進之，頒於天下，以爲定式。然則沖遠受詔刪定在貞觀十二年，更令詳定在十②十六年。沖遠卒於十九年，而永徽中諸儒考正僅及一載，期限更促，乖謬宜多。宋端拱間孔維表上五經正義云，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衆家之說，用功二十餘年，成書百八十卷。是乃未經考詳，失其事實者也。或又謂疏中每引定本，易繫辭引定本二條，書疏亦數條，毛詩、左傳所引最夥。定本出於顏師古，則疏爲唐人之筆可知。近世諸儒咸同斯論。按顏師古本傳云，帝嘗歎五經去聖久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是師古原有定本。然漢魏以來，校定書籍者正復不少，即如北齊郎茂于祕書省刊定載籍，隋蕭該開皇初奉詔與何妥正定經史，劉焯傳云焯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是齊隋以前皆有定本。詩關雎序故正得失，疏云，今定本皆作正字。襄二十三年傳中鮮虞之傳摯爲右，杜注，傳摯，中鮮虞之子。疏云，俗本多云中鮮虞之子，今案，注云傳摯中鮮虞之子。若傳先有子字，無煩此注。故今定本

皆無詩之云者、非一本之詞也。疏中所云今定本者、當係舊疏、指齊隋以前而言。必知非師古定本者、其驗有十焉。禮器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疏云、盧王禮本並作匹字今定本及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而爲正字、恐誤也。據此是定本乃在熊氏前。檀弓弁絰葛而葬注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云、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文王世子諸父守貴宮貴室疏云、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據此是定本亦在皇氏前、其驗一也。襄二十七年傳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疏云、古本亦有不重言諸侯者、今定本重言諸侯。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不重是也。劉炫豈及見師古定本、而以定本爲非、其驗二也。詩疏多引定本集注、集注乃梁代崔靈恩所作。若唐人引師古定本、不應定本集注並列、而定本反在集注之前、其驗三也。師古但定五經、未聞更校公穀。宣十七年左傳疏引穀梁定本作晉郤克眇、衛孫

良夫跋。公羊疏云、案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下、未知自誰始也。則是公穀皆有定本、其驗四也。孔穎達傳與師古同受詔撰五經正義、今疏中有以定本爲非者、夫豈師古自駁其說。其驗五也。顔之推家訓云、齊侯痎遂痁、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今左傳疏云、今定本亦作疥。若謂師古所定、則足數典忘祖、其驗六也。匡謬正俗云、襄五年、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此與庚午不相類、固宜依本字讀爲王夫。此書亦師古所作、其定本應與之同。今左傳疏作壬夫、不云定本作王夫、其驗七也。又師古本傳云、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既成、悉詔諸儒議、各執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定本既已奉敕頒布、正義豈能復議其非。其驗八也。舊唐書云、貞觀七年、頒新定五經於

天下。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是則二書並行不閈以師古定本載入正義、其驗九也。陸德明卒於高祖末年、貞觀四年師古始受詔考定五經。詩兎爰箋云有所操蹴也。釋文云、操七刀反。今作躁與定本異、與箋義合。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釋文云、定本芟作操草刀反。陸氏不見師古定本釋文乃兩引之且爲之作音、其驗十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定本既非師古書則、疏安見盡皆唐人筆耶。今一依孔氏序例細加析別得若干條、錄爲八卷。其餘易、尚書毛詩禮記諸疏、猶將次第考正、庶冀六朝舊疏稍還舊觀云爾。與青集所載小異

春、赴京朝考後就職、候選訓導。尋歸。通集卷六先考行略

按、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青集卷四云、余自嘉慶庚辰一遊京師、即杜門不出。

夏，自都南還，與丁儉卿偕。

按，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青集卷十云：「文淇於庚辰夏自都南還，與晏偕。時晏年才二十五歲，長身瘦削，如不勝衣。而議論古今，風發泉湧。詢其學之所自，則對曰：吾母四十歲始生晏，生十三年而先君子見背。晏出就外傅，抵暮方歸，吾母已先立戶側，漏下猶不爇膏火，俟陳書几上，始然燈。常謂讀書自有用處，毋亟亟求名。晏之稍有所成，不爲俗學所汩没者，皆吾母之教也。余時心儀之。」

再按，儉卿與楚楨手札橋川子雍氏藏云：「楚楨十兄同年足下：前接足下手書，得悉起居無恙。嗣托孟瞻大兄帶回一札，想已經賜覽。弟自北來，一路同孟瞻行止，抵掌笑語，不知山徑之苦。孟瞻故長者，奕甚平平。然每與奕，輒自詡高手，雖連負不爲屈也。其可哭如此。弟甚服孟瞻之學與其爲人之質厚，至於奕，終不之許，是又弟之偏强也。孟瞻之學有

賓下手工夫、弟心佩之。至前在途談及足下近日爲毛鄭之學、弟聞之色喜。夫鄭非毛匹也、弟累年究心毛故、今始通其什八、其餘出處尚有未能詳者。足下書成、不可不先示一讀、庶以啟弟之蓬心也。玆將毛鄭譜叙繕呈是正、別有毛鄭詩翌、容日郵寄到揚、並乞斧削。元儒有言、前人之失吾知之、吾之失吾不能自知也。口惟大匠董而正之、兼候文安、不宣。愍弟丁晏頓首、十月初一日。再、端臨先生著述聶於友人處見遺書一册、玆無從購訪、如有印本、乞賜一部爲感。又及。毛鄭詩譜鄙叙閱後仍呈孟瞻兄覆核、晏復白。

是年、女汝士字仲博生。③劉容季氏謄錄劉壽曾所撰亡姑同子監生田君妻劉孺人墓誌銘

道光元年辛巳　三十三歲

二月、撰舅氏淩曉樓所著公羊問答序。

序云、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行口說、漢崇儒而立學官。鄒夾二氏俱亡佚於建武。嚴顏兩家、均淵源於董相。瑕邱屈而學聿興、張湯傳而道益顯。其由博士爲丞相、以經義斷庶事者、賢良三策、決獄十卷、不啻爲之指南、導以先路。厥後鄭衆舉十七事、賈逵作四十條、咸難公羊、以崇左氏。而張霸乃授樊侯之書、何君復述李育之義。竊悲二創、單思三闕、守羊弼緒、說依子都條例。三科九旨、以經之七等六輔、以緯之。墨守之稱、良不誣矣。學海之譽、諒非徒爾。世不能考其聲音訓詁、與夫典章制度、但詆其爲漢制法、以緯汨經、幾何不以春秋爲司空爰書、邵甫爲公羊罪人乎。乃若汜毓釋疑之篇、劉兆調人之作、欲殊塗而同歸、究南轅而北轍。然則隋志所云、公羊之學、至晉但試讀文、今殆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已。舅氏曉樓先生、專治公羊、謹守家法、嘗以董子之書、合乎聖人之旨、深悲其生見嫉於主父、沒被詆於劉歆、又其甚者、謂繁露之名、取象

古琖玉杯之例，殆等迹珠，厚誣古人，貽誤來學。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

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爲其郡人，故其箋詩，不忘崇敬。此則懷蛟微夢，下

馬名陵，式祠堂于舊治，想罄欬於遺書，斐然之思，不能自已者也。又以公

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考禮則略。遂乃覃精研思，逫稽博覽，著公羊

禮疏十一卷，禮説一卷。馮君章句，旁通禮經，縻信漢儀，獨理何氏，方諸前

賢，如合符契。若其槧桑周狗，伏雞博貍，大義無關，譏小斯在，僂疾黨所，䠒

上覈行，咸屬方言，俱非雅訓，亦必疏其由來，爲之左證。作公羊問答二卷。

荀慈明之問，徐欽王悳期之答，庾翼，昔有其書，今存其目。舊疏自爲問答，

玆編恭仿其例。凡以導揚古義，遵守舊聞。文淇賦質樸昧，莫測涯涘，猥忘

譾陋，重荷諈諉。但乏孝綽之奇作，未許同遊；試元幹之藏書，或堪授讀云

爾。是序青集未收

三月，以前校姚仲虞周易疏證十六卷。

按、宋翔鳳記於包季懷序後云、乃更參象、爲疏證十六卷。每卷脫稾、必與孟瞻校之、諸君討論之。書成而季懷序之、可謂極友朋之樂矣。包序見作於道光元年三月。又按周易疏證十六卷、仲虞後自改爲周易姚氏學。

是年、劉楚楨以其先人行狀及遺書來請銘。

按念樓集卷八皇清登仕郎國子監典簿顯考劉府君行狀見作於道光元年十月既望。而秋槎雜記載先生所撰劉迪九先生墓表云、道光元年月日、寶應劉寶楠楚楨以其先人行狀及遺書來請銘。

二年壬午　三十四歲

正月、包愼伯贈先生以光照堂匾額。

七月、應省試赴金陵。

按別號舍詩序青集卷十一自注云、壬午、以錄遺故赴金陵、稍早。

八月二日、按、壬辰所作別號舍詩自注云、八月朔、聞先妣病耗。在省聞母病、星夜奔歸。是日、母淩孺人卒、年六十六。三日抵家、母棄養、僅得親含殮。青集卷十先母淩孺人行略

是年、作先母淩孺人行略。青集卷十

行略云、母姓淩氏、先世泰州人、明御史公諱儒之後也。祖太學君諱鵕、始遷于郡城。父處士君諱士驄、母張孺人。處士君性淳篤、里中稱長者。張孺人生育繁、家貧無傭、常躬自操作。母十歲許習箴紝、暇即提挈弟妹、代張孺人之勞焉。年二十五歸于劉、嘗以不逮事舅姑爲恨。家君有姊嫁於陳、無子。既寡而歸、母每事諮之而行、族長先皆稱曰賢。家君以醫自給而不責謝於人、生計日窘。母稟氣素弱、幼既多疾、值家計之艱、凡飲食烹飪衣服煩瀾之事、咸取具於一身、以故身益多病。生子一、即不孝文淇。女一、適縣學生陳傳洛。文淇少時出就外傅、歸、家君夜督課、母室或無燭、恒默坐聽誦聲以爲樂。每逢試事、率解衣質錢、以資行李。文淇初入學、有小姓某

饒於財、欲得以爲壻、陪奩許千金。家君在泰州未歸、親串多勸母許之、可以救貧者。母不允某道人婉言再三、終不能得。母之明大義而不苟取類如此。時洪桐生先生主講梅花書院、文淇往受業。人或勸令文淇訓蒙、可少得修脯、以佐朝夕。母以學未成不許。文淇每自書院歸省、家或斷炊、輒鬱邑累日。母則諭以專心讀書、勿以家事爲念。從桐生先生⑤學凡四年而後授徒餬口焉。母嘗戒以非束修所入、不得妄取。非文字之友、不得妄交。文淇謹受之不敢忘。然德業不進、其負吾母之訓者固已多矣。近歲家稍裕、粗免飢寒、母精神亦漸康强。而外家多故、時聞張孺人與在室兩妹又相繼下世、母以是戚戚、無一日歡。母之血氣於是始衰耗矣。嗚乎痛哉。歲壬午、母年六十有六。秋、問文淇赴省試、母食飲起居如平時。七月二十八日、忽得吐瀉疾、憊甚、然神明不衰。文淇之姊歸視疾、問所苦、母曰、無所苦。但此疾恐不起。姊與文淇婦黄氏泣請遺命、母惟勗文淇凡事小心謹慎、

及文淇之子必令讀書而已。文淇於八月二日在省聞母病，星夜奔歸。次日抵家，母已於初二日棄養，不孝俾得視含殮。嗚乎痛哉。生不能養，病不能侍湯藥，歿不能視屬纊，其尚何以為人哉。謹撮舉生平崖略，泣血以書，敬求當代碩儒哀而賜之傳銘，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謹狀。

是年，包孟開為先生母撰劉母淩孺人家傳。廣英室遺稿

按包孟開名慎言，行實諸書所記未詳。先生文孫恭甫跋其廣英堂遺藁一卷云：先生為皖中宿學。道光乙未舉於鄉，屢上春官不遇，客游南北，數更府主，以名義自檢飭。困窮不閔，授經以終。先生早歲之學最深於詩，嘗條舉鄭氏實箋毛而正義誤說者十餘事。中年以後，兼公羊，以禮記中庸為春秋綱領，欲取公羊義疏證中庸，而未有成書。惟取兩漢書曆志所述殷曆，作公羊曆譜，以正杜氏長曆之謬。又博采漢唐以前說論語者，斷以己意，為論語溫故錄。於丙部書最耆管荀二家，嘗擇其

切於身心世用者、甄錄成書、自謂出方靈皋節本上。今惟曆譜暨溫故錄有傳鈔之帙、餘悉佚不可見。其生平客揚州最久、與寶應劉孝猷先生暨先大父爲道義交。孝猷著論語疏、先大父著左傳舊疏考正、皆采附先生之説。又云、咸豐辛酉、先君子裒集先生遺文、得十二篇、付諸胥編寫。云云 此遺稾中有與先生論左氏舊疏書及與先生論史記用世家書二篇、而生卒未詳、要卒於咸豐辛酉以前也。

是年、劉楚楨爲先生母撰劉母淩孺人靈表。念樓集卷八

三年癸未　三十五歲

八月、撰鶴汀詩鈔序。

序云、寶應劉君幼度以名孝廉司鐸五河、赴省歸、將之任、道過郡城、出所爲詩示余。余素不工韻語、然竊聞古人作詩之旨矣。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故讀其詩而知其人。若務爲

藻繢，專事浮夸，無憂時感物之思、抒陶情養性之助，積軸盈篇，有乖大雅。君孝成性，哀樂過人，以其所畜發而爲詩，質雅沖和，纏綿往復，阮步兵之詠懷、陳拾遺之感遇、彭澤思親之作、少陵憶弟之篇，自然流露，情見乎辭，讀者可以知君之志矣。予與君季弟楚楨交最深，楚楨博學工詩，嘗輯寶應耆舊詩，搜采之勤，不遺餘力。君雅不欲以詩鳴，所爲詩不自收拾，因楚楨請之力，乃從群從及門弟子所藏弆者鈔錄得若干首。君謙雅之量，爲如何也。

按鶴汀詩鈔爲楚楨兄寶樹字幼度者所著，見娛景堂集。此序青溪舊屋文集未收。

是年，與黃承吉春谷相識。

按自撰夢陔堂文集序青集卷六云，及聞汪孟慈言，先生著有讀周官記、讀毛詩記各若干卷，於是嚮往倍切。時先生遠宦粵西，無由親炙，比

自粤歸，孟慈又入都中，尚以不得階主，未敢造次請謁。而先生忽偕梅蘊生過訪，因招同羅茗香、劉楚楨、王西御、吳熙載、王句生，常集芳園爲文酒之會。暇又至余館中，縱談今古，輒移晷刻。自癸未至壬寅，歷二十年之久。

又按：黄承吉字謙牧，春谷其號，江都人，與焦理堂循、李濱石鍾泗、江鄭堂藩等同郡友善，當時有江焦黄李四友之目。嘉慶乙丑進士，官廣西興安縣知縣。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七日，卒於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三日，年七十有二。著有夢陔堂詩集、夢陔堂文集、夢陔堂文説等。又刊族祖黄生所撰之字詁、義府二書。碑傳集補卷四十九有傳。

是年，楚楨復從家儀徵。青集卷四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四年甲申　三十六歲

九月，沈欽韓爲先生撰左傳舊疏考正序。幼學堂文稿卷六

序云、義疏之學、六朝尚矣。百川並流、盡以唐人正義爲壑谷。迄今惟皇氏一家、傳自海島、眞贋莫辨。其他則姓名僅見、條貫無存。若二劉之於詩書左傳、皇熊之於禮記、所載較多。然擠其菁華、訾其糟粕、棄若弁髦、淪於朽蠹、豈不甚可惋惜哉。初唐之世、碩儒凋盡、詞藝盛行、故瀛洲觴咏、彌覺風流、容臺講論、便成鄙倍。孔沖遠等奉敕撰定五經正義、以昏耄之年、膺刪述之任、覩其尚江左之浮談、棄河朔之樸學、書易則屏鄭、春秋復廢服義、尤專護前非、自阿私好、攻擊鄭服、不遺餘力。而杜氏之學顯然窮屈者、不容置喙。於是崔靈恩⑥衞冀隆劉光伯等讜言新義、或不挂於齒頰、或顯肆其雄黄。加之坐糜宫廩、愧少發明、且吹毛求疵、刻肉爲創、發其所駁之短、以誣彼短、襲其所解之長、以矜已長、篇幅之內、割裂顛倒、剽竊撏撦、豈惟范氏襲華嶠之書、實同顔籀攘漢書之解。至馬嘉運等所糾摘、永徽中所增損、不過因疵謬難掩、稍用文飾、何能有

加於貞觀。何嘗有諍於沖遠。乃靦然居其名爲絕智之學、以眯天下之目、錮學者之聰、豈非儒林之恨事哉。吾友劉子孟瞻慨然發憤、暇乃博究經史、檢尋文句、得其脈絡之隔閡、枝葉之業尊、前後之不相稱、新故之不能掩、其聰明辨決、若易牙之嘗水、庖丁之解牛。夫乃投隙抵巇、顯豁呈露、未去葛龔之姓名、已詭法盛之撰述。而沈之義略、劉之述議、隱然若古碑之洗剔。至沖遠等竄定之小智、乾沒之鄙心、其亦難逃於然犀之照也已。余嘗泛濫於宋人之學、見陳祥道、鄭樵之徒、其攻擊鄭孔、本皆鄭孔之所駁、其引伸己義、即亦鄭孔之定論、哆然笑之。此其固回鈔略之義、即效法唐人。常恨天壤間實事求是之學少、橫竊大名之人多。劉子年壯學富、於實事求是之志甚、博且勤。此所著、所謂象之一牙、鳳之一毛、足知其非凡品。他日必能發揮先儒之蘊、啟牖後生之智、余又樂俟其成書也。此序與刻本左傳舊疏考正所載小異

按，沈欽韓字文起，小宛其號，江蘇吳縣人。嘉慶十三年舉於鄉，道光三年選授安徽寧國縣訓導。生於乾隆四十年，卒於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五十七。著有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左傳補注十二卷、考異十卷、三國志補訓詁八卷、釋地理八卷、水經注疏證四十卷、韓昌黎集補注四十卷、王荆公詩補注若干卷、文集注若干卷、范石湖詩集注若干卷。他若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隨手糾謬，積成卷帙。又有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藝舟雙楫卷十一有傳。

是年，寶應喬德謙循吉來訪先生。

按，自撰寶應喬君傳青集卷八云：歲甲申，君存楚楨于儀徵，道過郡城，猥辱先施，得陪几杖。

是年，議聘汪小城女爲子毓崧婦。

按，亡妻汪孺人墓志銘通集卷六云：一日，先君至其家，小城先生呼孺

人出拜、年甫七歲。先君見其舉止端莊、歸告吾母、議聘爲子婦。又云、孺

人生於嘉慶戊寅十月初五日未時。

五年乙酉　三十七歲

冬、楚楨赴瓜洲曲江亭、得邑人劉春浦玉麐覽齋遺稿。因先生與楚楨及薛

子韻校錄說經之文。念樓集卷五覽齋遺稿序

年末、舅氏曉樓疾中風。

按、曉樓所撰禮論後序云、客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曙自他歸、中途中風

甚危、數日少可。此後序蓋作於道光六年二月二十日也。

六年丙戌　三十八歲

九月十八日、包世榮卒、年四十三。

按、世榮族兄包愼伯所撰行狀藝舟雙楫卷四云、安徽涇縣人。道光辛

巳舉人、揀選知縣。又云、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

人爭衒鬻以徼名利。君旅舍於是且二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邁績學敦行之先進、則以弟子行自處。於聞人華士蔑如也。然善貧友以自淑、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愼言孟開四人者、皆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又云、九月初二、柴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耋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即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瞻、爲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尚不至煢老無依也。其室人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岐視生死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著有學詩識小錄十三卷、毛詩禮徵十卷。毛詩禮徵、季懷卒時未有大名、或云詩禮徵文。

楚楨由儀徵遷揚州。青集卷四劉楚楨江淮泛宅圖序

是年，楚楨師喬德謙字循吉卒，年五十五。念樓集卷八清故修職佐郎候選儒學訓導喬先生墓表　楚楨屬先生作傳，先生撰寶應喬君傳。

傳青集卷八云：君名德謙，字循吉，寶應人。高祖萊，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官翰林院侍讀，與靳文襄公爭議海口奪官，直聲著海内。曾祖崇修，用人材辟召，既見，以疾固辭，授銅陵縣教諭，抱道自重，士林模範。君少承家學，博通典籍，言必遵經，動必守禮。雖未膺禄仕，而時時以人心風俗爲憂，勤勤懇懇，稱道不倦。人見其出於至誠也，亦頗有所感悟焉。嘉慶丙寅、丁卯間，會稽莫侍郎晋督學江蘇，深器君，歲科兩試皆第一。十赴省試，俛得復失。僅充歲貢，未展其才。年踰六十，猶藉授徒以供饘粥，人咸惜之。君處之泰然，無幾微不平之色。道光紀元，勅直省大吏舉孝廉方正之士，鄉之士大夫以君名應詔，君固辭不獲。時霍丘張先生鼎爲訓導，主持名教，深以所舉得人，亟上其名于督撫，吏胥賑君貧，遂格其事，而飭地方別舉。君聞

之笑曰、固吾志也。鄉人以舍君別無可以當之者、亦不復有所舉報。夫以國家旁求之詔問一舉行、主者固宜愼重遴選、以光大典。以余所聞、躁進之士先結納其搢紳、又以重貲餡胥吏、大吏亦忽不省察、溷厠薦牘者有之矣。君固有所深恥而不肯爲者、即得焉、亦豈足爲君重。顧吾異夫君之鄉人獨持正不阿、固有以見人心風俗之厚、抑亦君所以感之者深耶。君好讀書、而著述甚少。嘗爲不食牛説曰、不食牛肉、今人概指爲釋氏之説、不知先王之道、常人皆不得食、即有位者亦不易得食也。禮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玉藻曰、君無故不殺牛、亦謂諸侯也。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類、平日所食惟豕、朔月加以羊。玉藻所謂朝服以食特牲三俎、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也。天子之大夫與諸侯同、外此惟孤卿祀以特牛、大夫雖祭祀、不得以牛、惟用少牢、祇以盛葬奠之故加一等。雜記所謂卒哭成事、祔皆太牢是也。士祭並不得用少牢、惟以特牲。庶人則魚殖之薦而已。大

夫士助祭於公頒祭肉、或得食牛。公食大夫及大夫爲聘使者、士爲介、主國饋餼、或得食牛。天子耕籍田、庶人終于千畝。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或得食牛。周禮牛人軍事共其犒牛。此行兵之禮、非常法。然亦當犒而後犒也。舍此數者、皆無從得食。且所謂牛者、豢于犒筴監門養之、非耕牛也。即求牛索牛、亦非耕牛也。耕牛不殺、律令自有明文。今人屠牛列肆漫無顧忌。是天子所用之大牲、庶民以爲常膳、天子所不食之耕牛、而庶民食之。其悖禮害義甚矣。反謂不食牛肉、惟浮屠之說爲然、不亦傎乎。即有不食者、亦多爲因果之故、而不知先王之道本不得食也。又爲四豆約曰、昔費制軍刻譚少司寇五簋約、將以變化風俗也。其意良善、惜考之不精、而卒不能行也。蓋簋是盛黍稷之器、若盛餚饌者、止可謂之豆。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今之碗碟、皆登類也、借名曰豆自可、豈可謂之簋乎。又所謂五簋者、亦殊有辨。詩曰、於我乎每食四簋。又曰陳饋

八簋。玉藻曰、諸侯朔日四簋。易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周禮掌客、簋十有二。皆以耦數言之。所謂鼎俎奇而籩豆偶也。夫學者之於羣經、猶居官者之於律令也。當群言龐雜之時、徵之經則定矣。考之禮、牛羊豕爲太牢、惟天子得用之。羊豕爲少牢、諸侯大夫得用之。若士則惟用豕。以士之吉禮言之、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豚一、魚一、腊一。其豆則醯醢二豆、菹醢四豆。此皆吉期所用。若納吉納徵則脯醢而已。脯以籩、醢以豆。士冠禮脯醢、鄉飲酒禮脯醢。今人尋常宴會皆用八豆、是行上大夫之禮矣。若有喜慶則用十豆、是駕上大夫而上之矣。況所謂庶羞者、又不止葵菹蠃醢之謂耶。夫古今時地雖殊、人心則一。試熟味論語與其奢也寧儉之語、及檀弓國奢示儉之說、可以行禮矣。今約有喜慶事則用士昏禮醯醢二豆、菹醢四豆之例。若尋常親朋聚會、則用鄉飲脯醢之例。若欲增加、則以四豆爲斷、不可再增。蓋少牢賓尸、籩豆不

過四也。皆根據禮經、無鑿空之談。君之弟子劉君楚楨於君卒後致書於余曰、吾師操履篤實、不欲以文辭見所作、多不存稿。此其録板以勸俗者爾。今檢敝簏、僅存此稿、雖不足以盡吾師之學、然其矜細行、愼小物、與殷勤牖俗之意、即此亦可窺見一二。大懼湮沒、並此無傳、乞録而存之。余慨末俗澆漓、士一登仕籍、感大吏之知、樂其勢位、有所沾丐、執弟子之禮甚謹、甘冒明禁而不恤。至少小所從受業者、發蒙振瞶、具有啟迪教誨之德、非薦舉一日之知比也。顧忘其所自、不復省識、甚至反脣相稽、以所學蓋其師。今楚楨于其師之遺文寸楮片札、猶珍惜保護若此、可不謂賢乎哉。楚楨每爲余道君之學行、余心儀久矣。歲甲申、君存楚楨于儀徵、道過郡城、猥辱先施、得陪几杖。君儀狀古樸、言詞簡拙、淸粹之氣、盎然流露、望而知爲讀書好道之君子也。別甫一載、君以疾考終於家。楚楨既銘君墓、復具狀謁誄作傳。余嘉楚楨不忘其師、又與君有一日之雅、故義不獲辭、爰

述其崖略，俾後之纂邑乘者有所考焉。

按，楚楨所撰墓表云，卒年五十五。先生所撰傳則云年踰六十。

是年，方申母卒，方申以行狀屬先生作傳。青集卷八方節母家傳

方申傳詳道光二十五年。

七年丁亥　三十九歲

是年，戴清靜齋卒，年六十六。青集卷八戴靜齋先生傳

是年，與薛子韻、柳賓叔、包孟開等校包季懷所著詩禮徵文。

按，包愼伯所撰詩禮徵文序藝舟雙楫卷二云，今年春，撰集遺書，檢得致仲虞書稿，有曰，學詩八年，自謂有得，奮然欲述詩禮原鄭一書。今編次粗就，殊不足發明鄭氏，僅徵舊文，供制舉家撫拾而已。覆閱之，令人慚恧。而家伯氏以爲不可焚棄，俟異日之刪定。足下若見此稿本，殆當鄙夷，不以齒於吾黨也。蓋季懷之深於詩而不自滿假者有如此。然孟

瞻、孟開反覆其書、僉謂援引淹通、實足導來學之前路。故原季懷本意、名之曰詩禮徵文、先校而梓之。其藁草紛糾、鉤勒拉雜、間有繁複待芟、紕纇未一之處、則子韻、孟瞻、賓叔、孟開共有事焉。仲虞遠在旌德、相距且千里、將來郵寄成書、如指摘疵纇當更正者、削稿以從、固季懷之意也。道光七年六月十九日、從父兄世臣書。

舅氏淩曉樓臥病、董子祠、先生代授陳立學。

按、自撰句溪雜著序青集卷六云、乙酉春、先舅氏復家居、閉戶著述、精公羊春秋、兼通鄭氏禮。卓人復從受經、飫聞緒論、斐然有著述之志。洎先舅氏臥病董子祠中、令卓人問字於余。余學殖荒落、於先舅氏無所肖似、而公羊禮服之學、卓人蚤得其傳。

陳立字卓人、又字默齋、江蘇句容人。道光辛丑成進士、由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官雲南曲靖府知府。梅蘊生授以詩古文詞、曉樓、孟瞻授以

公羊春秋、許氏説文、鄭氏禮。著有公羊義疏七十六卷、爾雅舊注、白虎通疏證、説文諧聲孳生述、句溪雜著各若干卷。生於嘉慶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同治八年、年六十一。續碑傳集卷七十四有傳。

八年戊子　四十歲

六月、梅蘊生爲先生父撰劉琢齋先生八十壽序。嵇庵文集卷二

序云、劉君孟瞻與余同里閈、年長於余、學粹而品醇。余嘗以文藝請益、因得拜其尊人琢齋先生而聞其懿行。先生少孤貧、棄儒業醫、精經脈藥石之術。雖資醫爲生、而不與市醫爭利、鄉人之患疾瀕危者、日盈其門、先生惟疾是視、而意無他故、技日益精、活人益衆、而無補於貧。人或爲先生勸曰、以公之術、稍涉於利、將豐其家而逸其身無難也。先生笑謝之。孟瞻生而聰慧、穎悟過人。先生自悔失學、督課甚嚴。孟瞻及冠、博通經籍、游學宮、試高等、以學行受知督學湯公、貢太學、得以束修校書

之資養其親、而先生益頹然老矣。余與孟瞻遊、每晨夕登堂親杖履、見其色愉如也、聽其言藹如也。古所稱篤行君子、託小道以隱其名者、殆先生其人耶。然後知孟瞻植學敦品之由、皆效於其親者然也。由是觀之、天之畀吉人者、常出世人耳目之外、而其人之得天厚者、其存心尤非世人所及窺。夫以先生之遇之窮、而術之善、倘與流俗爭短長之利、吾未見其無所得。而天之所以康强其身、以畀其子孫者、或有所靳焉。人有以一行之善而蒙其福、鄉黨且豔稱之、矧夫陰行其德哉。然則天之報先生者、豈有量也。先生以今年夏六月爲八十誕辰、孟瞻將先期爲壽、命余屬文。謹就素所聞見者言之、以侑觴焉。

秋、與友人梅蘊生、劉楚楨、包孟開、薛子韻、柳賓叔、門人陳卓人等偕赴金陵、同寓應試、不第。

按稚庵集卷五步孟瞻别號舍詩元韻自注云、戊子省試、余與孟瞻、楚

楨、孟開同寓。

至是始與楚楨等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生任左傳、楚楨任論語、陳立任公羊。

按陳卓人序論語正義云、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踳駮、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别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

又按劉恭冕撰論語正義後序云、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愼言、丹徒柳先生與恩、句容陳丈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

試後與子韻、孟開、賓叔等游金焦山。

按穉庵集卷四哀二友詩自注云、戊子秋試後、子韻及孟開、孟瞻、賓叔

游金焦山、余以病足先歸。

因楚楨有疾、得與其族人劉翬又曾相識。

按、自撰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青集卷九云、戊子、余與君叔楚楨同寓金陵、君來覰楚楨疾、乃得相見。又曾傳詳道光十八年。

冬、汪小城疾篤、先生面訂兒女締婚之約、以慰其意。

按、亡妻汪孺人墓志銘通集卷六云、道光戊子冬、小城先生疾篤、以孺人姻事未定爲念。先君遂面訂締婚之約、以慰其意。包愼伯先生特書於小城先生墓碑。

又按、淸故文學汪君之碑藝舟雙楫卷四云、君娶於母黨、生一女而殁、君葬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其女、孟瞻有子毓崧、岐秀善讀書、君雅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爲其子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憐我、而及我女耶。

十二月十日、汪小城卒、年三十五。撰文學汪君傳。（青棠卷八）

傳云：君姓汪氏、諱穀、字小城。其先歙人。六世祖國儒遷於揚州。曾祖諱焯、祖諱詩伯、韜光抱璞、隱德勿耀。父諱錚、始隸籍儀徵、以歲貢生中式嘉慶六年舉人、揀選知縣。績學敦品、鄉黨矜式。君資性淳篤、天才卓犖、甫冠補縣學生。赴省試者三、既不遇、復以疾、遂棄舉子業。疾八年而卒、時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也、得年三十有五。君齒稚于余五歲、所居至近、然自丙子歲始於薛子韻所相識。君潛心經籍、鑽研甚勤。其爲文儁傑廉悍、力追古人、顧不以予爲不材、每削稿即就點勘、又常以經義質問、反復辨論、無忤容倦色。家至貧、恃館穀爲生。其發篋誦讀也、恒於夜、咿唔之聲達旦。遂以此得咯血疾。友朋勸其小輟、君諾之。然少間仍誦讀如故。君素工書、求者頗夥。及見涇包愼伯先生、授以筆法、遂肆力北朝碑刻、一變妍媚之習。時好者轉嗤笑之、而君信之愈篤。其勇于遷善、不恤人言、類如此。又好與

地之學，于歷朝地志諸書，鉤稽同異，辨析源流，手寫爲圖，瞭如指掌。當食猶以手指畫形勢。稍有不明晰者，吐哺執卷，詣友人審問，必得其通而後已。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君以羸弱之身，又久不與試事，此豈有所爲而爲之？顧好之如此，其篤也。君天性孝友，生平無子弟之過。雖抱沈疴，猶力疾授徒，以束修所入潔白養母。然家無僮僕，病中所需藥餌，皆母氏躬治之。君以是自疚，而疾日增劇。及疾革，顧謂諸弟，惟以久病累母爲恨。然則君固以勤學死，而所處之境又足以促其死焉。重可哀已。君慎交而誼最篤，同儕有所不得，君苟知之，雖力不能助，然必代爲之謀，得則喜，否則惆悵累日，忽忽若有所失。身死之後，親故無所訾議，弔哭皆哀。夫以君之行義、學術，無愧前修，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必不止此。必將有以自見于世，而奄遘痼疾，綿歷歲時，病中著述多未成書，中道殂謝，有志未就，古人所爲太息于非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于後，而重致

傷悼於命之不可知也耶。余既恨識君之晚、重以杜門養痾、罕能極友朋晤語之樂、父深悲君賚志以歿、車過腹痛、不能已于言、而尤恐余言之不足重君也。嗣子寅壽雖在襁褓、然岐嶷有知識。他日能讀父書而闡君未竟之業、庶幾君之祉有所施已。

九年己丑　四十一歲

五月二十六日、舅氏淩曉樓卒、年五十五。藝舟雙楫卷四國子監生淩君墓表

先生攜其子鏞歸、而仍延方申端齋課讀。

按文學方君傳青集卷八云、余舅氏淩曉樓重其爲人、命其子鏞師事之。道光己丑、舅氏卒。時鏞方八歲、余攜之歸、而仍延君課鏞讀。方申傳詳道光二十五年。

八月八日、先生祔曉樓於祖墓、與配范氏合封、以表墓之文屬包愼伯。

按國子監生淩君墓表藝舟雙楫卷四云、君繼患風痺、養痾於叢子祠

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卒於寓廬、年五十五。鏞雖始齔、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月八日祔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氏合封、又圖所以不朽者以屬予。

八月二十日、薛子韻卒於福建督學使者內閣學士新建陳用光汀州校士行署、年四十一。（藝舟雙楫卷四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按、先生所撰文學薛君墓志銘（青集卷十）云、卒年四十二。梅蘊生作五君詠（嵇庵集卷三）以齒爲序、以戴蔚華爲首、次薛子韻、次孟瞻先生、次劉楚楨、次王西御。丁儉卿撰薛子韻傳（頤志齋文鈔）亦云卒年四十二、以子韻之歲爲多於孟瞻先生。然包愼伯所撰清故文學薛君之碑作卒年四十一、清史列傳（卷六十九）亦同。按、念樓外集（卷一）秋日偕薛子韻（傳均）劉孟瞻（文淇）楊季子（亮）泛湖上有作自注云、是日、子韻三十初度、而此詩爲楚楨三十以前之作。楚楨三十恰值嘉慶二十五年、若以



子韻卒年爲四十二、則其三十初度固嘉慶二十二年、是楚楨莅揚之前年也。故知其三十初度在嘉慶二十三年。然子韻與先生相若、即子韻卒年四十一也、未知孰是。

薛子韻喪至自閩、先生檢遺篋、得閩游草一卷、文選古字通疏證十二卷等書、與楚楨孟開約纂輯繕副、以付其家。

按故清文學薛君之碑（藝舟雙楫卷四）云、陳公愼於殯之禮、留疏證六卷（按即子韻所著說文答問疏證）稿本而遣使護喪歸揚州、厚賚其葬。儀徵劉文淇孟瞻檢遺篋、得舊讀十三經本、集錄其丹黃手勘之語、約可廿卷。文選古字通疏義（刻本作疏證）十二卷草創未卒業、孟瞻與寶應劉寶楠楚楨、予族子孟開約纂輯繕副、以付其家。云云。道光二十年、先生刻文選古字通疏證。二十六年、刻閩遊草。

十一月庚戌、祭薛子韻、撰祭文。（青集卷十）

祭文云、維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十一月庚戌、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文學薛君子韻之靈。嗚乎。如君之學、江淮所少、如何命蹇、含光弗耀、如君之年、存者實多、而遽歿謝、傷哉。則邢君之嗜學、如蟻慕羶、少喜駢儷、玉溪樊川。及宗許鄭、鉛華盡捐。爲學日益、執心愈下。吶吶不出、世無知者。命宮磨蝎、少樂多憂、憂無可告、傷哉。遠遊矯矯、陳公士林之表。君參蓮幕、推襟送抱。說甘於肉、欽爲國寶。君感其遇、襄校盡誠。凡試古學、君爲之程、傳抄紙貴、閩嶠知名。與君厚者、方爲君喜。謂君生平、得一知己、如何奄忽、遽聞君死。古人有言、名者公器、慎毋多取、爲天所忌。君不近名、名亦未廣、胡爲天忌、遽歸泉壤。某等投分、迥異等倫、淡而彌旨、久而益親。憶昔餞君、慘不忍別。千端萬緒、莫可言說。縮念歸期、約略三載。合幷有時、愁顏少解。詎知此別、遂成永阻。凶問乍來、泣涕如雨。亦有同志、赴試海陵、途人奔告、行哭失聲。旅櫬言歸、家童護奠。孤舟單旐、魂魄猶戀。君之遺書、閩中已刻、更謀

不朽、刊詞伐石。嗚乎哀哉。賦才則豐、賦命何薄。百緣未了、甃甃焉託。嗚乎哀哉。入君之戶、不見容儀。有肴在筵、有酒盈卮。平生不忘、神其來思。嗚乎哀哉。尙饗。

十年庚寅　四十二歲

是年與沈欽韓有書往復。

按幼學堂文稿卷七與劉孟瞻書云、孟瞻足下、惠書拳拳、雅意勤厲、死灰欲然。不佞少壯時、亦欲希風竹帛、並角英俊。旣伏處家巷、遂爾闊絕。及來窮山、如入蠻左、似人者喜。思與足下及愼伯諸君宏度高論、揚推古今、發揮經史、並諸雜陳、引觴稱快、何可得乎。近日工夫想益茂密。承云讀通鑑第二過、猶不能記憶、益歎歷甘苦、不欺人之學也。但熟復而深思之、總其治亂興亡、賢姦消長之故、究溫公平日言不用而身退、發憤爲此、冀人君感悟之大旨、神宗甞此書于睿思殿、朝夕省覽、追思安石之誤、有意用公與呂海叔。次則

參究形勢、戰勝攻取之術、又觀其刪潤史文、光景一新、可以通達事理。若遺文軼事、姓名瑣瑣、雖撰述者猶不能枚舉前輩、適夸記問之敏而已、非通人所尚也。新舊唐書異同優劣、不佞亦頗多疏記、不暇卒業。大約舊書之長、能謹守史館之成書、自開成以溯開元、歷代通才碩學所修撰、文順辭達、有聲有色、本無庸改作。宋子京妄人、乃欲以箴削小材、破碎鉅製、塗抹青紅、顚倒錦褐、蜇喉刺眼、彌形醜拙、遂使詔誥之文無一完備、奏疏之條有綱無目、剌取小說、罣一漏萬、此不足論矣。歐陽後入史局、歷志成於劉羲叟、世系表假于呂夏卿、洵有可觀。他則疎謬雜數矣。禮志起訖、咨嗟歎息、中取開元儀注、塡塞于沿革制度、儒官疏議、皆芟落無存。藉非通典、會要、册府元龜議禮部及舊禮儀志粲然備列、得以稽考、不幾盲聾學者之耳目乎。選舉、百官淩躐倒置、如開元禮、三禮諸科、吏部兵部常調、齋郎參薦之制、俱不叙。侍中、中書令本正三品、爲

兩省長官、故以他官參預機務者謂之同中書門下三品。大歷以後、始升爲二品。新志直云二品、則前此制度不幾紊乎。諫議大夫與給事舍人並正五品上、大歷二年、中書門下侍郎並升正三品、兩省遂無四品官。會昌二年、從牛僧孺等奏、升爲正四品下。新志直云中書門下侍郎正三品、諫議大夫正四品下。又十六衞本無上將軍、舊志于十六衞惟列大將軍、而于後總舉貞元二年九月添設之勅、史家體例之愼也。新志直冠上將軍從二品于大將軍上。新志敘左春坊庶子云、凡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考六典云、凡令書下于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啟以畫諾、亦猶門下省覆奏然後畫可也。會要貞觀十九年、詔皇太子凡處分論事之書、太子並畫諾、左右庶子以下著姓名奉行。則畫諾者皇太子、非庶子等官。玉海亦承新志之誤。食貨志云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

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按、通典、會要、陸宣公奏議、舊唐志並云、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絁綾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通典所言、尤爲明了。云絹絁各二丈、布則⑦則二丈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此即有蠶之鄉、或絹或絁、每家只取二丈及三兩綿也。新志混而一之。馬端臨疑爲太重、今細尋其意、不過謂無粟者以稻三石當粟二石、無絹絁者以麻布當絹絁。修不顧體例、掉弄筆端、使人不辨耳。其云非蠶鄉輸銀十四兩、攷唐制錢不踰嶺、而南銀不用嶺以北、或蠻俍所出、妄爲附益。其敘鹽課錢法、尤雜亂無次、若無册府等書相證、不能得其頭緒。爲良史點沾如此、緣歐陽少習詩賦、本無學術。中從尹師魯學古文、目短視、性不耐記誦、見聞不及二劉之半、故試手多舛。足下猶以史筆謹嚴推之、未免震秦之餘威也。竊以爲一代信

史、先務明白詳贍、而後求其文章議論。故三長不可缺一、尤不宜付諸文士之手。彼欲借題馳騁、則如歐宋之弊、反不若拙者之謹守故紙也。舊唐紀雖病其煩然、元和以後號令文章粲若星羅。以視新紀、其有無孰輕孰重乎。不佞十餘年來得失自知。所恨不能歷算、至此輒憤憤。其他事理皆能根究。所著漢書疏證、左傳補注、水經注疏證、昌黎半山二集注、三國志補注、范石湖集注、駁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皆攻故記之謬、發新聞之秘、非好與昔人索鬭也、理之所在耳。大著容破一月之功、爲足下贊述。尊舅爲劉逢祿輩所誤、溺于公羊、獨足下餘波不染、誠爲卓犖。稍有異同、不妨相參。至唐文佇望裝訂賜覩、即隨孟開去繳價。夏秋暑濕、一家瘡疥、苦毒萬狀、浸淫及老夫矣。惟以時珍重、不盡區區。

按、先生與沈欽韓第一書文集未收。

先生復書論左氏杜注、並屬爲舅氏曉樓所撰公羊禮疏作序。

按、與沈小宛先生書齊集卷三云小宛先生閣下、文淇駑鈍無似、于學問之途未窺涯涘。然側聞先生緒論、及拳拳誘掖之盛心、稍知感奮、不敢自棄。前歲得尊箸左傳補注、已錄副本。披尋再四、竊歎左氏之義爲杜征南剝蝕已久、先生披雲撥霧、令從學之士復覩白日、其功盛矣。覆勘杜注、眞覺瑕瑜橫生。其稍可觀覽者、皆是賈服舊說。洪稚存太史左傳詁一書、於杜氏勦襲賈服者條舉件繫、杜氏已莫能掩其醜。然猶苦未全、文淇檢閱韋昭國語注、其爲杜氏所襲取者、正復不少。夫韋氏注除自出己意者、餘皆賈服鄭唐舊說、杜氏掩取、臟證頗多。竊不自量、思爲左氏疏證、取左氏原文、依次排比、先取賈服鄭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勦襲者、表明之。其襲用韋氏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杜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皆左氏一家之學。又如周禮、禮記疏

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以爲注而爲之申明。疏中所載、尊箸十取其六。其顧惠補注及王懷祖、王伯申、焦理堂諸君子、說有可采、咸與登列。皆顯其姓氏以矯元凱、冲遠襲取之失。未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至若左氏之例異於公穀、賈服間以公穀之例釋左傳、是自開其罅隙、與人以可攻。至春秋釋例一書、爲杜氏臆說、更無論矣。文淇所爲疏證、專釋詁訓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其左氏凡例另爲一表、皆以左氏之例釋左氏。其不知者、概從闕如。杜氏以經訓飾其奸邪、惠定宇微發其端。焦里堂六經補疏以杜氏爲成濟一流、不爲無見。然以杜氏之妄并誣及左氏、則太謬矣。近今爲左氏之學、未有踰先生者。文淇鑽仰有年、草稿粗就、期以十年之功、或可成此。但學識檮昧、尙希有以敎之。至新舊唐書考證、向亦粗具條目。垂諭殷殷、敢不黽勉。俟左傳卒業、即肆力爲之。先舅氏曉樓先生所箸書、最精

者莫如公羊禮疏，誠如來教所云。但此書博引舊說，無所引申，恐後人有襲取之者。極知先生不喜公羊，然先舅氏一生勤學，非先生孰表章之。倘能賜序一篇，幸甚。伏乞鑒察，不宣。

按，此書云先舅氏，曉樓卒在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而沈小宛則卒在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故以此書繫諸是歲。

十一年辛卯　四十三歲

秋，與楚楨應試赴金陵，不第，因賦別號舍詩，以示楚楨。青集卷十一

別號舍并序云：辛卯秋賦，與楚楨同寓金陵，計前後省試已十一次，與楚楨同寓亦五次矣。相約此後閉戶著書，不復應舉。因仿陳亦韓先生作別號舍詩，索楚楨同作，以堅其約。

四十年華轉瞬間，秋風廿載鬢先斑。名山自有千秋業，從此歸來只閉關。

壯歲齊名說二劉，白門同載幾經秋。知君亦自甘閑散，好向江湖覓釣舟。

陳亦韓名祖范、亦韓其字、又字見復、江蘇常熟人。康熙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生、乾隆十九年卒、年七十九。著有經咫一卷、掌錄二卷、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名陳司業集、以其晚年見授國子監司業故也。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三有傳。按文集卷四自序云、至四十八、遇改元恩科、夏舉於鄉、秋貢於禮部。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足忽蹇、不與殿試、遂歸。明年、爲甲辰正科、私自揣念、年力向衰、才智無敵、當途豈須一我、而必支離[illegible]其間哉。本無溢飽之心、徒自勞苦、奚爲者。咄休矣。勸行者苦口、大都謂浮圖將合尖、泛海已傍岸、豈有止理。予曰、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既已拒外論、堅持己意、於是僦廬華匯之濱、混迹耕漁、新舊生徒、裹糧相從、吟社諸先翁月一讌集。又詩集卷二聞報後作云、詰朝多士慶彈冠、鵾鵬同時搏羽翰。我爲昔年類刖足、天衢學步尚盤跚。時有足疾。登科好語口流涎、劣得親嘗味淡然。祗爲素無溢飽志、翻

愁身世更牽纏。失莫憂思得莫歡世途無水自波瀾。陳郎面目元如故、不受時人洗眼看。又出都是日殿試云、題名浪逐看花伴、去國還同落第人。辛苦爲山功欠簣、歡欣對酒味沾脣。禁廷清切延多士、寒柳飄蕭送病身。到處雲泉吾有分、觚稜回首在高旻。先生仿陳亦韓作別號舍詩義可見矣。

按、青集卷十一附載劉寶楠、孫應科、柳興宗諸人和韋楚楨之作、與念樓集卷三所載小異。

念樓集卷三辛卯九月同孟瞻應省試孟瞻作別號舍詩見貽依韻奉酬云、壯歲聲華伯仲間、蕭蕭都見鬢毛斑。十年贏得頭銜在、收拾殘書返故關。時將挈眷歸里。天涯王粲竟依劉、時應皖江學幕之聘。叢菊花開兩地秋、遲我湖干垂釣處、夕陽亭畔弄珠舟。孟瞻買田北湖、相約村居。此志今猶耿耿。

孫應科和作青集卷十一云、見孟瞻楚楨別號舍詩、有感於中、因步其

韻。幽情久付白雲間、十二年中鬢更斑。慣説不來今又到、只因無計掩柴關。（余壬午省試後作詩云、除是見曾能接武、一夜重指白門山。）生平敢説氣吞劉、江上相逢又暮秋。老我尚餘豪興在、海天同泛釣鰲舟。

按、再續高郵州志（卷四）人物志云、孫應科字研芝、廩貢生。壯年折右肱、猶復鈔錄不輟、遂於經學。其所輯四書説苑、足與其先世易宗集註樹弓論文並傳。嘗榜其居曰書窩、暮年寓居寶應。縣治南有八寶亭久圮、應科掘得舊碑、募貲重建。著有半吾堂文鈔、又輯孫氏事蹟遺詩、爲猶存集。

柳與宗和作（青集卷十一）云、辛卯、鄉試改期九月、余有疾未赴。孟瞻以別號舍詩寄示、爰仿楊雄反離騷之例、作憶號舍詩答之、即次原韻。廣廈新修千萬間、（去歲新修號舍。）軺車絡繹走斑斑。嗟余已屬七科謫、（余自丙子至戊子應省試七次。）已風雨蕭條臥故關。無端一豎若虔劉、辜負闈場九月秋。羨爾雄

文光射斗良宵應夢日邊舟。

十二月二十日，沈欽韓卒，年五十七。藝舟雙楫卷四皋清教授修職郎安徽寧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是年，撰文學薛君墓志銘。青集卷十

銘云：君諱傳均，字子韻，揚州甘泉人。予與君同居郡城，又以嘉慶丁卯同補博士弟子，同肄業梅花書院，師事歙洪桐⑧先生，相善也。先生藏書至富，獎掖後進無不至。側聞緒論，始自慚聞見弇陋，相勉爲根柢之學，遂相約購書，積三歲，各得書五七千卷，有無相假閱，是非相質難者且十年。君既博覽羣籍，强記精識，於十三經注疏及資治通鑑功力尤深，凡反覆十數過，注疏本手自校勘，發明毛、鄭、賈、服之說。其魏晉諸儒不守師法者，概置焉。讀史則研究治亂得失之故，於遺聞瑣事亦記誦靡遺，而大端尤在小學。于許君原書鉤稽貫串，洞其義而熟其辭。近今小學家推嘉定錢氏大

所及其從子坫、金壇段氏玉裁。君謂段氏時雜臆説、錢氏較精審。大錢文集内有説文答問一卷、深明通轉假借之義。君博引經史以證之，成説文答問疏證六卷。又嘗以文選中多古字、條舉件繫，疏通證明，爲文選古字疏通義一書。甫草創，未就卷第。予每研藝至偏旁疑似、音韻傳訛者，必以質之君。君廣引證佐、隨方曉答、檢書探核、悉如所言。蓋君之肆力而深於古，先所成疏證錢氏之書，乃其一孔、而非君學之盛也。君沈潛而謙退，不以所能自衒。十赴省試、輒報罷。歲科試亦屢抑。鄉人鮮有知君者，而好學之志未嘗少挫。君嘗語余曰、富貴不敢期，但使有暇讀書，則願足矣。蓋聞造物之篤材也，常有所偏至，是以優于遇者紬于學。老師宿儒常靳之祿利之途。然至如君之恬淡、求布衣蔬食終其身，以盡心于學，而亦卒不可得，則又何故哉。君家素裕，自君之知讀書也，忽中落、藉授讀以餬口。童蒙十餘人、環坐斗室，率頑劣、啾啾啼耳聒心。君抱書危坐、丹鉛不去手。至生

計日迫，無以給俯仰，乃就學使者聘，遠遊福建。府主閣學新城陳公用光好善而重士，見君所箸說文答問疏說證，恨得君之晚，以質制軍金匱孫公爾準，孫公歎爲絕作，亟令小史錄副。⑨嗣按臨汀州，君猝感熱疾，卒于試院，實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閣學厚殯之，遣使護其喪歸，而留疏證稿本，板行閩中，將以還朝時過揚，授其孤孝釗。嗚呼！君素性閒曠，依人非其所樂。以處境爲生人極艱，始決絕去鄉里，然所學既見知于府主，而閩中賢士大夫交相引重，是宜有以稍發舒其志意。而鬱抑恒不自得，半歲中所得寄示詩辭，大都酸惻愴楚，余固已悲君之意氣早衰，而卒不意其遽至奄忽也。傷已！然君之家居，壘壘無以自見，其厚君者，又皆困躓無聊賴，不足以張君之學，而躁進之士每笑其迂拙，或至相引以爲戒。君即老死牖下，誰爲傳其書而信其學乎？則其可悼痛，更何如耶？君之喪至自閩，同人既乞涇縣包君爲表墓之文，于學行世系具詳，余故叙

述交遊之舊與君之鬱鬱無可告者納諸幽以志余痛。銘曰、已矣子韻復何言。賤近貴遠信前論、身既歿矣名則存。

按此墓銘志云閣學厚殯之、道使護其喪歸、而留疏證校本板行閩中、將以還朝時過揚授其孤孝釗。而陳閣學序說文答問疏證有道光十一年八月既望之語。按清史列傳卷三十四陳用光傳云道光八年八月、提督福建學政。十一年升禮部右侍郎。則其過揚當在此年、故以撰此墓志繫諸此歲。

十二年壬辰　四十四歲

二月十八日、岳父黃紹堯卒年六十一。通集卷六外祖黃公家傳

春爲子毓崧行納徵之禮。通集卷六亡妻汪孺人墓志銘

秋因父琢齋有微疾、不能赴試、主考湯相國深爲惋惜。

按先考行略通集卷六云、道光壬辰湯相國三典江南鄉試、亟欲得先

考卷、以式多士。而是歲因先祖微疾、未能赴試。撤闈後、相國廉知其故、深爲惋惜。

覺別號舍詩舊韻。

覺別號舍詩舊韻并序 青集卷十一云、壬辰秋、湯敦甫師復主試江南、凡三次矣。文淇以故未赴、因覺前韻、藉述鄙懷。

風木悲深醉夢間、壬午、以錄遺故、赴金陵稍早。八月朔、慈闈先妣病耗、星夜奔歸、僅得親含殮。一經追憶淚痕斑。鮮民十載傷心事、得失雞蟲了不關。

賦成六合不唫劉、爲我驚心落葉秋。每江南榜出、師聞淇被落、輒逢人道旃。此際桂堂勞摸索、邗知未買秣陵舟。

梅蘊生和作 青集卷十一云、步孟瞻別號舍詩原韻。回首風簷幾萬間、到來七度鬢將斑。虛名未得親先逝、不獨窮愁坐掩關。記曾儆屋與包劉、忽漫分襟幾處秋。戊子省試、余與孟瞻、楚楨、孟開同寓。辛卯、余丁外艱、孟開亦丁內艱返里、惟孟瞻、楚楨偕行。今年、楚

楨游棲皖江，抱疾未入場。孟瞻以京人，微恙不赴試。天意蒼茫人事幻，對君心似泛虛舟。

按，嵇庵集卷五所載和作與之小異。青集所收稍詳，故載于此。

閏九月，作送楚楨游保定詩。幷序 青集卷十一

康熙、乾隆間，揚郡先達如喬石林侍讀、孫遂人刑部皆以爭河事，與當道忤，直聲振天下。近今河事亟於往時，楚楨每言及，輒慨憤不已。茲將就館保定，下居甲午，就近應京兆試。於其行也，詩以餞之，質俚無文，惟期楚楨異日居得言之位，抒建白之志爾。時道光壬辰閏九月也。

自昔繁華地，冠裳雜還投。誰令恒產薄，翻作旅人謀。況復金隄決，眞同洚水流。今歲八月二十一日，龍窩汎決隄，至黃入湖。蒼生求奠定，草野敢忘憂。

欲別心難已，將行首重回。典型鄉袞遠，氣節布衣培。試挾陳琳筆，先登郭隗臺。終期致身日，莫忘澤鴻哀。

冬，撰楚楨江淮泛宅圖序。青集卷四

序云、吾友寶應劉君楚楨就館郡城、於嘉慶戊寅攜家來揚。道光壬午、還寶應。癸未、遷儀徵。丙戌、又由儀徵遷揚。九年之間、凡四遷、此江淮泛宅圖所爲作也。圖成、即屬余序、余諾之而未果作。壬辰冬、楚楨復攜家歸寶應、而獨來郡城舍、館他氏。屢責前諾、余不可無以應之也。余弱冠後、與里中薛子韻、涇縣包季懷、包孟開、旌德姚仲虞、丹徒柳賓叔泛覽經史、楚楨因余得與諸君交、相與切磋、爲友朋之極樂。未幾而季懷、子韻先後奄沒、仲虞、孟開、賓叔又各反里門、惟楚楨嘗客郡城中、間移家與余鄰者且七年、朝夕相見、兩人相資益者實多。楚楨⑩與余約各治一經、楚楨占論語、余占左傳。以論語皇疏多涉清玄、邢疏更鄙陋無足觀、而何氏集解亦採擇未備、左傳賈服舊説爲杜氏所乾沒者不少、唐人又阿杜注而攻賈服、皆爲鮮當、因各爲二書疏證。蓋爲是約十餘年、而未有成書。過從時、嘗以是爲歉。顧楚楨奔走長途、浮家南北、又身羸多疾、其作輟也有故。余自嘉慶庚

辰一遊京師，即杜門不出，無僕僕道途之勞，身又彊健，而亦無所成就。且楚楨編輯論語之餘，已成寶應圖經、漢石例各若干卷，博而有要，好古者已傳抄其書，余則左傳之外別無事事，猶時作時輟，此則重余荒落之懼者也。楚楨既諈諉作序，余因述曩時之約如此。雖非圖中之意，其亦楚楨意所欲言而感歎不能自已者歟。

是年，撰圩岸公修議。青集卷二

議云：江都洲圩之田皆係公岸公修，惟東南鄉霍家橋、馮家橋地方馬圩、柏圩、嵇圩、謝圩、汪圩等處岸係公岸，修不公修。查每圩之田多則六七百畝，少亦四五百畝，業主不下數十家，佃戶不下數百人，而靠岸之田隨岸綿亘，僅一二十畝。一圩之岸保護一圩之田，係是公岸，理應公修。乃勒令靠岸一畝之業主承修，而離岸一畝者遂得脫身事外，法既不平，工遂不固。每于大汛之時，一遇破圩，則圩內數百畝之業佃皆責令靠岸之業主

搶修、而本圩佃戶不做本圩之岸、反代外圩做工、以便高索工價。所需木料或有未齊、衆口沸騰、拆人屋柱。事定之後、責令業主賠錢、人數則無可稽查、工賬則開銷任意。且大水之時、取土甚難、溝內撈泥、皆係淫土、施工水中、補塞罅漏、何能堅固。工尚未完、岸又倒卸、修理數次、終致不保。洎夫水退、打岸樁木旋即被人竊去、下年保險、又須買木。故以靠岸一畝之田、用錢自數十千至百數十千不等。其中藉岸索詐者、不一而足。爭端既啟、訟事滋多。有已岸倒塌、界址分明、而牽令未倒之岸認費者。有工作甫完、水尚未退、樁木被竊、岸旋崩壞、希圖另做者。有深知圩岸之害、創爲買田不買岸之說、現業原業均不承管者。有大汛猝至、城中業戶未及下鄉、而鄉中各戶浮開工料、業戶不認、彼此爭執者。更有刁頑佃戶、將寬厚之岸內外鏟削、毀岸爲田、冬春內外種麥、秋間內岸種豆、以致堤岸愈形單薄、大汛時、藉包工作、以飽慾壑者。現在圩岸爭訟之事已屬不少、本年盛漲、

無圩不破。水退之後、即要施工、方能種麥。而沖刷日久、施工更難。若不明定章程、竊恐爭訟之事無已時也。細詢鄉中老農、該處圩岸向來亦係公修。嗣以江水不大、每年春作、工力無多、遂令靠岸之佃就近承修。而佃戶以靠岸之田有柴草之利、亦皆樂從。後以水大工多、佃戶力不能任、始令靠岸之業主貼修、有主食佃力之說。自道光五年以後、佃戶亦不承管、遂令業主獨修。即有向衆理論者、而地棍串同莊佃百端把持、牢不可破、以致靠岸之田有情願不要價銀、只圖免害而無人肯受者。有願納官糧、不收田租、不管港岸、而佃戶仍不肯者。夫小民至愚、見近利而忘遠害。田不靠岸者但知不認修岸之費、田多岸少者亦謂彼此牽算、就少避多、而莊佃更以浮開爲得計。及至圩岸不保、同歸于盡、所得不償所失、而狃于積習、尚恬然不知變計也。欲興利者必先除害、此害不除、不獨靠岸之業戶受累無窮、而年年失收、錢糧亦無所出、必至官民交受其病。似宜官爲出

示、諭令公岸公修、並飭知該處有業紳士秉公妥議公修章程、稟官立案、以除積弊而安生業、是亦弭爭息訟之一道也。道光十二年謹議。

十三年癸巳　四十五歲

十二月三日、丁儉卿母劉氏卒、年七十九。青集卷十附監生丁君妻劉氏墓志銘

按、夫人劉氏、江蘇山陽人。乾隆甲戌進士、麻城縣知縣希向女、同縣文學丁君琮之繼室也。有子三人易、智、晏。女五人。孫六人壽、徵、壽昌、皆縣學生。師曾、壽祺、聞、師壽、辰、俱幼。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壽七十有九。將以次年十月十三日祔葬於縣東盧家灘之原。

十四年甲午　四十六歲

秋、應試赴金陵、不第。

按、戲作別席號舍詩再疊別號舍詩舊韻序青集卷十一云、余自辛卯

揚後作別號舍詩、壬辰秋未赴省試、復疊前韻。甲午、乙未爲及門牽率、不能堅守舊約。

與丁小研同文酒之會、謀刊江都韋佩金所著詩文詞集二十六卷。

按、自撰經遺堂集序青集卷六云、先是甲午、乙未間、余與小研比部嘗同文酒之會、每言先生全集副本久藏笥中、行將付梓。未幾而比部遽歸道山、玆事遂輟。

按、光緒江都縣續志列傳、卷二十一丁元模字鴻度、號小研、道光五年順天舉人、官刑部雲南司郎中。無幾、以親老乞養歸里、卒年四十一。又按、夢陔堂文集卷十丙申中秋書載酒堂事、小研之卒在於道光十六年中秋。

按、重修揚州府志卷四十八云、韋佩金字書城、酉山其號、江都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深於地理之學、所著多散佚、惟唐藩鎮考三卷猶存。先

生序其詩文詞集。

是年、爲汪孟慈撰江都汪氏兩孝子祠記。青集卷二

記云周禮、族師之職、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而獻其書於王。內史貳之、以詔王爵祿。蓋古者論秀書升之典始于鄉舉里選、故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然則成周盛時、孝弟睦婣之士皆使之治民、無待於表門建祠也。漢代賜孝弟爵而不任以民事、其制已漸不若古。又寖之、而爵亦弗及、或表其門閭、或賜以束帛。其所以磨世勵俗者、豈能及古人之萬一哉。然自選舉之法既廢、祿利之途不出于此、而孝子悌弟史不絕書、亦可見孝弟出于性生、不盡繫乎有所勸勉。況自明代以來、建祠於學、令有司春秋祭祀、其禮等於瞽宗之祭焉。此其教孝之意、抑亦視古人有加隆矣。吾友汪農部喜孫之祖皇贈

奉直大夫兆初先生諱一元、曁其族伯祖伯高先生諱一崧、皆以孝請旌、得旨旌表如例、而農部復於北來寺買僧隙地、建祠山麓、顏曰江都汪氏兩孝子祠、既與僧立莂、復呈請有司立案、俾汪氏子孫不得索回香火之貲、寺僧亦不得毀傷祠宇、寺存與存、永永無極。或謂農部曰、吾子有位於朝、於禮得立家廟、且兩孝子既祠於學、何又於寺爲。農部瞿然曰、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唐王珪不立家廟、致爲有司所劾、顧予薄官京師、家無一椽之宅、建廟且有待、而郡祠啟閉有時、子孫不能常往、吾族伯祖又無後、予異日即有力營建家廟、而族伯祖無享祀之所、吾先祖亦慨然有所不樂、是以別建斯祠也。嗚乎。禮之以義起者、衆人弗禁。若農部所言、亦惡得而禁之也哉。祠成於道光十四年、農部屬予爲記、予因備述古今敎孝之典與農部所以建祠之意、以諗後之謁斯祠者。

汪孟慈傳詳道光二十八年。

是年、李彦章蘭卿訪士於包愼伯、愼伯以孟瞻及楚楨、蘊生、吳熙載、王西御、王句生對。靑集卷十一和新城王文簡公冶春詞自注

李彦章字則文、一字蘭卿、又自號榕園、福建侯官人。嘉慶戊辰舉於鄉、年方十五。辛未成進士、累歷內閣侍讀。出官廣西思恩府知府、興學尤力。癸巳十一月、權江蘇按察使事。丙辰升授山東鹽運使。遽以積勞於四月沾疾、五月遂卒、年四十三。所編四并堂唱和初二集、李蘭卿六種。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福建通志列傳卷三十八有傳。

吳熙載初名廷颺、以字行、更字讓之、江蘇儀徵人、諸生。師事涇包愼伯、極書法秘奧、篆隸行草皆臻妙品。又工詩畫、生卒未詳。續纂揚州府志、卷十六國朝書人輯略卷十等有傳。

王西御名僧保、儀徵人。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林鳳祥陷郡城、毀其書屋、歸故里、從容賦詩七十餘首。八月間、絕粒死。著有秋蓮子詞三卷、

西御詩存、暫園集一卷、瓜雲集一卷、焦山紀遊草一卷。續纂揚州府志卷十三有傳。

王句生名翼鳳，西御昆弟，俱與先生友善。治經通左氏，客浙江學幕者十餘年。咸豐十年二月，杭州城陷，句生從容賦絕命詩，與肇慶府知程葆對縊於堂。著有舍是集八卷、聲遠堂文鈔四卷。碑傳集補卷五十有傳。

十五年乙未　四十七歲

三月上巳，李蘭卿招同桃花庵修禊，又同集載酒堂，以所題楹帖中書了公事、夜接詩人、禪智尋碑、紅橋修禊十六字分韻。先生分得了字，各賦五古一首。

先生所賦五古一首，青溪舊屋詩集未收。按吳讓之小紅橋唱和詩册跋通集卷七云，道光乙未，李蘭卿都轉官常鎮通海道，權署在揚，與紳

士寓公唱和、幾無虛月。是年上巳日小紅橋修禊、會者十六人、同集載酒堂、以所題楹帖中畫了公事、夜接詩人、禪智尋碑、紅橋修禊十六字分韻。泰敦甫先生恩復分得紅字、程定甫先生贊清分得事字、謝椒石先生學崇分得智字、徐松泉先生培深分得修字、張劍泉先生銘分得公字、黃春谷先生承吉分得畫字、阮梅叔先生亨分得尋字、秦玉笙先生巘分得夜字、丁小硯先生元楨分得詩字、阮受卿先生祜分得人字、梅蘊生先生植之分得接字、吳讓之先生廷颺分得橋字、潘小江先生宗藝分得禪字、羅蒻人先生景恬分得禊字、蘭卿先生分得碑字、先君子分得了字、各賦五古一首。又各和王漁洋冶春詞原韻二十首。

又和王漁洋冶春詞原韻二十首。

按、青溪舊屋詩集云、李蘭卿觀察彥章招同桃花庵修禊、和新城王文簡公冶春詞。二十首存六

平生師友卅年中、講院梅花樹樹紅。回憶沂州觴詠事、驚心彈指太匆匆。歙縣洪桐生師由翰林出守沂州、解組歸、掌敎梅花書院。每歲春花盛開時、偕諸生出游、一路吟諷之聲不絕。屈指計之、已隔三十年矣。

故人幾處逐雲飛、憔悴年來見面稀。白馬湖光牛渚月、懸知沽酒典春衣。寶應劉楚楨久居郡城、涇縣包孟開、旌德姚仲虞前此並客揚州、今各反里。

桃花泉水映霞紅、容館增修地數弓。一自南豐筵散後、寓公蹤跡歎飄蓬。寶山毛生甫、新化鄧湘皋諸君往年皆在曾賓谷侍郎節署、居桃花泉軒中。曾公去後、幕客亦星散矣。

孳經薛漢困無涯、嗜學汪倫病可嗟。今日墓門俱宿草、春郊難認屐痕斜。甘泉薛子韻處困積學、旌德汪小城力疾著書、惜其俱不永年。

推袁敢自稱佳士、說項眞敎感故知。去歲觀察訪士於涇縣包愼伯先生、以余及楚楨、薛生、熙載、西御、句生諸君對。

此際豐臺看芍藥、定⑪婪尾念將離。時先生在都門會試。

西園學士稱豪邁、池館荒凉已化煙。今日歸舟重過處、鶯鶯燕燕總堪憐。全椒吳山尊學士昔寓西園曲水時、文酒之宴極盛。今其地僅存遺址而已。

四月，黄春谷爲先生撰左傳舊疏考正序。揅經室文集卷五

序云，西漢傳經，主於誦習章句而已，其訓故惟舉大旨，記說或非本義，但取通藝，不尙多書，此秦燔後經學之權輿也。逮後漢廣爲傳註，然後語必比附經文，字承句屬，靡有漏缺，至魏晉而解義大備，此既傳後經學之宗會也。洎宋齊以降，則多取儒先傳註，條細縷釋，各騁辨釋，而疏學以興，浸及於隋，撰著弗輟，此既解後經學之要歸也。蓋古者徵實之詣，至是而大具矣。夫授經及爲傳註，惟主一家之義，疏則兼舉衆說，疏通證明，明傳註乃所以明經，故研覈之事日繁，而輔翼之功滋大。其疏曰義疏，曰講疏，亦專曰疏。然疏者，乃其一時著書之體，並非其書必名曰疏，故當時成書亦多謂之義，若以義配他字，則如義宗、義記、大義、雜義之類，即前代之詮也。亦有專名義者，若范歆、伏曼容、崔靈恩、孔子祛等之書，皆孤謂之義，其書大都疏體。如皇侃論語、禮記義疏，其梁書本

傳乃專稱論語禮記義。沈重周禮、毛詩等義疏、其北史本傳亦專稱義。則義疏二字、可以分隸、不定以疏名書。是以當時凡稱某某爲義疏者、率通指體例、並非即其卷之命名。即孔穎達春秋正義序稱沈文阿爲左氏傳義疏、經典釋文亦云沈爲春秋義疏、王元規續成。而沈所著及元規所續書、乃名義略。又孔序謂劉炫亦作左氏傳義疏、而炫書乃名述議。議與義古字通用、如後漢書許慎撰五經異義、鄭元傳則作異議。即隋書炫本傳謂炫著論語、孝經、春秋、尚書、毛詩述議、而經籍志皆作述義。隋書非出一手、是以各書。其志中孝經類謂王劭訪得孔傳送炫、炫因述其議疏者、即指炫所作之述議、議疏即義疏也。志文並未兼舉義議兩字。邢昺孝經疏采襲志語、而不達其文義、乃揣義議爲二、謂述其義疏議之非也。且志辭方謂炫序述己書、專伸孔義、由是乃與鄭氏並立、豈反主於取他本之義疏議之。蓋議故即義、即可見炫所著諸述

義、或攄發由己、或裒取損益、亦非必盡出一狀。若其左傳述義、就孔氏正義逆之、則必兼采舊說、錄其姓名、以分別引伸駁正、如吾友劉君孟瞻所云者。假令炫書而存、即謂炫以前諸儒之說並存可也。炫傳載炫著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而新唐書藝文志則載炫攻昧十二卷、又規過三卷、述議三十七卷。規過不見於隋書、蓋即從述議四十卷分出、故述議止三十七卷。然亦可見歐宋之疏矣。至宋史藝文志、則載炫春秋述議略一卷、又春秋義囊二卷、或亦述議中展轉脫餘之帙、幾不可考。夫學者援後徵前、顧難傳信。又如隋志載春秋左氏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而朱氏經義考乃不言注、竟似序爲炫作、設無左證、何以示諸後人。故就考敘炫書名且致溷、遑問其餘。夫經賴傳註以傳、傳註又藉疏義以傳。凡漢人傳註、其不繫以正義者、悉多湮沒、即賈服之春秋解誼、解詁、皆是。足見疏學爲用至鉅。然人知正義功在貞觀、

而不知此學之貫穿明贍、萃於南朝，執守精專、又盛於河北。當時南北分途講學，及會歸隋氏，二劉實經學之大宗。故如炫之述議，設非唐人刪爲正義，則其書可至今存，即炫以前之說舉可存。自有正義而後炫書廢，而諸儒之說盡廢。且不獨疏家之說廢，即傳註之說之存于述議中者亦廢。然則唐人之正義，襲故册而掩前編，乃唐人之過也。嘗慨左氏傳一書，凡杜氏以前之習爲此學者，其書皆廢于杜氏。凡孔氏以前之習爲此學者，其書皆廢于孔氏。何則？杜氏之書名曰集解，集解者，自必匯諸解而集之。乃其註中，更不指系一人，其序内則以經傳集解之目位置於分經與傳數語之下，而與上文劉、賈、許、穎反若相離。於是孔氏遂聳稱其集由經傳與何晏之論語集解不同。楊士勛穀梁疏亦如其說。然試問取傳附經，何名集解？文義不待再思而明。蓋杜意正以集解之名混於經傳相交，又復盡乳羣言，歸其釋例，藉以遏先儒而不覺

專名之念重若沈碑、可想證也。故自集解行、而賈服諸家之書遂以日汩。此傳註之廢於杜氏者也。孔氏之書名曰正義者、葢謂正前此之疏義、即前所云諸書之名爲義者、非空義也。其名奉詔更裁、意在不甘居贊。定名曰正、則必先有委棄前疏之心。故其例必守一家之註而不稍、然後可以進退衆義而不復更舉其人。至如禮記疏問涉皇熊、而體段晝然不見。毛詩疏空言焯炫、而標著闕爾無聞。雖復肅毓時陳、崔盧偶掇。然疏中精義之出於誰何、祇成虛粕。又況左傳之顛倒彌甚矣。此固其臣之攘善、或亦其主之忌名。一紙蘭亭、尚圖專殉、可想證也。故自左傳正義行、而沈劉諸家之書遂以日汩。此義疏之廢于孔氏者也。然他經之有衆說、固不可廢、而春秋尤不可廢。葢易與詩虛而有則、書與禮實而可憑、雖有異轍、未容離畔。春秋介虛實之間、一義之歧、眇易不斷。故其中大事、非可取決一家。乃自杜注出、而諸解盡亡、後人惟知有杜、

正義又例不破杜、然惟杜氏、輒即假傳以貢其私。其短喪之說、久爲前人訾議。至其中釋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二語、則吾友焦君里堂切譏之。雖舊註此說多同、不盡如焦所論、然杜每及是條、率爲深曲、非若出于無心。昔樂遜發杜違諒抑有當、而其書弗傳。若非畸餘炫說尙可僅見、規擿前言、則後人奉杜、將謂可懸諸日月、其義允協于春秋矣、何可訓也。孟瞻近著春秋左氏傳舊疏考正一書、鉤稽正義中所藏炫說及炫所采故義、逐爲蠲出、使陳簡中混殽覆匿之跡朗若撥雲。凡昔之自有而無者、今復自無而之有、毄實之思、等於叩寂、可云用心之勤。即觀宋督弑君一則、杜謂稱督以弑、罪在督、而又以孔父爲禍及其君。夫弑君之罪既在督、則孔父無罪也。於此而猶文致之、豈不督之弑君隱然、翻列孔父首惡。此杜以爲稱臣臣之罪者、其深曲尙如此。今孟瞻揭明正義公穀句下應具駁辭、則必當有辭嚴義毅、足以令杜氏心

慴者。語雖不存、實可想見。正義削而去之、反空折劉之規過、實以阿諛、其亦奚辭。然則著此書以尋炫說、雖意不主于非杜、而春秋之大義躍如、不獨釋辭講詁之是區、繼絕存亡之可貴矣。夫杜氏左傳之癖、譚飫一生、豈遂遜慚前昔。正義葺經多彥、粹古鎔今、詎非精鑿。惟察其所短、則不能盡予其長。且正義書杜、而袒杜、則杜氏雖短亦長。募人以毀人、則衆氏雖長亦短。又況泯其籍號、紊厥指歸、罔非短人之長、長己之短。平心以論、良復可噞。夫紬注所以伸經、何形貪蠹。信今斯爲傳後、豈預鳴蟬。竊怪當時既欲黜劉、又以爲本、及竊之而督所從來、坐使周行之助、反喪于卬須胠篋所開、致流爲疇執、其於蟬蠹、抑又奚如。就使删定爲辭、意殊乾沒、而難杜申杜、是劉非劉、且概不知所屬、則其蔽已多矣。孟瞻敦愿樸學、非故發唐人之覆、記以斬舊疏之眞也。舊疏明則傳註明、而經亦明。綴殘理缺之爲、不在自搨別論。蓋較諸陸傅二顧兩惠諸

家、補正杜書、尤爲能得其要。且此緒一出、則使他端悉可類推。爰以訂六代流風、不徒媕雅、兩河舊宿、自有典型。知人論世之衡、於茲未墜、行觀次第而暨於諸經也。

五月二十三日、楚楨族人劉肇卒、年五十八。青集卷九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

六月十三日、李蘭卿招集嵐漪書屋、餞包愼伯之官江西。先生題其捧檄圖。是日、爲黃山谷補作生日、以山谷詩淮南二十四橋月分韻、各賦五古一章。先生分得十字。青集卷十一

題包愼伯先生世臣捧檄圖幷序云六月十三日、蘭卿觀察招集嵐漪書屋、餞愼伯先生之官江西、即題其捧檄圖。是日、爲黃山谷補作生日、以山谷詩淮南二十四橋月分韻、各賦五古一章、分得十字。

離離百尺桐、孤根常獨立。翩翩五色鳥、弱羽常載戢。匠石不肯顧、阿閣無

由集。末遂高岡鳴、空作嬰下泣。神龍揚光輝、燭照靡弗及。萬物慶昭蘇、那復重淵蟄。童丱抱奇才、老始沾階級。花下奉板輿、去去勿烏邑。不見毛子節、爲親仕亦急。况今重守令、吏治君所習。勿嗟歲華晏、精力猶足給。胸藏萬斛泉、資深任注挹。慈祥夙在抱、詎肯如束濕。變常功須百、易業利必十。坤輿善承天、動闢靜仍翕。芻言用自慚、螢光空熠熠。所冀若谷懷、細流無不入。佇待善政成、雅歌吾能緝。

按管情三義卷八云：六月十三日、余自都赴江西、取道揚州、同年李蘭卿彦章兵備招儀徵劉孟瞻文淇、吳熙載廷颺、王西御僧保、句生翼居、江都梅蘊生植之集鈔關署爲餞、以淮南二十四橋月七字拈韻分賦題。葺城女士許定生淑慧爲余所作捧檄圖團扇、以寵行者。

是夏、黃春谷寄書先生、滔滔一萬餘言、說述左氏傳字義四條。

按夢陔堂文集卷四與劉孟瞻書云：月前三復大著、深佩闡微、使南北

朝之學不終見覆、即左氏傳之義可來共尋繹者、一見一否之泉於此而復挹也。其書近類樸遬、實懷棼紆、不似蒐輯諸家、僅窮可見而已。近時金谿王謨集漢魏遺書功等、匡續服賈劉衞、亦撥數編。然彼書循故藉之轍、庶幾守閑此書。伐正義之藩、斯云作者矣。僕因製序、併檢諸帙在旁。五日忽雨、不果弔屈。適取顧氏一書折觀、觸有謏見。[12]於搦管抒臆、輒明四義、遽累多辭。良以鉤隱使之徑通、羃周務其隙泯。亟爾隅反、深謝棱磨。非可遺爲後塵、正以乞之先路。而攻石未錯、疑竇更滋、遂復就許君之單辭、窮諸籍之微義、申之浹日、又積萬言。夫其詁渥爲滈、小大皆由天象。以淳爲渌、出入已盡人爲。一字之通、周乎覆載。而僕謂形聲之字、右旁匪直爲聲。斯解經無外之籥扃、爲說文未發之窔奧。蕊字從言起、言自性生。非耳喻何由結繩。不口區奚以類物。聖人制器尚象、百姓與知與能、莫不主之。若乃釋名所載、異字同聲、虎通之詮、隨文作義、

迥非斯術，夫豈達途。就使窺見一樹，躡其寸縻，而沿溯未極，辨認終疎。要以張梲爲萬帛之統綱，得筏即千航之津渡。會其體要，則可使解頤相助，聚訟胥捐。若更滯以方音，豈猶迷夫小學，而蹉跎暮齒，白駒之隙不留。猶違後生，馬牛之風奚逮。蘭室自蔽，著書無成。雖欲紬繹，不可得已。乃者論深造則聽者皆倦，導浮慕則謀夫孔⑬斯，又一握爲笑，振古如茲者也。足下前世光伯，後來道原，檢衆洽其功深，風雪互其氣厲。屬當前之樸學，豈非能賢。有如斯之顓門，所俑莫量。如何十稔，既覯一簣未傾，徒令懷伐木之實繁，歎漸醴於往昔。意如吾友其人，其人者⑭不可復覿。然而山鍾川毓，鄉閭已謚名儒。日居月諸，堂室須登纖者。夫名物所證，乃闓闢之維模。範苟存，即方圓之本。由斯以況，則今之僑臍，非君其誰。磐折肱之良援，交臂之失，冀此時矣。且知言必先訓詁，識字豈外經綸。肩有替勝，顧而一輾。洵乎恃君爲質，勿以弃遺。亦云微子之故，非有

奬進。至于言之綦盡、則得易燭而規我也。草錄一册、愧蕪蔓之甚、斲切教之。以下二萬餘言實沾一卷略之

先生答之。

答黃春谷先生書 青集卷三云、春谷先生閣下、接讀手教、雅荷惓惓。雒誦之餘、具見大君子實事求是之意與誘引後進之心、迴非流俗所能希冀其萬一。大箸四條、旁通曲證、妙義環生、洵漆室之燈、迷津之筏也。文淇於左氏學稍涉藩籬、未窺宧奧。書中所明四義、皆蓄疑久者。僖三十年傳饗有昌歜、自正義謂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而人不知昌歜之歜當音觸。自玉篇以歜爲昌蒲葅、而人不知昌歜之字本當作歜、不當作歜。段氏玉裁謂昌陽氣辛香、以爲葅、其氣觸鼻、故曰昌歜。於歜字之本字本音、可謂明白了當。而又謂歜與歜可相假借、則猶爲玉篇所惑。先生謂觸之字起于蜀、蜀本有上觸之象、加角、則爲角之觸。加欠、則爲氣之歜。說文解歜

爲盛氣怒、正是觸之本字。觸行而歜始廢、可無疑于昌歜之歜當音觸矣。謂歜以奄爲聲、而即以蹙爲義、與昌蒲菹義了不相涉、可無疑于昌歜之歜本當作歜矣。謂歜在燭部、音觸、歜在屋部、音蹙、其變爲在感、徂感反、實方音展轉誤會。且假借之字但取同聲、安有歜爲假字而反直據本字之義、居然訓爲昌蒲菹者。可無疑於歜歜之不能相假矣。昔人謂不通假借而但泥古義、不可以解古書。愚竊謂但講假借而不明本義、亦未可以解古書、此類是也。宣十二年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傅氏以惎爲毒、直同囈語。杜氏訓惎爲教、亦與情事不合。說文引作楚人畀之、黄顥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惠氏九經古義亦從說文、而以傅氏爲非。至杜氏謂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前人從未有正其誤者。先生謂拔旆投衡自是兩事、拔投互文。去此兩物、則車輕馬便、乃可得出。若使置臥、則旆愈橫長、拖逼馬首、勢

更阻于帆風車陷而不能進、正須多人助力、移擧車上機礙重物、以爲釋卸輕便之地、即今時道路陷車之情狀。體會曲至、可謂物無遁情矣。至衡旣脫去、恐人疑無從縛軏、則又引皇侃論語疏、見雖去衡而軏亦可暫著于轅、正來教所謂鉤隱使之徑通、羃周務其隙泯也。襄二十五年傳表淳鹵、杜解淳鹵爲埆薄之地。正義引賈逵說淳鹹也、鹹地必薄、意謂杜說同于賈氏文。淇竊疑之。說文、鹵西方鹹也。是鹵正訓鹹。淳之爲鹹古無其訓。卽淳可訓鹹、而鹵旣訓鹹、淳亦訓鹹、詞義重疊、無復文理。古人瘠鹵並言、然東方謂之瘠、西方謂之鹵、瘠與鹵有分也。鹹鹺並言、然鹹銜也、北方味也。大鹹曰鹺、鹹與鹺有分也。淳鹵同訓爲鹹、果何分乎。推原賈逵之注、當云淳鹵、淳鹹也。以鹹解鹵而不解淳字、意謂淳與鹵對文、鹵爲鹹薄之地、則淳爲和美之地。以淳爲和美、人所易知、故不言也。周禮草人强㯺用蕡、輕爂用犬。注、强㯺、强堅者。輕爂、輕脆者。以㯺解堅、非訓强爲堅。以脆解爂、非訓輕爲脆。注釋中每有此例。正義所載古注、經其刪節者不少。

此條湝鹹也三字、必非賈氏原文。其刪節處雖無可考、然按下文數彊潦、賈逵以彊爲彊㯻墝埆之地、(賈讀彊、其兩反、沈氏欽韓謂字當作彊、不加土。)謂非彊即潦。井衍沃、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每字各具一義。其餘賈氏無注。按山林藪澤、京陵隰皋、每字異訓、人所共知。所謂規偃豬者、謂于豬水之地作匽(即偃)以受之。町原防者、謂于豬旁平原之地作防以止之。(稻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豬、元謂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偃豬原防雖非對舉之詞、亦每字各具一義、何獨湝鹵二字同訓鹹乎。足知湝之訓鹹、斷非景伯之說。況叔重本從賈逵受古學、篇中所引左傳、大都景伯之說。許沖序稱愼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是說文解字一書、皆折衷于景伯者。若鹹爲湝字本義、許君即當據以入說文。今按說文于湝字下注云、湝、滌也、而不解爲鹹、則鹹斷非湝字本義。若云假借、則與湝同音之字、如廣韻所載常倫切十三字、亦從無訓鹹者、足知景伯斷不訓鹹也。顧亭林謂上下皆以二字成

文未解滷爲何等之地。而又引陸氏說、謂滷鹵地宜鹹者則仍滷鹵不分。沈氏欽韓引廣雅云、滷、漬也、謂瘠鹵之地沾漬。故賈逵轉訓爲鹹、則亦未知滷與鹵對文也。先生謂滷爲沃土、與鹵相反、洵精確不磨之論。文洪又就景伯本不訓鹹申言之、未知有當否也。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杜注及正義皆不言褚爲何物。襄三十年傳、取我衣裳而褚之、杜解褚爲畜、陸粲解褚爲衣橐、本于集韻。集韻本于漢書南越傳注、褚衣囊也。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衿。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衿。第言裝衣而不言爲何物、則以褚爲囊橐者、亦是望文生義。先生謂褚即廚、後又加巾爲幮。古時尌與者同音、儲儲義虛、褚廚義實、亦通論也。至于既優既渥之訓、妙于解詩形渥麗澤之文、精于說易疾瘠腥脂、正鮑人之句讀、訛謬涑漚沃盎、駁皖氏之音訓混同、語皆破的、意豈索瘢。而篇中大指謂凡字云以某爲聲者、必兼其爲聲之字之義、不徒聲也。雖本說文某亦聲之

例而特推廣究之、尤爲前人未發之覆。所示左氏四義、文淇已摘入拙箸疏証中、謹將原書奉繳。天暑、不敢上謁。惟爲道自重、不宣。

秋、應試赴金陵。青集卷十一戲作別席號舍詩舊龍序

是年、劉鑑泉守揚州、重先生之學、禮接甚恭。劉容季君勝錄丁晏撰皇清優貢生候選訓導劉君墓誌銘

按、劉鑑泉名源灝、鑑泉其字、永清人。道光三年進士、乙未出知揚州府。十六年九月、移任陝西督糧道署。續纂揚州府志卷八有傳。

道光十六年丙申　四十八歲

春、楚楨應試赴都、先生與友人餞諸湖上、賦詩送行。

楚楨將赴禮部試、同人餞諸湖上、賦詩送行。青集卷十一云、湖干設祖道、計偕赴春明。臨別更舉觴、贈言朋友情。强仕非晚達、待時期先鳴。立身有本末、守道關重輕。勿爲叔孫傅、希世博虛名。勿爲公孫相、曲學邀殊榮。願



君守素志，坐言起必行。通儒建樹遠，一雪處士聲。

按，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云，春自郡城赴都，同郡殷古農、劉孟瞻、梅蘊生、吳熙載、王句生、楊季子餞於湖亭，賦詩送別。

時包孟開亦過揚赴試，先生次蘊生韻，即席書扇贈別。

包孟開慎言過揚將赴禮部試即席書扇贈別次蘊生韻青集卷十一云，不暇忽忽唱渭城，好將吉語送君行。春風十里青油幕，老眼看花分外明。

按，秫廬集卷六孟開過揚赴禮部試即席書扇云，落梅風滿綠揚城，忽漫逢君又送行。應念故人淮海上，一時翹首望春明。此詩載在於乙未之後，丁酉之前，故知爲丙申年作。

春，李蘭卿升任山東都轉，留揚候代，邀先生與吳熙載至榷署，纂揚州水道記。先生與吳熙載商訂凡例，先運河，次兩岸工程，次兩岸諸湖，都轉盡出藏書及河工官牘有涉于揚州河事者，皆筆記之。凡三閱月，檢書幾及萬卷，方

事編輯，而都轉遽歸道山，斯事遂寢。青集卷五揚州水道記後序

按，夢陔堂文集卷十丙申中秋書載酒堂云，正月下旬，李觀察有奉遷山東都轉之會。又云，端午日夙興，忽聞有傳語蘭卿病歿者。又福建通志列傳卷三十八云，丙辰升授山東鹽運使，遽以積勞於四月沾疾，五月遂卒，年四十有三。

秋，迎亡故汪小城女爲毓崧婦。通集卷六亡妻汪孺人墓志銘

十七年丁酉　四十九歲

秋，赴金陵應試落第，以後不應試。

按，戲作別席號舍詩再疊別號舍詩舊韻青集卷十一序云，丁酉頭場，坐席號甚委頓。

是年，撰揚州水道記四卷。

按，自撰後序云，去歲閒居多暇，乃發篋檢舊槀閲之。時吾友劉君楚楨

所著《寶應圖經》久經脱稾。其間叙邦溝變遷至爲詳晰。因師其意，先爲《運河考》八卷。凡八閲月而書始成。此後序見作於道光戊戌四月朔。按，跋云爲《運河考》八卷，而《運河考》即《水道記》刻本四卷也。

寄書阮雲臺論古地志。

上阮相國書青集卷三云：前蒙示抄本宋《揚州志》五本，其《通州志》一本内一卷所附雜詩，皆係詠揚州者。考通州在宋爲静海軍，不屬揚州，且所附詩詞又有元明人厠其間，必非宋人原本。其《重修眞州志》一本，係嘉定時所修《嘉慶揚州志》云：嘉定《眞州志》二十二卷。今按，抄本《眞州志》卷首有韓梴序，係紹興《眞州志序》。府志載韓挺《紹興眞州志》七卷，其書久亡，其序僅見于此。又有永嘉黄氏序一篇，係嘉定志序，而志書亦未載。志爲嘉定時所作，而《吕眞人祠堂記》、劉宰《新冀城記》、《放生池記》，皆寶慶間所作，孫虎臣《麗光園湖光亭記》、吕師龍《重修學記》乃咸淳間所作，均在嘉定之後。按，隆

慶儀眞志載、嘉定眞州志、丁宗魏、劉雲、薛洪同修、錄事參軍張端義補。按府志、眞州幕官有張端義、寶慶錄事、隆慶志凡例又謂眞之地乘、宋嘉定有志、寶祐有志。寶慶、寶祐皆理宗年號、嘉定時所續載者或張端義所補歟。原本廿二卷、抄本僅六卷。載六合、儀眞事、宋時六合隸眞州故也。碑記二卷、文章二卷、城池一卷、雜錄一卷。碑記文章所載多府縣志所未載、郎其所載者亦多刪節。抄本均載全文。又碑記文章均載撰人及書丹篆額姓氏年月、後來府縣志皆削去、書石者僅留撰人、殊嫌未備。眞州當南渡後爲戎馬之地、城池守備尤爲緊要。城池一卷、所載案牘之文甚詳、府縣志亦多刪節。其廣陵續志一本、府縣志藝文均無其目。按、抄本惟揚志書板中載有紹熙廣陵志、嘉泰廣陵續志、遺書中載有紹熙廣陵志序一篇、嘉泰廣陵志序一篇。紹熙廣陵志十二卷、帥守鄭興裔命州抄本誤作紹興廣陽志。學教授鄭少魏、江都尉姚一謙所編。鄭少魏序云、搴掇蒐獵於磨滅散亡

之餘，聚爲一書。鄭興裔識其後云，惟揚表裏江淮，號今巨鎮。乃闕斯文，異時但抄録聞見，遇帥守視事之初，雜寘於簿歴，登載不備，無足取信。乃屬郡博士鄭少魏附邑尉姚一謙搜獵訂正，聚爲此書。據兩鄭君之言，則紹熙以前廣陵無志。府志藝文有晋陽郭廷誨廣陵志一卷，按書録解題，廣陵妖亂志三卷，唐晋陽鄭廷晦撰。唐書藝文志作郭廷誨，惟揚志遺書内亦作郭廷誨廣陵妖亂志，則府志書作廣陵志者非也。書録解題亦載紹熙廣陵志十二卷，鄭少魏、姚一謙撰，此書久亡。鄭少魏序謂凡所謂封域廣狹、道里遠近、戸口登耗、土地生毓與古今之人物碑銘姓氏名賢之述作歌詠，蒐亦𤊨備。鄭興裔云，事以類分，各有條目，凡十二卷，則紹熙志體例猶可想見。嘉泰廣陵續志即續此志爲之。趙師𢍉廣陵續志序云，閤郡圖志，遺略太甚，因屬臨江劉君昌詩會稡而續之，書凡六卷。又謂名賢之賦詠、樂石之鑱刻、文獻不足，姑摭其粗，以備後云。今抄本廣陵續志不載

撰人、當即趙君命劉昌詩所編者。抄本六卷、與趙序合。御書詔敕一卷、碑記石刻一卷、上梁致語一卷、詩詞一卷、詩話詞話一卷、城池一卷。詩詞附儀眞詩詞數十首、小序謂儀眞爲淮左勝地、異時騷人墨客登眺於此者、皆能寄興高遠、發爲詞章、表而錄之、得數十首。以儀眞爲淮左勝地、特載詩詞數十首。其實眞州在宋爲建安軍、不隸揚州也。詔敕碑記詩詞各門多載嘉定、寶慶、淳祐、寶祐時事、而末卷附家坤翁寶祐城紀事詩、皆在嘉泰之後。按、寶祐志序謂前制參家寺簿坤翁嘗訂異舉遺、則嘉泰志中殆有家氏所續者。嘉泰志作于嘉泰三年、上距作紹熙志僅十四年、所續六卷、原不能多所增補。然志中載嘉泰以後事頗多、則亦非劉昌詩所編之原本也。嘉慶揚州府志云、寶祐惟揚志三十六卷、無撰人姓氏、舊志繫以鄭少微。按、鄭少微當爲鄭少魏。紹熙廣陵志乃鄭少魏所作、見于直齋書錄解題。寶祐惟揚志非少魏所作、舊志繫以鄭少微、誤矣。今抄本惟揚志

載有洪勳揚州府敍其敍略云賈公似道來制全淮爲言乘志軼書條貫靡竟盍爲蒐緝厥成勳不敢以譾聞諉。戊午春成書若干卷。戊午爲寶祐六年則勳所作之序爲惟揚志序無疑。抄本作揚州府敍乃傳寫之誤。洪序又云或表年以繫事或類從以別條訛者刊研闕者蒐補鋪觀往迹爰及迺年朝家建置州鎮與行人事物宜軍情敵變益以詳備亦可略見寶祐志之體例矣。又惟揚志雜錄内辨證揚州沿革云兩漢迄陳揚州所統非今州境已詳于郡縣表。又雜錄中小序云明辨以證諸實會稡以拾其遺亦與洪序表年繫事訛者刊研闕者蒐補之言合。故知寶祐惟揚志爲淮南轉運判官洪勳所作無疑。洪序不載卷數但云若干卷。府志云三十六卷。今抄本第有六卷首詔令一卷子目二曰歷代詔札曰敕令次詞翰二卷子目三曰遺刻曰遺文曰遺書。而遺書之末又附書板遺文之中以序表上書簡啟墓誌爲次亦與洪序或類從以別條合。次詩詞一卷無子目。

次雜錄一卷、子目五詩話一、詞話二、牧守雜事三、辨證四、拾遺五。次城池一卷、敘歷代及宋城爲詳。據雜錄序云、寶祐所錄、視舊略備。然而今昔之詞章、牧守之雜事、明辨以證諸實、會稡以拾其遺、或可以資好事者之美談、質傳聞之異辭者、僅不敢廢、故敘之以雜錄終焉。是雜錄當在卷末。抄本城池在後、誤矣。紱按嘉定眞州志及嘉泰廣陵續志、寶祐惟揚志三書、體例略相似、皆仿紹熙廣陵志爲之。雖非完書、然遺文軼事頗資見聞、又所載詩詞最爲詳備。大率隋唐以前本鮮于侁揚州集、有宋一代本陳洪範揚州後集、府縣志不載者多矣。今以隆慶儀徵志校嘉定眞州志、以新揚州府志校嘉泰寶祐二志、其所失載及有刪節者俱下一籤、謹將原書五本繳上、並貢所疑、伏乞誨政。又前日辱示中統史記、係以索隱散入每卷者、以家中所有汲古閣索隱單行本勘爲校對、頗有異同、洵爲海內鴻寶。惜卷帙太多、不能一一互勘。留十日、畧爲繙閱、即行繳上。文淇所撰揚

州水道記、現又錄一清本、作爲十圖、已托友人繪畫。先將書稿四本謹呈

鈞覽、並希削定是幸。

九月、阮雲臺撰揚州水道記序。

儀徵劉孟瞻明經文淇撰揚州水道記、綜吳越春秋、漢書地理志以下

諸書、證明唐宋以前揚州邗溝山陽瀆地勢南高北下、諒哉斯言、非可

以今日運河勢膠固于胸者也。而其尤爲確據者、則在李習之來南錄

云、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十四字也。今由淮安下揚州之

水勢如建瓴、愚者亦知北高南下矣。不知此水乃蓄高偃內水至一丈

八尺之高、偃底古淮身更不知底幾丈尺、始能如此建瓴耳。古淮平流

入海、更低于邵伯隄東下河地面。且天長江都甘泉諸山湖之水、又加

入邵伯之水、挾江潮而趨邵伯高寶射陽、安得不南高北下。所以漢志

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云受江、非入江也。云北至射陽、可

見唐時南高北下也。又其辨證永和寶歷等年運道通塞及瓜洲瓜步水陸變遷、博覽而又有識、故皆精覈矣。凡地理書、須以圖明之。此記當分繪古今多圖、孟瞻其更爲之而付諸梓。丁酉九月、儀徵阮元識於京邸之節性齋、時年七十有四。

是年、毓崧入縣學。

儀徵劉孟瞻年譜卷上終



校記

①原校：「處士」之下脱「士」字。
②原校：「定在」之下誤衍「十」字。
③原校：「汝士」之下誤衍「字」字。「仲博」二字當爲注。
④以不：原作「不以」，據文意乙。
⑤桐生先生：原作「桐先生生」，據本譜嘉慶七年壬戌條乙。
⑥崔靈恩：原作「崔靈思」，據《梁書》卷四二《崔靈恩傳》改。
⑦原校：「丈布」之下誤衍「則」字。
⑧原校：「洪桐」之下脱「生」字。
⑨原校：「問疏」之下誤衍「説」字。
⑩原校：「楚楨」之下脱「嘗」字。
⑪原校：「藥定」之下脱「吟」字。
⑫原校：「見於」之下脱「是」字。
⑬原校：「夫孔」之下脱「多」字。
⑭其人其人：當衍「其人」二字。
⑮在：疑衍。

劉孟瞻先生年譜卷下

日本上野　小澤文四郎編

十八年戊戌　五十歲

正月、刊行春秋左氏傳舊疏攷正八卷。

按、包愼伯序學詩識小錄蘂舟雙楫卷二云、孟瞻去毛鄭而治杜氏春秋、成舊疏考證十二卷。又楚楨所撰先生墓表云、左傳舊疏考正六卷。然此時刊行者八卷。而毓崧所撰先考行略通集卷六亦云、凡得二百餘條、釐爲八卷。故其云十二卷或六卷者、俱誤也。今歲四月、余購得此書、中有汪孟慈喜荀方印、或即先生手貽孟慈者。果爾、亦奇緣矣。附識于此。

四月朔①、揚州水道記後序。

丙申之春，李蘭卿先生既任山東都轉，留揚候代，邀余與吳君熙載至榷署，纂揚州水道記。余與吳君商訂凡例，先運河，次兩岸工程，次兩岸諸湖。余分任運河及兩岸工程，吳君分任兩岸諸湖。都轉盡出藏書及河工官牘有涉于揚州河事者，皆筆記之。凡三閱月，檢書幾及萬卷，方事編輯，而都轉遽歸道山，斯事遂寢。去歲閒居多暇，乃發篋檢舊稿閱之。時吾友劉君楚楨所著寶應圖經久經脱稾，其間敘邗溝變遷至爲詳晰，因師其意，先爲運河考八卷。凡八閱月而書始成。客詰余曰：南北運河綿亘數千里，子僅記揚州，抑何陋也。且欲治揚州運河，不當於揚州求之，必黄不入運而後揚州之運河可治。自明已來，河道屢變，河患已亟，子區區述揚州沿革，又何裨乎。自吳溝通江淮之後，漢晉六朝雖有變更，然漕運略不藉此。洎唐高宗後，漕事歲益增多。開元十八年，裴耀卿條上便宜，謂江南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

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請于河口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代宗廣德二年、劉晏領轉運使、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是裴耀卿、劉晏已爲轉般之法。宋人于眞揚楚泗置轉般倉、殆即效法唐人。唐李翶來南錄謂二月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經盱眙至楚州。宋樓鑰北行日錄謂淮陰六十里至洪澤、前去歐家渡極淺、借潮于瀆頭神。欲候酉潮而申初已應、開閘張帆、三十里過瀆頭、又三十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次日出淮、三十里至盱眙、渡淮至泗州。李翶謂由泗州假舟入淮、是至泗州換船矣。樓鑰謂到洪澤候潮乃開閘、是宋人於洪澤鎮置閘矣。蓋唐宋之時、淮與黄河絶遠、故江淮間無河患。明永樂間遷都燕京、平江伯陳瑄始改運道、隄管家湖、鑿通淸河縣南之淮河、

接黃河口、爲運道出入。然慮黃河入運不免停淤、于是倣宋洪澤牐制、于河口建新莊閘並福興清江移風板閘爲五閘、互相啟閉。運河止許糧船鮮船應時出口、都漕官遣官發鑰、或三五日一放船、過盡口即築塞。五牐鑰匙掌於都漕、口之出入監之工部、其大小官民船悉由仁義等五壩車盤以出外河清江瓜儀口子。有敢私擅出入者罪至重。夫平江雖爲直達之法、而必嚴其啟閉之制者、蓋慮閘制不嚴、黃必敗運也。其後官民厭車盤之艱、一皆由閘、而閘制遂隳、黃水日以浸灌、此非平江之過也。然平江自爲其巧、而欲衆人之安于拙、其勢必不可得。今淮身淤墊日甚、策治河者能倣唐宋轉般之法、使黃自黃而淮自淮、任拙而不任巧、河患庶有瘳乎。余謝之曰、余揚人也、僅記揚事而已、他未遑論也。客退、余因述作書之緣起、而並記與客問答之語、以爲後序。道光戊戌四月朔、儀徵劉文淇識。

是月、淮南同知姚瑩②赴臺灣任、姚石甫年譜先生與同人賦詩送行。

送姚石甫先生瑩觀察臺灣。青集卷十一

臺澎眞奧區，負絕重洋隔。民情好鬪閱，官務稱繁劇。惟公邀帝簡，超擢逾常格。朝秉通守麾，暮樹外臺戟。亮哉渠人聽，足使遠俗革。舊部聞公來，欣欣手加額。威惠必兼施，次第抒善策。鹽車昔困驥，蕩節今乘驛。飯生慙濫竽，龍門幸著籍。壯遊不獲從，離緒無由釋。歌謠訪閩疆，書函寄海舶。側耳聆政成，頌聲被金石。

按姚石甫名瑩，石甫其字，一字明叔，姚鼐之從孫，桐城人。嘉慶戊辰進士，官廣西按察使。乾隆五十年十月生，咸豐二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八。著有東槎記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寸陰叢話四卷、識小錄八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十卷，名曰中復堂全集。吳嘉賓所撰求自得之室文鈔卷十有傳。

是月，李方赤權守揚州。青集卷四送李方赤太守序

按、續纂揚州府志、八卷李璋煜字方赤、山東諸城人、進士、官部曹。道光十八年、任揚州府。處事精敏明察而不迫、慈和而能斷。尤以立品立學爲亟、下車觀風試士、會府試取前列之有造者教焉。常微行求民之疾苦。邵伯埭立恤嫠局、董事者立修約以請、卒令舉行、並纂刻揚州恤嫠局影射諸弊。爲民課農桑、以敦儉樸、力挽侈靡舊習。聞士女有節烈行、亟爲表揚。又葺郝忠烈公祠、立蕭孝子後、訂史忠正公附祀之典、增祀伊太守於桃花庵之載酒堂、皆足頑廉懦立、興起風俗。調江寧知府、洊升布政使、丁憂去職。

閏四月、李方赤聞先生及劉楚楨經明行修、與魏靜卿之孝義、榜示通衢、以式多士。

按、念樓公行狀劉恭冕撰抄本所引云、爲崇獎學行、以勸多士事。照得守令之官、化民成俗、是爲專責。而化民之術、先敦士行。勵士之道、因亦

多方。而於本郡樸學篤行、厚爲推崇、俾多士知所嚮慕、其機尤捷。本署府涖任之初、稔知郡中寶應劉楚楨儀徵劉孟瞻兩君經明行修、著書盈篋。昨於郡試之時、敦勉多士執經問道、實事求是、以廣其傳。茲又聞儀徵魏君靜卿前仕嶺表、懋著循聲。以母病乞歸、不出里閈、侍奉維謹、衣不解帶者累年矣。夫通儒雅材、循吏孝義、天下之所罕見。茲乃接踵於吾郡。古之所稱經師、兩劉君足以當之。古之所稱人師、魏君足以當之。本署府皆親式厥廬、挹其丰采、聆其言論、敬禮有加焉。昔王文成公在江西時、因贛州致仕縣丞龍韜居官清謹、歸休貧乏、深嘉廉節、表示通省令官吏歲時存問、量資柴米、無令用乏。特倣其意、表式宅里、樹之風聲、使爾多士有所矜式、亦步亦趨、無令三君子專美於前也。本署府暫時權攝、所欲爲者多不及爲、興利剔弊、恐亦託之空言、徒煩文告、教化不行、咎在太守。惟是欲挽民風、必以士爲之倡。欲敦士行、必以師儒

爲之鵠。此雖一日之間、可與郡人相勉於有成、而自幸得人之良多也。苟喻此意、漸摩既久、將見遠近父老子弟共相倣傚。是三君子之學與行、足以啓迪生徒、激勵末俗、非守土者有術以潛移而默化之也。吾郡幸甚、斯文幸甚。此約道光十八年閏四月二十九日示。

魏靜卿行實未詳。

夏、李方赤示先生以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及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先生撰兩書書後。青集卷七

代李方赤撰更正揚州府學名宦鄉賢祠木主記。青集卷二

記云：昔朱邑爲桐鄉令、既殁、桐鄉人祠之、此名宦祠之權輿矣。張良食采于留、後人于留城爲子房立廟、此鄉賢祠之權輿矣。自是以後、見于史册者甚夥、然皆專祠、而非總祠也。明代始令府州縣學立名宦鄉賢總祠、有司春秋致祭。國朝亦因其制、豈非欲令諸生觀禮者以古人爲師而有所

取法歟。然守土者每視爲具文、而儒官亦弗之深考、或已列祀典而祠無其主、或祠雖有主而志無其人、或名宦誤入鄉賢、或鄉賢誤入名宦、或名雖彰著而無關乎本郡、或縣已他屬而仍贅列其人。其他官爵闕書姓名誤寫者、尤不可殫紀。凡此諸失、各郡皆所不免、而揚郡尤甚。前守劉公源瀕督率同僚、捐修郡學、屬訓導陳君夢寶、應舉人劉君寶楠攷定名宦鄉賢祀典。會劉公升任去、斯事遂輟。今年夏、余權守斯郡、陳君以前事詳請立案。其應移祀鄉賢者、晳憲、孫蘷、張方平、桑喬、蔣應奎、黃瓚、王軏凡七人。應移祀名宦者、婁師德、李德裕、韓琦、晁補之、宋庠、陳瑄、熊尚文、馬從龍、馬文升、凡九人。應補入名宦者、謝安以下凡若干人。應補入鄉賢者、臧旻以下凡若干人。其官爵姓名訛脫者、俱已改正。惟有應撤之主、或以有舉莫廢爲疑。余案、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鄭注云、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又云、有國故則否。鄭注云、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

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云、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己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若己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于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夫先聖先師苟有其人、猶不必借資于鄰國、況名宦鄉賢、尤當各從其故、不必借才于異地也亦明矣。名宦中、如王安石應移祀通州鄉賢中、如海州之徐琛、六合之陳融、如臯之胡瑗、無錫之杜鎬、天長之朱壽昌、通州之錢嶸以下十三人、應各移祀其鄉。何遜、海瑞、王守仁未官揚州、汝南應曜、千乘董永、皆非揚人、文天祥停留眞州三日、不得謂流寓、均應撤主。余謹據禮正之、既飭學別立檔案、復作記以詒後之人、俾有所考焉。

七月朔、長孫壽曾字恭甫、一字芝雲。生。劉容季氏曆錄

是月、李方赤卸事去、先生有送李方赤太守序。青集卷四方赤權守揚州前

後六月。青集卷四桃花庵展上巳會序

序云、道光十有八年夏四月辛亥、坐補常州府知府諸城李公權守揚州。至秋七月戊申公卸事去、莅任才百有二十日。而下車之始、即値郡試凡三十日而竣事。公乃大署其門曰凡生童來謁者、門吏隨時通報毋少稽留。以故懷藝求見者踵相接公優加禮待、談藝之餘、訪問地方利病有當興革者立見施行。其爲民謀也、如謀其家事。其誘掖獎率也、如慈父母嚴師保之教誨其子弟、慈祥而齊邀。父老讀公告教之文、歎爲數十年所未見。向之市豪爲民害者、累足屛息惟恐公之廉知。即其甚黠者、亦匿迹鄉曲、不敢顯然犯公之禁令。甫及一月、頌聲四起、而公顧歉然不自足、曰凡吾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甚多、即吾所已爲而爲之未慊吾意者亦甚多。吾方自愧不暇、而又何頌焉。嗚乎。古稱循良之吏、其所設施者必相其緩急、次第以布之。舉凡重農桑、興學校、懲奢侈、禁游惰、緝盜賊、淸獄訟、其施之也有本、其爲之也有漸、類非旦夕所可奏功。以公深於經術、達於治體、令

得久於其任，凡所欲爲而未及爲者，皆得有所展布，而不難漸至於古之人，宜乎公今日歉然有所不自足也。然而民已謳思不能忘，非公至誠有以感人，烏能深入人心而使人戀戀若是？先是代者未至，民宣言曰：公實授揚州矣。或曉之以坐補者必俟原缺，則又曰：新太守至，公留揚郡辦矣。愚民無知識，好爲議論，率多可笑。然而揚人愛公之意，不可謂不厚矣。古之郡守有實惠及民，民不忍其去，於其受代也，詣闕乞留，或數十人，或數百人，不憚千里，相率而至，上之人亦每從其所請。後世人心不古，或有涉於詐僞者，兹制遂革。今觀揚人愛公之切，令古制得行，其有不褰裳而思借寇者哉。雖然，公之所以曉吾民者諄切詳盡，民即不能留公，果能奉公教令，以善其身，則無異公之常在揚也。文淇辱公之知，於公之行也，不敢爲華辭，謹述揚人戀公之忱與公之嘉惠揚人而歉然不自足者，庶幾有當於公意也夫。

八月，李方赤再權守揚州。

按，續邗雅八章序念樓外集卷一云，太守李公七月受代，旋復攝篆，庀舊政而加勤。

先生與友人重刊郝太僕褒忠録六卷。

按，續纂揚州府志卷五祠祀郝忠烈公祠引李方赤記云，公諱景春，字和滿，起家縣教諭，歷官至房縣知縣。時張獻忠亂於房，公守城力盡，與一子一僕同被執，以不屈死鬭，遂贈公太僕，敕祀於鄉。蓋江都有祠之始也。又云，公之賢後輯公守戰之烈爲褒忠録六卷，其書尚存。郡人黄觀察承吉、王刺史彦和、魏明府廷瑜、程指揮光治、劉孝廉寶楠、劉明經文淇、楊上舍亮復醵金刊之以行。

先生寄書黄春谷，論郝太僕褒忠録。

按，先生與春谷書，青集不收載之。春谷與孟瞻書見于夢陔堂文集。卷

代李方赤撰重刻郝太僕褒忠錄序。青集卷五

明贈太僕卿郝公祠在揚郡西郊蓮性寺右、其祠舊額曰忠節。余考郝公在明季時未經贈謚、其曰忠節者、蓋鄉人私謚。而舊志以爲贈謚、誤矣。國朝乾隆四十年、詔舉勝朝殉節之臣、核議予謚。於是公與鄭公爲虹得謚忠烈。當公之守房縣也、外援俱絕、力盡而死、其孤忠大節、媲美睢陽、自宜褒揚節義、以風厲天下。顧公死之後、幾及一載、其長子明龍馳驅數千里、倥偬戎馬之中、哀求贈䘏、又有同里張忠節公爲之左右督師揚嗣昌、始爲題請建祠贈蔭、而易名之典猶闕如焉。然後知我朝旌表明季殉難諸臣、其曠典爲從古所未有也。余葺公祠宇、因易其舊額而顏之曰郝忠烈公祠、既已爲之記矣。其褒忠錄一書、乃公子長君所輯、後漸零落。乾隆乙酉、如皋姜君忠棐重謀剞劂、桂林陳文恭公爲之序、而未果竣工。至丁未

秋，公之六世孫梅謀於其友，捐貲付梓，始克告成。郡人李若斗甞舫錄所記之褒忠錄，即此本也。其細目詳載甞舫錄中。惟袁繼咸所作之祭文、雷士籥所作之傳，甞舫錄皆以爲杜補堂作，則李君之疎也。今距乾隆丁未五十二年，而其板又亡失過半，存者亦漸漫漶，不可識別。郡之紳士醵金重刻，余既於記中詳載諸君姓名，刻既成，復爲書其緣起，而因以歎世之托文字以傳者，猶或有時湮沒，惟表揚忠節者，其文字必不可得而湮沒也。於是錄之刻信之矣。

八月中旬，劉楚楨爲琢齋撰善士劉君記。念樓集卷六

十月，李方赤復受代。已，大吏命公留後，委以他政。念樓外集卷一敘邪雅八章序

先生致書黃蓉谷，論洗冤錄，並告以李方赤受代。

按，先生與蓉谷書，青集不收之。夢陔堂文集卷六送太守李公序云，道

光戊戌孟冬十日、劉明經書來、啟視則示以太守李月汀先生所致原書。書首與明經論洗冤錄固刑名家言、要惟經生尤得其意。吉甫讀斯語、輒益仰先生學識之异、政治之茂美也。竟讀則見先生將驅五馬、寔白鹿、遄還省垣。眷戀此地士民風、乃鄙人芻蕘縞紵之獻、夫吉欲申閒見以志愷澤久矣。

是月、先生代李方赤撰洗冤錄辨正序。青集卷六

前漢書薛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注、應劭曰、以杖手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所謂律者、漢律也。意古必有檢驗之法、與律例並行。顧其書多不傳、傳者以洗冤錄為最古。宋孝宗淳熙元年、浙西提點刑獄鄭興裔創為檢驗格目、上之于朝、頒下諸路。宋惠父又博采諸書、增以己見、名曰洗冤集錄、後世刑名家奉以為金科玉律。嘉定錢少詹事養新錄謂輟耕錄記勘釘之法、而以為叔

聞。然此錄已先有之。又謂此書屢經後人增改、失其本來面目、唯初刻爲可貴。嘉定瞿木夫先生爲儕事之婿、宏通博雅、得元刻宋這祐本、以校正今本凡若干條、名爲洗冤錄辨正。余通籍後服官刑部、充則例館提調且十年、深知此事之難。遇有名法家古書善本、必多方假抄。今得先生是書、亟爲刊布、以廣其傳。嘗讀晉書刑法志謂在昔前漢著律凡六十篇、世有增損、錯揉無常。後人生意、各有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季長、鄭康成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蓋古大儒精於律令、以茲事任大責重、故以治經之法治之、析其章句、正其訛脫、如此之詳且盡也。況推鞫大辟之法、自檢驗始。此書所闕、尤非淺鮮。吾願良有司各置一册于座右焉。

此月、阮雲臺休致回籍。雷塘庵弟子記卷七

是年、撰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書後。青集卷七

道光戊戌夏、諸城李公權守揚州、以慶澤張君履所撰西林先生家傳見示、復以知稼堂集授讀。詩凡六卷、大都未通籍前及家居需次時所作居多。人或以先生宰邑佐郡之所設施未盡見于詩爲憾、文淇竊謂即此可以知先生爲政之勤也。夫人於少小之時、就于吟詠、積數十年之學力、其所得於詩者既深、一旦膺民社之寄、於布政暇時作爲詩歌、以吟詠其情性、是豈遽有妨於政。然宰劇邑、佐大郡、案牘之繁、日不暇給、而搦三寸弱翰、號召賓友、以風雅自詡、吾不知其於仕之道果能自信其優否也。先生捷南宮時、詩名動公卿間、而服官之後、捐棄不爲、故集中無在河南時詩。然而先生之宦績未嘗不可於少作見之。自蒲臺至興濟題苦水云、涼燠燥濕天宇寬、未審何方宰彈丸。水土異宜方多端、習慣何有行路難。則勤恤民隱可知也。奉答座主金少伯云、捧檄奚妨晚逢年、恐未優艱難添閱歷、樸訥避呀咻。則淡于榮利可知也。某令詩競爲市儈作冰山甘與儒冠

爲禍水、則傳所謂發奸摘伏、激勸諸士者信已。看菊云、高開差稱花標格、肯把憖香媚要津、則傳所謂以正議屈國泰者信已。嗚乎、士之有志于古者、當其跧伏時、激昂感慨、舉生平之抱負寓之于詩。及其居官任職、得尺寸之柄、可以行其所學、而考其所爲、顧不能與其言相應、甚至決裂破壞、與曩昔所言者適得其反、求如先生之政績與詩能一一印證者、有幾人哉。然則先生所以能自重其詩者、固有在矣。爰題末簡、以誌仰止之思云。

又撰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書後。背集卷七

太守諸城李公以尊甫松谿先生詩集授讀。先生少孤、有至性、事母湯太孺人、備極色養、終身如孺子慕。嘗受學于仲兄扶風君、仲兄歿、哭之、遂得咯血疾。年已及艾、嘗夢仲兄授讀時景況、覺而賦詩、今集中所載是也。蓋其孝友之篤出天性、而一無所矯强如此。官知縣時、甚著循聲。太孺人卒于衡水任所、喪具幾不給。士庶醵金以賻、乃得還。及再任羅山、後令以倉

殼斷數不肯受代、紳士聞之、爭先餞納。去之日、持酒肴相餞者百里不絕。覩前史所紀之循吏、何多讓焉。夫孝友循良之儒、其蘊于性情而措諸踐履者、本原深厚。由是發爲詩歌、即涉學稍淺人猶將重其人而寶其詩、矧以先生之性耆藏書、兼好金石、其詩於和平沖澹之中、尤具典雅新穎之致、則其爲人所寶貴者、又當何如耶。太守莅揚半載、振興文教、釐革敝俗、父老歎爲數十政所未有。今讀先生是集、乃知太守之文章政事、所以令揚民思慕不忘者、其來有自云。

是年、與劉楚楨楊季子重刊說文答問疏證六卷。

按李方赤序云、說文答問疏證六卷、甘泉薛子韻先生所箸、陳石士侍郎亟賞之、鋟版閩中、而校讎未精審也。其友劉君楚楨孝廉、劉孟瞻明經、楊季子上舍議重刊之。是序是年七月朔作、且繫諸此。

是年、琢齋翁躋九十、王句生作序爲壽。含是集卷七

撰直隸州州判劉君墓表。青集卷九

君姓劉氏、諱翠、字又曾、原名錫爵、字得天、先世蘇州人。明宣德間、遷居寶應。八世祖永澄、萬曆辛丑進士、官兵部主事。與顧端文公、高忠憲公、劉忠端公講學東林、世所稱劉職方者也。曾祖碩、太學生。祖斯陶、奉祀生。父大來、揚州府學增生。君幼穎悟、八歲能屬文。稍長、益致力于學。家極貧、叔祖端臨先生官丹徒訓導、召至學舍、授以經義、學益進。汪容甫先生每奇君才、謂端臨先生曰、此君之高第弟子也。後將應縣試、邑令新安李公與鄉先達語、詢邑中年少有才學者、先達首舉君名。或以語君、君慨然曰、吾不敢因鄉先達以求進也。遂易今名、終獲高列。洎應院試、時方患瘍、文成、腕痛不可書、同試生願以金百鎰售文稿、君不與。後凡朋試、屢有奉金倩代者、皆峻卻之、曰、貪利則喪志、邀才則遭忌、吾不爲也。道光乙酉、侍郎辛公從益督學江蘇、選君充貢、年已四十八矣。朝考、就職直隸州州判、歸里數

歲患鼻淵久不瘥、氣血始耗、復遘肝疾、竟以不起。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卒于道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即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原。配蔡孺人生子三人、長葉、次芳、芳早殤。次晉康、廪膳生。君既從端臨先生遊、學有根柢。自少至老、手不釋卷、丹黃讎校、簡畢爛然。然終不著一書。爲文出入韓歐、醞釀深厚。詩風格雅近中唐、偶有作、輒棄去。晉康輯其詩文稿、僅得十之二三、凡若干卷、藏于家。余耳君名久矣、每讀君文、沖和淵雅之氣洋溢楮墨、輒想像其人、願內交而不可得。歲戊子、余與君族叔楚楨同寓金陵、君來視楚楨疾、乃得相見。余謂君雅似喬君循吉。君於喬君爲鄉里後進、其高才不遇也同、而樸雅謙抑之度無一不相似。喬君身歿之後、子姓式微。而君之季子文采斐然、天殆有以昌君之學耶。顧余與喬君猶得侍几杖、敘殷勤、談笑終日、以申其繾綣。而於君握手數語即別去、遂不復相見。以余契君至深、而會合之難如此、殆亦有數存于間、而非人所

能主者耶。君殁四年、君之子以狀介楚楨乞表墓之文。余義不獲辭。君雖易今名、而知交仍字君曰得天。余謂君之故字與行實相應也、因系以銘曰、不汨没其所賦、不戚於所遇。生有銅之者耶、死無斁之者耶。嗚乎。是爲吾友劉子得天之墓。

毓崧以左傳舊疏考正過訪康伯山、伯山賦詩贈先生。

按、伯山詩鈔望雲集卷六云劉孟瞻文淇子毓崧伯山攜其尊人所刻左傳攷異過訪、作此以贈、並質孟瞻。門庭忽見氣和溢、過訪從知世誼敦。如此丰標眞玉立、慚余兒子誤金根。風詩卜氏西河衍、文望昌黎北斗尊。謂孟瞻一笑偶然同賤字、渾疑安石要爭墩。

按、續纂揚州府志、卷十三康發祥字伯山、歲貢生、工詩古文詞、性耿介。家貧、以著述自娛。著有三國志補義、伯山詩話、詩鈔、雜文、小海山房詠史詩若干卷、卒年七十八。

鐵崧補廩膳生。通集卷六亡妻汪孺人墓志銘

十九年己亥　五十一歲

春、前太守李方赤來揚。三月四日、先生與同人遊桃花庵、爲展上巳之會、因撰桃花庵展上巳會序。青集卷四

禊飲之事、由來尚矣。劉楨魯都賦云、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此秋禊也。而春禊爲盛。禮傳云、仲春之時、於水上釁潔、此春禊也、而上巳之禊爲尤盛。續齊諧記載、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之義、摯虞對以平原徐肇生女不育、固爲不經、束晳對以周公飲洛、羽觴隨波、秦昭置酒、金人捧劍、其事於他書未之見、恐亦晳之飾說。按風俗通義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外傳云、三月桃花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齊書禮儀志云、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

祈豐年。竊謂韓詩及風俗通所言祓除之義，傳之自古，而齊志所謂祈年，亦有合於古者爲民請命之意。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鄭司農謂順祝，順豐年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祝有六，而爲民祈年者居其二，蓋古者勸農重穀如此。故於上巳之時，除其災惡而迎其嘉祥。後人不察，以上巳爲遊豫之令節，抑亦務末而不尋其本也。道光己亥三月四日，太守李月汀先生以公事來揚州，其弟子趙子新沐、王仰賢家模、姚惠伯志僑、黃靜川滄、錢備卿文份、郭星白庚吉、李楚珍珩，方肖圃鼎銑，請公遊桃花庵，爲展上巳之會。公去歲權守揚州，前後僅六月，政教肅清，民懷其惠。公眷念揚人，於坐間詢問民生疾苦甚至。揚州當鹽筴彫敝之後，辛壬之歲，繼以水災，困苦極矣。幸頻年豐稔，小民稍得贍其家室，故望歲甚殷，與曩昔富贍之時以稼穡爲末務者，其情迥異。時方一月不雨耳，民已竊竊憂之。公詢知其情，方



愀然不樂。是日、氣候驟煖、岸上行者解衣磐礴至午未之交、雷雨大作、宣陽導滯、一麥昭蘇。即謂公之斯遊有以逆時雨、順豐年也可。同人既作詩以詠歌其事、而文淇遂爲之序。

春、黄春谷示族祖黄生號白山所著之義府字詁、屬先生爲校字。

按、黄白山先生義府字詁序青集卷五云、己亥春間觀察黄承吉先生出義府字詁各一帖見示、曰、此余族祖白山先生所撰、新從文宗閣錄出者、屬爲校字、將以刊行。

秋、諸生勸先生應試、以父琢齋公年踰九旬、故不復應。因疊前韻戲作別席號舍詩、以明心跡。青集卷十一

余自辛卯場後作別號舍詩、壬辰秋未赴省試、復疊前韻。甲午、乙未爲及門牽率、不能堅守舊約。丁酉頭場坐席號甚委頓。己亥科諸生復有勸行者、賦此示之。

漫言廣廈萬千間、一宿蘧廬鬢更斑。似此折磨眞不少、也應參透利名關。

諸生懇欵願依劉、勸我重吟白下秋。漸柳自慚衰鈍質、銀河那許汎仙舟。

附和詩

孟瞻以別號舍詩見示次韻奉答　孫應科

聲名突過杜林間、（君著有左傳舊注疏證。）鬢已星星戲彩斑。（尊公琢齋先生年踰九旬。）梅柳紛紜占春色、（蘭蕤孫生。）推君詞賦動江關。

從來鼎峙說孫劉、改歲聯吟白下秋。喬梓同登應不遠、（雍正癸卯科、先高祖及先曾祖同捷。道光庚子科、盛事屬君家矣。）莫教散髮棹扁舟。

按、此和詩非此年所作、以云道光庚子科、盛事屬君家也。庚子毓崧獲優貢。

是年、撰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墓表。（青集卷九）

表云、道光十九年四月八日、前銅陵縣典史程先生卒。即以其年某月日、

葬於溙州南鄉之張家堡、與其配兩孺人合兆。家孫祚棟以狀徵銘。祚棟與其叔宇光齊名、予先後與締交、得聞先生行義甚悉、宜有銘。先生姓程氏、諱應鍾、字序東、先世休寧人。康熙中、由江都遷溙州。曾祖諱雲鳳、誥贈通奉大夫。祖諱盛修、雍正庚戌進士、由編修改官御史。進詠史樂府十二章、得旨褒奬。後官至順天府尹。考諱選青、乾隆癸酉舉人。先生幼承家學、熟於史漢、工制藝、尤精筆札。乾隆中、遵例以未入流投効、分發安徽、補銅陵縣典史。自漢世嗇夫游徼由三公辟薦至遠官者、史不絕書。沿及唐宋、茲風未沫、故其時多魁傑之選。後世微員不能有所拔擢、居其職者率闒冗不治事。其不肖者、至勾通胥吏、因緣爲奸、而忘其恥。先生獨毅然有所不屑也。銅陵故瘠邑、又屢被水、先生奉檄散賑、有蠹役盜用錢二十千、立發其奸。其極貧不能待大賑者、先捐廉以濟。凡辦賑者七、前後所捐踰千金。或遇水阻不得前、則解韈以涉。巡撫荆公道乾時爲池州守、欲拔用之、

不果。後捐升縣丞、在任候銓。嘉慶十三年、獄有逃犯革任、旋緝獲開復。遂請告歸。士民送江上、有泣下者。而是時山陽冒賑之案適發、郡守縣令皆獲罪、大吏亦受嚴譴、人乃歎先生之廉能不可及、而尤惜其治績無由上聞也。後十餘年、祥棟至銅陵、扶其祖妣張孺人柩、邑民環問先生起居、爭來襄事。其視古循吏得民心者、亦豈有歉哉。先生歸里後事其伯兄甚謹、年踰七十、而拜跪應對之節罔或失。訓勉子孫、各勤所事、絕不問家人生産。先是、京兆公既乞養歸、其別子有留京師者、因家焉。宇光幼往依之、以年例已符、入籍宛平。道光丁酉、舉順天鄉試第一、先生年已八十二矣。踰二年卒、春秋八十有四。先娶延安府知府漢陽張公輔女、繼娶澳門同知長洲宋公清源女。生男六人、紹煥、候選從九品、早卒、次紹安、紹裘、紹康、紹沅、次即宇光。女四人、皆適舊族。孫四人、祥棟、廪膳生、祥森、祥桂、祖望。曾孫葆慶、貽慶。銘曰、

矯矯先生、能守其身、祖武是繩。不以官卑、而怠厥司、以禮自持。救民之災如己斯飢、清白是貽。胡此末職、不稱厥德、下民其惑。天聽維聰、福祿來崇。不於其躬、於其孫子、報施之理、斯銘請視。

是年、撰娛景堂集序。青集卷六

寶應劉君幼度以嘉慶丁卯舉孝廉、屢躓禮闈、老始爲五河校官、未滿任、輒請告歸。道光己亥六月、以疾卒于家。時君弟楚楨館于郡城、聞訃奔歸、檢其遺稿、得娛景堂集三卷、皆君所手訂者。楚楨既來郡、舉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其說經之文不主故常、要能實事求是。其尤精者、如易否卦小人吉、大人否、亨、謂吉當作喜、古篆文吉喜二字相似、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上九先否後喜、以否喜對言、尤其明證。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謂考讀爲左氏傳下臣獲考之考。釋詁、考成也。赴義捐生以成其志謂之考。故解揚

臨刑而曰獲考終命、謂終其正命、以見考非老壽之謂。蓋赴義捐生者雖不壽、不得謂之凶短折、偷生忘義者雖壽、不得謂之考終命。禮記中庸禘嘗之義謂專言禘嘗者、蓋謂明乎所以重之之義、則治國不難、非泛言祭祀。祭統云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朱子謂四時皆祭、舉其一非是、皆有功于經義。其他論史諸作、具有特識、文筆亦廉悍、可以傳後矣。憶余因楚楨納交于君、幾二十年、君嘗往來郡城、每與談論、偶出所作詩示余、既爲之序其鶴汀詩鈔矣、而絶口不談經史。身沒之後、余得讀君遺集、乃知其于經史之學至爲深邃。余前序君詩、謂謙雅之量不可及者、於茲益信。爰促楚楨付諸梓、而觕述其大略、以告後之讀君書者。

按、楚楨年譜有云、翌年庚子二月、楚楨赴京應禮部試、則先生撰此序、恐在是年、故繫之。

是年，女汝士歸江都國學生田溥光。劉容季氏際錄亡姑田君妻劉孺人墓誌銘

按，續纂揚州府志卷十一人物志云：田溥光，字季華，江都人。欲編廣陵文徵未果，編修汪廷儒輯廣陵思古編，溥光舉所搜集者授之。益田溥光文淇女夫，惜哉早歲而卒。再按府志藝文志，田溥光著有揚州金石記、金石話目、耕齋筆記、漢學堂詩文集等，生卒未詳。

二十年庚子　五十二歲

三月，撰黃白山義府字詁序。青集卷五

己亥春間，觀察黃春谷先生出義府字詁各一帙見示，曰：此余族祖白山先生所撰，新從文宗閣錄出者，屬爲校字，將以刊行。文淇受而讀之，其有原書可檢校及灼然知爲筆誤者，謹爲改正。不知則闕。其間有兩書俱見者，如毛詩之信信、漢官儀之僕射、及考工記兩槷謂之銑、國語執而紡於

庭之槐、彼此俱見、當是編纂時偶未及檢。又如義府通蛟條引三國志趙達傳注、而無所申釋、亦是寫者脱誤。既無別本可校、謹仍其舊、不敢妄有改易。是書博大精深、所解釋者皆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談。夫聲音訓詁之學於今日稱極盛、而先生實先發之。義府僂傴條下云僂傴上力主切、下於主切、俯身向前也、此背曲之病。莊子作痀僂、字書僂佝、當即一義。又左傳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此亦以其形名之。史記甌窶滿篝、甌窶高地、亦以其形名之。據莊子痀僂、則僂傴、僂佝、僂句、甌窶皆當作此音。以語有倒易、字有通借、諸書昧其義、遂異其音。此與王懷祖先生廣雅疏證枸簍條下說同。女陽物而晦時條下云左傳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此本四字成句、二句成韻、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乾川見徵條下云漢碑多以川爲乾坤字、無作坤者。易坤者順也、順諧川聲、而川又諧紃馴諸字。疑古坤字作川者假借用之。此與王伯申先生經義述聞同。字詁欥字



條下云、許慎注、詮詞也、引詩欥求厥寧。愚按詮詞謂自解說其上文語意之詞。詩遹駿有聲以下四句、皆發明文王有聲之義。注但以遹爲發語詞、是不知說文詮詞之訓。此與戴東原先生毛鄭詩考正說同。又如以與而通用、引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也。字一作兮、引淮南子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有讀爲又、孟子聖人有憂之、與上堯獨憂之句相血脉、均與伯申先生經傳釋詞同。是書別無刻本、諸公固所未見。然如以上所舉數端、皆經生家奉爲圭臬者、而具見于先生書中、亦足見先生小學之精矣。他如魏其武安列傳、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謂此語隱隱帶刺。時李廣爲未央衛尉、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未央宮乃衛天子、長樂宮乃衛太后、意言投鼠忌器、以挑在坐諸人之怒。隸釋都鄉正衛彈碑、據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正謂正卒、衛謂衛士。駁方桐山引周禮注街彈室之誤、均足信今而傳後。其餘有關于經史者、不

可枚舉、讀者當自得之。觀察嘗謂古人文字重聲而不重形、故得其聲凡與聲相近之字皆可通假。近爲文說發明以聲爲綱之義。文淇摳衣之際、幸得飫聞其說。觀察初亦未見先生之書、而先生書中論字有初義之音、有次義之音、或字本無義、以聲取之、或借音專而本音遂廢、幼眇之論、已見萌芽、將待觀察而昌明之矣。按劉本義府字詁以此序爲跋

春、應郡守汪于泗請、與郡中紳士商権恤嫠局事。通集卷五揚州恤嫠局新建總坊記

按、毓崧代郡守汪于泗所撰之揚府恤嫠局新建總坊記通集卷五云、余以庚子春來守此郡、甫下車、即延葴局紳士魏太令廷瑜、程指揮光治、吳孝廉文鎔、劉明經文淇等在局公同商榷建一總坊。

是春、毓崧舉優貢生。通集卷六亡妻汪孺人墓誌銘

八月八日、父琢齋公卒、年九十有二。先生撰先府君行略。青集卷十

行略云、府君姓劉氏、諱錫瑜、字懷瑾、一字琢齋、先世居溧水。曾祖國學生諱春和、始由溧水遷揚州。以長子守備君起貴、贈明威將軍。祖諱起燊、國學生。考諱廕、與其從兄儒林君暄占籍儀徵、補博士弟子。府君昆弟六、人、伯仲早卒。三伯父諱錫章、僑居鹽城。四伯父諱錫瑛、補郡文學、出嗣儒林君後。六叔父諱令聞。府君年九歲、即失怙恃、家室蕩然、遂至鹽城。值三伯父爲事牽累、窮于生計、不能撫育、府君賣豆于鹽城市上、日得二十錢、僅供饘粥。四伯父聞知之、乃往携府君歸、親爲教讀。是時府君年十二歲、始入家塾、讀四子書、詩、書、易三經。至十四歲、四伯父又卒、遂廢讀、在族兄肆習賈、未及三載、有同業張翁者習知府君年雖童幼而老成幹練、遂以肆事託焉。府君顧念每歲所得不過二十金、無以立家業、遂有志學醫、購四大家書、讀至夜半、晝則執業、默誦所讀書。聞人有奇方、多方購覓、躬自修合。求治者其效如神、日不暇給。如是者幾十載、張翁乃另延一人治肆

事、仍請府君總理其綱。府君乃賃宅別居、自是、病家有餽遺者始收受之、前此不受一錢也。年三十五、娶吾母淩孺人。時六叔父已成立、舉室來依、家累日重。府君素性恬淡、不與人爭利、每揭債以供朝夕。遇貧苦者、悉心診治。或不能具藥餌、則出資助之。嘗有役夫某住河東、患背疽、府君每日徒步渡河。其家赤貧、無甘旨調理、府君袖錢往遺之。又有患危證者、衆醫莫能治其、家已無生望。最後延府君往。時值炎夏、斗室中狹隘殊甚、患者臥牀不言語者已三日、瘡口潰裂、蠅蚋叢集、家人莫敢觸邇、立戶外、以長竹繫塵尾爲之驅蠅。府君一視、輒謂可治、其家猶未敢信。府君曰、汝家貧若此、吾豈望報哉。然其證實可生。遂朝夕往視、未匝月全愈。若富貴之家、隨其酬謝、從不之較、亦未嘗以他事干謁。自六十後、家計稍裕、始免揭債。有餘、即以周窮乏。先是、有祖遺香肆③一區、長房、次房輪年直業。其不直業之歲、直者貼銀三十金。次房以府君幼弱、遂獨據其業、起家至數萬金。時

府君困甚、親族勸以約劑往、通計三十年應得之數、不下千金。否則令其還肆。府君曰、吾兄若慷慨者、不待吾告、告則爭、爭而得利、吾非爲也。及其家中落、子孫幾無以自存、府君極力拯助之、無小吝。凡族中無主後者、每歲必省視其烝、歷數日乃能。弟子貧不能具修脯者、盡心教誨之。年至八十有、延請診視者始謝絕之。然遇有危險之證、踵門來告者、猶爲之處治方藥。鄉之人言及府君者、無不稱其厚德焉。性好讀書、資質最敏、壯年所讀者、至老猶能背誦。暇即瀏覽載籍、以自娛樂。後因目力昏耗乃已。府君自悔幼時失學、不能承先人儒業、僅以貲補國子學生、乃令不孝文淇讀書。每自塾歸、必督課盡一燭、率以爲常。時值屢空、親串有勸令廢讀者、府君堅執不肯。及文淇應布政司試凡十四次、無所遇、而府君初無幾微不豫之色。蓋冲和澹定、不以人事得失介懷類如此。以故年登九十、矍鑠强固。去歲、精神稍覺衰弱。今歲夏秋間、漸形頹憊、然飲食猶能如常。詎意寢

疾二日、遂至不起。嗚乎痛哉。伏念府君少時流離顛沛、中年勞苦拮据、可謂備生人之極艱。竭力經營、家獲再造、而力行善事、至老不衰。生平隱德、爲文淇所不及知者甚多。積善之躬、當食厚報、顧文淇學業謭陋、不能有所顯揚、蚤夜常用自疚。然以府君精力强固、人僉謂期頤可卜、即文淇之心亦私冀優游頤養、可稱百歲之觴。乃侍奉無狀、竟隕天年。此皆不孝罪孽所鍾、天降之罰、夫復何尤。嗚乎痛哉。府君生于乾隆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卯時、卒於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八日戌時、享年九十有二歲。恭遇覃恩、三贈粟帛。配淩孺人、先府君十八年卒。生子一、即不孝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生、候選訓導。女一、適同縣府學生員陳傳洛。孫一、毓崧、道光庚子科優貢生。孫女一、適國學生田溥光。曾孫壽曾、幼。文淇將以明年二月某日奉府君柩與吾母淩孺人合葬于城西沭家寶塔之原。文淇苦塊餘生、昏迷瞀亂、於府君懿行豈漏實多。然不敢以無實之辭誣我先人。伏惟當代

立言君子賜之傳銘、以光窀穸、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謹狀。

十一月三日、友人方中卒。病革時、屬毓崧爲所著易學五書撰序。通集卷二方氏易學五書序

是年、撰項羽都江都考。青集卷四

前漢書地理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毛本荆下衍州字、非也。荆謂劉賈國、非州名。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領縣四、廣陵、江都、高郵、平安。據志則江都郡乃景帝所立。其以江都名郡者、以郡有江都縣也。顧廣陵之名已見于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此人所共知。而江都之名、景帝以前未之前聞。今按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江都之名項羽時已有此縣。太平寰宇記謂漢景帝立江都、遂因國以立縣者、非也。月表分二十一格、第一格載義帝事、第二第三格皆言項羽事、第二格言諸侯尊懷王爲義帝、西楚伯項王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都彭城。第三格言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

都江都。以下十八格分言十八王所都之地。史記高祖本紀、義帝元年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以下紀十八王所分之地。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項羽亦于是月出關、使人徙義帝于長沙郴縣。是義帝之徙郴縣、亦在四月也。項羽本紀亦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而月表第二格言項羽都彭城、第三格言都江都者、江都乃項羽初都之地也。懷王初都盱台、後徙盱台之彭城。項羽于義帝元年正月猶在關中、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是時雖有都彭城之意、而懷王尚在彭城、故先以江都爲都。羽本紀云、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長沙郴縣。是羽于四月始都彭城。且懷王未徙郴縣之先、彭城方爲懷王所都、羽豈能與懷王共都一地。此亦事理之顯然可見者。故知江都爲項羽初都之地也。羽雖未至江都、然先議所都之地實在江都。太史公于羽本紀直言都彭城、不言都江都、所以紀其實。

月表兼載都江都、所以存其名。此月表紀項羽事所以獨立二格、一載都彭城、一載都江都也。此正史公體例之精。若所都之地無先後之分、則月表不必立二格矣。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紀項羽事、第立一格、言都彭城、從其略也。必知廣陵江都爲項王所分之地者、史記羽本紀謂羽王梁楚地、漢書高祖本紀、五年、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張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破也。從之。羽死、漢王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是以羽之楚地分信、羽之梁地分越也。高祖本紀、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執之。上還至洛陽、赦韓信。春正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治廣

陵、說見後。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楚王交傳、高祖六年、旣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是又分韓信所封之楚爲二國、而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即會稽郡爲荆國也。黥布傳、布發兵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高祖本紀、十二年、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乃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立濞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所謂三郡五十三城者、即賈所封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也。江都易王非傳、初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吳故國。建有罪自殺、地入于漢、爲廣陵郡。廣陵厲王胥傳、武帝元狩六年、立爲廣陵王。前漢地理志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由易王厲王而上遡之、吳王濞所封之地、因荆王賈、賈因楚王信、信因項羽、有明徵矣。灌嬰傳、齊地已定、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于魯北、破之。前至下相

以東南僮、取慮、徐、虔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蘇林曰、別將兵屯廣陵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至廣陵、皆平之。乃則廣陵爲項羽地尤爲確證。或問曰、廣陵爲項羽地信已。第前志云、高帝六年屬荊、不知未屬荊之前、廣陵江都二縣究屬何郡。曰、是則水經注言之矣。水經注淮水篇云、淮陰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下云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荊國、十一年爲吳。然則廣陵江都二縣楚漢之間屬東陽郡。太平寰宇記謂揚州在楚爲九江郡地、項羽以封英布者、非也。漢書地理志雖無東陽郡、而高祖紀云、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荊王、是楚漢之間有東陽郡矣。文穎注、東陽今下邳。文穎後漢時人。按後漢書郡國志、下邳國、武帝置爲臨淮郡、是後漢之下邳郡即前漢之臨淮郡、亦即楚漢之間東陽郡也。前志臨淮郡有東陽縣、焦氏里堂謂東陽郡自治廣陵、廣陵爲附郡之縣。東陽郡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治東陽、其論甚竅。而項羽之都江都、自來方志諸書皆未之及。幸賴月表

有此一語，余故廣引史漢諸書，證成其說，似足以爲江都最先之故實矣。

又按史記貨殖列傳云：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項羽本紀云：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注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即據貨殖傳而言。羽立④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而東海、吳、廣陵諸郡，亦羽所分之地。唐人之詠廣陵者，每以西楚稱之。司空曙送鄭況在淮南詩云：西楚見南關。韓翃送友之揚州詩云：綠樹幾家下，青蕪闊楚西。詠揚州而專及羽事。又嘉靖志載隋彭城閣引大業雜記注云：舊爲彭城郡，煬帝因地以名閣。揚州而有彭城郡，是皆因江都爲項羽地，故有西楚彭城之稱也。

按，青集此後收載阮元附跋，然視揚州叢刻所載附跋少其前半。

又按揚州叢刻所載項羽都江都考跋云：江都縣衙前榜二，其一日邑

廢荊王、汪容甫先生據史駁之、謂孝景前四年始徙汝南王江都。荊王劉賈以高帝六年封、至十一年爲英布所殺、無後、其立國至淺。賈都於吳、此地爲其支邑、自名廣陵。至孝景置江都國、賈死已四十三年。江都縣之名、前此絕無所見、疑即託始於此。按樂史太平寰宇記謂漢景帝立江都、遂因國以立縣、汪氏之說蓋與之同。近按以下文青集收載之。劉孟瞻明經文淇作項羽都江都考、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第三格、知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江都。然則項羽實以江都爲都、是秦楚之間早有江都之名、非始於景帝矣。此說甚爲新異可喜。及檢新揚州府志沿革建置門有雙注云、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有項羽都彭城、一本又云都江都。考諸書無羽都江都之事、殆傳刻誤。此蓋嘉慶年間修志者見有無江都之本而致疑也。明人程正揆所刻張守節正義本月表脫去都江都三字。余檢至此、亦爲之疑。因思余家文選樓有舊本史記、檢之、則是元中統二年連索隱之板、明明有

都江都一事、爲之大快。然則府志所云有江都者古人之遺、無者爲妄人削去也。元中統與宋理宗時相值、則與宋板無異。桓字缺筆、世所習也。此書古色古香、恐勝於今單行索隱之處尚多、俟再校之。因復思古人如項羽者、滅秦封漢、氣蓋一世、快意之事、正在爲覇王、都江都之時。而江都王者以項氏爲最先。乃此事黯然不彰、緜緜欲絶、幸賴明眼人於旁行斜上蠅頭細書之月表識別而出、而又得此霉爛蠹蝕五百餘年之故紙爲之確證、所以古本之可貴如此。道光二十年、儀徵阮元跋。

是年、與楊季子等刻薛子韻所著文選古字通疏證六卷。

按、通集卷十三文選古字通疏證序代涇縣翟君惟善作、云某以嘉慶中遊揚州、與甘泉薛君子韻同肄業於梅花書院、以文行相砥礪者且二十年。子韻博極群書、詞藻鴻茂、尤精於小學、著説文答問疏證六卷。又以文選多古字、思爲文選古字通疏證一書、草創有年、尚未卒業。道

光戊子冬、新城陳碩士師督學福建、延子韻往襄校。己丑秋、按臨汀州、子韻猝得疾、卒於行館。碩士師遣使護其喪歸、而出貲屬閩士爲刻說文答問疏證。校讐者未能精審、往往參以臆見、碩士師深以爲憾。某時官江西、寄金至揚州、屬友人寶應劉君楚楨、甘泉楊君季子、儀徵劉君孟瞻詳加審定、重梓行之。而諸君已先期約同人醵金、另爲刊板。因就文選古字通疏證內擇其首尾完具者錄出六卷、即以某所寄金付諸梓人、而問序於某。此序作于辛丑季春、然其開雕在于此年孟冬。

二十一年辛丑　五十三歲

二月、奉父琢齋公柩與淩孺人合葬于城西郝家寶塔之原。青集卷十先府君行略

四月、撰夢陔堂文說序。青集卷六

夢陔堂文説者，觀察黄春谷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以揚雄有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之語，而後世之輕視文辭者，輒祖述雄語，以爲口實，雄又以史遷行不副文，是非謬於聖人，而班固亦即以其語爲傳贊，又申之以先黄老、後六經等説，儼然與雄爲一唱一和，因作文説正之，凡若干篇。其中論雄者至多，而論固者僅一篇，以是書專爲辨雄而作也。書作於癸巳，成於庚子，先梓其十一篇，而命文淇序其緣起。夫雄固之失，先儒亦嘗言之。而雄之作奸於前，固之效尤於後，則前人從無論及之者。先生慨然發憤，條舉二家之失，皆根據史傳，不爲鑿空之談。雄謂辭賦壯夫不爲，而雄所作諸賦，正在壯年。雄自序其賦，謂多諷諫之辭，人皆信以爲實，而不知賦作在先，序作在後。賦作於成帝之時，比昭儀於西王母，又以崑崙爲西王母所居，賦中所用故實，皆係崑崙，其所以獻媚於昭儀者至矣。晚年作序，乃自託於諷諫，是其巧於作僞也。其他雜文及法言、太玄諸篇，皆一一條

其謬妄。而司馬相如、東方朔之爲雄所排詆者、亦皆辨明其寃。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至於班固誣遷之罪、較甚於雄。漢書不應爲雄立傳、其所以立雄傳者、固恃雄爲奥援、以爲誣遷之地。他傳皆作史者撰述之辭、獨於司馬遷、揚雄二傳、則全錄二人自序之辭。蓋固若實敘二人之事、則遷所以任中書令之故與雄仕莽之事皆不得不言、故創爲此體。且史公報任安書先言陵敗書聞、即敘召問之辭、後乃言李陵既生降是聞敗在前、聞降在後。班固於李陵傳顚倒其書中之事、以爲陵降之後遷猶推言陵功。遷作中書令在武帝既悔之後、固沒而不敘、但言尊寵任職。夫中書令即尙書令也、爲權要之職。固於百官公卿表不獨不著其中書令之官、並尙書令之職而亦滅滅之、又於成帝紀及張安世、京房、賈捐之、劉向等傳任意增添、以成其含混之計。先生披郤導窾、迎刃而解、可謂洞悉其情狀矣。至其所以表章太史公者、尤不遺餘力。謂史公自序中兩太史公曰前稱

其父談後乃自稱、故別行另起。偏舉孔子世家及老莊申韓、仲尼弟子、孟子荀卿諸列傳之辭及五帝本紀贊以明其所以尊崇表經而黜黃老者。甚至外戚世家危言讜論、委曲申明、莫非原本崇經、以爲垂戒章比句櫛、洞豁昭晰、洵讀史者之一大快事也。雄又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特設風勸二字、以陷司馬相如。乃先誤解詩序。序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乃所以明正風、而非變風。自雄以風爲刺惡、而後人之讀詩序者不明風刺諫戒等本然之字義、以爲屬於衰世闇主之規譏、而詩人溫柔敦厚之旨以失。先生謂六經莫外於小學、小學者即載道之文字、而文字之訓詁、莫非本於聲音。故凡字義、以所從之聲綱爲主、而偏旁乃逐物形迹之目。又謂字義必視乎隨文所用、而字之本義則一。核其本字之聲、斯義無不明、而其字義遷流之故、亦即於字中可見。明乎此、則知風刺諫戒等字初不主于刺惡、而詩序上

以風化下數句、益確然知爲正風、而非變風。此皆發前人所未發者、尤治經者之一大快事也。先生嘗謂著書立說原不必好議前人、然學術之是非、關乎人心之邪正。迹雄之所以毀遷者、乃惡遷之尊孔孟、闡六經於前、無以爲己之地、故謂子長云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以見遷之不能闡明聖道。其實遷無此語、即遷父談亦無此語。雄組織談之語意、以成此辭、固之所以毀遷者、固效遷之體例以爲漢書、攘竊其辭、又欲沒遷之善、以揚己名、乃多爲誣陷之語、使徒震乎揚班之名、而一任其是非混淆、邪正倒置、亦學術人心之患也。世之讀是書者、苟能細爲尋繹、則先生嘉惠來學之意與其不得已之苦心、其亦可以共見也已。因撮舉是書之崖略、以諗世之實事求是者。

冬、撰舍是集序。青集卷六

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後人取以論詩、謂作詩者亦必

具三長、而後其詩乃工。錢辛楣先生申其說云、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是固然已。竊謂三者之中、尤必以學爲本。才非學則不展、識非學則不卓。吾友王君句生性情肫篤、淵源庭誥、工爲古文詞、尤好爲詩。自漢魏以及三唐、剖析原委、考究得失。其於諸家體製、聲調神韻、體會至微而抉擇至當、故其爲詩也典雅和平、舉世俗踈淺浮薄之習一洗而空。吾於是歎句生才之博、識之高、而尤服其學之邃也。句生既長於詩、顧不欲以詩自見、而名其集曰舍是、蓋深知學詩之難、而又以士人所當學者非詩之所得盡。故前此數十年專用力於詩、亦既卓然有以自見、而猶歉然若不自足、謂不能逮古之作者。後此則屏棄一切、務爲有用之學、深以從前之作綴爲恨。謂爾後詠歌之事不擬更作、而欲專力治經、以續成舊學、其意謙而志鋭爲如何邪。昔洪稚存、孫淵如兩先生皆先爲詞章之學、而後

從事於經卒之經術文章兼擅其美。以句生之勤學若是其於詩也既奄有衆長則其治經也必能發揮前賢之微言奥義矣。余才識謭陋所學又不能專遜於句生遠甚。頃以梓詩屬序固辭不得因念句生好左氏學左氏史家之祖遂舉三長之説以復焉未知有當於句生之意否也。

冬與毓崧校勘宋元鎮江府志。青集卷五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

是年友人汪孟慈督餉兩淮因與先生及汪廷儒首唱請旌明末揚州殉難貞烈婦女千餘人建坊入祠歲時奉祀。汪孟慈先生行述

按續纂揚州府志卷九云汪廷儒字醇卿儀徵人。道光二十年舉人二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六年典試江西。咸豐元年分校鄉闈胥以得士稱。生平友愛篤行有族弟廷儀少失怙恃依廷儒爲生待之如己弟居鄉以郡中節孝年久湮沒請建祠坊又爲合郡亡友刊古今文傳世名廣陵思古内外篇。自著有延月軒古文鈔知榮根味軒詩

集。年四十九、卒於京邸。子有泰、庠生。

是年、撰經遺堂集序。

江都韋酉山先生博學通才、所著詩文詞集二十六卷、蔚然鉅觀、丁小研比部序中言之詳矣。文淇與校字之役、獲覩全集、竊歎先生之政事卓絕、迥非尋常俗吏之所可及也。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廣西、歷蒼梧、懷集、馬平、凌雲四縣、以彊直爲同僚所忌、讒諸上官、卒以軍需案罷官、謫戍、士論惜之。其在馬平也、江上有搶奪案、先生聞報、即馳騎往捕。賊方入鄰村分贓未散、全數弋獲。一訊服罪、即日具讞詞以上。每冬初、粵東將軍委弁赴滇買馬、至柳江、移縣代雇民船。先生以非民情所欲、爲免其役。湖南嵓苗之叛、督撫赴柳江防堵、懷遠令某捕得難民七十餘名、誣服從賊、招解到郡、檄先生覆訊。平反其獄、難民得釋。縣捕役名曰鷹捕、有蔣標者索事主賄、先生立斃之杖下、一縣肅然。提標兵七千名在城、歲終例借縣倉米千石、

歷年多不能給。先生力爲預籌、如數支借、六箇歡感。此皆見于題馬平衙齋詩注中者。其在蒼梧懷集淩雲也、地尤繁劇、凡有來訟者、先生據几手自立讞、凡二千宗、皆剖斷明允。其見於詠歌者、則如集中箬葉刀、青竹竿、一片碣山右木諸樂府是已。而先生顧歉然不敢自矜也、其蒼梧行部詩云、兀然據牘背、涕淚下披箋。才拙勉清靜、此外又無術。懷集縣憫農行云、我來因陋無良籌、民訟水利爭哄嘩。眼前勸斷非遠謀、勸分行部心懷羞。則其勤求民瘼、不自滿假可知。又如泗城府復南北關、左江江心巖晉猺人獻歲岑將軍廟諸碑文、具見先生不鄙夷其民、無事不與民休養。而其正祀典、黜民俗之意、反覆詳盡。其治視古人亦何多讓。後之人欲考先生政事者、胥可於詩文中求之、則是編固不可不亟刻也。先是、甲午乙未間、余與小研比部嘗同文酒之會、每言先生全集副本久藏笥中、行將付梓。未幾而比部遽歸道山、茲事遂輟。今年春、先生高弟江君鳴玉、文君汝梅、

范君凌霞、楊君亮暨同志友夏君慶保、汪君廷儒搜求先生遺書、力謀剞劂。適程君焜得一寫本於其族子雅扶處、自歙郵寄、較比部所藏尤爲完善。比部喆嗣光煦篤念師門、追承先志、遂以百金付余、俾鋟諸木。同里岑君建功、黄君奭、蔣君照、陳君輅復出貲刷印百部、令讀者覩⑤爲快。而先生之孫光祖亦於是秋補博士弟子。余故備述先生政事之美、見循吏之必當有後、並是集刊布之難如此。光祖其克守遺經、繼先生未竟之緒也。

按此序云先生之孫光祖亦於是秋補博士弟子、而檢光緒江都縣續志、卷十六韋光祖補博士弟子亦在道光二十一年。且是書既是年孟冬所刻、則此序作于是年也明矣。

二十二年壬寅　五十四歲

二月二十二日、孫女順曾生。劉容季氏賸錄

四月、代阮伯元撰校刻宋元鎭江府志序。青集卷五



余家久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鎮江志二部、乃乾隆六十年宣城張木青學士燾所贈之書。嘉慶間、併經進呈內府、又錄兩副本、一藏家中文選樓、一藏焦山書藏、以待有志者刊之、良以二書有關於京口之掌故甚鉅也。京口自東晉以來、屹爲重鎮、流民僑郡、分併改隸、都督開府、參佐從事、寄治版授、建置紛煩、以及宋之差遣、元之掾屬、讀史者憚於鉤稽、往往沿訛襲謬。今詳觀宋志於六朝僑寄郡縣、縷析條分、於節度觀察等官、能復紀之甚詳。其剌守歷任年月、於紀傳所不載者、皆稽考得其次序。是故一人之傳、必參酌群書而後定。如剌史韋損傳、以唐地理志、練塘碑及李華復練塘頌序、招隱大律師碑參定。都知兵馬使張子良等傳、以新舊唐書李錡傳、舊唐書憲宗紀、通鑑、太平廣記參定。此例爲前此作郡志者所未有。至於元至順志、本承宋志而作、然絕不勦襲其書。宋志於剌守宰貳等官、載至嘉定九年止、而元志即從嘉定十年起、其例尤爲可法。土產門引說

文、廣雅、字林、方言等書、亦地志中所僅見。又二書於晉宋以來士大夫居宅墳墓、皆詳其坊巷鄉都所在。其作銘作記之人、亦莫不羅列。雖遺跡久湮、而按籍考之、猶可得其彷彿。後人性好簡略、鮮有及此之詳明者。其餘精當處亦不勝僂指。二書洵海內之秘笈也。乃問之鎮江人、無肯梓之者。余於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中、已慨乎言之。去冬、丹徒包景維良丞介吳陶伯孝廉文鑄來謁余、談次及之。景維因言及其考中憲知有是書、欲刻未果、今願刊布、以成先志。余因出家中選樓本並發焦山書藏本、校竣仍還焦山。再加紬閱。選樓本爲歸安嚴久能元照所校、焦山本爲烏程張秋水鑑所校、又丹徒戴桐孫守桥亦有籤記、其中精確者致多。然猶引其端未竟其緒。復屬門下士劉孟瞻文淇暨其子伯山毓崧詳考全書體例及所徵引各書、正其譌誤、作爲校勘記四卷、附刻於後。古二書俱不箸撰人姓名、書錄解題有盧憲鎮江志、宋志中稱憲者四條、因共定嘉定志爲盧憲所

作、而至順志則不知出於誰手。適丹徒柳賓叔孝廉（興恩）以書來告、謂檢鎮江府志成化舊序、知至順志爲俞希魯所作。余按、俞氏乃元末遺老、爲金華宋濂所推。若非詳撰此志、烏知俞氏之學精密若是。則刻書洵有功於古人也。是書初刻時不知書中載包氏名人甚多、乃校勘後、知包氏爲丹徒舊族。宋元二志人物門俱以漢大鴻臚包咸爲首、厥後包融、包何、包佶、俱有名於唐代。而元志俞庸修高資橋記亦言丹徒包氏不墜先業。中憲名祥麟、字厚村、捐賑施藥、頗多善舉、實爲鴻臚之後。雖此書朽蠹、而班班可考。然則是書之刻於包氏、固天理當而人心安也。刻既成、余故樂爲序之、以爲刻古書者勸。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夏至日、揚州予告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七十九叟阮元序。

是月、宋元鎮江府志校勘蕆事、因成宋元鎮江府志校勘記四卷、並自撰其序文。（靑集卷五）

校刻古書難矣、而展轉傳抄之書、則校刻尤難。是故宋元槧本及影宋抄本、皆可據原書付梓。間有訛誤、著于別錄、而不必改易舊文。至於傳抄之書、脫文錯簡往往而是。若不刊謬正訛、則其書幾不可讀、亦憾事也。伏讀欽定四庫全書凡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悉經刪衍補脫。京口耆舊傳陳升之、許暘、米友仁、邵飾、譚知柔、李珙等傳案語或引嘉定鎮江志、或引至順鎮江志、疑二書亦從大典中錄出、館臣曾見是書而未經編定、故有宋志斷爛而以元志補之者、有元志溷譌而以宋志羼入者、有子注而誤爲正文者、有子目而混爲總類者。選樓校本及焦山校本已詳言其誤。今因包君景維刊刻是書、相國阮公命文淇及子毓崧重加校正、並諭以不必以揅經室提要在前有所牽就、總期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談。爰取二書反覆詳校、其有彼此互淆、前後倒置者、悉加釐正、而仍載原文於校勘記、並述其所以改易之故。至嘉定續志、咸淳志、永樂志之羼入二書者、則另入

附錄之中而不加刪削，俾後人得以考見。昔宋彭叔夏作文苑英華辨證，其體例大約有三，實屬承訛，在所當改，別有依據，不可妄改，義可兩存，不必遽改。茲編所校，略仿其例。其有以一條而彙舉各條者，亦彭氏之例也。惟是學識譾陋，疏謬猶多。尚望博雅君子匡其不逮焉。道光壬寅孟夏，儀徵劉文淇識。

四月三十日，王西御句生之父家榦峙亭卒，年七十八。先生爲撰王峙亭先生家傳。青溪集卷八

七月三日，黄春谷卒，年七十二。研經室再續二集卷二

是年，甘泉岑建功欲刻舊唐書，延先生父子及羅茗香、陳卓人校勘。先生與茗香商訂凡例四條。

按，校刻漢書凡例通集卷五云，道光壬寅癸卯，揚州刻舊唐書，除分校寫樣刻樣延請四人外，另延四人分纂校勘記，每人分任數十卷，目錄

內臚列姓名。又輿地紀勝序通集卷七云、道光壬寅、丹徒包氏欲刻嘉定、至順鎮江志、借錄選樓抄本。余遂檢紀勝中鎮江府一卷、俾其附刻於後、而全書仍未能刻也。是歲、甘泉岑紹周提舉建功方重刻舊唐書、延其友分纂校勘記、而自輯逸文。

按、續纂揚州府志卷十四云、岑建功字紹周、監生。性勤謹、好儒雅、頗善居積。每謂天之所厚、不敢自私。凡死喪孤寡無告者、咸周洽之。每得異書、必鳩工重刊。如舊唐書、輿地紀勝、皆見珍於世。

羅茗香傳詳咸豐三年

二十三年癸卯　五十五歲

三月三日、阮伯元福壽第燬於火、文選樓所藏之書歸灰燼。雷塘庵弟子記卷八時先生館于第、校勘舊唐書。

按、稽庵文集卷二重刻舊唐書後敘云、今紹周獨任其事、延余友羅君

茗香士琳、劉君孟瞻文淇總校、即以余所藏閩本並殿本互勘。時孟瞻館於儀徵相國府第、府燬於火、而余書因是又失去十五本。

七月、爲門人陳卓人撰句溪雜箸序。青集卷六

嘉慶庚辰冬、先舅氏淩曉樓先生自粤中返里、家居授徒。卓人年甫舞勺、受業於門、天資穎悟、已具成人之概。道光甲申、先舅氏客授他氏、卓人遂學於梅君藴生、受詩文之法、學日進。乙酉春、先舅氏復家居、閉戶箸述、精公羊春秋、兼通鄭氏禮。卓人復從受經、飫聞緒論、斐然有箸述之志。洎先舅氏臥病、董子祠中、令卓人問字於余。余學殖荒落、於余舅氏無所肖似、而公羊禮服之學、卓人蚤得其傳、遂乃博稽載藉、凡有關於何鄭之學者、手自抄錄、推闡其義。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實能條舉舊聞、絶無嚮壁虚造之説。今歲季夏、發行篋中説經之文若干篇、先付諸梓、而乞序於余。余維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而其義益晦。徐彦疏公羊、空言無當。賈孔禮

疏亦少發明。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謹守何氏之説、詳義例而略典禮訓詁。歙金氏、程氏習鄭氏禮、顧其所箸書往往自立新義、顯違鄭説。先舅氏愁然憂之、慨然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别爲義疏、章比句櫛、以補徐氏所未逮。其於其禮也、思舉後儒之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惜晚年病風、精力不逮、僅成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論百餘篇。卓人行將校文東觀、會議石渠、讀生平未見之書、以續成先舅氏未竟之志、是則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樂乎此也。癸卯七月、儀徵劉文淇。

閏七月、代阮伯元撰重刻舊唐書序。青集卷五

有唐三百年正史、所關最鉅。後唐長興中、詔修唐書、至後晉開運二年方纂成奏上。五代會要中但言書付史館、而未述刊版之事。宋嘉祐五年、頒新唐書於天下、而舊書遂不甚行。郡齋讀書志及直齋書録解題雖皆載其書、而不言始刊之歲月。是北宋以前之舊槧、其有無固無從考證。明嘉

靖乙未、餘姚聞人詮督學南畿、念舊書刻本漸少、懼其就湮、於是徧加尋訪、得紀志於吳縣王延喆家、得列傳於長洲張汴家。其書乃南宋紹興初年越州所刻、卷後載有校勘姓氏。舊唐書之流傳於明代者以此爲最古、而卷帙尚有闕佚。復假應天陳沂、長洲王穀祥所藏本、依次補葺、始爲完書。刻未及半、而詮以奉諱去官。繼其任者請諸撫按、與郡邑各官捐俸倡率、凡歷四年而後告成。其裒聚與刊布之難、悉詳原序。特當時聞本所據之書、止就殘篇斷簡薈萃而成、初非全部、故魯魚亥豕之文、夏五郭公之句、正復不少、論者惜其未盡善焉。我朝稽古右文、度越前代。乾隆四年、敕武英殿校刻此書、聞本脫誤之甚者逐條釐訂、各附考證於每卷之後。及四十七年編定四庫全書、特置此書於正史、而庋藏於三閣。閣本之考證、又較殿本加詳。惟是閣本但繕寫而未發刻、讀者既艱於傳鈔、殿本列於二十四史之內、坊肆間罕有單行者、寒素之家、購求匪易、而開版久亡。其

書尤爲難覓。甘泉岑紹周提舉建功嗜學好書，尤喜鐫刻古籍。其友江都梅蘊生植之勸其重刊此書，遂慨然獨任之，延江都沈與九齡、殷時若烺、淩東筌鏞、儀徵黄泉臺春熙分任校字之事，全書字句悉以殿本爲主。其間有刊刻小譌爲人所共知者，即隨筆改正，外此則不敢妄改。至於行款書式則仿照汲古閣史書，蓋毛氏所刻十七史久已風行海内，而唐書有新無舊，故特補其所未備也。復延甘泉羅茗香士琳、儀徵劉孟瞻文淇及其子伯山毓崧、句容陳卓人立排列各本，討論群籍，得校勘記共若干卷。凡殿本閣本之與聞本異者，一一臚列，並登載其考證。而沈氏新舊合抄所辨析者，亦附見焉。若夫北宋初年太平御覽、册府元龜等書，皆成於歐宋未修以前，其引唐史，確係劉書，所據實最初之本，足以補正聞本者不可枚舉，皆採而集之。他如通典、通鑑、唐會要、文苑英華以及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攷異之類，可以互證參訂此書者，亦廣爲尋校，加以斷制。其體裁

義例，悉遵殿本，閣本之成法，而推廣引申，以竟其緒。蓋殿本之總校爲沈歸愚尚書，其自作考證跋語云：蒐羅未備，挂漏良多。閣本之分校爲邵二雲學士，其集中所載提要云：參核攷定，尚有待耳。誠以官修之書，人心不齊，議論多而成功少，每致卒業無期，故但能略舉大端，開其門徑而已。後人若不由一反三，因源及委，其何以成前賢未逮之志哉。今岑氏捐資，既勇任事，亦堅能集衆長，而成鉅業。昔元童時讀文選汲古閣本，每慨然慕毛氏之爲人。毛氏之名，今亦永垂藝苑，此毛氏之福也。毛氏有此名，有此福，而明於事者能效之，則今岑氏是也。揚州有力能刻古籍者甚多，而願者究少，則以此事亦須有讀書之性情，嗜好與辨事之才識，福分談何易哉。是書始刊於道光壬寅九月，告成於癸卯七月，計未及一祺，而粲然大備。衰年見此，洵爲快事，故樂得序之。道光癸卯閏月乙未，予告體仁閣大學士晉太子太保揚州阮元序。

九月二十四日、梅蘊生卒、年五十。青集卷十

十月、撰夏退庵所輯海陵文徵後序。

萃一郡一邑之詩文以爲集者、六朝以來已有之、而其書多不傳。其傳者、北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南宋董弅之嚴陵集。然二集體例、凡有關於本郡者即錄之、不盡土著之人。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其甲集六十卷、皆其郡先達詩文、故當時推爲鉅製。至於萃一邑之詩文以爲總集、其最著者、元汪澤民、張師愚所同編之宛陵群英集、然有詩而無文。明張應遴海虞文苑、詩賦雜文、莫不悉載、然所輯者僅有明一代之文、即明一代之中、又略於遠而詳於近。論者謂時代既近、牽於鄉曲之恩怨、不免有所濫收。凡輯一鄉之文者、均不免此失。甚矣、編集之難也。吾友泰州夏君退庵輯海陵文徵正集二十卷、自張懷瓘至湯治昭、共七十二人、凡爲文四百六十篇、其蒐采之勤、亦云至矣。而吾所歎服者、尤在於抉擇之精且嚴也。邑

中有僑寓數世、可稱土著而籍貫仍隸他邑者、則列于附錄之中、而不入正集。東臺自乾隆三十三年由泰州割出分置、今錄東臺人之文、斷自乾隆戊子以前。又集中所采輯者、大率有關於地方利病及闡揚忠孝之作、凡風雲月露之辭、概從刊削。即墓志行狀傳述、亦必人屬名賢、事關倫紀、而後采入。讀其凡例、可知其體例之善矣。退庵博學工詩、撰述甚富。海陵文徵之外、又有附錄十二卷、詩徵十六卷、泉譜八卷、筆記十六卷。而其所最注意者、尤在於此編。樣本甫寫定、而退庵遽歸道山。喆嗣子猷嘉謨克成先志、節嗇衣食、以貲付其從兄子戩嘉穀、來郡付梓、是皆佳子弟也。刻既成、屬文淇爲之序。文淇與退庵交最久、而先母氏淩系出僉憲之後、僉憲爲海陵鄉賢、退庵凡例中謂淩僉憲舊業堂集關係桑梓最爲切要者也。挂名簡末、有深幸焉。

夏退庵名荃、泰州人、行實未詳。

此月，代阮伯元撰張石州所著魏延昌地形志序。青集卷五

魏收所撰魏書地形志二抄本作三。卷，簡略太甚，其敘州郡，不述太和全盛之規，轉錄武定分裂之制，識者病之。平定張君穆著有延昌地形志一書，抄本此下有精博之至四字。其抄本無此字。大旨謂魏收書乃東魏之志，與北魏無涉。於道武太武建國之模，孝文宣武寂垂之業，一字不紀，而徒貢諛高齊，自來志書抄本書字作家。無此荒謬。乃博采旁稽，重事纂訂，凡古書及金石遺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詳采之。西北陂唐抄本唐字作塘。堰澤中尉紀敘最詳，今并及其興廢，及見今情形，冀後來者有所取法。收志譌字甚多，以酈氏水經注及各地志訂抄本訂字作正。其譌脫。有總圖，有各州郡圖，藏每卷之首。余略爲繙閱，洵爲抄本此下有屬字。實事求是之書。其中尤精確者，如并州上黨郡之石井關，收志沿班志上黨郡有天井關之文，不知漢上黨郡南逾陽阿，魏上黨境南不過元氏乃改繫之建興郡高都下。并州平陽郡之禽昌縣抄本此下有收字。云即漢

晉之北屈不知漢晉北屈縣在今吉州東北、魏禽昌縣在今平陽東洪洞東南、相距絕遠、斷非一地。並（抄本並字皆作幷字。）推詳其致誤之由。（抄本此下有又字。）永安郡平寇縣有雞頭山神祠、謂即今忻州（抄本無忻州二字。）繫舟山之（抄本無之字。）文阜。繫舟雞頭聲轉最近。浮陽郡章武縣有大家姑祠、或云麻姑神。據寰宇記、清池縣有麻姑城、而水經濁漳水（抄本無水字。）注、濁河又東北逕紵姑邑、南俗謂之新城。俗說麻姑、蓋即由傅會紵姑之名而起。紵麻義相通。（抄本此下有也字。）又此書雖為魏志而作、兼為讀水經注者示其表暇、故凡與酈注相涉者、每不憚詞費。然亦不意存左袒。如太倉翟泉、則從伽藍記而不從酈氏之說。至於戴氏所校之本、未免意為刪改。如收志濕沃縣有后父城、即濕水注之后輔城。近本后譌作石、戴氏不知、取證收志而改右為左。凡若此者、亦一一辨正之。其繫以延昌者、據初學記引括地志云、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鎮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熙平

者、宣武延昌四年之後一年。抄本有也字。元魏之盛、至此已極、故斷自延昌也。

余於嘉慶十五六年間抄本無間字。在京師文穎館總閱全唐文、時館中供事於永樂大典中抄得古洛陽圖數紙、內有後魏洛陽宮城圖、金墉城圖、所載宮殿樓觀甚詳、並有李彪、崔林、長孫稚、鄭道昭諸宅、其圖非後人所臆造。抄本此下有今纂刻於版五字。試取觀之、倘亦有所稗助焉。道光二十三年冬十月、揚州阮元識于怡志林泉之館。

十二月朔、撰汪醇卿所編廣陵思古編序。

吾友留心於鄉邦文獻者、於淮安得丁君儉卿、寶應得劉君楚楨、泰州得夏君退庵。三君於其鄉先輩軼事遺文殘編斷簡、搜羅宏富、積三十年之力以成書。楚楨所採輯者有寶應圖經若干卷。儉卿輯山陽詩徵二十四卷、退庵輯海陵文徵二十卷、詩徵十六卷。儉卿、楚楨之書成而未刻、退庵已歸道山。其哲嗣先刻其文徵、余既爲之序矣。今同邑汪君醇卿以廣陵



思古編見示，屬爲之序。此余所欲爲而未暇爲者也。猶憶邵伯揚學博刻婁東雜箸，阮相國爲之序云：昔年撰淮海英靈集時，但求之於詩，而未求之於文。彼時若稍用力於各邑各家之遺編故帙，選擇而成一書，則故家遺俗嘉言善行必斐然可觀。惜祇力於詩，僅以其餘力爲廣陵詩事數卷而已。蓋深歎廣陵遺文之未編也。適相國來館中，余⑧醇卿此編代爲就正。相國細加繙閱，深嘉醇卿之志，謂當更加搜輯，以成鉅觀。因即述余向所傾倒於三君者，並今相國之言，以識簡末。道光癸卯十二月朔，同里弟劉文淇撰。是序青集未收

是月，撰黄春谷所著夢陔堂文集序。青集卷六

吾鄉黄春谷先生早負重名，與焦里堂、江鄭堂、鍾保岐、李濱石諸先生聲應氣求，極一時之盛。文淇童年在家塾中，已飫聞之。後讀漢學師承記，謂先生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篤志研究，得其精微。通曆算，能辨中西之異

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中、不屑爲世俗詩文者也、心竊儀之。及聞汪孟慈言先生著有讀周官記、讀毛詩記各若干卷、於是嚮往倍切。時先生遠宦粵西、無由親炙。比自粵歸孟慈又入都中、尚以不得階主未敢造次請謁。而先生忽偕梅蘊生過訪、因招同羅茗香、劉楚楨、王西御、吳熙載、王句生常集篸園爲文酒之會。暇又至余館中、縱談今古、輒移晷刻。自癸未至壬寅歷二十年之久。是時先生毅日講學諸友零落殆盡、所常往還者祇文淇輩六七人。先生篤忘年之誼、繾綣綢繆、每有所作、輒舉以相示。竊見先生嗜學之專、有非寒畯所能及者、宜乎所造之深邃也。先生於人事酬酢外、終日坐一室中、羅列群籍、徧爲探討。心有得、奮筆疾書、俄頃千言。夜則燃二巨燭、冥情搜索、必四鼓乃寢、率以爲常。其夜讀之況、詩集中每自道之。江氏所謂篤志研究者、誠哉其篤志也。嘗初見先生時、請讀所著詩禮劄記、先生答以祇有草稿⑨、尚未成帙。厥後稍

燬于火、先生亦不以介意。蓋其所專致力者在于文說、經說、文說已刊行者十一篇、經說百餘篇、言尚未編次、而大指已具於文集中。作文說、經說時、詩文亦不多作。就詩文二者論之、先生素以詩自許、未嘗以文自豪。即與同人談藝、亦論詩至多而論文絕少。然觀文說第一編論文章關繫至重、首詳文之體用、次述文之藻績聲韻、而要歸于措辭不詭于正、持論極爲精確。先生固深于文者、集中諸作多直抒胸臆、無不達之辭、亦無不盡之意。融會古人神理、而不規規然襲其迹象。江氏所謂空無依傍者、誠哉其無依傍也。公子善庭刻文集旣竣、事屬、爲序其大凡。文淇紬繹全書、深歎江氏之所稱道者爲得其實、因推闡其說、以識簡末。道光癸卯季冬、儀徵後學劉文淇撰。

按此序、與刻本夢陔堂文集所錄小異。

是月、河道總督潘雲閣招先生等四人屬、以校書、因赴袁浦。

按、聲遠堂文鈔卷二同舟守歲圖序云、歲在昭陽、月惟嘉平、河帥潘雲閣先生駐節袁浦、介要劉孟瞻明經、楊季子上舍及余昆季四人將有借爲閣書斠正百家之業。爰因三冬歸餘、俗務多暇、挐櫂往謁、刻期遄返。

按、潘錫恩字芸閣、安徽涇縣人。嘉慶辛未進士、授編修。大考第一、擢侍講學士。道光二十三年、再任南河道總督、在任十載無河患。二十八年、以病回籍。同治六年、加太子太保銜、卒於家、賜謚文慎。續碑傳集卷三十三有傳。

回里時、恰值除夕、泊舟寶應之氾水鎮、王西御作詩、並命其子悲雲繪圖記事、屬先生以序。青集卷四除夕同舟守歲圖序

是歲、張石州致書先生、論魏延昌地形志、並求爲序。國粹學報第六期

書云、孟瞻先生執事、移定于下月三日偕茗香同舟北上、兹將拙著延昌

地形志前八卷幾三分之一。呈詳、並求賜敘。鄙著此書、因魏收書乃東魏之志、與北魏無涉、讀水經注者偶一援及、輙成歧誤。且于道武、大武建國之模、孝文宣武敉垂之業、一字不紀、而徒以貢諛東魏張貢諛高齊之本、自來史家、無此荒謬。故爲博采旁稽、稍還元魏舊觀。于司州恒朔十二鎭三事、蓋殫三年之力、然後得其梗概焉。竹汀詹事謂地形志當斷自太和、穆乃斷自延昌者、案初學記引括地志云、魏孝文帝都洛陽、開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鎭十二、郡國二百八十九矣。熙平者、宣武延昌四年後之一年也。元魏之盛、至此已極。又通鑑梁天監十年下云、是時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寖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案梁天監十年爲魏宣武永平四年、次年遂改元延昌、故訂志以斷自延昌爲允。今本收志譌字不可勝校、穆以酈注爲經、各地家言爲綜、訂其譌挩、已得十之七八。此書爲讀水經註者通其郵、故凡與酈

注相涉者、每不惜詞費、然不敢意存左袒。如言太倉翟泉、則伽藍記是而水經注非、故卽奉羊以訂酈也。戴氏校水經注、妄改最多。如收志石沃縣有后父城卽濕水注之后輔城。近本后譌作右、戴氏不知、取證收志而改右爲左、（戴氏又托言據永樂大典、實則大典並不作左、穆嘗檢大典而知之。）此不可不訂正也。若西北陂唐堰澤中尉紀敘最詳、今並考其興廢及現今情形、冀後來者取法焉。又穆著此書、凡古書金石遺文有涉及魏事者、必詳采之、故有總圖、有各州郡圖、以載于每卷之首。謹陳著書大旨如此、伏冀裁其違謬而賜之敘、幸甚感甚。穆再拜。

按國粹學報載記者（恐劉光漢、卽劉師培。）識語云：案石洲先生此書係癸卯過揚州時所作、而延昌地形志之體例悉載于書中。先生又有延昌地形志自序、刊入月齋文集中、可與此書參觀也。記者識。

二十四年甲辰　五十六歲

十二月二十九日、姚配中卒、年五十三。藝舟雙楫卷八

是年、與同人校勘舊唐書。舊唐書校勘記序

是年、撰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青集卷十

君諱植之、字蘊生、姓梅氏。祖諱訓、自宣城徙江都。考諱徇、積德在躬、鄉黨稱長者。幼孤、育於其舅范氏、范以爲嗣。及長、娶於黄、生子某、即以之繼舅氏後而已歸宗。繼娶於胡、乃生君。君年十二、已能爲古今體詩二十、學駢儷之文、博覽經史、工書善琴。而所嗜尤在詩、性簡傲、凡鄉里先達及流寓名公有所招邀、未嘗輕造其門。必歷久、知其學實勝己、乃執弟子禮事之。朋輩所心折者、僅十數人、視世俗齷齪之士、蔑如也。家貧無書、所習經注及古文詞、率手自鈔寫。偶購舊唐書殘本、展轉借全帙錄之、一句而畢。余交遊中多勤學之士、其最攻苦者、甘泉薛傳均子韻、於百憂中手不釋卷。儀徵汪穀小城、病至咯血、誦讀自若。而君實似之。君中歲嘗遭考妣喪、未

除服而妻許氏又卒、家室蕩然、其愁苦抑鬱無聊賴之狀一寓於詩。余每不忍卒讀、勸其少輟。君諾之、而莫能改、然君即不事吟詠、而所處爲生人極艱、身非金石、摧折之、斬艾之、欲求無死不可得已。余固憂君之不永年也、而君竟以肺疾卒、悲夫。繼娶黄孺人、結褵甫七歲、生男女各一、皆不存。没之前夕、新舉一男、君猶强撫視之、名之曰毓曾。未匝月、縗絰一襲加於文褓。嗚呼。可哀也已。君由揚州府學增生中式道光己亥科舉人、生於乾隆甲寅六月二十日、卒於道光癸卯九月二十四日、春秋五十。即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甘泉縣施家沖、祔其考處士君之墓。君詩近體主少陵、古體則導源康樂、駢文宗江鮑、而參以庾徐、哀誄⑩散行文亦雅有歐曾矩矱。所著稽庵詩集六卷、友人王君璞華梓行之。其續集四卷、文集二卷、則門人上元黄國華所刻也。江都薛壽及君妻姪儀徵黄春熙亦嘗受學於君、謂君之學行不可無所稱述、伐石刊詞、埋諸幽壙、以渴葬、不能遠求鉅

公之文、而丐文於余。余文何足傳君。君之詩文、其必傳於後則無疑也。爰爲銘曰、

君志之高潔兮、飲清風而餐白雪也。君學之勇決兮、挽六鈞而徹七札也。謂韞于中宜有所設施兮、奚出門而車軸折也。惟遺編足以垂後兮、芳馨其不滅也。

二十五年乙巳　五十七歲

二月六日、孫貴曾良甫生。左盦集卷六先府君行略

按、劉容季氏來書云、貴曾字良甫、一字少匡、副榜貢生、候選州判。卒於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年五十四。

四月、江西撫署揚州水道記四卷。⑪

五月朔、撰文學方君傳。青集卷八

君名申、字端齋、本姓申氏、舅氏方取以爲子、故從舅氏姓、而以申爲名。其

世系詳余所撰方節母家傳中。君少孤家貧、傭書於外、以所得錢奉節母甘旨、備盡色養。室中極狹、母歿、徹去床几、僅容一棺。時久雨不霽、屋恒漏、君以席覆棺、差免滲淋。晝夜坐臥於其側、衣服沾濡、不離苫次、如是踰月、始克舉葬。既竣事、即置几筵於室中、以奉主。遇時節及忌日、必從食肆中市饌、飯置主前祭之。雖祁寒暑雨、未嘗輟。懷慶太守汪君孟慈謂君之孝不愧古人、故表君之墓曰孝子。太守即節母之族弟也。君雖以傭書廢業、而素通文義、人以藁本倩君傳寫者、大率多訛乙難識、君悉能辨之、且爲之校正誤字。余舅氏淩曉樓先生重其爲人、命其子鏞師事之。道光己丑、舅氏卒、時鏞方八年、余攜之歸、而仍延君課鏞讀。君訓誨懇摯、終日坐書室中、於世俗之紛華泊然無與。余因與劉君楚楨勸君習制舉業、時君年已踰四十矣。而應童試、屢見黜於有司、而學益進。至戊戌冬、督學祁公按試揚郡、君始以經解見知、拔置圖郡第一、督學劇賞之。正場試律以人問

重晚晴命題、益爲君發也。補儀徵縣學生員。庚子秋、赴試江寧、積勞成疾、歸而益劇、卽於十一月三日卒、年僅五十有四。祔葬於節母墓側。次年、淩鏞亦以經解受知於督學毛公入江都學、而君已不及見矣。君自悔晚學、故致力綦勤。其最精者尤在周易、朝夕鑽研、未嘗釋手。君以張氏惠言約舉鄭氏易象而未及其他、毛氏奇齡引諸家易象而尚多挂漏、因偏閱諸家書、有涉及易象者、咸摘錄之、成諸家易象別錄一卷。又以易家之言象者以虞氏爲最密、惠張二家所述猶未完備、因詳核虞注之引逸象者、繫析條分、成虞氏易象彙編一卷。又以後儒解易罕引說卦傳、因博攷古注、參閱諸緯與春秋內外傳注、援據易說卦傳者、排比其次第、各繫於本文之下、成周易卦象集證一卷。又以春秋時列國卜筮必據互卦以與正卦相參、因尋繹漢儒之所言者、反覆求其條理、而知互卦之法正例有七、附例有二、成書一卷、名之曰周易互體詳述。又以卦變之法傳之已久、言人

人殊、無所統貫、因參伍攷訂、以深求其義例之所在、成書一卷、名之曰周易卦變舉要。是爲易學五書。君之於易、可謂勤矣。古之士懷才抱異、阨塞而不遇者何可勝道。然如君之少苦流離、中歲困躓、終其身寂寥寡歡者、蓋亦尠矣。君以貧故未婚娶、族中又無可爲君後者、君之祀斬焉。人道之窮、至君而極。世有跅弛之士、或恃才傲物、頹然自放於禮法之外、其致窮也有由。若君則抑然自下、束脩安貧、而摧抑亦若是之酷、天道其果可知也耶。今孟慈太守悲君之遇、爲梓遺書、俾垂久遠、然則君之所以不朽與天之所以彰君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是年、與同人成舊唐書校勘記六十六卷。

按舊唐書校勘記六十六卷、此年竣功。先生所任、自卷一至卷十、本紀自卷二十至卷二十三、地理志自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六、列傳凡二十卷。伯山所任、卷十三十四、音樂志自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職官志卷

二十八卷二十九、藝文志自卷四十八至卷六十、列傳凡二十卷。羅茗香所任、自卷十五至卷十七、縣志卷十八、天文志卷十九、五行志卷三十、食貨志自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九、列傳凡十四卷。陳卓人所任、卷十一、卷十二、選舉志卷二十七、輿服志卷三十一、刑法志自卷四十至卷四十七、列傳凡十二卷。

是年、編修汪醇卿訪得鮑孝女墓於京師、因寄書先生而屬爲之傳。先生撰鮑孝女傳。青集卷八

是年、代阮伯元撰江甘貞孝節烈總坊錄序。青集卷五

序云、嘉慶十一年、元與伊墨卿太守於縣學節孝祠中議立四碑、將江甘兩邑待旌貞孝節烈婦女姓氏鐫諸碑石。其時未有請建總坊之例、故創爲此舉、以冀垂諸久遠。十六年修府志時、即據此碑采入志中。道光七年、武進陽湖兩邑紳士請建總坊、得旨允行、於是江蘇各屬彙請者次第舉

行。而江都甘泉兩邑、亦於二十二年由學轉詳、請建總坊。禮部議准、奉旨依議。旋經樹立總坊於節孝祠前、並於祠内設位致祭、而旌表姓氏總録尚屬闕如。汪編修廷儒輯爲總録、捐貲付梓。兹請假歸省、請序於元。元惟總坊之立、前此所無。今奉旨允准直省通行、有以見聖朝風化之盛、卓絶千古、故褒錫之典、爲曠代所未見也。録中首載公牘一卷、次列兩邑新旌姓氏凡一千四百八十六人、分爲四卷。建立總坊後又續采得合例旌表者一卷、以待續請。而元所立之題名碑及府縣志所載未請總坊以前已蒙旌表者、將學册神主參互比對、各爲一卷。其有筆畫訛誤姓氏歧複者、詳爲辨正。而事實見於各家詩文集小志者、亦間爲采輯、以備續修志乘者有所徵從。編修好善之意有足嘉者、元故樂得序之。

二十六年丙午　五十八歲

九月初三日、邀晉江陳慶鏞頌南與岑紹周、羅茗香、楊季子等偕遊華清宮。

慶鏞字乾翔，號頌南，其別字，晉江人。道光壬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官至中議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候選道。咸豐八年八月三日，卒於泉州團練公所，春秋六十有四。著有籀經堂類稿、齊侯罍銘通釋。其三家詩攷說、文釋文校本、古籀攷、穀梁通釋，屬草多未竟。續碑傳集卷十九有傳。

九月十六日，與吳熙載、王句生等泛舟，遊平山堂。彝道堂集卷二

冬十一月，代阮伯元撰劉孟涂所著廣列女傳序。青集卷五

桐城劉君孟涂，余久聞其名，未識其人。嘉慶丙子，余撫中州，時孟涂來見，以詩文就質。其詩才高筆健，接跡前賢，駢體獨出機杼，余甚重之。別後遂不相見，而時以詩文函寄。後聞其客死亳州，亦絕不知其家消息。丙午冬，其子少涂繼來謁，始知其詩文集四十卷，爲其友姚君伯山所刊。先是孟



涂以其母夫人吳氏撫孤守節之故、輯廣列女傳二十卷、藏諸篋笥、尚未付梓。孟涂卒時、少涂甫三齡、病且殆。孟涂之喪適歸、其配倪孺人大慟曰、吾夫既客死於外、而子之病又甚危篤、吾夫殆無後矣。即自剄不殊。至人定後、卒自經死、去孟涂之卒才百日。今少涂幸得成立、年甫踰冠、即橐筆走京師、節省館穀、刻成此書、以成父志、以彰其君母之烈、可謂偉然佳子弟矣。孟涂此書之例、斷至明止、余謂二母之節烈不可沒也、少涂當輯二母事實、即以祖母殿諸節婦之後、以君母殿諸烈婦之後、誰曰不宜。孟涂尚有未刻書八種、論語補注三卷、大學正旨一卷、中庸本義三卷、孟子拾遺二卷、續集六卷、外集六卷、別集六卷、詞一卷、共二十九卷、皆少涂所搜輯錄有清本、爲著其目於此。

劉孟涂名開、字明東、孟涂其一字、又作孟塗、桐城人。師事姚惜抱、學詩古文、與同門方植之管異之梅伯言有方劉管梅之稱。道光四年閏七

月十四日卒於亳州志局、年四十一。續碑傳集卷七十六有傳。

按此序云、始知其詩文集四十卷、然刻本劉孟塗集文集十卷、駢體文二卷、詩前集十卷、詩後集二十二卷、凡四十四卷也。

冬、撰周烈女傳。青集卷八

是年、刻薛子韻所著閩遊草一卷。

按聲遠堂文抄卷二薛子韻閩遊草後序云、檢稽葉於緘滕、空藏手墨、越今十有七年。素交劉孟塗明經慨駒隙之易流、謂鴻泥之可惜、爰取劉楚楨大令舊所錄存詩若干首、總爲一卷、重付影寫、鋟之梨板。

是年、與伯山爲岑紹周從事輿地紀勝校勘。

按舊唐書校勘記岑紹周自序云、校勘記六十六卷刻既成、而此自序作於道光丙午仲冬。然伯山代阮伯元所撰輿地紀勝序通集卷七云、是歲甘泉岑紹周提舉建功方重刻舊唐書、延其友分纂校勘記、而自

軿逸文、擬俟其告成、即從事紀勝。癸卯春初、奉舊唐書謁余求序、且言願刻紀勝全書、請先假歸影鈔、然後授梓、余欣然許之。未幾、余舊居福壽庭第爲鄰火所焚、凡選樓書籍分藏於彼者悉燬於一炬、而紀勝以借鈔之故、巋然猶存。洎影鈔既畢、紹周復延儀徵劉孟瞻（文淇）及其子伯山（毓崧）纂軿紀勝校勘記、而自補鈔闕文。戊申孟夏、舊唐書校勘記刻工已竣、逸文亦垂欲開雕、將次第及於紀勝、而紹周遽亡。乃舊唐書校勘之功已竣、此歲應當着手輿地紀勝校勘。

二十七年丁未　五十九歲

正月、王子涵調儀徵縣知縣、謀重修儀徵縣志。

按、重修儀徵縣志阮序云、丁未孟春、司馬王公來宰儀徵、政通人和、循聲懋著。下車之始、即詢及縣志、知已四十餘年未修、慨然以身任之。

王子涵名檢心、原名立人、子涵其字、河南南陽人。同治八年五月卒、年

六十五。著有易經說約、春秋本義、孝經本義、四書存眞、禮傳合鈔二十餘種，已刊有王子涵全書。續碑傳集卷三十六有傳。

五月十六日，門人薛壽父長慶吉人卒，年七十五。先生爲撰薛君家傳。靑集

卷八

八月三日，汪喜荀卒，年六十二。汪孟慈先生行實

九月十六日，孫富曾謙甫生。

按，劉容季氏來書云，富曾字謙甫，光緒戊子科舉人，揀選知縣，生於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卒於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二。

己卯孟春，余至揚，與謙甫門人蔣太華氏面晤，獲聞其爲人與學風。劉容季氏蓋謙甫之哲嗣也。

九月十九日，同郡金雪舫邀同人雅集櫄園，爲展重陽之會，先生父子與焉。金以畫圖示先生，屬序，伯山代撰展重陽櫄園雅集圖序。通集卷七

按、金雪舫名長福、雪舫其字、高郵人、貢生。父芸、工書法。雪舫幼聰慧、眇一目、博洽經史、尤深選學。屢試不售、淡於進取、然好學至老不倦。著有廣陵新舊事、小蟹莊詩話及駢體古文、古今體詩數十卷。咸豐三年後、揚郡三次失陷、與當事辦團防、盡力保奏以教諭、加提舉銜。卒年七十五。續纂揚州府志卷十三

是年、先生父子纂輯輿地紀勝校勘記成、書五十二卷。十二月、伯山代先生撰輿地紀勝校勘記序。通集卷七

二十八年戊申　六十歲

夏、岑紹周卒。

按、輿地紀勝序通集卷七云、戊申孟夏、舊唐書校勘記刻工已竣、逸文亦亟欲開雕、將次第及於紀勝、而紹周遽亡。又舊唐書逸文序通集卷五云、紹周復就諸書所引舊唐書與今本不相比附者、薈萃參考、爲舊

唐書逸文十二卷。戊申夏，甫經寫定，而紹周遽亡。

夏，知縣王檢心開局重修儀徵縣志，延先生爲總纂，伯山與分纂。重修儀徵縣志

按，重修儀徵縣志阮序云，丁未孟春，司馬王公來宰儀徵，政通人和，循聲懋著。下車之始，即詢及縣志，知已四十餘年未修，慨然以身任之。且議將新舊各志一律重修。戊申仲夏，商之於余。又云，王公及纂修諸君頗韙余説，開局未及期月，編次已有端倪。又張丙炎序云，經始於道光戊申，卒業於咸豐壬子，成書五十卷。

八月十二日，先生覆書楚楨。

覆書楊川子雍氏所藏手札云，前缺介伯張爲社會，亦尚不間斷。淇所編儀徵志，將來成書，亦斷不能及尊公之寶應圖經。惟爲岑氏所撰校勘記中之帝紀、地志、彙傳三種二十卷，尚不大謬，現已刻成。惜卷帙太多，兼之

道遠不獲侍奉寄耳。現在岑氏昆仲復刻王象之輿地紀勝、業已開丁、大約明年可以成功。此書照影宋本刻、其有訛誤、伊現屬小兒爲之校勘。近來肯刻古書者甚罕、岑家叔侄尙有根器也。此覆、並頌侍安、文淇手啟。八月二十日。

九月二十六日、戴文燦卒、年六十五。

戴文燦傳詳道光三十年。

十月、先生與楊季子、王西御、王句生有袁浦之役。歲暮、撰除夕同舟守歲圖序。靑集卷四

序云、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前歲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歲除之名始于此。其夕即謂之除夕。六朝以前、除夕見于題詠者甚鮮。間有一二作者、如宋張望有蜡除詩、梁庾肩吾、隋薛道衡均有歲盡應令應教詩、然皆不名爲守歲。守歲之名、始于唐太宗、徐堅初學記載其二詩、其一詩云、共歡

新故歲、迎送一宵中。又一詩云、對此飲終宴、傾壺待曙光。則亦如今之俗達旦不寐矣。其後蘇東坡又因守歲廣爲饋歲別歲詩三首、以寄子由。時東坡官于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以寫惓。其饋歲詩云、亦欲舉鄉風、獨唱無人和、感子由不在側也。道光癸卯冬十二月、余與楊季子暨王君西御、句生昆仲于役袁浦、回里時恰値除夕、泊舟寶應之汜水鎮、西御作詩、並命其子瑟雲繪圖紀事。夫西御之詞亞於玉局、句生之學不後穎濱。矧疇昔之會無兄弟離別之苦、有友朋相聚之樂、視東坡酸鼻獨吟者、其境固不同矣。昔晉嵇含有娛蜡賦、其序云、大蜡之夕、雖天下同、有攜金蘭以齊馨利貴得意以遺榮勢、孰我尚哉。竊謂此役方之嵇生可以無愧、宜西御以此自豪也。西御作此詩、即屬余序之。余諾之、未果作。戊申十月、同人又有袁浦之役、舟次邵伯者三日、西御續作一詩、來責前諾。余以慵書少暇、未能應命。歲暮歸來、稍得餘暇、薄田數畝、已納官糧、館穀

所餘、聊資卒歲。既無租吏之催、何必讙鑿之避。惟茲宿諾久未能償、又過歲除、皇然負疚、吮墨伸紙、拉雜書之、以呈西御。正當柏酒初開之時、辛盤午薦之候、西御覽此、當滿飲一巨觥也。

十二月、撰周烈女傳紀後。青集卷八

是年、寄書知縣王子涵、論重修儀徵縣志體例。青集卷三

與王子涵司馬論修縣志書云、竊惟修志一事、先定體例、而體例之定、須將所有舊志參互考覈、擇善而從。現修儀徵新志、以嘉慶府志爲法、分門別類、略仿其例、誠爲盡善。然亦有當議變通者。府志以嘉靖維揚志爲最古、阮太傅處藏有一部。癸卯年燬於火、世間遂無其書。前此修府志時采用雖多、然散見各門、其原書體例無可窺尋、考古者深以爲憾。儀徵舊志除隆志、顏志外、康熙三十年、馬公章玉續修之胡志已不可多得、文淇訪之郡中藏書家、得康熙七年胡公初修之一部、又得雍正初年李公初修

之一部皆阮太傅所未見者。舊志之難得如此。嗣又覓得隆慶申志一部。揚州府屬八縣、江都爲附郭首縣、而縣志僅有國初所修者、絕無明代之書。而僅徵則有隆慶志、誠不可不愛惜之也。太傅前撫浙江時、顏公修志、請定凡例。太傅勸其存留舊志、續修數卷。又屬江鄭堂先生別爲校補陸志一冊、附于顏志之後。及文淇館於太傅處、亦嘗論及修志之事、謂不可掩蔽前人。此次修志、擬推廣其意而變通其法。現所修各門、首隆慶申志、次康熙胡志、次康熙馬公續修之胡志、次康熙陸志、次雍正李志、次嘉慶顏志、次今日新增。其有爲各志所無而此次新增者、如鹽法事略之類、不妨照府志等書新立一門而注明其故。文淇前題鹽法志、所加鹽條亦謂當采中志胡志食貨之文、加以新采各書、別立鹽法一門。惟陸志顏志原列於官署門秩官門者、不必移入鹽法、當注明互見以存其舊耳。及前此曾致書局中、與諸君子商酌、第約略言之。今特細爲剖析、如能條列各志於前、有五善焉。書莫善於存古、古書存世頗少、邑志之舊者更少。隆慶申志、康熙胡志

實爲不概見之書、更數十年後、恐此二書亦難於永存、即存、亦若滅、誠以原板久失、邑中人士不能盡見其書也。今將中胡各志彙列於前、後人讀新志者、即可得此二書之崖略、則中胡二志雖滅猶存焉、李陸顔四志亦並傳不朽、其善一也。事莫貴於核實、邑乘之得失、必具列其書而後可知。若空言某志善、某志不善、其得失之故不能明也。今詳列其書、逐條核對、而得失自見。即如田賦門、中志載洪武戶若干、口若干、永樂以下數、胡戶減若干、口減若干。胡志但言永樂至正德、戶口各有增減。陸志因之。不以中志核之、則不知永樂至正德戶口之數有減無增。今列中志原文於前、而注明胡陸二志所改者於下、則胡陸二志之得失見矣。人物門、胡志所收最濫。如黄陵吳晉等、皆係江都人、而胡志徒據儀徵有黄陵鄉、遂濫行收入。不知江都亦有黄陵鄉也。今詳載胡志原文而加按語於後、則中志之所以不采、陸志之所以復刪、二志之錯誤見矣。既不掠人之美、亦不爲人受過、其善二也。修志之法貴精密而戒複漏。聚則易精易密、散則易複易漏。若將各志析散另編、恐或有新志本於舊志而采新遺舊者、亦或有新志詳於舊志而采舊遺新者、且恐有彼此俱遺及彼此複見者。縱悉心考核、難保無疎舛

之處。今條列各志於前、則無重複遺漏之弊。其有詳略互見者、不妨隨條附注、以求精密。其善三也。凡修書、固不貴於速成、然亦不可遷延、以致半途而廢。目下志局所捐經費已極艱難、加以城郭被水、辦理賑務、捐項斷不能加多。而同局諸君子率多寒素、皆有館事羈身。若另立規模、必致曠日持久。今以前志爲主、後志與前志同者無庸複述、惟過有詳略互異者、然後注明、似乎剋期可成、事半功倍。其善四也。夫作事期於易成、而立法貴乎能繼。歷數十年後、地方情形固有今昔之不同、而邑中人文蔚起、其應紀載者必逐漸加多。若不隨時纂錄、恐年代久遠、必有湮沒不彰之患。各地方修志鄭重遲延者、多因經費難籌、誠以續修一志、必另開生面、故築室道謀、事大難舉。若新志井井有條、作法貽後、閱數十年、如有續修、即增補數卷、附於新志之後、則易於集事、無用更張。觀今日之力存舊志、知後日之必存新志。後之視今、不異今之視昔。其善五也。且地理志以漢書

爲最古、其首列禹貢全篇、次列周禮職方氏一官、然後述漢時疆域、此即新志備載舊志之例。後此郡縣志用其例者、如元至順鎮江志、各門每先引宋嘉定志。是古人已有成例、並非自我作古。或有嫌其沿襲、無所改作者、然以各志互相參考、加以釐訂、並非徑錄舊文。況舊志新增、分析登載、其注明以上舊志者、足以見諸君子編次之精、根據之確。其注明以上新增者、足以見諸君子搜羅之廣、纂輯之勤。則沿舊者不嫌更新、而新采之功更著矣。又或疑年代先後、間有倒置者。然嘉慶揚州府志列女一門、有年代在前而反列於後者、實以前次修志時漏未登載、後次續修始經補入故耳。府志既循舊志次序登載、則縣志亦不妨仿此。矧正史之中、如後漢書內即有補前漢書之遺者、仍復各自爲編、不相牽涉。則時代之說亦不必過拘也。以上諸條、皆管見所及、伏乞核定後、飭小史別錄一通、遞至書院、就正同局諸君子是禱。

按、先考行略通集卷六云、總纂儀徵縣志、於編訂則獨肩其全、於修脯則僅受其半、同鄉諸君子歎爲世俗所難能。

是年、江夏童石塘濂權鹺政、延先生及楊季子、吳熙載、王句生注南北史。

按汪梅村先生文集卷七南北史補志表後序云、往者道光戊申己酉間、江夏童石塘濂太守權鹺政、延儀徵劉孟瞻文淇年丈暨楊君季子亮、吳君熙載廷颺、王君句生翼鳳注南北史、設局邗城福因庵。童濂二

十九年調任兩淮鹽運使、行實未詳。

是年、代阮伯元撰誥授中憲大夫道銜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青集卷九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河南懷慶府知府汪君之喪歸揚州、即以其年十月三日權厝於甘泉縣西鄉徐原橋之原。先期、其孤保和、淯熙介徵持狀來乞表墓之文。余少與君之考容甫先生交、君又嘗從學於余、熟君之行事、不可無以應其孤之請也。按狀、君諱喜荀、字孟慈、江蘇甘泉人。先世居歙、

自唐忠武將軍越國公華、始昌其族。忠武裔孫承湊當北宋時、自唐模遷古唐、至君凡二十七世。高祖鎬京、工詩及篆刻、始遷於揚州。曾祖良澤、工篆刻、具有家法。厚德高風、鄉里矜式。祖一元、江都增廣生、矜立名節、不苟取予。性至孝、欽旌孝子。父中、字容甫、乾隆丁酉⑫科拔貢生、博聞強識、通知古今。爲文典正閎麗、卓然成一家言。國史館儒林傳稟有傳。君祖考皆以君官贈中憲大夫、道銜、河南懷慶府知府。祖妣鄒氏、妣朱氏、皆贈恭人。鄒太恭人苦足疾、朱太恭人以口吮之、病亟、割股以進。欽旌節孝。君初諱喜孫、時鄒太恭人望孫甚切、禱於神而生君、因名之。嗣以避九世祖諱、更易今名。乾隆五十九年、容甫先生歿於西湖葛嶺園。喪歸、君哀毀如成人。時年甫九歲、朱太恭人親爲課讀。比長、延同里近儒魏先生楘群、丁先生澣、韋先生佩金、鍾先生懷、授以根底之學。嘉慶十一年、督學莫寶齋先生晉取入甘泉縣學、即於次年丁卯中式本省舉人。報捐內閣中書、復改捐員



外郎、簽分戶部、補山東司員外郎、監督儲濟倉。改湖廣司員外郎、欽差東河學習、補河南懷慶府知府、欽加道銜、誥授中憲大夫。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三日、卒於懷慶府任。君自傷幼孤、鄉舉後、託病謝絶酬酢、博覽群籍、於文字聲音訓詁多所究心。凡鍵戶三年、學遂大進。父執王懷祖、劉端臨、段茂堂諸先生咸加歎賞、而君顧歉然自下、殷殷請益。於政治沿革得失、留心講求、下筆爲文、皆有關世用、不作無益之語。君官戶部最久、其主河南司稿也、東河總督奏撥另案工需、久經奉旨撙節、及三汛安瀾後、復請動帑。君力言於上官奏駁。時河工用度浩繁、乾隆嘉慶年間、均係攤征于民、積欠在嘉慶二十二年萬壽恩詔以前、有八十二萬兩之多。君亟言于英煦齋相國、和奏請豁免。其主貴州司稿也、兼管各關榷稅、力主不添關、不添稅之議。江蘇巡撫咨請以揚州儀徵攔潮閘改駐新城、擬增設羅泗閘。君以爲揚關統轄南北、爲賦稅要地、至于分口小閘、吏胥多藉稽查以肆

擾害。且新城至揚匶四十里、已有攔潮閘。若再增閘、似重徵擾民、有傷國體。力主議駁、載入則例。有議增浙海關稅、肩挑步擔、一例征取者。有議以儀徵商船飭令至瓜洲交稅、由長江至沙漫洲、復遶道至瓜洲、不獨舟人不便于行、且恐滋賄囑關吏之弊。君皆力止其議。道光十年正月、補儲濟倉監督、不置車馬、不隨僕從、以杜騷擾需索之弊。嗣調海運倉監督。以丁朱太恭人憂去官。十五年、入都、戶部尚書奏留本部、管理井田科主稾。十九年、保送河工、引見、奉旨記名。蒙召見、垂詢科分及在部歷任諸事甚悉、有久資老成之諭。奉旨發往東河。六月、到工、隨同栗恭勤公防守兩河。凡遇老卒、多方詢采于隄工、泉源、漕運、賑務、靡不悉心講求。恭勤公深相倚重、所陳機宜、皆邀契賞。二十一年、學習期滿、保奏、奉旨發往東河、以知府用。君具摺謝恩、蒙召見於圓明園大宮門、垂詢東河情形甚悉。又問前人有用甎工者否、君以黎襄勤之成法對、可以堅久掛淤。至爲搶險挑溜起

見則輒工亦較稽料更爲得力。上嘉納焉。陛辭請訓、仰蒙垂諭云、汝是讀書人、學問素好。今用汝外任、須要實心辦事、不可習尚浮華。君⑬請謝恩後、即馳抵東河。七月、奉委防守黃河北岸七廳。值下北搶險、君晝夜搶護、不遺餘力、化險爲平。二十四年、中牟河決、委掌攔黃大壩。君會同都司劉公天保晝夜巡緝、獲放火搶奪工料、逞傷人命匪犯楊元杜栓等二十名、嚴治之。牟工合龍、議敘、奉旨賞加道銜。二十五年、補懷慶府知府。下車之始、日坐堂皇聽斷。凡遇應提之案、不徇情面、不易時日。履任未久、審結積案百數十起。先是、二十三年、河內縣民李百幅調戲李逐姐、羞忿自縊一案、始則其母受賄匿報、既以需索未遂、屢控經年。案事者疑以和姦久之未決。君悉心推鞫、盡得其情、抵李百幅於法、旌李逐姐於朝、獄遂平反。暇輒巡行郊野、勞問民間疾苦。懷慶北枕太行、南瀕黃河、自清化以北武陟以東、每屆嚴冬時、有刼掠。君捐資團練鄉勇民壯、時時親率巡查、盜賊之風

爲之頓息。郡中舊有覃懷書院、歲久傾圮。君捐廉五百金、重爲修葺、增建學舍、每值課期、必在院終日品隲文藝、講貫經史、孳孳不倦。丙午科鄉試、闔郡中式者十人、周嗣敬領解、文風稱盛。郡境濟河發源于濟瀆廟、分支于栢香鎮、東穿郡城、至龍淵村入沁。此乾隆四十八年所修故道也。旋因沁河灘地淤高、水洩不暢、河身節節壅滯。嘉慶十二三年間、濟水盛發、下游爲沁水頂阻、旁趨官道、匯注成河、土名官路河。繼又别開南北河一道、導引入黃、仍未暢洩。每逢大雨、溢出爲患、河武兩邑互相訐訟。君徧詢故道形勢、親履查勘、剴切出示勸挑。又恐沁水淹入郡城、用水旱平測量郡城一帶至龍淵村水口、較之沁河外灘高出數尺、可無倒灌之患。乃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興工、親行督飭、將舊河身及四門城濠逐段挑濬、深通一律。七月工竣、濟河遂復故道。計自柏香邨至龍淵東西七八十里、得水澆地一萬二千餘畝。郡内西王曲邨舊有河形、壅塞已久、居民爭水致訟。

君親行履勘督飭興工、分水六道引沁流以資灌溉、得水澆地三千餘畝。河口建閘外、加八字石牆以禦沁河伏汛。居民立碑頌德、名曰新開汪公河。二十六年閏五月大雨浹旬、沁丹並漲、水高九尺有餘、淹及沿河郵莊三十六處、居民大恐。君冒雨馳赴搶護、自河內天師廟至武陟木欒店、百餘里間、督率屬吏竭五晝夜之力、將民堤加高培厚。又於張莊喫緊處所捐廉趕築甎壩、堤身賴以穩固。又親赴被水郵莊、散放饝餅、分給葦片、搭蓋竹棚、暫避風雨。工穩水落、始請緩征、繕求撫卹、大吏入告、蒙恩發帑賑給口糧。君又親赴各村莊查勘撫慰、目擊情形、聲淚俱下。災民迎送道左、咸感泣曰、此吾儕眞父母也。是年饑饉接畛、河內濟源兩縣搶糧者衆、禁之不可。君出示勸諭富戶有屯糧者、酌借與親族鄰里、公同登記簿籍、俟歲有秋照償、不償者、許稟官追給、并勸富戶煮粥、分路以賑窮民之無告者。由是貧富皆安、各縣取以爲式。嘗查郡境離水較遠者、諭令鑿井、轆轤

引汲資灌地畝。每行郊外，輒就農民諄諄曉諭，人皆鼓舞從事。故二十六七年間，河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同時被旱，而懷慶府屬獨輕，賴君勸脩水利有素也。君體素健，年逾六十，鬚髮未白。自中年工次掌守大堤，烈風雨雪，經秋徂春，宿於蘆棚，藉地而臥，感受潮濕，頻年夏患脚氣。然調治至秋即愈。去夏又告從陽，深入太行山，步行峻嶺亂石中六十餘里，至白龍潭取水，歸郡始得大雨。炎天遠道，凉霧深宵，感受山嵐暑濕，兼之積勞，遂至一病不起。君生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二。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經師言行錄、尚友記、從政錄、孤兒編、且住菴詩文稟凡若干卷。又編集名公先輩所撰傳誌詩文爲汪氏學行記。娶范氏，誥封恭人。子三：長保和，江都縣學增廣生員，出嗣君從兄塙後；次𨗴熙；次介徽，俱國學生，考取國子監算學天文生。孫一，繼善。君生有至性，每與人稱述先世懿德，輒泫然流涕。於容甫先生所著書，片言隻字，無不析及精微，心知其

意。又於先生手蹟斷箋敝紙、無不寶而藏之。歷官中外、釐姦剔弊、每爲胥吏所切齒。在部時主藥、與大吏意見不合、則面諍不已、大吏每以强項稱之。洎爲外官、勤求民瘼、屬吏每不便君之所爲。然君在任時、鄰境以營事屢興大獄、而懷慶獨靜謐無事。君歿未踰歲、歸德、彰德諸府縣以辦災不善暨挑河縻帑事爲科道糾參、大吏俱被嚴議、而懷慶屬吏無被訐者、則君之治績可知也。余次序其家狀、擇其大者表於阡、且系之以銘曰、嗟吁嗟汪君、亮節高誼、處爲孝子、出作循吏、儒素承家、經術飭治、勤官而死、誰不墮淚。伐石表阡、我銘無愧。

二十九年己酉　六十一歲

八月、撰戴靜齋先生傳。戴靜齋先生遺書

傳云、先生姓戴氏、原名□□、避宣宗廟諱、改名清、字靜齋。其先世爲休甯人、祖父始遷揚州。先生天資穎異、自出就外傳、性耽典籍、凡有關實學者、

勤加采錄、異同疑似尤所究心。著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自序云、漢人談經最詳典故、宋大儒視典故爲粗跡、空疎者未必不有所藉口。我朝文教覃敷、名儒蠭出、即四子書考據者不下數十家。流覽之下、勤加采錄、垂二十載、得千有餘條。列孔孟年譜及其弟子考于卷首、尊古聖也。列記載注疏引用沿襲之訛於卷末、砭俗儒也。餘分十二卷、顏之曰四書典故考辨。爲朱子諍臣、不爲朱子謏臣。實事求是、前人固言之矣。其解論語拜下云、臣見之君當拜下者、覲禮九、聘禮四、燕禮十二、射禮四、公食大夫禮六。凡此五禮、皆所謂禮也。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未備。其解孟子不挾兄弟而友云、江氏永云、古人以婚姻爲兄弟、挾兄弟而友與挾故而問相似。余謂爾雅釋親云、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僖二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此江說所本、當從之。所論皆確不可易。而最精者尤在地理。如孔子之去魯至衛、去宋至陳、孟

子之自鄒至梁去齊至滕以及太師之適齊、亞飯、三飯、四飯之適楚適蔡適秦、大王之踰梁居岐、晉人之由虞伐虢、莫不核其遠近、計其險夷。凡正路岐路之殊、陸行水行之別、皆一一書其古地、證以今名、犁然若聚米畫沙、俾閲者瞭如指掌、眞有功經義之作也。又著群經釋地十卷、自序云、歷來注經者、於地理一門不無疎脫。昌黎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予敢矜言此哉。況乎儒者足跡不能偏天下、徒抱遺編相爭競、一有謬錯、村夫豎子皆得指而議之、此注地理尤難也。然拳拳之心、莫能自已、爰取向所錄存者、細心辨析、是者仍之、誤者正之、缺者補之。間出己意參訂、均釋以今日地名、成書經、詩經、周禮、禮記各一卷、春秋三傳三卷、爾雅、論語、孟子各一卷。他經附見、顔曰群經釋地、從爾雅舊名、亦就閻百詩先生四書釋地推廣之耳。其解豳風東山云、史記吳起列傳、殷紂之國、左太行右孟門。河北諸山以

太行爲大、秦漢以來、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周師自西而東、故曰東山。其解明堂位鬼侯云、孔疏周本紀作九侯、九與鬼聲相近。徐廣史記注云、鄴縣有鬼侯城。案、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西四十里、集說以爲鬼方、非也。其解襄三十年傳成愆奔平時云、杜說周邑。按、說文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此邑必近周郊祭天處、當在洛陽縣境。其解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云、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按、閻若璩云、夫差穿溝、疑爲今儀徵舊江口、正漢江都境、城亦在大江濱。其解釋山獨者蜀云、案、揚州城北有蜀岡、蓋取其一山獨矗也。全書之考稽精審類此者甚多。此外尚有雙柑草堂古今體詩八卷、古文二卷、駢體文二卷、經史管見四卷、史記、說苑、新序正誤各一卷、韻辨三卷、左氏兵法集證二卷。惜多散佚不傳。先生弱冠補儀徵縣附學生、屢試高等、食廩餼。以嘉慶癸酉歲貢生在籍、候選訓導。道光丁亥卒、年六十六。子文超、文起、文越。余應童試時、先生爲認保、余以

師禮事之。先生顧折節下交、凡所著書、屬余校定。偶有評議、先生必改而從之。余每聳恿付梓、顧以家書[15]、力不能刻。今墓木已拱、文超等寶藏其書、余故詳述先生著書大指、俾後之人有所考見焉。

十月十三日、阮元卒于儀徵、年八十六。雷塘庵弟子記卷八

十一月初九日、張石州穆卒、年四十五。張石州年譜

十二月、陳輅卒、年三十九。青集卷九

按陳輅字樸生、儀徵人、道光甲辰舉人、先生撰其墓表。

是年、撰處士余君暨妻姚孺人合葬墓表。青集卷九

按余氏名沅、字湘芷、揚州人、卒於乾隆癸酉十二月十二日、年四十一。道光己酉、其孫文煥以狀至、乞先生爲文表墓。

是年、應江夏童石塘濂之請、在邗城福因庵注南北史。

按此書或離兵燹而亡乎。未目睹焉。惟汪士鐸梅村所著之南北史補

志表佚於兵亂而後再獲。梅村所撰補志表後敘云、往者道光戊申己酉間、江夏童石塘濂太守權黟政、延儀徵劉孟瞻文淇年丈暨楊君季子亮、吳君熙載廷颺、王君句生翼鳳注南北史、設局邗城福因庵。余以家累、不克作遠遊、乃分任補兩史志表、而屬草於里門。又云、草稿既具、童公即世、此本存兩江節署。東南兵燹、不知所終。同治壬申、兩淮運使定遠方公購得此稿、劉君恭甫壽曾、孟瞻年丈賢孫也、證爲揣稿。方公將刊以輔延壽書、因介恭甫詢其顛末。

是年、總纂重修儀徵縣志。

是年、女夫國子監生田溥光卒。劉容季氏庶錄劉壽曾撰亡姑國子監生田君妻劉孺人墓誌銘

道光三十年庚戌　六十二歲

十一月朔、元氏知縣劉楚楨郵書索取近作、因仿少陵存殁口號、賦六絕句



寄之。齋集卷十一

懷人六絕句效少陵存殁口號并序云、余素少交游、自姻戚以外、生平相知至厚者不過十數人。就中子韻交最久、季懷子敬子駿、孟開夬之、楚楨、倫卿、蘊生、仲虞、賓叔、彥之、又次之、最後乃得石州。今存殁各半、即其存者、亦散處四方。惟賓叔館於揚郡、尙得偶相過從。適楚楨自直隸元氏郵書、索取近作、爰仿少陵存殁口號、賦六絕句寄之。以懷人爲題、故朝夕相見者如茗香、季子、熙載、西御、句生諸君、皆未之及云。道光庚戌十一月朔日識。

搜羅寶應圖經富、楚楨輯寶應圖經。續補延昌地志詳。平定張石州著魏延昌地形志。元氏甘棠誰薦達、石州衍草劇淒凉。

丁鴻豪健才猷懋、山陽丁儉卿究心經濟利病、見所著石亭記事。姚信淵雩樸學深。旌德姚仲虞、深於周易、著有一經廬叢書。多口未妨稱國士、苦心何處覓知音。

柳氏文章師子厚、（丹徒柳賓叔。）梅君詩筆勝都官。（江都梅蘊生、有嵇庵集。）一經行世迂迴待、（賓叔精於穀梁春秋、著有七種待刊。）片石貽孤鄭重看。（蘊生家藏唐貞元田府君石。）五色明珠輝甓社、（高郵孫彥之與莘同族、纂四書說苑。）老九苞威鳳耀河東。（甘泉薛子韶系出河東、著說文答問疏證、文選古字通等書。）珠光久照人將老、鳳彩先消遇最窮。廣文有道官偏冷、（歙縣閔子敬官全椒學博、有古君子風。）公子多才命不猶。（歙縣洪子駿爲桐生師嗣子。）苜蓿闌干情自適、芙蓉搖落稿誰收。（子駿工詞、有殘荷詞尤佳、今遺集不存。）大包君與小包君、講藝談經迴不群。（涇縣包季懷撰毛詩禮徵、其族子孟開治公羊論語之學。）鍾阜孤墳悲夜月、（季懷卒於江寧。）金臺旅館悵寒雲。（孟開客京師、館於呂鴻臚宅。）

楚楨得之賦答、載在念樓外集。（卷一）歲抄得孟瞻懷人詩賦答云、吾郡文又儒首、推吾宗秀。堅貞竹柏懷、香潔芝蘭臭。與俗寡所諧、歲晏今朋舊。吟詩首及余、懇懇意良厚。封緘遠見貽、令我日三復。時余方行役、房涿久逗遛。常恐集愆尤、退復計去就。登高望故鄉、陰雲彌四宙。日暮百

翕稀天寒萬山瘦。臨風訴遠心、離情滿襟袖。

是年、撰清故貢士戴君墓志銘。青集卷十

君姓戴氏、諱文燦、字蔚華、號雲軒、先世福建漳浦人。高祖諱維瑞、官易六合、因家焉。曾祖諱世鐸、祖諱源。父諱廷楷、例授登仕佐郎、僑居揚州。後因家道中落、遂歸六合、而君常館揚州。君少聰慧、九歲作蠅頭書、即工整喜摹印章。稍長、受業於儀徵方立堂先生之門、學遂大進。嘉慶丙寅、補縣學弟子員、肄業梅花書院。鹽政阿厚菴先生、山長吳山尊先生亟稱賞之、試皆前列。嗣丁母憂、事庶母如母、視從昆弟若親昆弟。戚黨貧無依者、君皆賙恤之。中式道光辛巳恩科舉人、以登仕。君年老、不赴禮部試。越二年、登仕君卒、哀毁盡禮。服闋後、兩遇大挑、親朋勸君北上、謂即不中式、亦可與挑選。君却之曰：士子讀書、所以求祿仕者、不過博父母歡耳。今二親俱逝、復何志於此耶。卒不赴。余嘗謂君有三反、君最工制義、兼善院體書、人咸

謂取青紫如拾芥，而君足迹不一踏京華塵，此一反也。君博覽羣籍，於聲音訓詁致力甚深，而同儕講藝，酬詐紛紜，君獨若一無所省識者，然此二反也。君善談名理，偶發一語，饒有竹林諸賢風味，而束身甚嚴，履規蹈矩，不似晉人之放蕩，此三反也。吾友梅君蘊生嘗作五君詠以齒爲序，君居其首，次薛子韻，次余，次劉楚楨，次王西御。其詠君詩云：淵衷富圭璧，含輝資深美，履道衆忘介，飲和物莫鄙。蘊生固不輕許人者，其傾倒若此，則君之爲人可知矣。君生於乾隆甲辰五月二十五日，卒於道光戊申九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五。著有石城遊記、子史韻編、竹齋印譜、鋤月種梅花館賦鈔、種梅書屋詩草、聽鸝館試體詩及制義若干卷。配曹孺人，勤儉持家，孝慈有則。生於乾隆戊申五月初八日，卒於道光己酉四月初五日，春秋六十有二。子庭培，縣學生。孫其祥。女適江寧縣學生汪挺。君晚年善病，而神氣不衰。卒之前二日，由揚州尅日遄歸，與親友訣別，奄忽而卒。其卒

之日、即登仕君忌日也。余與縉生子韻、楚楨、西御諸君蹤迹至密、獨與君疏闊、或隔歲一見、或一歲三四見。然相視莫逆、亦與諸君等也。戊申八月杪、存君館中、君言笑歡曲甚至。未匝月而聞君訃、傷已。陸培將以庚戌十二月初三日葬君及曾孺人於六合縣峨眉山之原、先期請銘。余誼不獲辭、因次序其生平而系之以銘曰、

藏器不用、反吾性真。恬於勢利、適見斯人。緬昔子雲、自矜寂寞、行不副言、人嘲投閣。好古樂道、君實過之。後有來者、請視斯辭。

是年、仍總纂重修儀徵縣志。

是年、撰劉迪九先生墓表。

表云、道光某念樓集卷八行狀作元年月日、寶應劉寶楠楚楨以其先人行狀及遺書來請銘。文淇與楚楨游最久、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先生姓劉氏、諱履恂、字迪九、先世蘇州人。明初遷寶應、遂著籍。曾祖中從、康熙戊子科舉人、石

埭縣教諭。祖家晟、附貢生。本生祖家昇、康熙甲午科副榜貢生、以孫台斗貴贈工部營繕司主事。父世詵、附貢生。世修儒業、邑人稱道學家、必曰東門劉氏。先生年十八、補揚州附學生、試高等、補廩膳生。中式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年四十九矣。時主試者爲故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故編修大庾戴公心亨、所取多績學士、而寶應劉氏有三人、先生其一也。累赴禮部試不第、大挑二等、銓用教諭。改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卒於京師。從弟營繕君以其喪歸。先生事親孝謹、父早卒、母成孺人多疾、先生與諸弟更侍、不假婢嫗。雖褻器必啟視、色如常則喜。與諸弟友愛、治家内外有法度、善議論、有幹事才、解紛撥煩、拯人困急。嘗畀族人金使治生、卒蕩其貲、迫飢寒、其妻復甚之、來某曰、雖渠必更助我、無顏尋病死。先生斂葬之。族某將遠依其戚、謀于先生。時方鬻田償責、輒盡持其直以爲贐。其行誼類如此。幼習毛詩長、乃博覽經史百家之説、其説經多以經注經、折衷一是。其詩溯源

騷選、質雅沖和。著有秋槎雜記一卷、義迹山房詩稿一卷、即今所刊刻者也。先生凡再娶、皆喬氏。初娶同縣附貢生其崇女、賢明不壽。繼娶同縣廪貢生光宗女、幼涉書史、略通文藝。年十九來歸、前孺人所生子女皆幼、孺人曰、欲兒輩學閔子騫、我先勿爲閔子騫之母。慈愛終其身。先生鄉舉後、奔走衣食、終于旅次。孺人仰事成孺人、俯育諸孤、井臼皆親操之。成孺人疾不御藥、孺人奉藥跪床下、率諸子以次伏地移時、乃强御。孺人退至私室、慟欲絕。隨遭成孺人及伯子仲子之喪、哭泣無虛日。年未五十、衰病如老人。處娣姒善忍讓、憂喜與同、授事必力、教子束修外不名一錢。自立身行已至一話一言、朝夕檢點、反覆不倦。卒之前月、將有事先墓、猶力疾治滌濯、必敬必潔。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先生卒於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八。前孺人卒於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四。孺人卒於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九日、年五十有五。合葬城北二十五

里黄睦溝之原。前孺人生季集、廣膳生。之集、增廣生。女適歲貢生喬德全。孺人生寶樹、嘉慶丁卯科舉人、五河縣教諭。次寶楙。次寶楠、道光庚子科進士、直隸元氏縣知縣。孫八人、恭、縣學生。蓮、恭綬、恭珩、恭紛、縣學生。恭冕、恭約、俱府學生。曾孫一、長年。先生以寶楠官、贈文林郎、元氏縣知縣。兩孺人均贈七品孺人。既次序其狀、因表其墓曰、昔歐陽文忠公爲唐子方之父贈公作墓表、其言有曰、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贈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禄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今之爲子、其有克自樹立者、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嗚呼、文忠之論、可謂善勉人子者矣。抑余又有說焉。世之褒贈及親者豈少也哉。然不能如子方之直聲亮節、則亦無以貽親以令名。雖榮名之褒贈曷貴焉。楚楨爲縣令十年、所至俱有循聲、是真無愧於子方而能以令名貽親者矣。

榮名之寵云乎哉。因系以銘曰、

先生之學、博乃益精。先生之德、晦乃益明。惟爾孫人、同宗之秀。先後來歸、

女誡是守。厥有賢子、競爽迪哲。能讀遺書、能揚先烈。果有令名、以慰孝思。

伐石表阡、我無媿辭。

按、墓表云、楚楨爲縣令十年。按、劉楚楨先生年譜、道光二十年進士、授直隸文安縣知縣。明年四月赴任。二十六年、授元氏縣知縣。咸豐紀元去元氏任、故繫之此年。

是年、校刻寶應朱彬武曹所著之禮記訓纂。

按、朱彬之子士達序禮記訓纂云、丁未、解組歸里、卜居邗上、始得校字、並囑大甥陳孝廉輅詳校、未終而卒。復延劉孟瞻明經文淇、王寬甫封翁敬之重加校訂、閱二年而畢。急付梓人。又孫念祖序云、洎丁未歸田後、屬儀徵陳孝廉輅、劉明經文淇、高郵王封翁敬之先後詳斠、乃付剞

氏。版存邗江寓邸，嬰菴弗敢忘。癸丑春，府君還白田，未浹旬而郡城有警云云。據之，先生校刻禮記訓纂始于是年，其竣工恐在于咸豐元年。

再按朱彬字武曹，一字郁甫，寶應人，授國子監學錄銜，以子士彥官，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右侍郎。與劉端臨、汪容甫、王石臞、邵二雲相善。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卒於道光十四年正月，年八十二。著有經傳攷證八卷、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朱氏支譜一卷、白田風雅二十四卷、邑乘志隅、玉山草堂課藝各若干卷。又編錄劉端臨遺書。

是年，寄書楚楨之子恭冕。叔俛　橋川子雍氏所藏手札

手札云：俯之世講足下，去歲曾覆一緘，諒已鑒入。比維侍奉曼福，著述日增，爲頌。祺現爲岑氏校刻輿地紀勝及朱武曹先生禮記訓纂，均約于春夏間可以竣事，終日碌碌，未遑自理舊業。每念英俊勤于編集，深爲健羨。

論語疏證，尊甫已有長編，足下能繼述盛業，不使高郵父子專美於前，是所望也。劉郁轉之子茲民茂才，深嗜金石，昨持凝禪三級浮圖碑見示，紀年元象，亦係東魏時物，碑稱居士趙姓，係元氏人，不知此石在否。如在此，乞代拓數張，分貽同人。沈君常山金石志如有釋文，亦希抄示。沈君書能代覓一部更妙。近來邑中曾訪得新出土及舊有者若干，能見知一一否。耑此奉布，即頌侍安，不一。文淇頓首。

按：清史列傳卷六十九及寶應劉楚楨先生年譜，恭冕，楚楨次子，字叔俛，一字脩之，號勉齋，附監生，光緒五年舉人，守家學，通經訓。初入安徽學使朱蘭幕，爲校李貽德春秋賈服注輯述，移補百數十事。後主講湖北經心書院，編纂沔陽州志、黄州府志、黄陽縣志。晚年治公羊春秋，發明新周之義，闢何邵公之謬說。又繼父志，成論語正義。他著何休論語注訓述、廣經室文鈔等。

咸豐元年辛亥　六十三歲

五月十四日、孫顯曾（誠甫）生。

按、劉容季氏來書云、顯曾字誠甫、一字橙浦、戊子科舉人、壬辰科進士、官監察御史。生於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卒於民國十七年三月七日、年七十八。

十二月、撰戴靜齋先生遺書序、且於其著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群書釋地十卷中各擇數十條、編爲兩卷刊行之。

序云、吾鄉戴靜齋先生著述甚多、其尤精者、四書典故考辨十二卷、羣書釋地十卷。詰嗣宗謝（文超）子揚（文越）兩君藏其稿於家、未能付梓。文淇謹於二書中各擇數十條、編爲兩卷、寫成樣本。吳陶伯中翰、汪醇卿太史暨及門岑生仲陶捐貲刊刻。雖所刻無多、而吉光片羽、實爲希世之珍、俾讀者先覩爲快。倘有好古者將二書全行刊布、庶先生之學得以盡顯於世、

而兩嗣君謹守遺書，惟恐失墜之意，亦可稍慰云。咸豐元年十二月，同邑後學劉文淇謹識。此序青溪未收

季冬，伯山代先生撰寶應成蓉鏡所著禹貢班義述序。通集卷二

是年，仍總纂重修儀徵縣志。

咸豐二年壬子　六十四歲

是年，重修儀徵縣志五十卷竣功。

咸豐三年癸丑　六十五歲

二月二十日，孫淑曾生。

按，劉容季氏來書云，生於咸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卒於光緒十七年三月二十日，年三十九。適曲阜進士山東即用知縣孔昭案。昭案隨大府治河落水死，淑曾仰藥以殉，奉特旨旌表節烈。碑傳集補卷六十有傳。

二月二十三日，林鳳祥等率衆陷揚州。續纂揚州府志卷二十四

二月，先生避難邵伯埭，青集卷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攜出重修儀徵縣志，而佚其一卷。重修儀徵縣志張丙炎序

八月，王西御絕粒死，年六十二。續纂揚州府志卷十三

九月，羅茗香爲賊所殺，年六十五。揚城殉難錄卷二

羅茗香名士琳，茗香其字，諸可寶所編疇人傳三編卷四以茗香爲號，次璆爲字。甘泉人，上舍生。循例貢太學，考取天文生。咸豐元年，恩詔徵舉孝廉方正，以老病辭。二月，郡城失陷，窮餓自甘，不屈於賊。屢脅入館，堅執不從。九月間爲賊所殺，至死罵不絕口。年六十五。給雲騎尉。妻孔氏，子亨輔，婦金氏，孫女二人，並被殺。茗香精天文算學，著述頗富。又編續疇人傳六卷，工駢儷文，有觀我生室彙稿。疇人傳三編卷四、揚城殉難錄卷二等有傳。

十二月，於邵伯市肆獲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青集卷七

是月，丁儉卿以團練之役，横被仇誣，羈繫揚州七閱月，先生朝夕省視。劉容

季氏既錄丁晏撰皇清優貢生候選訓導劉君墓誌銘

按、丁儉卿所撰墓誌銘云、癸丑冬季、余以團練之役、横被仇誣、羈縶揚州七閱月、君朝夕省視、患難之交、親逾骨肉。自痛衰病餘年、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蓋此年先生在邵伯鎭、故其朝夕省視當在次年。

是年、楊季子絕粒卒、年五十七。

按、續纂揚州府志、卷十一咸豐三年、粵匪陷城、絕粒死、長子諸生建和、孫積厚俱自刎死、長媳周氏被殺。

包愼伯欲避難、卒於途、年七十九。

按、續碑傳集卷七十九書安吳包君謝應芝云、癸丑、歲以避粵賊之亂、卒於途。丁晏所撰頤志齋感舊詩云、癸丑季冬、年七十九、卒於海州。然清史列傳卷七十三云、咸豐五年卒、年八十一者、恐誤。包世臣字愼伯、安徽涇縣人、世榮之從父兄、愼言之族兄。嘉慶十三年舉人、大挑一等、

周遊天下，誘掖後進，所造就尤衆。其在揚州最久，工詩文書法，私淑亭林，潛心經濟。著有安吳四種、小倦遊閣詩文集。

咸豐四年甲寅　六十六歲

避難在邵伯。青集卷二重修玉皇閣記

三月，撰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青集卷七

按：跋尾云：咸豐歲次癸丑，余避難邵伯埭上。嘉平十日，於市肆偶獲是冊，晨夕展玩，遂至忘憂。天殆憐余衰老，聊以此慰藉於羈愁寂寞之時耶？抑神物有知，久晦於故紙堆中，欲使余之鑒別以顯著其瓌寶也？甲寅三月，亟爲重裝，爰跋冊尾。

秋，伯山代先生撰歲貢生蕭君家傳。通集卷六

是年，在邵伯寓玉皇閣，撰重修玉皇閣記。青集卷二

按：重修玉皇閣記云：咸豐甲寅，文淇寓居閣中，管君以此次重修未有



記文、屬爲紀其年月。

是年、亂收復後、先生回揚州。

按、丁儉卿序楚楨詩文集十卷 念樓府君行狀 引云、咸豐癸丑、余以闔練被議、羈縶揚州。孟瞻時時省視、攜襆被與共居。

是年、與王句生編揚城殉難錄四卷。

按、男冊二卷、殉難者共一千三百三十一人。女冊二卷、殉難者共一千一百十七人。通共二千四百四十八人。自此年二月至十一月止、或被殺、或絕粒死、或焚死、或自刎、或自縊、或入水死、不論老幼、不堪卒讀。別補遺男三十二人、女四十一人、皆錄自咸豐三年至八年續纂揚州府志忠義節烈本。是書云。蓋是書亂收復後、歸揚先生與王句生合纂。而其補遺、則句生獨纂耶。

是年、題王西御 佾保 秋橋唱和圖。并序 青集卷十一

題云、道光壬午、西御與其弟句生翔鳳及梅蘊生省試後、買舟石城橋、同賦秋柳詩、繪圖紀事。咸豐癸丑、粵寇陷揚郡、西御殉難。收復後、謝守之購得此圖、出以屬題。時句生游浙江學幕、蘊生物故踰十年矣。

丱角論交即識君、元龍豪氣迥超羣。誰知晚值紅羊劫、白髮蕭蕭陷賊軍。

絕粒吟成絕命詞、誦君遺什淚漣洏。劇憐垂死呼號際、猶盼官軍奏凱時。

風景何殊跡已陳、白門楊柳涴緇塵。披圖誰不增惆悵、却少新亭對泣人。

九月二十一日巳時卒、年六十六。

按先考行略通集卷六云、不意項側生癰、腫雖出而體甚虛、俄頃之間、氣息漸微、倏已棄養。此皆不孝侍奉無狀、致隕天年。嗚呼痛哉。先考生於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時、卒於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巳時、享年六十六。

遺命不延僧道齋醮禮也。丁晏撰皇清優貢生候選訓導劉君墓誌銘

毓崧撰先考行略。

咸豐五年二月九日，葬於城西郝家寶塔之原。通集卷六先考行略

劉楚楨撰墓表，念樓外集卷二丁儉卿撰墓誌銘。劉舍季氏辭錄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六日，黄孺人卒，年七十三。其年五月初三日，合祔於郝家寶塔之原。通集卷六先母黄太孺人行略

以孫顯貴，誥贈奉政大夫。覃恩，晉贈朝議大夫。

劉孟瞻先生年譜卷下終

校記

①原校：「月朔」之下脱「撰」字。

②姚瑩：原作「瑩姚」，據下條「送姚石甫先生瑩觀察台灣」乙。

③香肆：原作「香肆」，據下文及《青溪舊屋文集》卷一〇《先府君行略》改。

④立：當衍，見右引書卷四《項羽都江都考》。

⑤原校：「讀者」下脱「先」字。

⑥飫：原作「飲」，據《青溪舊屋文集》卷六《句溪雜著序》改。

⑦宫：原作「供」，與上文「館中供事」之「供」互訛，據原校及《青溪舊屋文集》卷五《魏延昌地形志序》乙正。

⑧此處當有脱誤。

⑨稿：原作「橋」，據《青溪舊屋文集》卷六《夢陔堂文集序》改。

⑩庾徐：原作「廋徐」，按，庾、徐即庾信、徐陵，據右引書卷一〇《清故貢士梅君墓志銘》改。

⑪「揚」上當脱一字。

⑫丁酉：原作「丁西」，據《青溪舊屋文集》卷九《懷慶府知府汪君墓表》改。

⑬原校：「浮君」下誤衍「請」字。

⑭原校：「銘曰」下誤衍「漕」字。

⑮書：疑誤，或當作「貧」。

⑯愁：原作「秋」，據《青溪舊屋文集》卷七《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改。又前文「避難」，右引書作「避兵」。

附錄

劉國子家傳　江東布衣包世臣撰

江淮間有篤行君子曰懷瑾劉君者，嘉慶甲子，余再至揚州，識凌曙曉樓，以識君及君之子文淇孟瞻。曉樓蓋君妻弟也。孟瞻時年十二三，穎敏誠樸，善讀書，余尤愛之。因數過君家，與君習。庚午余挈眷來僑，訖道光甲午，乃移居白門。前後三十年中，間曉樓不祿，孟瞻名日起，故余論交於揚州，以君喬梓爲最久而善也。揚人之稱君也，謂君齔齒失怙恃，淪落甚。年十二始入書塾，市三年，則已熟經書，解文義。窶貧，不能卒儒業，乃習賈。而所業復不足自立，君私購醫家書，乘夜誦習之。晝執賈業無遺誤。久之，人知君能，求治者多應手愈，遂改業醫。君治病者，不論貧富，皆輒往。富室酬報，從其意；貧者且贈以藥餌，或袖錢資將息。其有瘡潰，膿血臭穢，至家人莫敢近者，君見可治狀，必親爲洗滌，加膏丹以摻

爲度。君醫名既噪，洎癃老不改其初。君家故有祠道神香肆，各房輪值司肆事。其不值之房，值者歲貼白金三十兩。值者欺君孤弱，遂據如私產，起家累萬。旁觀憐君困，皆憤勸君持約劑結算，當得錢千緡。君曰：貧富命也，爲財利傷同氣之好，吾不忍也。後據業者蕩其積，君境漸紓，振助之，有宗人恩。凡君生平行治，其見稱於鄉里者如是。余則謂挾術者多居奇，擅利者必乘危，君雖不諱自濟，而意則專於濟人，市肆中無是人也。世儒詞書無關於考試者輒莫省，或稍加披覽，又厚自矜異。君記問過人，雖不事舉子業，暇輒溫尋經籍，泛覽史冊，答問者無所隱滯，而絕不以知能自衒，庠序中無是人也。古之被褐懷玉者，大都任情絕俗，而君和易豈弟，無崖岸，山林中亦無是人也。是可謂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矣。君諱錫瑜，號琢齋，懷瑾其字也。援例入國子監。以道光庚子八月八日卒於家，年九十有二。曾祖春和，始自溧水遷揚州，以長子起寅貴，贈明威將軍。祖起燊，國學生。父廠，始占籍儀徵，與從兄曈俱爲縣學

生員。配江都淩氏，前卒。子一，即孟皞。嘉慶己卯優貢生，文學爲江淮甲觀，藝林無異詞。而年逾五十，閉戶著書，無幾微不豫色。孫一，毓崧，道光庚子優貢生。其未成童也，文筆已騰踔淩厲，排突前哲。而謳謹吶言，俱有君子之風。女一，適同邑庠生陳傳洛。孫女一，適江都國學生田溥光。曾孫一，壽曾。

清故優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劉君墓表 劉寶楠撰 念樓外集卷二

君諱文淇、字孟瞻、先世溧水人。高祖諱春和、監生、始遷揚州。以長子起貞官贈明威將軍、□□營守備。曾祖諱起森監生。祖諱職占、籍儀徵、補縣學生。考諱錫瑜、監生。累世潛德、潛伏弗耀。君岐嶷耆學、長通羣經。嘗謂左傳杜注多襲取漢魏人舊說、成左傳舊注疏證八十卷。纂輯凡四十年、始脫藁。謂唐孔氏疏多襲劉光伯述議、成左傳舊疏考正六卷。（按刻本八卷也）又以餘力究心地理水道、表微闡幽、孜孜不輟、成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揚州水道記四卷、讀書隨筆二十卷、青溪舊屋文集十卷、詩集一卷。（按美術叢書收錄先生所著藝蘭記）吾郡文學、自興化任氏、寶應劉氏、高郵王氏、李氏、江都汪氏、焦氏、江氏、儀徵阮氏、並博通經史、各成羣書、衣被海內。君與母舅淩君曙、甘泉羅君士琳、薛君傳均、繼其後、而君之學傳習者尤衆。君早補縣學生、嘉慶己卯、學使蕭山相國湯公以君優行貢太學、待次吏部。君事親純孝、父年篤老目眚、君侍起居、朝夕扶掖。達夜與父同被臥、不入私室

凡十餘年。淩君極貧，遭孤儀瑞、君收育之，延同里方申爲師，並補諸生。通虞氏易、儀瑞通公羊春秋，皆君教也。寶楠與君同貢太學，就館郡城，與君鄰，交最深，知君內行最悉，用揭其學行之大者，以表君墓。君子儀崧，優貢生，傳君學。孫四人，壽曾甫成童，已能讀君書。餘幼同歲生寶應劉寶楠謹表。

皇清優貢生候選訓導劉君墓誌銘 同門生山陽丁晏譔文 儀徵吳熙載書丹

嗚呼。揚州純儒劉君之葬既卜兆有日矣、其孤毓崧以狀來乞銘。按狀、君諱文淇、字孟瞻、儀徵人。高祖春和、自溧水遷揚、以次子守備起貧貴、贈明威將軍。曾祖起泰、監生。祖瓛、始隸儀徵籍、補諸生。父國學君錫瑜、以醫名世、壽逾九秩。君孝養承志、能得歡心。幼而穎異、稍長即研精古學、貫串羣經。於毛鄭賈孔之書及宋元以來通儒解詁、博覽冥蒐、實事求是。尤肆力春秋左氏傳、謂杜注襲取先儒賈服說。君取賈服古注疏通證明、上稽先秦諸子、下攷漢唐故書、旁及史傳御覽筆記文集、左右采獲、擇精語詳、成書八十卷。又輯左傳舊疏攷正六卷、謂孔沖遠删定舊疏不出一人之手、多襲取劉光伯述議、攘爲己文。其闡明經義、皆前儒所未及也。究心涑水通鑑、諷誦略皆上口。鉤稽正史地理之沿革、水道之變遷、尤所諳悉。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謂項羽傳都江都、輯項羽王九郡考、十八王分地考。又據吳越春秋、水經注等書、謂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

北下、且東西兩岸未築堤防、與今運河形勢迥殊、著揚州水道記四卷。學有心得、隨時劄記、著讀書隨筆二十卷。古文淵雅淳茂、不爲無用之作、大抵攷訂經史及闡幽之文爲多、著青溪舊屋文集十卷、詩一卷。君爲人天性誠樸、端重無戲言、從學者多藹然尊爲祭酒。而君沖挹自下、鄉黨①、逡逡奬人之長、忘人之過。顧勇於爲善、遇友朋緩急、親故窶貧、必竭力營救、家屢空不恤也。自治甚嚴、斷斷於義利之辨。守揚郡者、如劉公源灝、李公璋煜、皆重君之學、禮接甚恭。君道義自持、非公不至、可謂純德君子矣。嘉慶丁卯、君補附學生、甲戌、君歲試第一、食米廩。學使蕭山湯公嘉君經學、舉己卯科優貢生、以爲多士矜式。應秋闈十四試不售、君之意泊如也。讀書下帷、老而彌篤。晚歲阮文達公延主師席、深敬禮之。生於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卒於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壽六十有六。遺命不延僧道齋醮也。配黃孺人。子一、毓崧、能嗣君學、道光庚子優貢生。孫四、壽曾、貴曾、富曾、顯曾。葬於城西郝家寶塔之原。君與余以優行同舉、

長余五歲。締交三十六年、問學切劘、久要無間。病革前一日、語毓崧曰、淮南書信已來。適時余書方至、君若前知之者、亦見君之惓惓於余也。癸丑冬季、余以團練之役、横被仇誣、羈縶揚州七閱月、君朝夕省視、患難之交、親逾骨肉。自痛衰病餘年、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君迺先我歸宅、順受考終、既爲健羨、益深蠱傷。銘曰、

澹泊儒門、君迺振起。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搶石亟飛、民多戕死。全受全歸、戕身安止。守學彌惇、修身以俟。我銘幽堂、永傳千載②。

清故優貢生劉君墓誌銘

寶應劉恭冕撰文
邵陽魏耆書丹

君諱毓崧、字伯山、又字松崖。先世有諱春和者、由溧水遷揚、遂籍儀徵。祖諱錫瑜、國學生、精習醫術、鄉稱仁善。父諱文淇、嘉慶己卯科優貢生、候選訓導、學經篤行、爲世儒宗。君束髮受學、不好嬉弄。八九歲時、閱通鑑、習其句讀。父執驚異、目爲奇童。自是問學日進、名譽大起、當世持文衡者咸願得君爲舉首。道光庚子、以廩膳生舉優行、貢太學。最後廣東巡撫湘陰郭君嵩燾奏君樸學宜充八旗教習、以資講課。而湘鄉相國曾公尤禮異之。自訓導君爲左氏學、君繼前業、用力甚深。旁通諸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凡所寓目、略能記誦、悉其原委。廣座中、聞君談論、或私取原書核之、皆無有誤。精於勘校、友人有所述作或刊刻、多質君乃定。著有春秋左氏傳大義、周易、尚書、毛詩、禮記舊疏考證、經傳史乘諸子通義、彭城獻徵錄、舊德錄、王船山年譜、通義堂詩文筆記各若干卷。君事父母、終身無一日失歡。姑姊皆早寡、遺孤嗣亦幼、就食君家。君承先志、無所異視、撫

教孤幼俾各成立。與朋友交、勸善懲過、終始不渝。爲人謀周愼、必期有成。臨財無所苟取。綜君學行質之古人、宜無愧已。生於嘉慶戊寅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同治丁卯八月初九日、得年五十歲。配汪孺人同邑縣學生諱穀之女、有婦德母教、爲三黨所知。其卒也、君爲之誌。繼配黃孺人。子四、壽曾、同治甲子科副榜貢生、貴曾、富曾、並縣學生。顯曾、咸世君學。女二、長適縣學生汪兆曾、次未字。均汪孺人出。壽曾等將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卜葬君於郡城西郊郝家寶塔之原、與汪孺人合葬、而屬恭冕爲埋幽之文。恭冕與君世交垂四十年、生平所敬事如君者、曾不數人。而君今遽歿、悲夫。乃重爲之銘。

其詞曰、世稱君爲經師兮、抑其行爲無悖也。天遽奪此賢達兮、世孰爲予誨也。顧詒謀之無懲兮、大業終其不墜也。予翼言以傳信兮、非於君有私愛也。顧長貞兹佳宅兮、幸樵采之無逮也。

清故副榜貢生候選知縣劉君墓志銘　江寧汪士鐸譔文　秀水高行篤書丹並篆蓋

國家以文德化成海內，百年來尤重經術，江淮閒推儀徵劉氏。自孟瞻先生以經學純德師表儒術，余同年伯山繼之，其良子恭甫又繼之，三世通經，精博學者企若吳門惠氏。光緒八年孟秋，恭甫弟良甫來覩余，汯然垂涕，告恭甫七月十六日以疾卒於家。哀動左右，余不禁錯愕失聲，蓋余從君三世游，不幸如昌黎之於馬北平也。良甫以君狀來乞銘，義不忍以衰朽辭，且哀良甫昆季友于之戚，而自歎蒲柳不凋，芝蘭早實焉。按狀，君諱壽曾，恭甫其字也，又字芝雲。同治三年刻榜貢生，光緒二年又中副榜第一，以籌餉勞得知縣，晉同知銜。年四十五。配李宜人，江都方聞士賓嵋女，少君三歲。子師蒼，方九齡。女一，亦幼。明年川良甫等葬君於郡城西鄉家寶塔之原。狀言國學生諱錫瑜者，君曾祖。孟瞻先生諱文淇，伯山同年諱毓崧，皆優行貢生，當世幼崽所習聞，君之祖若考也。嗟乎！有生之理，必天篤之人養之，既資粹抱懿，已或不免襲於內外，免焉而

稷落無所遇。至有所遇、遂衎衎醉飽、汗漫弗省錄、此則宜有人責矣。君乃魚濡歐趨、期副知我、其神既敝敝則疾去之勢也。念君自同治初旅金陵書局、其府主則洪琴西都轉也、其賞拔則曾文正以來六七公也。此皆一代名卿大夫、中推乙攸躋、君於雅材之右、豈詘於人不知邪。貧人食者事人事、卒以積瘁、至不逮中壽。莊生所謂以有涯隨無涯日、遠於冥極、竭於報稱、而忘其原、不給也。君孝友謙謹、孚於人、治經該博、摛詞古雅、大師碩彥、禮先縞帶。嘗修江都縣志、又偕余纂江甯府縣志、份份冠吾曹。所校刊者多官書、所自著有傳雅堂詩文集及札記若干卷、昏禮重別論對駁義、南史校義、集平、文譜數釋、臨川答問若干卷、良甫等哀之、臧於家。昔余嘗謂倫理者所以養人性情者也、出即劬於所執、入而有孔懷之歡、室家之好、不猶足宣暢人之志意乎。孟瞻先生里居教授、伯山辟寂、盡室與偕。惟君旅寓吾郡十餘年、所居飛霞閣踞冶城山顛、下行百數十級、抵山麓、始睹人歡迹。終歲樵汲、寄一屝僧。每至窮秋繁霜、坐臥一斗室、

意勑出步、寒烟無極、北望廣陵、雁行隻阻、斜陽西沒、孤鐙青熒、百蟲迸絕。雖無悲笳牧馬之鳥烏、而我影偶我、罘閉遂析、啟牖四顧、闃寂塞外。度君情猶人耳、安能當此而不憯然動心哉。嗚乎。此亦足以傷君之一也。因爲之銘曰、羞之飽之、祖所遺茹也。播之穫之、考所遺餘也。啐之歠之、舊德之醰也。翼之終之、羣季合勸也。孚家孚邦、蜚令譽也。斧如屋如、非山鬼所謔。迺神質不節、微眚遂莫之衙也。

清故副榜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劉君墓志銘

邵陽魏錫撰文　江都吉亮工書丹並篆蓋

君諱貴曾、字良甫、一字少庭。先世有諱春和者、由溧水遷居于揚、世爲儀徵人。曾祖錫瑜、太學生。祖文淇、優貢生、候選訓導、以經明行修聲于時、淮海號爲大師。父毓崧、優貢生、薦舉八旗官學教習。閉戶講習、高蹈弗仕。母汪太恭人、生子四、壽曾、富曾、顯曾及君。壽曾才而早逝、兩中副貢生、候選知縣。君其仲也。自君以上三世攻經學、重名誼、學行具載國史儒林傳。君生而閑敏、竺行、年十二、遭寇亂、爲賊所掠、使之牧馬斯薪。數月、卒以計挾一兒跳免。君自傷屯邅、淬厲舊發、益劬于學。教習故博通、四方求請編纂酬文之役無虛日。君贊勸襄埽、夕讀書訓諸弟、佐父兄爲文事。故君雖年稚、已博涉通經誼。大理寺卿臨川李公聯琇峻望少許可、唯與君昆季日久無間言。君事繼母黃太恭人孝。教習捐館金陵、食指日繁、處益困。伯兄善著書、君謝家事、而自奉母攜弟妹返揚州、米鹽筐篚淺雜之事、力任其勞。賓祭慶弔、必躬必親。暇則結社會文、四方賓客過揚者、

或就君談藝、莫不滿其望以去。君伯兄嘗語人曰、吾之有仲、猶吾之有二身也。伯兄歿、遺二女、一子名師蒼、方九齡。君自督課、衣食寒煖、一身司之。迨長、各爲嫁輒③。師蒼故穎異、年十六、已能經解詞賦、受知於學使。丁酉、更用選拔中秋賦、君大喜曰、今可以慰吾兄矣。君明恕廉絜、纖芥弗苟、交游責諾、久要不忘。故工經藝、門下執經請業者、或策名委籍以去。君凡一再中丙子己卯省試副貢生、慨然曰、吾十上有司而止、此命也。候選直隸州州判、弃不就。君于學多通、先是、訓導治左氏賈服鄭三君之學、糾駁杜氏經營四十年、長編甫具、寫定者僅一卷。君欲助伯兄賡成之、而未逮。迺從竇應成先生孫受三統曆法、推衍春秋朔閏以正杜氏長曆之失、爲春秋曆譜。宅文詞皆有法度、而出之必當。嗚乎。域學而恥于爲名、介節而不違俗、深藏若虛、明穎特達、可謂君子儒哉。君夙罹憂患、中歲以後、疢濕競作。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丙戌寅時、竟卒於揚城里第、年五十有四。而富曾先率師蒼應禮部試、君屬纊、神明湛然、唯以未能侍養弟姪宦游

爲念。延領北矚、聲情惻愴、哀逾旁人。嗚乎。此可以觀君已配。李孺人。子師培、女適江都庠生梅兆祜。君赴至金陵、綜爲位哭殯門外。而富曾、顯曾具狀來請曰、今將以是年　月　日葬君于城西郝家寶塔之原、以祔我先人、子其爲銘。旹蔡中郎爲郭有道碑、謂無慙色。君盛德在躬、不期聞達、媿負鶩質、敢謝不文。謹箸同辭、用彰懿美。其詞曰：於穆劉君、溫恭朝夕。孝于惟孝、作世典則。沈摯其性、雪白之仁。貧寄汎愛、永言終身。儒門孔修、通德大雅。玉佩瓊琚、人曉知者。仰瞻榱桷、俯察機筵。我將我範、明粢豆籩。庭闈安愉、友于笙祏。媿彼匪忱、踔晛行路。劉殷七業、韋賢一經。家風用傂、永尉先塋。臥名闇闇、撫孤猶子。彼問業者、亦儒亦史。綜君百行、天寔難知。我銘牛脊、唯無愧辭。

清故舉人揀選知縣儀徵劉先生墓志銘 南陵徐乃昌譔文 同邑張允穌篆蓋 卞綍昌書丹

江淮間有君子儒焉、其治經訓、累葉清芬、則惠氏紅豆績也。其湛深經術、兼習洞淵、則焦氏里堂亞也。其校讎經籍、思誤是適、則顧氏澗薲流也。其修明經行、躬勤規言、則朱氏柏廬選也。幼而孝弟、老而好學、郭有道所謂人師、韓昌黎所謂祭社者、繄先生庶幾近之。按狀、先生姓劉、諱富曾、字謙甫、揚州儀徵縣人。曾祖錫瑜、國學生。祖文淇、優貢生、候選訓導。考毓崧、優貢生、保薦八旗官學教習、被徵未赴。徵君四男、長壽曾、次貴曾、皆副貢生。季顯曾、進士、官御史。先生其叔子也。儀徵劉氏自訓導公治左氏春秋、而徵君及先生伯兄更續纂業、遞禪三世、並入國史儒林傳、海內宗仰、論者咸以爲難能。④先生賦質誠樸、逮事重親、夙秉義方、飫聞庭誥、少長勝衣、就傳學、從揚州老宿游、故於經史文藝蚤具根柢。同治乙丑、徵君佐曾文正公幕、⑤僦宅金陵、先生昆弟悉隨侍誦讀。年二十、應學院試、與仲兄同入邑庠、旋肄業鍾山惜陰兩書院。主講李大理聯琇、薛觀察

時雨孫、學士瑲鳴深加器賞。當是時、內有賢父兄之督責、外有良師友之觀摩、而先生之學乃大盛。丁卯遭外艱、先生返里、訓迪生徒。課餘清暇、旁習算法。嘉道中、甘泉羅氏士琳精疇人術。咸同而降、繼起者希、獨徐氏鳳誥私淑頗殷、先生道幸不孤、引爲密契、切磋砥厲、克底于成。光緒戊子、與季弟同舉於鄉。屢試禮部弗售、遂絕意進取、客授四方。最後敖遊海上、爲年家子吳興劉京卿承幹典司校勘、歷有年所。而其精神專注、顧莫如宋會要一書。是書湮沒已久、大興徐氏松供職京都、從永樂大典鈔錄、計衰巨帙多冊。槀本流傳、踐更數主、頃由京卿收藏。京卿雅重先生、迺畀而句其審訂。先生昕夕鑽研、紬繹條理、於卷數增減、門目分合、事實隸屬、字句考正、一一整比之、鉤稽之、齗然秩然、殺青可付。歲次甲子、編排甫畢、而先生歸老里門矣。先生性孝友、悅親養志、事繼母黃太淑人尤謹。迨歿、哀毀柴立、孺慕終其身。伯兄仲兄暨伯兄子師耆、俱先黃太淑人卒、師耆遺孤葆儒崇儒、稺甚、飲食教誨、胥先生是賴。家本清素、所耕破硯所

挹廉淙。然逢戚黨困乏、不恤典斥衣物、急濟其匱。又慮風俗澆薄、不厭書示格言、冀化其頑立。己立人達己達人、雖願闊力絀、而白首罔勸。苟非學行純粹、何以及此、可不謂君子儒歟。丙寅先生壽登八十、重游泮水。今年春、遣季弟喪先生令原抱痛、氣體驟衰、竟於十月二十六日丑時終于里第、春秋八十有二。著有遺稾若干卷、尚待掇拾、寫定禮堂。元配江孺人前卒、無出。嗣伯兄仲女師韞爲女、季弟仲子師穎爲子。茲師穎泣奉狀來、以卜兆有期、將葬先生於郡城西郊郝家寶塔之原、與江孺人合葬。並以墓志爲請。竊念光緒庚辰乃昌伯父光祿公都轉兩淮、揚州故有梅華書院、使者例值文課、先生輒擢高等、用此受知、爲伯父門下生。繼又授從弟乃斌經、乃昌因識先生、函丈周旋、談藝無虛日。乙未乃昌服官江甯、蹤跡始隔、而光風霽月、恒懸心目、益想見教思之无窮。辛亥以還、先生與乃昌同旅松岫、幸得常常聚晤、商量舊學、髣髴當年。會乃昌纂南陵縣志、延先生爲編輯、山川人物、指畫區分、恍若孫洪近接几席。嗟乎文章道

義之交淡而彌眞、久而彌固、撫今追昔、豈容以存歿間哉。紀貫霾幽、乃昌不敍、諠曷忍辭。銘曰、

觥觥儒術嬗且郁、春秋家法尋常殊。先生世澤久涵儒樸學篤行古爲徒。詁經演算操奇觚、羽翼炫灼爭前驅。校理秘笈剖錙銖、上攀中壘共轍塗。孝乎惟孝兼友于、天爵自尊忠信俱。樂善好義仁閭敷、年耆望碩德允符。辰龍在歲賢人徂、老成殂謝餘典模。我銘無媿異矯誣、刻石元堂永不渝。

清故監察御史劉先生墓志銘并序

江都陳懋森撰文
儀徵陳延韡書丹并篆蓋

先生諱顯曾、字誠甫、姓劉氏。先世由江寧遷揚州、居郡城、而籍儀徵。曾祖錫瑜、國學生。祖文淇、候選訓導。考毓崧、八旗官學教習、兩世俱以優行貢太學。以先生貴、贈如其官。妣氏汪、繼妣氏黄、封大淑人。教習君有子四人、並著名行。長壽曾、候選知縣。次貴曾、候選直隸州州判、皆兩中副榜貢生。次富曾、舉人、揀選知縣。其季則先生。當嘉道間、訓導君以治春秋左氏學名海內、教習君暨先生伯兄繼承其業。同治初、湘鄉曾文正公總督兩江、延教習君入幕府、先生隨父兄讀書金陵。弱冠、補諸生。時伯兄知縣君主金陵官書局、先生則肄業惜陰書院。院長薛觀察時雨、名宿也、器先生、多所獎藉。知縣君捐館舍、先生代主官書局事。光緒戊子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以主事籤分吏部、補考功司主事、洊升員外郎、郎中、加四品銜、轉甘肅道監察御史、協理遼瀋道、俸滿截取以知府用。先生通籍後、居京師垂二十年。庚子聯軍之役、兩宮西狩、大臣以下相率奔竄、自臺

省迄部寺，幾於一空。先生時官吏部，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或勸其暫避，先生以食祿忠事，持不可。未幾，京師陷，仍日趨直如故。時各國駐軍張甚，遇我國官員，輒呵問，故加凌侮。先生以理折之，不爲屈。光宣之際，朝局日非，先生居臺諫，前後七上封事，皆關天下大計。方貴倖用事，於言官所陳多遏抑。唯最後論賦稅徵解銀兩不便一疏，奉旨交度支部議奏，餘皆留中。是以先生所言雖切，外莫能知也。庚戌，丁黃太淑人憂，歸。翌年國變，自此遯跡泰州，以王伯厚、元遺山自矢，遂不復出。先生十歲喪母，事後母以孝聞。伯兄蚤逝，仲兄亦前卒，禮敬寡嫂，撫遺孤有恩。叔兄孝廉君無子，以己子爲之後。歲乙丑，先生復由泰返揚。時孝廉君猶健在，兩老人偶作近游，策杖偕出，傴僂道中，衣冠古樸，貌恭而色溫，君子之儒可望而知也。⑥先生祖考暨伯兄俱列傳國史儒林，人比之東吳惠氏。所居青溪舊屋，有老柏高出墻外，若車蓋，屋甚庳陋，而三世傳經其中。滄桑而後，百年詩禮之門，殆不多覯。先生沒，孝廉君旋亦長逝。世變方殷，未知所

底。而吾鄉所稱老成人者、數年之間、相繼殂謝、曾不少留一二以待天下之清、吁可慨也。先生以戊辰三月初七日卒、春秋七十有八。葬於西郊開家坂先塋之次。平生所爲詩文多散佚、尚待搜輯付梓。書法北朝、如金石文字、所藏甚富。元配江氏、繼娶吳氏。君男二人、長師愼、民政部七品警官、蚤卒、無子、以從兄師蒼次子崇儒爲嗣。次師穎、後孝廉君先命生也。⑦女四人、長字泰州錢慰貞、在室卒。次適商水李國瓚、次適同縣方觀洛、次適夏縣賈延禔。曾孫二人、模楷。銘曰、

劉氏之先、潛德弗曜。蔚然儒門、昉自訓導。服賈舊說、敝於當陽。訓導闢之、左氏乃昌。遺金遺子、不如一經。爰及諸孫、咸有令名。諸孫繩繩、先生肩季。郎中御史、官不滿位。憂歸明季、九鼎遂移。鮮民遺民、一身兼之。晞髮朝陽、種桑海濱。誓不復出、辱我先人。晚計蹐蹐、復還故里。有兄八十、白髮垂耳。衰老相視、情親意悲。携手道山、後先同歸。廉頑敦薄、誰爲師表。天胡不弔、不遺一老。高墳峨峨、樹以松楸。有古君子、首丘此邱。

亡姪丁酉科舉人師蒼墓志銘　旌德朱德樹書丹並篆蓋　叔父儀徵劉富曾撰文

曾祖文淇　嘉慶己卯科優貢生　誥贈奉政大夫　覃恩晉贈朝議大夫。

祖毓崧　道光庚子科優貢生薦舉八旗官學教習　誥贈奉政大夫　覃恩晉贈朝議大夫。

父壽曾　同治甲子科　光緒丙子科副榜貢生同知銜候選知縣　誥授奉政大夫。

於虖。吾忍銘吾亡姪哉。亡姪名師蒼、字張侯、伯兄恭甫子也。幼負異秉、讀書過目不忘。篤內行、無子弟過。由廩膳生拔光緒丁酉萃科中式舉人、竟以壬寅仲秋送其弟師愼、師培應鄉試、涉江水阨死、年僅二十有九。吾忍銘吾姪哉。姪生九歲而孤、仲兄良甫撫同己子、以養以教、至於成人。戊戌歲仲兄卒、今茲亡姪、蓋去伯兄之歿歲星未再周、去仲兄歿四載、猶未安厝也。於虖哀哉。吾家世治經、先祖爲左氏正義長編、已就、先兄繼之、僅及其半。姪幼學嗜古、有著述才。嘗

家庭暇豫、姪每侍側、輒以析疑問難爲樂。每發一義、出人意表、綮言提要、不讓儒宿。方將與之陳書發篋、掇拾叢殘、共編定先世遺文焉、今已矣。姪之著錄遺墨、尚待爲之裒輯整比已、悲夫。姪生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歿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初四日。室胡氏、甘泉進士文淵女。生子葆儒。有遺腹、姙已七月。重慈衰邁、煢孤悲哀、斯亦人生之極艱矣。今將於　年　月　日窆於揚州西郊、郝家寶塔之原、爰揭而書諸石。銘曰、

是爲吾猶子之崇封兮、前後岡道而左右林泉。姪生而資性超越兮、信孝友之天全。威儀瑰瑋現天男相兮、詎優曇易萎夫華嚴。謂文章之憎命兮、何早攀桂闕之聯翩。謂生材必有用兮、乃短折首六極凶占。遺孤相其歧嶷兮、庶詩書之澤孔延。賦巫陽而下招兮、恨精衛之難填。於虖、江流幾時竭兮、哀此恨永永安有窮焉。我銘汝、汝有知否耶。寫淚墨而洄漣。千秋萬歲後、請視此阡。

姪亡之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遺腹生男、命名崇儒、特書碣尾以慰窮泉。　高曾手記。

亡姪師培墓志銘瘞都城西鄉開家坂叔父揚子劉富曾撰文
妻兄揚子何家輅書丹并篆蓋

曾祖文淇　嘉慶己卯科優貢生　誥贈奉政大夫　覃恩晉贈朝議大夫。

祖毓崧　道光庚子科優貢生薦舉八旗官學教習　誥贈奉政大夫　覃恩晉贈朝議大夫。

父貴曾　光緒丙子科己丑恩科副榜舉人　敕授文林郎　誥贈奉政大夫。

歲在己未九月二十八日、三姪師培病歿京師、年甫三十有六也。時任大學講席、大學校長蔡孑民先生經紀其喪。翌年二月、命門人劉君叔雅爲之歸櫬揚州、旅櫬蕭寺、待癸冬窆祖塋焉。蓋距宣統辛亥、予在武昌一見吾姪後、倏已八年矣。迴溯其先、一見於蕪湖、再見於金陵、至武昌則一別永訣、終古無再見期、烏乎傷哉。予同胞兄弟四人、姪爲良甫二兄貴曾子。兄得子遲、年三十九始生姪、時爲光緒甲申年閏五月初二日。猶憶姪甫生、兄爇香神前、忽潸然下泣。予

在旁、言曰、生兒如願、極喜慶事、何反感傷爲。嗚乎。孰知其爲夭折不永、微機先動耶。姪生而岐嶷、髫髩授讀、過目成誦、習爲詩文、有如宿構。亡友朱君鳳儀目爲奇童。迨兄歿、姪入泮後、即膺鄉薦、是爲光緒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時姪年僅十有九也。英妙獲雋、聲譽鵲起。會試一不得當、游學四方。姪材蘊瑰奇、少年氣盛、思欲有以自見。然名之所在、謗亦隨之、故泛東瀛、避難入西蜀、又遇險、其間坎窞洊經、跬步荆棘、瀕於殆隨者屢矣。茲者班超生入玉門、畢萬死于牖下、又蒙蔡劉兩君紀理歸喪、千里會葬、雲天高誼、方之古人、蔑以加焉。學堂門人心喪抱痛、更欲爲其師刊遺著傳世、何其厚也。姪雖死不死矣。又況二十餘年游學以來、當代名公巨卿、耆儒碩學、行輩較長、多姪所當師事之人、而諸老先生咸愛其才、願爲忘年交。而姪益恂恂抑然、持下故人尤樂親之、恩義綢繆、相依患難、驩其愉樂、恤其陵夷、排患分災、扶危拯困、所謂生死肉骨、其大有庇於姪者、非惟知己、抑且感恩焉矣。年來講學京師、仍理經生素業。予老矣、

方期倦游歸來、與之同訂先世左疏藁本。益曾戢理先祖左氏長編、並衍習三統天算、欲接續大兄二兒所編之業爲之也。今無望已。姪長身玉立、癯瘠秀偉、如不勝衣而辯口懸河、滔滔不窮、一名一物精詳考覈、旁徵博通、均能言其所以然。故講席縣主、泰弟子爭手受教、尊仰斗山、無不推崇申叔先生者、殆其教澤及人、有不能忘者歟。夫物忌過盛、姪得名太早、厥性無恒、好異矜奇、惼急近利、且書法枯槁無潤氣、均非壽徵。嫂氏李今歲七十有八、衰齡值此痛切攖心。倚閭已無望王孫之歸、立槁乃轉哭皋魚之死、煢煢母子、偕見黃泉、亦竟於今歲十月十二日相繼下世、益去姪歿僅朞月十四日也。傷已。姪生子不育、嫂氏歿後、予季顯曾以孫葆儀爲嫂氏承重孫、死者有知亦應少慰也已。配何氏爲余女夫揚子增生何家榦胞妹。艱難中間關相從武昌戎馬、保全先著稿本、甚叢崎嶇、薄夫蜀道。今者煢室哀吟、苦空徹悟、爰訪名山將爲比邱尼終焉。悲夫悲夫。銘曰、　其生也天、既畀以殊姿、然亦第一第之榮、而憂患屢經、仍爲命

裔而才豐也。其歿也、天復隨以衰運、然名山大業、傳之其人、後學庶得所會通也。發舍横經、待問撞鐘。諸生濟濟、披拂春風。其在周易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



儀徵劉孟瞻先生年譜自跋

稿既成、有客詰余曰、國人編先賢年譜者頗衆矣、咸摘記詩文梗概、約舉其言行有功于學甚鉅也。今子編孟瞻先生年譜、全引詩文、繁煩冗漫、抑何陋哉。余曰、子言洵然、但。余以爲編年譜之事須實事求是、不可厠私意。且古人云、文者人也。編者摘記梗概、則是編者文、未必是先賢文。或雖可以知先賢學行、而欲渾然體會其爲人與爲學、則未矣。余所以全引詩文而不敢輕輕[9]厠私意者、蓋欲體會先生爲人以自資耳。近年斯學滋精審、然竊謂學術殊途、吾道本尊德性與道問學、闕其一不可也。從事斯文者、不可不維持紀綱、致學術同軌。又余不孝、相繼失怙恃、自僑居幽燕、未歷半載、師之歸道山者已六人、而余子亦殤矣。海山千里、無由奔歸。嗚乎。余碌碌無成、偷愧死矣。因聊欲以此書告于幽壤。余不自揣而試爲者、此區區微心耳。客握余手曰、子之志也壯、子之意也善。因余退記與客問答語爲跋。

校記

①逡逡：當作「逡巡」。

②載祼：當衍「載」字。

③輒：當作「娶」。

④賊：當作「賦」。

⑤慕：當作「幕」。

⑥高外：「外」字當誤。

⑦命生：當作「生命」。

⑧帽：疑誤。

⑨輕輕：當衍一「輕」字。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4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78
页数=878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19
SS号=12365611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44.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